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7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7

張西平［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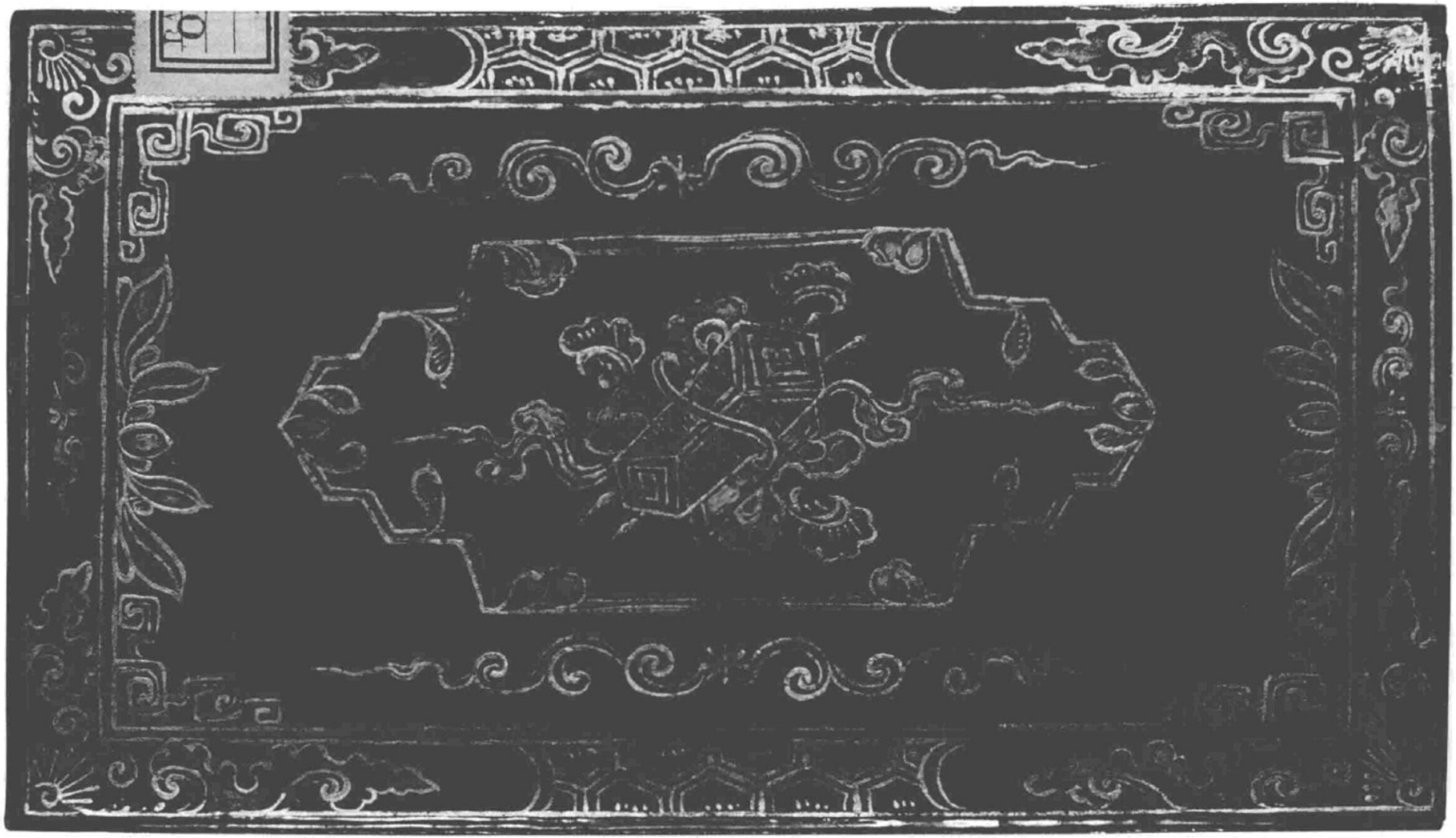
目錄

七克　七卷（卷四至卷七）……〔西庵迪我撰述〕　一
七克　七卷……〔西庵迪我撰述〕　二八七

七克

七卷（卷四至卷七）

〔西〕龐迪我撰述



七克

Traité

des Sept péchés capitau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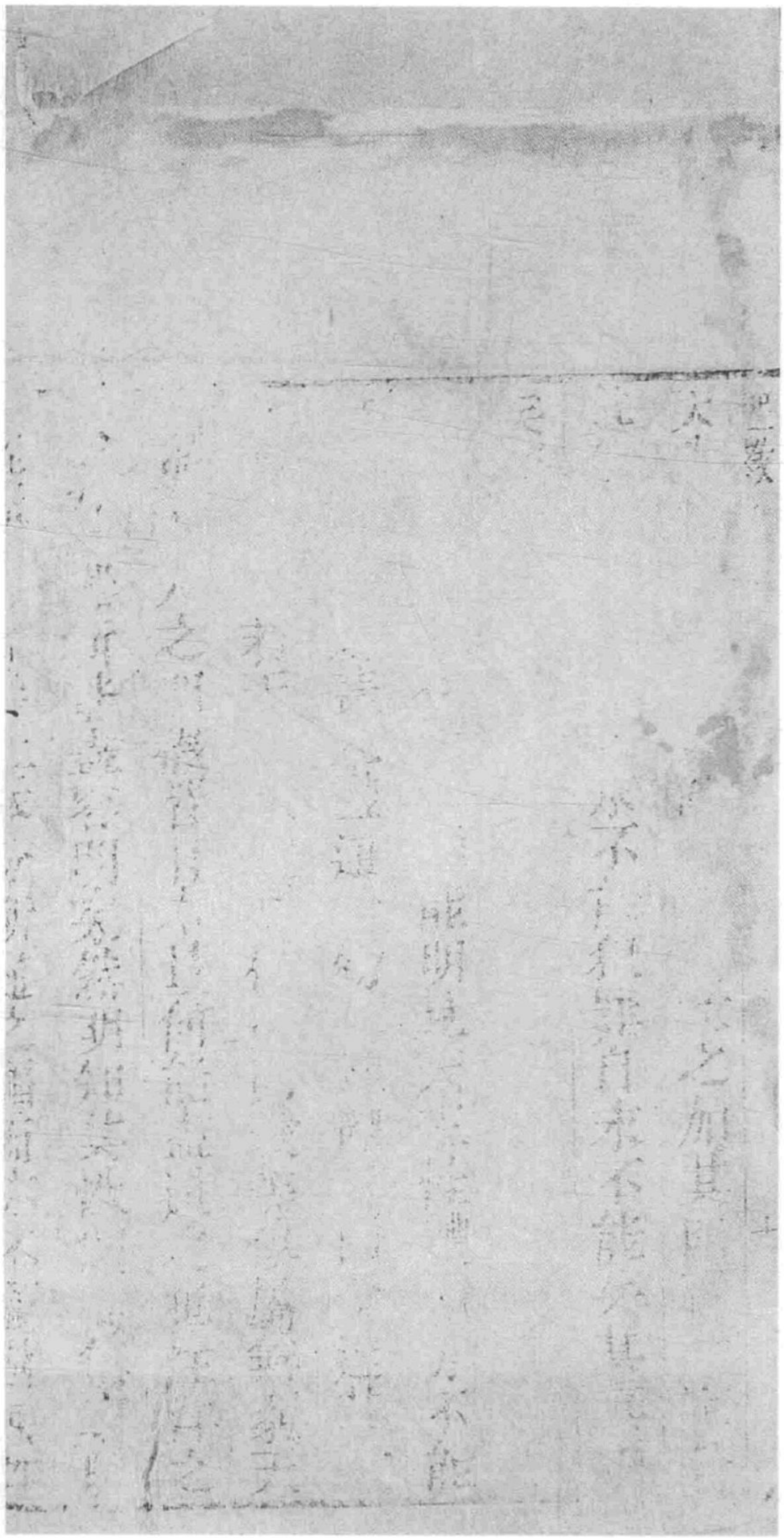
II Vol.

Place fen Orente
III. 183 (2)

七克

五

聖之 惟正 易也 於天 而主 堂一 由明 理主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熄忿小序

崔子曰忿毒於人甚矣哉由辯之弗早辯也辯之於早止一忍字實爲福基忍字從心從刃心上着刃痛苦莫喻極是難忍事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世有刃格于前而忍者矣未有刃加於頸而忍者也世亦有刃加于頸而忍者矣未有刃貫於心而忍者也刃貫于心是何等煩苦是何等寃結必其極身世之慘莫與爲對者而後可乃今之小不能忍者初何彼有是事也如忿攻忿以怒敵怒對壘而陳擐甲而戰彼帥以十百此帥以千萬設

機伏弩大師相克惟恐其不勝也危乎危乎其未有不敗于爾家凶于爾國者乎乃又有挑釁者焉佐鬬者焉疇昔醉之以酒肉者此輩酒肉卽爲戈矛嘗之以甘言者此輩甘言甚于鈎棘故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忍乎不忍乎殆而殆而是吉凶之門而禍福之梯也可畏哉江東崔涓序

七克卷之四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譔述

熄忿第四 凡三支

忿如火熾以忍熄之作熄忿。

怒者何復讐之願也惡言詈語爭鬬戰伐傷殺過刑諸情皆怒之流也。

經曰輒怒者易流於惡聖厄勒臥略曰忿怒衆惡之門也闔之而衆德安其居故忍在心如長在家百役無不斂戢無不謐靜忍主一去心怒目瞋舌譁面厲手

奮身顫百役盡亂矣。

易怒者。如居草舍草舍失火立燼。今日大富明日大窮矣。怒火不戢。財力悉費。精力悉耗。是自焚也。又如水。煮物釜中。薪盛火熾百沸不止。初湧去浮沫。不止。漬汁俱盡不止。釜實乾焦。更不止。釜并破裂。

忽怒者。人情也。畜怒則罪人矣。蓋怒老則成惡惡成。與殺人罪等。

以微害輒怒者。本自謂不宜受此害。而實爲所以宜受此害。以微觸輒發痛聲者。必徵其負創。以微害輒發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怒者。必徵其負傲。大容與大傲似而實異。大容之人輕忽世患。故恒靜不亂。恃榮不辱。惟傲人不能忍微害故慍怒不止爭鬬不絕

非義之怒。猛獸之情也無理以御心。無忍以當害。故有毒氣螫尾。或有堅蹄銳角。或有利齒長距。恣所用之以防害復讐。獨人赤身而出。一無所有。其性善良宜相合無鬬也。人忘其本性而自造衆多凶器以害人。不知以本性之理熄怒。而欲以獸情復讐。是天主賜爲人。而自願爲禽獸乎。且禽獸雖虐。無害其同類

者。即鬼魔更虐。未嘗不相合以謀我害。我獨人之凶怒乃傷害其同類之人。是虐於惡獸邪魔哉。

凡邪魔陷人于罪。密求可乘之隙。可乘之隙莫如怒時。盜入人室。必竢其暮。風雨交作。狠乃攫畜。漁網之設必在濁水之湄。邪魔虐賊。貪狠巧漁。等計也。欲陷人於惡。必窺人怒時。詈言虐行。害人害已。皆基于此。故邪魔最喜人怒。一人怒。不止得一人因得衆多人。何故。怒必有敵。或遷焉展轉相牽相陷矣

習者必不怒。一人何者。人非善即惡。善者非至愚。孰怒

之惡者亦不宜怒。心惡猶身疾也身疾者人共憐之心惡者其病益重且危不尤可憐哉。一人訾色搦加人告之。答曰。若以存心訾我。我或怒。但以病心訾我何怒。

所加德西國名士遂遇一人禮敬之。其人不答。從者怒欲責讓之。所加德止之曰。若有身病於我者過此爾怒之否乎。此人之心病於我心。何怒爲。

斯德望西國名士也。或怒之。無所洩。則焚其禾。佃者來報以爲恨。答曰。我害在我外。未大彼害在心。甚深難

補。盍哀彼而哀我哉。故以怒害人如蜂。蜂以怒螫物物得微痛。而自失命

與平等鬬。險。與強鬬。狂。與弱鬬。辱。故人之傷爾者。弱於爾。宜恕彼。強於爾。宜恕彼。與爾等。宜恕彼。與爾。

人奪爾冠。爾因棄爾衣。挈餅墜井。因而投綆。孰不笑爾乎。人奪爾財榮。財榮已失矣。忍而害止。爾怒而復讐自又敗心德。虛功力。失天報也。奪爾財者。絕爾於富籍。爾怒復讐。自又絕於善人之籍。彼奪地上暫福。自又奪天主永福。彼害爾物。爾又自害已害。孰重。讐孰

眞乎。故曰怒人者。不先重害己。不能輕害人。況人未必害己。無不害也。

人有訴爾者曰。盲人觸我。我甚怒之。爾必曰。彼盲者曷能避爾。則有目能避不避。爾則過矣。怒人心目不識理。形目不識人。爾不知避之。宜自怒。何怒彼哉。

亞勒山易怒。亞利斯多箴之曰。自視善且大於衆。而以此輕其謗言可也。此言似忠而佞。以惡攻惡。不免爲惡。爾受人害。勿以己爲善於害爾者。惟以爾德爲堅於彼害可也。

厄爾則大西小國王也事繁役多未嘗有憂怒之色或怪問何以能如此答曰怒心萌時恒默念曰使僕役扳爾鬚髮尚未及一微怒之害爾害宜擇輕乃擇重耶

聖百爾納將終其弟子請教以入聖之方答曰恒從人不從已受人害不怒不思復讐

瑪加略怒一蠅而殺之遂自責曰蠅噉不能忍能忍太苦遂解衣行野令蚤虱嚙其膚人問故答曰習忍責怒修德累年忽聞有聲曰某所有二女其德修精於

爾。遽往見之。問其修德之方。答曰。妯娌也同居十五年。無一念一言相迕耳。問何以得爾。曰。爭者起於爾我我輩相約。共絕世財與世榮以不貪。無爾我。去爾去我。爭亦去矣。

翳人心目者莫如怒。理雖甚明。心怒不能見之。先所已明。心怒復暗。故凡人決斷諸事。最忌者二。噪怒。大西之俗。罪人有未服者。得上於他司更讞。國王費理薄視朝。怒一大臣。輒欲論死。其臣不服曰。當上他司更讞耳。王愈怒曰。更誰居我上者。得讞爾。答曰。今王怒

七克

更上於王不怒更讞則是矣後王怒解果明其無罪。

貫之。

怒暫狂也以酒醉以怒醉等也狂人醉人之言之行不若義故曰最不可共計事者三色貪酒醉忿怒怒時所行怒解必悔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所以怒事且勿責所怒人如欲渡者順風則行逆則止怒動風逆此時行險哉怒息浪平行可也故怒時特務醫已勿務醫人凡所欲爲雖似甚近理第疑勿言第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怒人最

欲語言行事亞勒山性易怒。因怒易害人。亞利斯多
箴之曰。怒動必先誦本國字母數過。然後命人行事。
瑣加德愈怒言愈寡。聲愈微。扳辣多怒其僕曰。我不
怒。必責爾。

凡病發時尚可用藥。忿怒一情獨否。怒起蔽心之目。當
是時無有能識其怒之非也。譬馳馬馬馳。無有能遽
止之。故易怒者。於無怒時。宜備防怒之藥。西國有名
王。或貢以玻璃水晶器。王喜。厚賞其人。稍展視。則一
一命碎之。見者甚惜。問故。王曰。我信喜之第。我甚易

怒。此物甚易壞若有人壞之。我必怒。今豫絕其端。無使怒害我。我怒害人也。

則撒爾。大西諸國宗王也。有大臣名薄量。王一日幸其第。薄量饗之。其盤盂俱玻璃水晶之屬。光彩陸離。役吏趨走傾跌。壞一器。薄量甚怒。命投其人池中。爲魚所食。犯者脫赴大王前。跪請救。王悉聞前故。命役者捧寶器以來。偏閱之。既見一一破毀之。且命平魚池謫薄量曰。天主生萬物爲人。故勿論大小尊卑。是人則推天寰間寶物可比。爾愛物於人。上不識重輕。甚

愚也。以微物害人命。大罪也。今破爾器。以杜爾狂。端亞勒山。亦西國大王也。其母怒一無罪人。求殺之。告曰大人以他事命兒。無不共命。第無罪人之命。無物可以償之。乞赦之。

君子緣罪怒人。怒不獲已。罪解而怒息。小人之怒出於自心。無故而怒。故一怒則存怒。增怒。直欲以重怒久怒顯其宜怒。

或問忿怒悉惡。悉宜絕否。曰否。聖契理瑣曰。不當怒而怒。自犯罪也。當怒不怒。不欲救人罪也。其罪等。故怒

其罪。謂愛其人。見非義而心不動。非能忍也。惟過柔耳。忿怒從於理後。則爲義役。勿得過柔。刑當其罪。甚助於義若在理前而僭爲主。斯過於虐甚害仁義矣。

怒人如治病醫者愛人。故怒其病求攻之。仁者愛人故怒其惡。治其罪。求改之。今人不然。怒惡之人。不怒人之惡。原惡不改於人。怒惡先染於已。

愛讐一支

爾遇難不能忍。所行善無益。凡懷怒時所爲善事雖大所奉以供事天主。雖厚。天主必厭棄之。經曰。依爾施

人者。天主亦以是施爾爾以慈施人。天上以慈施爾爾以虐施人。天主以虐施爾。經中天主謂人曰。爾持物供我。既臻我前。偶憶人有恨爾者。姑置前。往與彼諧。次來奉供可也。故不與人合。不能與天主合。

經曰。爾欲復人讐。天主必復爾讐。又設言曰。一臣負王萬億責。不能償。王命并其妻子粥之。臣跪請曰。乞寬臣時日。全償焉。主憐而全赦之。臣出遇其僚有負已百金者。扼而索之。是人亦跪請曰。乞寬我時日。全償焉。不聽。囚繫之。傍觀者憤且憂。以告王。王大怒。命捕

之曰惡吏。爾求我。我全貰爾。爾曷不憐彼。如我憐爾乎。乃付司刑俾全償焉。爾不以誠心赦人。天主施爾無異此。故爾欲復人讐。天主所已赦罪。復追還之。經曰。爾不赦人。天主不赦爾。赦人。天主乃赦爾。爾得罪於天主。人得罪於爾。孰多乎。人得罪于爾無幾也。爾得罪於天主。無數也。赦人之無幾。以得天主赦爾之無數。不便乎。譬爾負人責億萬金。人負爾責數十金。悉載一券。留之。即人償爾少。爾償人多。不留之。即人不償爾少。爾不償人多。爾願留之乎。願焚棄之乎。願

焚棄必矣。奈何記人少罪。令天主記爾多罪耶。揣功德之巨微。視事難易。難者功巨。易者功微矣。人有他惡。不直反我愛我愛之不甚難。獨惡我讐我者之惡直反我愛。愛之絕難。故深增我功。徵我德焉。熱遠物之火。熱近物之火。火孰盛熱遠者盛也。愛讐我之仁。愛愛我之仁。仁孰盛。愛讐者盛也。犬火聚。所接物。輒化爲火。犬仁所值事。輒益其仁。微獨以恩益。以害亦益。羣歌合作。則善歌者混。獨歌善乃露焉。爾以愛天主之心愛友友或爾契也。或爾施也。或爾倚也。

羣愛合出則愛天主之心亦混讐者無他可愛故愛天主之心特露于此。

經曰愛愛爾者最易惡人亦能之爾獨能如是蒙何報于天焉爾能愛讐爾者能惠惡爾者乃爲天主子也假令爾在天主前曰彼愛我惠我我愛之惠之天主必曰此愛已得報矣我不負矣若曰彼惡我害我我爲天主愛之惠之天主必曰此愛我負矣我報矣。

人有讐爾者宜即思并有兩讐人一魔一。一可愛一可避一明攻於外一暗攻於內爾以形之福勝人故欲

奪爾所勝之福。以讐之愛勝魔。故欲奪爾所以勝之愛。爾欲復人讐則令魔復爾讐。爾欲勝人。遂令魔勝已。爾樂能奪人安。魔樂能奪爾德。惟爾能愛讐。兩讐俱勝矣。

復讐者。於人害覓其安。以人損求其益。能得乎。塞搦加曰。大容之君子。讐既在手。則以能復讐爲復讐知復讐之大且榮者。莫如能復而不復。莫如能害而赦也。故曰寬讐之榮甚于勝讐之榮。況爾欲復人讐。人又欲復爾讐。爭鬬紊亂。何所底止耶。

復讐者云不任受辱。不悟不能忍微害。而欲復讐。更爲正辱。

經曰。勿曰以害報害。望主主而捄爾捄爾何也。捄爾于復讐之勞。之辱。之費捄爾於身害。心罪。地獄之永殃也。

經中天主謂人曰。讐之復由之我。我復也。爾不言。天主代爾言。爾不罰。天主代爾罰。爾言爾罰。天主則不復顧爾矣。有人告一賢者曰。某害我。我欲復讐。賢者仰天曰。此人自欲復讐。天主不必顧之。其人悔悟不復也。

修德者皆急于識已過。識過斯能改過矣。夫人皆重愛
已故不能盡識已過也。佞人之言。又不可信也。友我
者狥情而閉口矣。莫我攻也。欲聞已過惟讐我者而
已。故曰讐我者惠我而不望我報。正可愛焉。

意撒白西國聖公主。一日跪天主臺前。誠心祈曰。每害。
我者。願天主賜一恩以報之。輒聞有聲曰。生平所行
德未有感動天主如此願者。今悉赦爾一生之罪也。
數年前。敝國以西巴尼亞。有殺寡婦之子者。吏將收之
寡婦知所在。贈以良馬資裝。令速避去。是人得脫其

子忽見大寶光謝其母曰死後過失未淨當受多年
煉罪之苦今母以恩報害以愛報惡甚感天主心故
赦我罪免我刑已昇光明天享大福樂此恩豈生養
我可比哉言畢不見聖亞吾斯丁曰不赦讐者天門
已闔之其祈不入於天主天主之慈惠亦不降於已
也

葆祿聖人曰窘爾者贊美之勿謗訕之勿以惡報惡又
曰爾讐饑食之渴飲之不勝於惡反以善勝惡矣若
以直報害免已犯罪以恩報害又救人罪以直報讐

免爲人讐以愛報讐。又化讐爲友。孰善乎。

費理白。西國王也。有亞爾寄者。恒謗王。王之諸臣請捕治之。一日偶遇其人。王優禮焉。色和語溫。申以厚餽越數日。王問其臣曰。亞爾寄謂我何。皆曰甚贊頌大王之德。王曰然。我爲醫良於爾

亞立刪。西邦最尊最盛德人也。一人大竊其金器物以逃。他日此人爲敵國所虜。亞立刪厚資贖之。他凡有害之者。必厚恩以報之。故本國俗云。欲得亞立刪之恩莫如害之。

西國有人欲殺其讐求之不得遇大瞻禮日入天主堂適見焉遽欲手刃向之忽自轉念言今日大瞻禮人人向此中悔過遷善求赦罪于天主獨我向此中殺人報讐重得罪于天主不可遽擕其讐同詣天主位前誓願今日以後爲天主故不復讐爾願爾亦爲天主不復讐我其人感動相與捐棄前惡共詣天主像下抱足頂禮于時木塑聖像遽伸一臂下抱其人萬衆共見驚異歎仰知忘怨釋怒天主所最重也其聖像申手作抱勢至今不復收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以忍德敵難二支

忍者何以平心受害不忌授我害者是也

夫忍者善人之甲冑也以當世變勝鬼魔攻諸私保諸德防怒羈舌御心養安鎮怖祛憂絶爭抑富者之恣伸貧者之屈居尊魏者使存謙受艱難者使存勇人得罪於我令我卽赦之我得罪於人又令我永求赦之忍離於心無事可成此何待遠試卽此鄙篇所述前聖賢訓忍之說非有忍德者必不能熟察其端深思其理堅從其箴而受其益焉

凡世所謂凶禍者。忍德能轉爲吉福。凡世所賤所畏者。忍德能變爲可貴可愛物也。世所賤惡。無過貧窘。疾病。耻辱。損失。患害。忍人能樂受之。則以償其罪責。以贖其罪刑。以增積其德。以市天上國也。其値豈世間珍寶可論哉。故忍人以侮辱榮光。以賤微尊貴。以降黜上昇。以貧富以餓飽。以負勝。以荒歲豐。以逆風行如海舟値浪險。浪愈高。廼愈近天也。

忍保諸德。防諸惡。經曰。子欲就事天主。須恒抱畏心。而儆爲備。以當誘惑。窘迫。蓋人欲行善修德。必須忤世

俗。攻習情。防魔感。則三爲我讐矣。三讐者。要結以攻我。世人譏笑撓阻於外。習情衝勃擾亂於內。鬼魔煽誘攻戰於內外。譬如畜鳥閉之樊中則已。決而飛必百追以求復獲。人爲惡。已墮魔計。則已。決而遷改。必百誘以求復獲。苟無忍德以當之。昨所去惡。今復行也。聖厄勒卧略曰。欲行善無忍德。如在嚴陣中無兵甲。能不受傷失命哉。

遇難而委命者多。遇難而堅忍者寡。以力服國者多。以忍服己者寡。故忍一難之勇。甚於委百身之勇。服一

已之榮。甚於服萬國之榮。忍小難之功德。甚於行大事之功德。

人無不可勝。獨忍人不可勝。以勇力兵革鬬勝負不可定。以忍鬬勝定矣。忍者能加以世難。不能染以世汚。能滅其形軀。不能消其仁義。能使其身痛。不能使其心怒。能奪之世福。不能奪之心樂。故一眞忍人。總天下人莫能勝之。無兵革。而恒勝兵革。不敵人。而恒服敵之者。經曰。忍者善。於強者。強者以力脅人。不能以德服。已勝一國。或不能忍一言。服天下大衆。常自屈

於心欲豈不勝辱乎忍人先以德勝已。已勝。其外無不勝故曰勝已者。無不能當。人服之鬼魔亦畏之意撒西國之賢人。魔甚畏之或問故。答曰。從修德以來恒自舉意。必不使怒念注心。怒言出口。

未曾德西國大聖人也。心純一事天主。時國王甚惡。欲強令棄去事他神像。未曾德曰。天地間至尊真主。惟有天主。此外稱主。皆僭矣。正宜絕之。棄天主弗事。事焉罪惡孰重此乎。王曰。從我予若高位。且厚賜不。且爲大僇。聖人不聽王怒。命撻而榜箠磔裂之。聖人心

顏俱樂了無痛楚聲。王益怒曰。不聽我。且更加大刑答曰。此我願也。王又命束縛。囚之冥獄中。地布芒刺炮諸烈火。周身熾鐵數日不給食。聖人謂王曰。世所言苦者。爲天主受之。卽不足爲苦。正惟喜樂事也。以苦圖變我心。曷可得乎。威王以苦鬬聖人。以忍當。王力竭計盡。能隕聖人之生命。卒不能改其忍。不能屈其義。不能奪其樂。孰勝乎。

惟以忍御難者。能避難。若以怨怒。遂得兩苦。原苦一。今怒一。余屢聞之人曰。我怒何益。所失不追。而更以怒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害我夫既不能以怒去害奈何不以忍增德忍則省今怒之苦并消原苦之苦矣何者人有難大都由天主降爲罪罰怒增罪故愈觸天主怒而苦愈重忍增德故感天主心而罪赦罪赦而苦除夫世間所謂苦辱非正苦辱惟係人意意以爲辱則辱不以爲辱不辱矣弟阿熱一人譏之答曰爾譏我我不任爾譏色搦加曰君子特以罪惡爲正辱舍此悉非辱也受人辱曰彼欲辱我未嘗辱我矣如此非特辱消辱我者亦止何者彼欲辱我知我不以爲辱無道可辱我止

矣。

修德者有三級。有始者。有進者。有已至者。恐亦有三級遇難強恐之。恐之始。遇難樂恐之恐之進。願得所恐難而求之。既得而樂不願去之。已恐之至也。已至之人。其身在地。實天人合矣。

或問亞利斯多曰。人有容之人。何自識之。答曰能以乎心愉色。恐受大難者是也。故易怒者驗其量狹。老人病人。婦女孩童。皆量狹。皆易怒難解。

天主心無量。寬故亦有無量。恐人之得罪者。能即罰滅

而尚寛容以俟悛改益慈賞出于本性故無限怒罰出於我罪故不得已人逾忍量逾寛逾似天主爲大人也天之所雲不掩其光風不撓其靜終古如一惟下處自暗自晴自寒自暑大容之人事變而心常世亂而心靜身難而心不憂如立方物六面如一無不安穩又如黄金煉之不耗鍛之不斷以爲小器爲大器其價埒惟寡容狹心之人倏怒倏愛倏憂倏樂如樹葉隨風變動無刻得同故大容之人以一心御多事小容之人以多變御一心

有喪子者極憂忿得磨納慰之曰爾徧求諸國中有生平未嘗遭喪而哭者得三人以來我能令爾子復生其人以爲甚易得也徧求之竟無一人以復得磨納曰既爾何用過慟爲獨爾受此患也哉

理爵國之俗男子遇患不衣婦人衣不聽哭以爲遭世難而悲憤非男子事正惟女情耳

以惡言犯爾者自先爲惡而欲爾效之故曰爾受惡人之害忍而恕之勿兩爲惡勿兩受害

戒詈辱者斯咨曰吔爭者以勝爲榮惟今日負者善且

榮於勝者。我肯與爾鬬乎。故曰人以詈言加爾勿答爾勝。勿復愈重復又曰凡惡言以忍當之。則激而歸乎其所從出。

居昔辱非功德。忍昔辱實功德。故曰勿論何所受。惟論何如受。受難不足驗聖賢。樂忍難。乃足驗聖賢。眞忍必愛所忍者。葢貌忍心怒。非忍德。乃怒翳也。力不能復讐。姑忍之。卽不復有復之心矣。有復之罪矣。凡思我身。多所願。忍于人者。必不難。忍人。爾尚未能自治已如已願。安怪人不悉如已願。爾不怒已。不能忍人

七克

不與已鬬。不能與人合。

受害辱者。口不言。色不厲。心不憂。不計。是正忍也。古賢有人以惡言嫚之。答曰。任爾言。我已命舌勿言。心手勿動。今人受辱能不言。謂忍矣。然而減於口。增於心。口寂而心喧。色愉而胸慍。手垂而中攘。此爲不忍。尤大。其害尤深。胸懷怒意。口發怒言。兩惡俱不可。與其默畜而蘊。無寧口發而散。

感人化人之德。無如平心愉色忍受非義之言也。非獨

迷失道蹊人之田守者甚怒大詈曰爾不畏天主何道之脩畏者當如是行耶師命弟子勿答自答之曰爾言最當令我輩正爲修德人必不爾第求恕罪耳野人爲若言所動悟向者乃不當怒詈之也跪而祈赦慕此隱德盡棄其田業而受學焉故曰抑辱慢我者莫如忍其慢經曰怒者生爭忍者滅已生之爭語曰凡物剛勝柔獨忍柔能勝怒剛

蘇瑣西國名賢也有人無故以惡言嫚之賢者不答走避之有天神謂曰是奚足哉必跪而求赦如眞得罪

者乃正忍矣如神言其人深自慚悔轉求赦蓋以怒對怒彼以怒爲得語曰爾以惡言答惡言彼必以爲已勝同作此事彼先一籌故也以忍光照怒彼自見其怒之醜矣。

夫苦難不論大小不論由人由物皆天主有意分予焉聖賢明於此理值苦難弗視由人由物不辨有故無故惟視難所從來之原即服而忍之夫爾受人之害獨視爲人所加或能辭曰我未嘗得罪於此人則不甚恐苦視天主所加能或言我未嘗得罪於天主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人人無不自知以惡念惡言及非義之行屢犯理道是以值苦難默念所犯自責我曾犯某罪我曾行某非義之事正當受此苦故易忍矣聖厄勒臥略曰人私念所爲惡不難忍所值嫚深思以多罪宜受重刑必不難忍微害矣或訾一賢者人告之答曰我尚有他大罪彼人未及知使知之何訾我止此乎多落陡賢人曰修忍德保心安其道莫便於遇難自責以爲由已罪出而不辭已以尤人故人所行善雖大且多不由自責必不能安靜而免於憂怒賢人有言諸德

皆歸一家或問家曰自責又一賢愛人嫚心忽小動自責曰我心動非彼之嫚大乃我之忍小我忍堅一言之微曷能動之

若自中西國上古聖人也尊貴富厚當世無比忽中落七子皆夭身復病癘前相欽重者謗爲罪人受主降刑聖人恬然忍受憂不見色口無怨聲心無慍意恒曰赤身出母腹固當赤身歸矣主予主取悉如主意惟念聖名贊頌而已其妻誘之令怨主而死聖人責之曰爾言大愚矣福樂受之於主患苦奚不忍哉如

是者十有四載尤人怨天未嘗萌心出口原天主之意加此患苦者非以罪罰欲標其忍德爲世儀也十有四載之後除其患倍歸其富貴安樂而盛德榮名施於萬方流傳至今故曰先忍暫苦者後必享永樂也香者火熱之顯其郁烈善者患苦之著其盛德

亞吾斯丁曰天主或欲爾安或欲爾病爾安時愉樂病時憂愁是喜天主有仁而不喜天主有義且不願以爾心從天主心但願天主心從爾心爾心不邪乎

或遇難一賢者勸之堅忍勿憂答曰我有罪其之無罪

而受此。不堪憂憤耳。賢者曰。盜以罪受戮聖賢者。以無罪蒙難爾願誰之如乎。經曰。爾以罪負刑。以惡受害有例功耶若實行善而樂忍害此正天主之大恩爾之大功也。又曰爾受難。勿因盜因刼因謗若因爲善則勿以爲辱乃眞榮也故見人受難。勿問所受難惟問所以受難。天主經眞福八端其第八曰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上國也。

瑣加德古名士也。國王忌之甚命殺之將死或嘆曰無罪而被殺正可悲。瑣加德聞之曰我被殺不足乎何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願以罪殺我乎。

多鳴盛德人也。惡黨妬其德。欲殺之。遇諸途。曰我輩欲殺爾爾將若之何。答曰。願勿速殺我。惟漸磔手足肢體。爲天主久忍痛苦矣。衆異其大忍。弗敢殺。他日又有是輩欲殺者。答曰。我功德微小。恐不克承此大榮也。聖賢誠德人。僅爲天主爲義受苦失命。以爲天恩微獨不避。且甚樂之。天主有言曰。人窘迫爾。爲我大謗爾。爾宜悅樂。爾報豐大於天也。故聖厄勒臥略曰。天主加苦。而并賜能忍之德。斯恩甚於絕苦矣。

世人之心。悉在圖樂。忽值患。奚能不憂不怒哉。世患不虞而至。則傷深。豫視之。則傷微。夫患之至最定。特至期未定耳。爾欲患時不濫於憂莫。若於患未至時。思其將來。備忍以當之。勤練之卒。簡器習武。常在平時。安居營壘。如正對敵。設志以待。故敵來而應之整暇。若惰游之卒。時朽器械於室隅。消膽力於不試。遇敵戰慄。能不受殲。爾忍不先習。患至不及。忍矣。是故修德君子。急習忍德。不因患覓忍。常以忍備患。日夙興

而恣今日必有慢我害我人。必值不如意事。定心受

之是患未至能自先恐患至如常。

爾遇難時惟視有樂勝爾者故難忍若視有苦勝爾者易忍矣昔有賢人寓言曰獸中兎膽最小一日衆兎議曰我等作獸特苦人搏我犬狼噬我鷹鷙亦得攫我無時可安與其生而多懼不如死死而懼止矣向前有湖因相約往自溺水水旁有蛙見兎驚亂入水前兎見之止衆兎曰且勿死尚有怖過我者。

或問曰世事觸人怒至易至多欲學忍將獨居岑寂特交聖賢可乎若與世人接難免焉答曰忍德求助于

外。曷能久。惟內積能永久矣。毒蛇猛獸。寂不害物。不謂毒猛乎。靜處不怒。非無怒情也。無怒幾也。不拔其根而摘其實。根在有時而實即無。怒人亦必怒物。昔有道侶數百人。其一甚易怒。因屏居。忽怒破一器。自謂曰。我易處未易心。避人未避己。己在怒在。不如人間習忍。以攻怒情。遂歸。故曰怒情以鬬能勝之。以避不能勝之。若與聖賢同居不怒。茲豈我德蓋聖賢之德。況無忍德。獨交聖賢。怒亦不免。不如務拔怒根。忍

俱合也。

色搦加訓令忍世患箴曰。受寘流云何曰。凡安靜之所。卽爲本鄉。謂安靜者不在其所。正在其人也。智則旅遊。愚則寘流。著痛云何曰。痛小任之微。忍矣。痛大忍之。大榮也。痛峻。非痛峻爾自柔矣。能薄力微云何曰以此不能害人。以此不敢慢人。不亦美乎。失財云何曰。財亦或有時失爾。今失財。并失吝。幸矣。縱不失吝。去其妄行之質。非幸歟。爾失財。爾財曾已失多人。今行彌輶。居彌靜。天主減爾任。安爾居。豈非吉哉。爾失

財彼他人所先失以爲爾得乎失目云何曰已絕邪情欲之途也目諸情欲之媒諸愆說之引也失子云何曰哭不能不死者之死不愚乎不能不死者已死徵爲他主之物予爾育養之今于爾乎取之非奪之也沈舟失物云何曰失爾物不免爾身耶徒手登岸已登岸矣財沈爾豈不能并沈遇盜竊物云何曰爾避之幸矣失良友云何曰更求之求之當于可得之所酒殽之間非其所也必於實學道德之務勞苦身心乃得之矣失良友更無他友者恥也大濤之

海獨恃一磋乎。失賢妻云何曰求賢妻最易得矣慈父母既失。不可復得賢妻屬可再致之福也。哭失賢妻。而適得更賢者多矣。

或曰爾死爾曰入時約必出矣。必死。還所受衆人之定規也。必死。入世猶出旅遊。久必須返焉。彼久須暇者卒亦不能脫之。必死我非首又必非末也。凡先我者。皆先我死。後我者。皆後我死。旅死。曰我所必還隨責主所求處。即償之矣。死無棺塋。棺塋之缺。易恐矣。我身無覺得棺失棺。無我預矣。我身覺棺塋不皆爲大

苦乎。棺塋之計豈緣顧死人。正以顧生人也。人死斯畏之。故爲是掩離之耳。死態必狠。曰死態雖狠所求惟命而已矣。斯卽無他患老患所必禍。何足畏歟。所由致死之緣雖太。我死本微小。一石觸我。一山鎭我。何異哉若隕。盍隕於天乎。少年死曰。尙可生之時至死。美死也。未願死之先至死。幸矣不少年死。安知不遭不虞之患。卽無他患。老耄之患。焉能免哉。我曹皆并逝死。故今不論死與否。惟論蚤晚。數人令屬大辟。或有以後見殺爲大福者。誰不笑之。我曹悉望稍遲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死以爲目前異此乎。我儕日近于死。等衆壽日減亦等。我生愈長我命愈短。誰欲恒懸而無寧一隕乎。生與死爲隣。最切近如居海舟。所爭者寸木耳。爾憶海舟之險。謂生死海中獨爾隔謬矣。生死相隣。雖各處顯著不一。各處切近無異焉。身命爲物微渺。遺身命爲德甚大。遺之者海沸而安。視之地裂側立而不顫。爾欲保德安居。身命須澹視之。勿論因疾病與他緣來索之。欣然遽卽償焉。

閻浮吾諾。西國名王也。有兩人大誹謗之。王伺聞之日，

稍遠之恐王聞之謗者甚感其不怒而轉譽之。

賢人修德累年。或問自覺何益。答曰秉有備以忍世患又無賴人譏笑侮慢之日積久事天主修德安用之答曰令我受爾此等惡言大害而心不動不怒不足乎。

亞加爵甚能忍人也死之日。或悲其早世棺中忽有聲曰忍者不死夫忍者神靈永生於上天美名常彰于下世。可謂不死。

有賢者大病而愈後痛哭曰。天主不復念我。如是一年。

天主使病如初以苦爲樂非知忍難之大益曷如此願望深切乎。

有盛德者或以惡言加之笑曰此當以重價市焉今而徒得之幸矣哉。

白鐸落西國盛德人也病失一目目故有兩讐今去其一。天主之恩也。

窘難益德 三支

或有問于余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云惟上帝無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善者蒙福惡

者膺譴。理有固然。奈何事有不然。或遭不虞之災或冒非分之福。顛倒孔多。參錯過半。無乃增君子之疑起小人之倖。天道不平。厥歎久矣。是誠何謂。曰善者蒙福。惡者蒙禍。斯義正矣確矣。奈何哉其不平也。夫人之眞善眞惡。誰能決判。念想言行。咸若義理。此爲眞善。微有不然。豈眞善也。求善非全不成。若求不善一缺已足。夫全善了無微缺之人。世間有之乎。今人視形。天主視心。烏知人所稱善。非天主所稱惡者耶且爾謂此人甚能作善苦之。非是。余謂天主至明無

晴至公無私甚能識善惡苦之必是也。爾信人之隱善。疑天主之顯義。余信天主之顯義。疑人之隱善。孰是乎。即是人果善矣。爾謂苦爲不幸。天主不宜加之。抑知天主用苦以加善人。乃大可幸乎。嗚呼。世人神目常昏。如瞽焉。往觸一人。怒而詈曰。爾瞽耶。人非瞽也。已則瞽也。見苦善人疑天主不明。主非不明。人則不明也。欲明禍福之理。當先明禍福之眞。僞眞禍未有及善人。眞福未有被凶人者也。何者世間之事。不過三種。眞福一。眞禍一。非福非禍者一。生積德則死

永樂眞福也。生作罪。則死永苦。眞禍也。夫人自不願爲善爲惡。而天主強之。于理無有。自有應受天樂之功德。而天主拒之。有應受地獄之罪過。而天主不加之。亦于理無有。則曷可謂天主以眞禍加善人。以眞福加惡人與。若其餘貧富賤貴病安壽夭等。斯本非禍非福也。聖亞吾斯丁云。富貴安樂。天主予之善人徵非眞福。其爲禍福。特視所用用以建德蒙永樂。乃福。用以助惡蒙永罰。乃禍也。因富以敬天。則富爲福。若因而縱欲害人。則

富爲禍也因貧以怨天主貪富人則貧爲禍若用以抑情增忍則貧爲福矣諸如此類可槩推也第兩者之損益人每不能自豫定之獨天主無量之鑑乃能定之行人遇岐路未歷其中未造其末特見其始安危夷險莫得定也世間苦樂兩岐愚人特視苦樂之始不審其中與末妄謂樂者爲安夷苦者爲險危從彼避此急急如騖智人不敢信始亦不妄測其中與末歸明於天主待天主之自決焉故世人于天主宜于病人於良醫病人特願除病得安而已若所服藥

味爲甘爲苦惟醫者所爲病人敢自取舍哉聖賢無不願得眞福也然所以得之道或苦難賤辱或安樂榮貴非敢自必聽命于主時或順意謂天主慰勸我之恩時或逆意謂天主儆戒我之恩故順逆無常修勵惟一種種世途悉以增德經曰愛天主者順逆萬端皆助其福不肖者不然順來不以勸善逆來不以懲惡故順逆萬端皆歸于禍焉夫古今修德者莫不因輕世福之念成就其聖賢世人巳罹者亦莫不因重世福之念受歎或於邪魔則世

福者陷善之所聖賢所懼引惡之梯邪魔所據人以爲實德之報謬莫大矣使天主必以世福酬德行德者遂希世報與工人冀值何異挾貪心以行德即存德虛形豈存德實性哉

善人受苦驗天主之愛天主經曰我所愛者必譴責之又曰天主所愛爲子必責之聖亞吾斯丁曰爾在天主責外必在其愛外終不能爲其子也下民有罪天主不能不刑今宥死後必不宥也今刑微且暫則家刑耳死後刑重且永迺國刑焉聖厄勒臥畧曰天主

今恕必欲永責今責必欲永恕故今責徵慈今恕徵怒犧牛將殺任其遊食惟所欲生者拘繫之勞任之假令父有兩子一愚一慧愚者時時嬉遊了無譴怒慧者時時勤敏則督責之童兒之情但見目前無志日後以爲厚于愚薄于慧不知父無望於愚者慧則重有蠢也世人之情何異愚童富貴寧壽謂天主之窘貧賤夭謂天薄之不知今福後福不并享天主所欲豐報於天者先卑之于世以苦鍊化其過滓增其功德也百豐於世福無患難恣其非義而不見譴責者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所棄於天。絕永罰於地獄也。如醫然病可爲則進苦口之藥。多所禁忌其重不可救。乃悉惟所願。不禁焉。

父以難事責子。子君以危事託於臣。孝子忠臣。必不謂君父惡我害我。蓋乃貴我重我。以我爲孝子忠臣故也。天主人之共主公父。以艱難遺我而不遺彼。以驗其愛我重我於彼也。塞搦加曰。不遭艱難者。正爲最無幸人。明徵天主因我怠惰忽忘我耳。修德者。知不戰不能勝。戰不危勝不榮。故願得所忍難。以建孝子

忠臣之功于天主焉。

商人以此方最多物。最賤物。遷于少處貴處以取重值此世之物。未有多且賤于苦難僇辱。而天上一無所有善人。神貨之商人也。知天主忍苦難之價最重故遇苦難。則忍之樂之。易異日之重值也經曰此時艱難。不當日後所顯于我輩福樂也。

夫玉琢之磨之。夫金鍛煉之雕刻之。無不攻治如讐焉以成名器。人不經病苦不嘗嫚辱。不試諸艱難。而成天上所用德器者。無有焉。故經曰修仁者。必受世之

窘迫也。不寐於世其德不誠且日欲升天堂者必由頗受世苦。亞吾斯丁曰。天主沾天國其價艱難而已。又一賢曰。世福遂意者可畏也。恐其終不能爲天人故也。鵞鳥生時人貴之。置於淨室養以肉食。死則委之于壑。爲犬所食。雞生時。置穢處養以糠覈。死則置于几案以爲美殽。惡人世之鵞鳥也。生則豐樂。樂貴人人羨慕之。死則棄于巨壑。爲獄犬食。善人生或爲人所輕。恒居難苦。死則置于天几。天主天神所珍重福孰勝哉。故世之苦樂無常。樂訖苦繼之。苦終樂續

之。一時之苦。令忘多年之樂。微獨令忘往樂。往樂之念。亦增今苦。一時之樂。亦令忘多年之苦。非徒令忘往苦。往苦之念。亦增今樂。故經曰吉時勿忘凶。凶時勿忘吉。吉時念凶不陷。凶時念吉不隕。

人之事世者。先得微樂。後責大苦。先得暫便。後加永難。事天主者。先受微勞。後蒙大安。先承暫苦。後享永樂。爾願事誰乎。農人先以苦種。後以樂收。工人先造作。而後受值。兵先致死。而後蒙戰勝之賞。商賈先以貲

修之勞與夫克己之苦與大不德者之忌與夫鬼魔之誘感與夫天主之德試德既大成然後可享心淨之樂望天之報焉今人僅行微善心若天主負我安樂負我富貴不與則怨尤望世報自徵心貪怨尤自呈大傲天主當降祥耶降殃耶

蹇驢邪行見鞭知當正路行正路行見鞭知當速行凡天主所譴責者欲使正路速行而已今人之苦永久不釋惟得福者即謂德之報應得難者或曰無幸而偶值禍災或曰前世往因今生果報未嘗反思目前

之罪訖迄不悛改。艱難往往相繼。永久不悉。何足異哉。

或問聖厄勒臥略曰。天主恒以苦難加善人。何也。答曰以煉其過滯。增其功德。因得豐報于天也。且使不溺于世樂。物久煮不撓動。則膠於釜而失色味。善人久安不以難撓動之。恐漸嗜于世樂也。且令惡者自悟曰。今者爲天主用慈赦罪之世。又重愛善人也。尚以微過得重譴。乃爾。況死後爲用義判罪之世。負惡以

一賢出行遇一盜德人被獅子齧死於野及郊遇一惡人之喪甚盛竊疑曰彼賢而橫死無人收之此不肖而人崇之非天主明釋我此故我不前矣忽有天神曰此誠惡曾有微善天主以微榮酬之其靈神重受大苦於鬼境彼誠賢曾有微過天主以此橫死鍊之其靈頗霑大樂于天域也但爾以後慎勿要天主凡天主所爲惟信服之勿強測之言訖不見

爾溺水有因急援傷爾手者爾忌其微傷耶感其拯命耶爾與人鬬忽有殲爾敵使爾能勝不重德其人乎

我靈神與軀殼體最親情最異也。神喜理。身喜欲。故神之所願。身之所惡。身之所求。神之所避。恒爲敵讐也。爾以道德助神。身必負而屈於理。乃所以效天神也。以其食治容逸樂助身。神必負而從于欲。乃所以效地獸矣。天主以病窘諸苦難加爾。豈樂爾難。正以此殺身之強。減形之力。使知服於神。從于理。爲役勿爲主。不至陷神於罪惡。聖葆瑞曰。我衰時乃彊。是以誠德君子遭患。即不能樂之強勉。安忍。弗敢直求天

物達西賢人也身後顯聖蹟最多一瞽者跪其墓前因其功德求得見輒見已默疑曰見與不見未知孰有益於我復祈曰若見無益於我願以初瞽還我輒瞽如初

厄午崴生時亦頗見球人聖跡一瞽者求賜視答曰爾即無形目不能見色如狸犬尚有神目能見道如天神身目復見神目必瞽終害於爾勿求之

或有疾告若闇聖人祈拔焉答曰爾正欲除有益于爾事耶身垢以水浴神穢以病磨衣汚以煩擣去心罪

以艱難除。又一人病。其師賢者慰之曰。爾爲鐵。以病錯則除銹。爾爲黃金。以病煉則增光。何憂乎。

厄勒卧略曰。此世界恒以艱難加人。此非自鳴令人勿愛我而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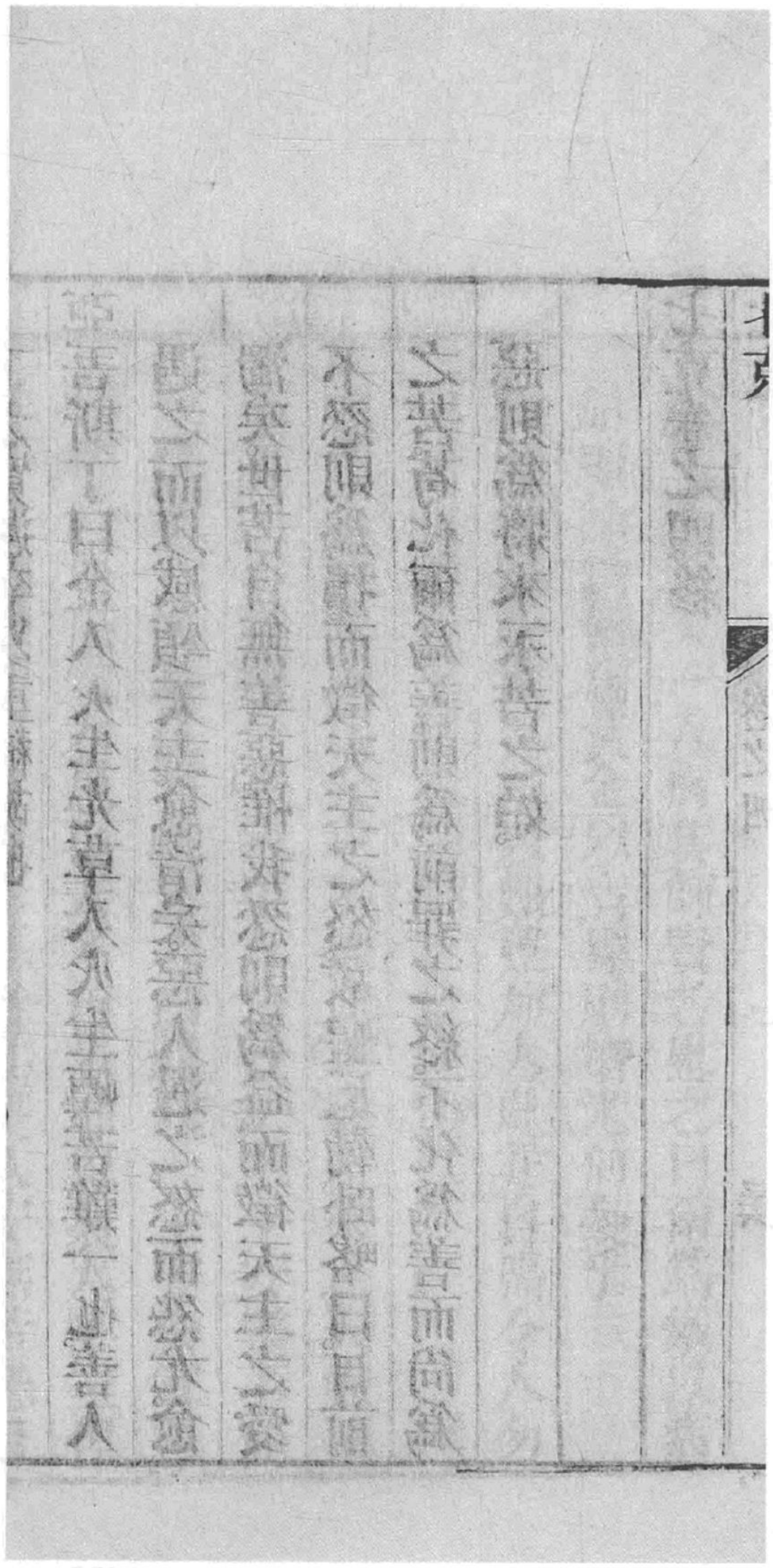
世願悉遂。世人以爲大幸。不悟此正驟將來之大災。聖盎薄削行次。宿一豪家。主人自伐云。生平安樂。不値微患。聖人偕其從者輒去之。曰。此人一生安樂。宜速避之。恐與俱受大患也。去不百步。地忽裂。人與室俱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下之寬遲卒以重補故也。

亞吾斯丁曰金入火生光草入火生煙苦難一也善人遇之而以感頌天主愈清矣惡人遇之怒而怨尤愈濁矣世苦自無善惡惟我恐則爲益而徵天主之愛不忍則爲損而徵天主之怒故聖厄勒臥略曰目前之苦苟化爾爲善則爲前罪之終不化爲善而尚爲惡則爲將來永苦之始。

七克卷之四終



饕餮小序

於昔鑄鼎象饕謂其有口而無咽也或問余曰饕不受塞亦可塞乎余曰可漏巵無當投以江海弗綴也口腹為漏巵也麥矣困於酒食迷於醉飽舉世不為饕者或寡矣秦人以饕嗜六國食未下咽轉喉而出此饕報也晉四人缶乞味於臣齊奴渚子轉相效尤甚至日食萬錢猶謂下箸不綾曾之子邵遂勝其父而益乞以二萬豈非老饕乞尤者乎五胡未嘗饕晉也而晉肉饕烏乎又孰非饕鑑哉故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欲止細人之

饔當從老饔始老饔者何用物弘而取數多者也易曰
樽酒簋貳用缶又曰二簋可用享此今日救時塞饔茅
一義乎善乎吾瀆靡子言得養生爲弁得經國而富民
爲故曰食儉者興食奢者亡禮始於飲食豈不信哉或
曰西人巧於酌盈而濟虛也彼國舟航濟則與時宜之
不濟則遞減而遞節爲余曰此非西士之言也損益盈
虛與時消息此天道易道之大經大法也天不能違而
人違之乎西士可謂得損益之精而用之者也非但塞

七克

七克卷之五

西海耶穌會士龐廸我譔述

塞饕第五

饕如壑受以節塞之作塞饕

饕者何。食飲無節之嗜也多言忿怒。譁囂。淫慾。沓貪。懈怠于善。諸情皆其流耳。夫饕者。我身中最密邇之敵脩士所當先攻先勝也。身中形敵不先勝。徒攻身外神敵。必不勝矣。討四境之寇。遺國中之叛臣。何益耶。剜身中之情。莫劣弱。莫易識。易勝於饕。情者。弗能勝

劣弱。能勝强梗歟。是以古今聖賢德士者。無不由克
已而成就其功德。升受天報也。若稽克已之跡。無不
以克饕肇業耳。

夫天主所自造之物皆有定趣也。造人之靈。俾能明實
理。蹈實善。因而事天主。升受天國之永樂焉。造人之
形軀。俾爲神靈役輔之爲善矣。知形軀不食飲不生
故造多味以養其生焉。人食飲以養身。俾有力以輔
神於善。意合天主之意。食飲爲德。且不必過節身王

而德建矣。若食飲圖樂。意悖天主之意。卽食飲爲非

義且必遏飲食以強與心德威銷矣聖亞吾斯丁云爾食飲以節特以養身縱口不言爾食飲讚美天王也若圖樂者縱口嗚讚爾食飲亦褻之矣夫人願欲所趣向者美好而已美好有二一曰利美好一曰義美好一曰樂美好爾食飲以節利義樂二咸享也否則咸亡焉故食飲圖樂者微獨傷身損德所圖樂並消亡矣

利美好亡何也語云厚味百疾燈非膏不燃膏溢亦滅穀非水不成水淫亦朽火非薪不熾薪厭亦熄食飲

以節身養與身安兼保也否則兼損焉醫方亦云前食未化又加飡焉必生疾矣色搦加曰人有酷視仇我者未如饕情之酷視服我者人有仇能盲之怒必熄矣饕於從之者盲之瞶之瘠之弱之老之終而殺之以微體頃刻之樂遺全體終年之憂以一肴之耽甘屢致數年辛藥之苦故曰饕情如盜親我以殺我又曰兵刃所殛人寡饕所殛人甚多矣能克饕者必能護斯微形之安延其壽期耳夫壽者衆人奠之饕者獨不乎豈失於我第造德萬狀俗期欲合而弘欲自

相刺謬也。故此欲所嗜。彼欲所忌。饕之所期。壽願所避也。一欲既發。遂蔽心明。詎惟不俟視正理。亦特令視是欲所願。而不令視彼欲所憎。使視斯欲之益。不使視彼欲之損。是人欲之微益。恒兼於大損矣。故曰從欲者。愛其身命。而又憎其身命。勿論修德。即保身全形。豈不悉在克己寡欲哉。

義美好亡。何也。義思道行。悉由靈神生。邪思同行。由形軀生。兩情如敵寇。相攻互鬬。其一强。其一弱矣。蓋此必損彼。益彼必損此。豐養形軀者。兼養其情欲。形軀

增强其邪情回行。日繁日盛靈神替弱。其善念義行日少日微矣。經云。厚視其僕者。後必覺其忤逆耳。此之謂也。語曰。饕腹不抱清念。欲革邪念。而厚養口腹者。猶惡木繁盛而加溉壅也。驢馬厚食之。久習閑放後載之。必逆而棄任。跨之必棄主。御之必不順轡銜矣。若薄食肆勞之。即重任不逆。行止遲速。惟言聲欵不竢鞭箠也。我形軀之情。與驢馬何異。豐育之。久居逸樂。必抗畔不復理命。而反自擅纂爲主。習以勞事。

樂靈神遽痊形軀居苦靈神病愈矣。
聖法蘭濟入道時。求天王諭以精進之術。忽聞有聲云。
法蘭濟。避世樂如眞苦。抱世苦如眞樂。聖人多年如
命。既試其益。曰天王賜我明悟此理。邪魔正寓於豐
食逸樂之中。恣口腹之樂者。邪魔遂輕忽之。敢攻而
幾勝焉。南海島有吞牛之蛇。百獸皆畏避之。無法可
制。獨食牛既飽。絕不能動。乘此時一人能臠截之。修
士自辭世樂。而擇居苦處。就食飲如就藥。特取所須
以保身安。捄饑渴之病。邪感之大賓已杜矣。邪魔之

煽誘必希懼不我勝而彌攻彌固其功德焉古賢有言口者心門邪魔以饕主口一切邪情皆令入心故饕者邪魔所加於人口之衢也隨欲隨牽之夫邪魔侵敗我心德悉由我形我形詎非我敵耶我厚養之實養我敵而自已爲養我也謬孰大乎夫攻敵者能困圍之隔絕其食飲乃能必其勝矣形軀爲敵最强欲勝其欲而不減粗其食飲殺其强粱從古莫能克之今人豈無願勝之者第欲兼保厚味大存其

益於神靈亦大益於肉身也神靈或因節德建功蒙吉。或因饕餮犯罪受殃肉身悉從之於行豈不從之於報耶。

夫樂亦苦種。苦亦樂種今不以苦裁。後安能以樂牧。今樂後又樂。今世後世皆爲第一。今世滿腹後世滿心萬萬不得也。暫饑以得永飽。疇不謂益哉。況我此肉身者。稍若其情。遂以爲例。必且固握。不肯捨置也。先爲之暫寬。後自以爲永規。先爲能免之偶樂。後爲不能免之切須。先爲微娛。後爲重任。可不慎啓其端乎

古有賢人甚廉於食飲遘疾其徒勸之稍洗腆病已復故答曰爾今以爲暫恐此身後以爲常要我勿絶之難復于故矣是則外殼愈而內心疾也何如勿開其端乎

甘樂之美好亡何也夫飲食之甘不生於豐腆生於饑渴也今人或因病或因飽饑渴皆暫止此時得豐美味必厭棄之矣正饑渴者雖設粗淡味必甘嘗之恣饕者腹恒飽飫焉能享饑渴所烹調美味之樂哉故

飲苟弗得所喜厚具必竭我不厭草具焉。中士亦曰晚食當肉。

色搦加曰廉士必不犯食飲之持。必用庸常易化之物。食期既逮。特就于食不就于樂。惟饑引之食渴引之飲不令旨酒嘉肴牽我就食飲焉。蓋修士於情欲不務從之。惟務止之。微物可止之。安用豐美物從之耶。達略。西國古大王也。城破國燼。幸奔脫渴甚。于枕骸流血中。得潦水飲之。曰。生平飲水。無甘于此者。此豈潦水甘哉。渴甚甘之矣。

食飲非樂。乃苦也。人以饑渴爲大苦。食飲能除之。謂樂既除饑渴。若遇飽。即又覺食飲爲苦。而望饑渴矣。食與饑兩苦互相尋。前苦之終。後苦之始。如出火入水。出水入火。俱不可久。俱不可恃。惟天上全樂之域。饑渴之疾既去。食飲之須亦已。

夫食飲之樂。微體瞬息之樂也。今人所特重。味之甘旨。喉舌之間。二寸而已。過是則已矣。寸體之樂。而窮土中水中空中之物。不足應之。片時之樂。而經歲累月

之而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不足養一人之微軀何哉
眞饑渴不難止嗜饑渴難止饑渴不侈奢饕侈奢性
所須不勞力而易營饕所嗜甚勞力而難營矣獸雖
大身其食飲特以養體已饑渴故易足也饕者食飲
以狥嗜故雖大勞必不能足焉語曰欲食而得飽勿
加飧惟減嗜

夫食飲之嗜非饑渴也饑渴者身之實乏食飲之嗜饕
之僞乏也彼微食而足之此愈食愈不足譬之實渴
與中消之渴彼飲微水即息此彌飲彌熾故曰狥饕

就食者以食求滿而益虛求飽而增饑以無饑生饑饑安所底止哉經云善者食而飽惡者之腹不知足矣故饕者未嘗能飽縱得如意又患不足如意也得盡如意又或患烹調不如意也縱三者皆得如意又患無腹能容納之如意矣非乏糧即乏橐非腹大于食即餒大于腹非恨食飲不足腹即恨腹不足食飲故曰世人所稱樂者稍踰節度輒始爲苦又曰斯身所陳樂者濁且暫且貽悔且非甚廉以用之遽轉爲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古有良庖諸國皆重之至辣則德國國主令之速出境若曰我國人願其以勤勞致饑渴以饑渴甘庸常之味夫藏粟之宮多鼠恣饕之心多罪恣饕必恣貪淫古賢有言去饕而貪淫自已饕之爲主甚侈非大費莫能給之從饕者數月之大勞所萃不足備饕主之一飧能不流于貪竊以給之乎食飲淡泊淫慾發微食飲豐厚淫慾發猛人減薄食飲可以消形之邪氣護形之强猶當爲之剛可以消心之貪淫護其精靈哉或告一賢曰我淫慾猛發難制賢曰我必不爾問故曰

此身我養之甚薄。不令至飽所思食飲弗暇及娛樂矣、

夫饔者亦謂之怠惰之母也。恣饔者。未食之前。食飲之念最繁。道德之慮無由自入。有益之業悉不暇爲。食飲之後。腹首俱重。目宜神昏惟思寢寐。道慮德願沈淪不振。有益之業盡無力爲之。何者。神瘞於果然之腹。猶身陷泥中。莫之或援矣。

聖百爾納箴其徒曰。爾就食時須念食飲之後。尚須務

令得中不過飽矣若食飽至前後度其多寡則目視色鼻聞香口嘗味皆令人深向之因而强其胃懋受之欲持中不過則甚難也胃受過多內火不能化是以其養身者汚身厭身矣內火亦並受損焉譬之於燭內心與外膏稱者膏不淋溢燭爲明朗若膏過多火能溢之不能消之則光闇膏溢燭汚而速滅焉

饕又能貧人經云饕情必致貧匱聖厄勒臥略曰隨饕者形軀及靈神之害甚衆且無論他害特令人空費天主所賜育身養家遺子孫周貧乏以贖已罪之財

而致貧乏。亦甚可畏避焉。況斯身形。正爲無底之橐且凡所盛貯。遽變爲朽汚。以貴美物實之何益哉。色搦加云。爾得飽腹養身之物足矣。凡腹所受。無論好醜。皆並朽壞之。何必豐美乎。

色搦加云。凡從口腹者。宜儔之鳥獸。不宜儔之人類矣。相彼鳥獸。饑渴既止。食飲與食飲之思慮俱止。而安享飽飫之樂。亦未有傷食而病者。尚可謂有節也。獨人明知傷食致疾。險危其身。曾不知輟。前嚥未畢。遽

圖畯食復滿欲裂。而慮食若大饑。所也。饕餮情令人飽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中饑渴圖其所犯受罰並義耳。

廉士不獨戒嘉味與多食。尤戒因食飲圖樂矣。若食飲不圖樂。雖過節。其爲過微且小矣。若因嗜樂故過節所食雖賤陋其爲過尤大。爲眞饕焉。故欲識饕與否勿視所食飲。惟視以何意食飲。與其食蔬飲水以應嗜。無寧旨酒嘉肴以應性也。鳥獸所食。不若於人可謂廉於人乎。廉士食飲。我爲口腹主。故食旨不傷其節。饕者食飲。我爲口腹奴。故食麁亦傷節矣。食旨過節小有辭。食麁過節。尤呈饕乎。

饕患過節。酒最大。酒譬之兩焉。徐徐零。故入土深。能增
士膏。若猛而驟無益于澤。士脉蕩盡矣。節飲之酒。能
養和。消憂。增力。外形與內靈咸益焉。過節者反是。形
與靈皆溺於酒。濤顛倒迷瞀。目無視。耳無聽。體無覺
心無明。百骸亂營。形與靈皆束縛於酒。固於桎梏。盡
失其所爲人矣。故曰犯淫者生而猶死。酒醉者猶死
而已殮也。死者無生。善惡並止。醉者善念悉去。惡念
愈生。嘉言懿行盡亡。而妄言同行羣出焉。醒時所必
不敢爲。醉則悉爲之。故曰酒醉者闖門於諸善。而闖

門於諸惡經云孰爭乎孰傷乎孰隕於坎乎孰目盤乎孰不虞之死乎不亦肆於爵務飲酒者乎又云離智者於道莫女與酒若也聖亟吾斯丁云酒過節則奪心鈍五官昏靈神煽淫慾淆舌朽血弱體銷精神減壽命又云酒柔魔也其毒也飴罪也服之者非特犯罪全是罪也自以爲飲酒而實飲於酒也故經云子勿自欺酒醉者無分於天國也奈何哉有人焉欲醉以解憂或勸醉以敬客乎戒之哉

今人設席豐盛以爲優賓樂已實則慢賓辱已也以豐

厚待客者。以淫根投其腹中矣。且意彼喜厚厭薄。故厚奉之正以詘其侈奢無節廉耳。豈不甚慢之乎。古有賢者。或設席邀之。賢者曰。待我。如以我爲德士。可也。夫我以豐厚待人。爲敬人。必也望人以豐厚待我爲敬我。豈非明顯已之不廉正自辱乎。瑣加得延衆賓爲具甚薄。或誚之。答曰。人以是待我。我謂敬我。我以是待人亦意人謂我敬已也。且彼客廉士。不謂不足矣。彼非廉者。我謂有餘矣。

於常今大西諸國之法因醉犯罪自承醉者戮輕于常也行謬雖異法意則同彼曰醉爲萬罪根抵人故飲致醉是故欲犯罪罰宜倍重也此曰人靈而自承酒醉是自承爲狂人辱莫甚焉遂可當大謬耳故有志者或因醉取罪寧受全刑不自承醉矣夫西國之俗生平嘗一醉者詑獄之人終不引爲證佐以爲不足信故也或詈人以醉則爲至辱若撻諸市焉

夫酒者俗謂之無舵之物也海舟失舵隨風進退莫能使之正行避險也理心者人之舵也理心以酒蔽蒙

人遂失其舵矣故口舌容貌皆隨酒紊亂而動靜俱失其威重浪笑戲言涉言詈言羣出誹言尤多是且不獨食禽獸之肉又食人肉不徒飲酒又飲人血易致大禍焉凡令人漏泄中心之秘藏莫酒若也海風入水波浪湧起海底盡露酒風入人談言之波浪亦起心底盡露矣據則德中西古名國也其俗張筵客既集則有監史戒之曰此中之言不出堂有外傳者目爲卑人也故彼國有諺云我憎有心記之客知酒

不令得傳以爲大邪謀國事以密成者機務漏泄亦易致大亂矣故治國所最忌者彝酒也經云治國者勿畀之酒酒所主無秘計故耳今大西諸國之俗好酒者不得與聞國事防不密也諸瑣王有他國使臣來先設盛饌酒酣扣之遂能盡探其心意及其國之秘計矣

酒淫薪也恣酒不恣淫鮮矣經云慎勿酒醉淫在其中故也西國上古之俗少年及女人皆有厲禁勿飲酒女人飲酒犯姦也今世女人或少飲甚希女而醉古

今未聞焉。男子未三十。亦不得嘗一勺酒。蓋少年及酒淫之兩翼耳。年少者。內火方熾。淫慾怒發。猶且難防。飲水藏之不足。矧加酒以益火。于其慾念淫行可絕。貞德可無哉。豈必少年。凡有志絕淫守貞者。皆視酒爲貞德之毒。非因疾弱萬萬不獲已。必弗嘗之。

酒入適心。心者諸情欲之地也。心血以酒熾諸情與俱熾。始滅者復生。已生者增力。皆勃發焉。是以酒盛者喜怒淫慾。酷雷傲姬。諸情皆縱。理心爲酒烟蒙蔽不能盡用其力。以防之。罪益增。惡益附。矣。酒爲諸德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敵諸惡之媒而人不知以節用之哀哉

酒能傷心記故健酒者健忘又損神智令人昏愚經云

樂酒者不能成智又云智者不索與務逸樂人之地

諺亦曰娛樂之城智無寓何也果然之腹念慮不精

微故不能澄徹奥遠之理撒辣滿西國宏智之王曰

我思遷心於智故誓絶酒酒人者心恒昏昧雖積大

智亦不能用其智心意口言弗智所令也酒所令也

海舶風波之險舶師尚能用智設方略捄之遇刼掠能

力敵之若多滲水載物過重雖風恬海静師智舶堅

役衆藝精亦自以本任沈淪終不能拯之恣饕餮之人腹果於酒肉善念規勸羞怍地獄之畏天堂之望與凡一切迪善董惡之道悉不能動其心而念慮願欲靈神與形軀皆沈於罪海莫或能拯拔焉

夫食飲無定度特取所須以益心力保康寧斯美矣定所須勿聽饑渴何也壯強者饑渴之嗜恒過所須試聽從饑渴之嗜而食食已必過飽胃氣亦不能盡化不聽饑渴之嗜食不至飽食已必不饑自知足矣而

也是以欲此饕者宜漸次度量詳審究察本身所須應多應寡覺多則減覺少則加持中而止求定所須勿竢食時宜先自定既定之後萬勿爲僞饑渴所欺美味所牽致令踰限可也

聖意納爵箴其徒曰爾能辭甘旨習食飲蔬惡克饕愈易也即食雀味不能全消其味樂能減耗之亦可矣問減耗之道曰就食必豫備食時所思道德之事聖賢之德行或使形與神各得其養心有所思向道德之事必不復傾於食飲而益減其娛樂絕其流於饕

之幾焉。且量定所當食飲。必在不饑渴之際。至饑渴時。萬萬勿違之。

古賢篤羅陡者。有多少年從遊學道。覺其食飲過度。欲節之。初任令食。後稍減之。匝月問饑否。曰。初減時稍饑。今已習不覺矣。次又減如初。漸令歸節。不自覺饑苦焉。

聖未曾德亦箴其徒曰。多味至前。爾取嗜所不樂。舍其所向樂。以克饕可也。其徒曰。物皆天主所造。用以養人。奈何舍所取惡。耶曰。天主造多味如大王宴設也

多寡豐約皆以賓客所當飲食爲度特以其至尊富
所應借爲度矣天主博造嘉味以顯全能敷布其無
量德也令人感其宏惠因而愛事之且令人取舍其
中以克饕習節也若無此衆多味者人無從得饕是
天主自節之曷顯人之能節乎

夫人因向物樂過當得罪物主今舍不犯義之物樂以
督責所取非義之娛贖其罪負感天主赦宥之不亦
宜乎聖亞吾斯丁云絕酒肉及諸美味之意非因物
有惡不可食者惟以督謫本身贖其罪試也人自知

犯罪愈多且大。愈宜斷娛樂。既違於大。曷不自責於微少。因饕背天主離於道固當因饑渴之微。責令復向天主。歸於道矣。

不獨責已違之罪。亦防未違之罪。聖厄勒臥略云。不流于非義者。獨能節用其義者是也。聖亞吾斯丁云。辭謝嘉味。恐厚育形質。並育其邪情。形腴情壯。故難敵矣。形質猶地。地本沃饒。復加溉壅。其生物愈繁碩暢茂焉。地瘠少壅。生物亦且簡微羸瘠也。食薄形臞。情

饑饉情忽發宜思世間貧窶者甚多。冀得疏糲充腸則爲
大幸。爾應饗一殘之費。足救多人之饑。爾一人饗不
令多貧人饑乎。天主賜爾大財。爾據以恣饗用天主
去之恩以違天主背本負恩。罪孰逭乎。天主生爾欲爾
勤於爲善以事之。爾念慮爾功業。悉在供口。年月時
刻。盡用樂腹。爾奉腹如奉天主。腹爲爾天主乎。盍思
凡聖賢德士。今與天神同福者。皆由減耗食飲之樂。
恐饑渴之苦。僅乃致之。爾終年務饗娛。與聖賢異行。
能與同報歟。奚啻不蒙天報。亦緣微體之暫樂致全

身之永殃。不思甚哉。一

論節德

人於萬類中。天主獨爲之大其身。小其口者何。非以徵其宜節廉於食飲乎。禽鳥逾薄食者。鷙逾長大能迅疾且高飛。多食如鵞鴨者。最肥。恒地居。鷙不能舉其身也。人心之鷙者。念慮願欲也。食飲多。身厚。念慮願欲皆重濁。其勢下墜。不能自舉向上矣。食薄者。身輕疾。氣清。五官有力。心靈明朗。念慮精微。能通豁奥理

而心自向於天主。蓋天主及已盈明焉。

食飲者。我肉身所資以存生也。故爲吾人所不得不償之稅焉。償稅者。既滿所負。肯多償乎。夫食飲之須。恒兼於樂。故其食飲者。爲應性須邪。爲狥饕樂邪。最難明之。饕嗜屢竊假須之貌。令人疑爲應性須之節德而實狥饕情之罪。譬也。故饕者。正道中之盜。未易避焉。聖亞吾斯丁云。饑渴性疾也。用食飲之藥治之。第身負饑渴之苦。恒求饜飽之安。嗜樂遂中道迎合之

令以身之須。掩飾饕餮之樂。而令天主所賜以拯性疾者。自用以傷性喪德。可不慎哉。

經云。殺味至前。節用之慎。勿過多。致視爾者之憎與愉也。同人食。後人始。先人終。節士於食飲際。所宜視有四。一曰時節士之食有定候。非大故弗違之。經云。有國者。其尊人巨室。食飲有定時。弗違之。其食飲不圖應饗樂。惟應性須。止有幸之國耳。一曰味。節士得可食飲之物以爲足。弗選也。偶遇其旨不棄。惟恐即于

七克 卷之六 貪 六 貪 六 貪

人也。一意求樂而恒蔬食。或問故答曰。膏粱甘脆。我甚樂之。第求備之勞。勝食飲之娛。姑置焉。一曰幾向節士就食宜思並設兩客也。肉身一。靈神一。各食其味。芻豢蔬素。養肉身之味也。節德養靈神之味也。食飲以節。形飽於形味。神飽於神味。各得其養。皆安靜受益焉。食飲無節者。肉身有有餘之患。靈神有不足之患。皆受損焉。一曰狀貌節士食飲。如口腹之主。雖饑餒。不使牽誘於食飲。而喪儀失度。無節之人。食飲至前。威容則紊。朶頤延頸。攘袂振臂。肴羞杯案。欲并

吞之身居一席其手與目旋行諸方耽耽旁睨如將攻城而揣所從入也此皆著饕之跡節士所宜避焉夫節者減我淫火拒彼邪魔勝其煽惑破其計謀箴砭私欲使服於理袪形之濁媟致心之清樂抑傲揚謙悔罪啓心之暗昧策怠惰減寢寐令人富于時保身之安靖消身之邪氣延壽期感天主之慈蒙罪赦釋罪罰消諸惡增諸德也人情貪得多以應口腹之嗜口腹之嗜以節克之淡薄自足貪吝之根則斷雖貧

節謂之貞德之旌絕饕餮者貪吝淫諸情并息心愈靜
于安念愈蠲于穢欲思道益明精進益速無沮閼焉
故節德謂之智母諸德爲肴節德爲肴心之鹽能令
堅久不致敗餲生邪念穢欲之蛆也又謂諸心與身
疾之良藥也且無論修道務克己之士試察萬國人
雖甚愚無知凡遇不虞之變或畏天殃或感格天主
求罪之赦旱禱雨雨禱晴戰禱勝與夫一切禳禍致
福興作大事皆知減麁食飲持齋最虔故其間能濟
大事者無不減損肴味以齋食自苦而成就焉鳥獸

昆蟲有無目者。無耳鼻者。獨口啖體覺二官。雖甚微之蟲皆有之乃知二官最爲鄙陋焉。他官與物接。能自遠趨向之二官獨否。非物狎近之不能向覺之也稍遠焉。娛則已矣。故其樂最短最濁矣。人深思節德之善妙大益。比饕樂之汚醜短隘。非大愚焉。忍以此易彼哉。

節德之行不一。或絕諸種美味。或食飲甚薄。不至飽。或獨食果核飲水。或獨食蔬菜。不下鹽豉膏油。或絕酒肉而齋素。皆節限之使也。此都爲形軀之苦。未審是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德審是德與否者更視趨向之志若節食以備身保命者縱不爲惡特愛己之情耳若以省財鈞名屬傲貪矣若以贖罪責克邪情助德修此則天主所愛眞節德也眞節德者既戒食飲過多又戒過少既以節克多食之過又以智克少食之不及令就中也食飲過多則肉身距違不若於理過少則肉身弱不能輔神于行德其害一也是以齋素之食與凡節德之行非以傷生滅性惟以去罪滅欲能減罪消欲不及損身沮義行智士之齋已故曰肉身須以味備之勿隕

亦須以齋抑之勿抗也齋素而兼善德爲德飾素食而兼罪惡爲罪翳不去心之罪汚獨以齋食勞身何益耶戒人所可食之味不戒所不可爲之慝可謂德歟聖百爾納云口腹犯罪獨齋可也苟他體各造罪盡目齋于邪視耳齋于謗聽舌齋于詆毀手齋于妄作心齋于欲罪乎齋口不齋心猶耕耨近田苗之地而棄田苗矣是故齋素者以淨心奉之天主天主喜而受之若心蟻者猶供嘉果而盛之穢槃爲敬耶褻

惜豈天生所產與殘食者須兼之利濟節爾食以食貧乏之節惠具得貧饑并除。

或問於余曰。稽古我先聖賢其齋也。止以滌除所難免之瑕穢蠲潔其心。以虔事上帝。祭上帝也。佛教人我國之後不然。皆勸食齋素。不茹葷。其志意則戒殺生也。蓋曰前後萬世之人。與諸畜生。轉輪變化。前世爲鳥獸者。今世或爲人也。今世爲人者。後世未必不爲鳥獸也。因信此說。謂殺鳥獸者。其陰禍無殊殺人。故戒殺鳥獸。無殊戒殺人。其說正耶。其志意善惡貫國

必有定論幸以教我。

余曰變化輪迴之說有所自始昔我大西之東境厄勒祭亞國亞德納城有彼達卧辣氏者始造爲之因而流傳於世也爾時亞德納城多有名士皆能格物窮理分別正邪者大詭其說目爲狂誕問之何故忽創此言答曰世人往往恣惡不返久矣我痛其惡創此說以懲之諸士謫之曰天主自有能勸善能懲惡之正道世人尚背違之而肆爲惡爾以無憑之誕言圖

令制懲不悛世惡不可懲而更遁此邪說專於

世。以欺人亂正道。斯實天主及萬民之罪人耳。今我大西諸國。凡指一言一事懸空無憑者。皆目爲彼達卧辣夢語也。

夫不殺生不爲德亦非罪。殺生不爲罪。亦非德。仁德以愛天主爲主。次則愛人。廣此仁。俾及物。愛物亦眞仁之徵印也。若特向物之愛是爲仁。影豈眞仁哉。

夫鳥獸疑爲人類轉生。愛不忍殺。斯因矜愛人。故矜愛鳥獸也。則其矜愛人。必倍至矣。今不忍殺生者皆然乎。甚不然也。憐恤鳥獸。酷虐人民。遇捕獲生物。捐貲

贖之收養之放釋之至小民之困苦饑寒者行乞者曾不反顧跡之甚遠乞之甚悲恬然漠然莫捐半菽也即有施予豈緣愍其患止以杜其煩擾耳一錢半字投擲於地令俛拾之視人如犬耶或益以詢辱豈施予哉小西洋者中華所稱佛地也余暫居數月熟稽其道言審其行跡以愛愍鳥獸爲一大事建巨室崇壇邃宇廣儲錢穀以養鳥獸走人于四外徧索諸鳥獸之老者病者舍之養之病死瘞之病瘞釋之至

亦莫之聆聆也余異而問之視鳥獸若此其重者何
答曰恐其爲人類轉生故矜恤舍養之余曰然因疑
人類轉生故愛禽鳥盍尤愛此見生未轉之人乎抑
爲其鳥獸轉生也故不愛其人乎曰吾不識其是否
第從上以來用是傳之我用是守之耳默無他答懷
慚而退嗚呼譎哉邪魔宄迷惑人心必假善迹令人
以德貌自安自足不復求眞德也矜恤鳥獸自以爲
仁而天主所命古今諸國聖人所訓本性所具仁愛
哀矜同類人之眞仁既不能致行之亦并不識之不

悟慈愛物不足爲德。不慈仁人足爲罪。不悟天主不因殺鳥獸罰我。而因不愛人甚罰我。悲哉。非獨此也凡信輪廻之處。貧人生子。或慮養育之難。嫁娶之費。輒殺之。曰吾生爾貧爾願爾死。蚤託生貴富家正爾福也。痛哉中土聖賢言親親而仁民。我西國論殺至親之罪。甚於殺人之罪。奈何哉。以僞慈之貌飾殘賊之心。借虛誣之言。掩故殺之辜。緣貪吝之情。忘父母之慈。謬孰大乎。則此諸被殺之小兒。非輪廻轉生之

害人此謂外襲羊皮內懷狼心正邪魔恚人類之酷計也此則信輪廻因果之明效矣。

夫信輪廻轉生之說既不足廸善董惡亦反逆阻行善之途平開恣惡之路何者欲爲惡者持此言懲之不欲爲善者持此言勸之彼將曰爲惡無他殃爲善無他酬乎禽獸者方其爲禽獸也自適其性已矣安樂於我矣夫安知前身之爲人後身之爲禽獸而以爲苦亦順其性已矣縱轉爲鳥獸曷足畏哉若是行善益怠行惡益無忌矣世有懼變鳥獸而置所願爲之

惡行。所不願行之善者。余未見其人也。信輪迴者。肯內求諸心實究圖之。自足爲證。何至溺所聞以自欺乎。道德之士。遭世不虞之變。必反諸已曰。天王降我此苦。用以罰我罪。策我怠矣。猛省過警。嚴督其勤。勤於善。痛悔改圖之。或疑所循道非正。所行善非真。則虛心質之天主。望開牖其愚。徵之聖賢。先覺求引翼其行。是因世患致真福也。信因果者不然。遇世之變不反諸已。不省行事。不疑道術。惟曰。前因不善。受今

目視未經之冥世未狐之虛罪豈非邪魔陷人於萬罪之穽而不令自覺之至計哉因果之說可謂勸善懲惡者乎。

夫據因果之說甚惡人當轉爲甚惡獸也則習殘殺者當爲獅虎屬其次者當爲牛馬屬矣夫論性彼鳥獸之類皆安于本性也論情卽馬牛之屬生平受束縛草食之苦耕駕負任之勞正於諸獸中爲最苦耳獅與虎人獸皆畏避之生乎閒放略無愁苦其安樂不十倍馬牛乎夫據義卽最惡人當受最重罰據輪迴

法。即最惡人。受最輕罰。豈天主全智。所建生死大道公義。正惟愚人所爲悖道非義之蠢計耳

夫彼淪畜道者。自知先爲人類。今以罪。故罰爲畜乎。知曰不知。必也以畜性自適不自知罰矣。且不願變其本性易之人性也不自知罰其所以受此罰之心與罪。又安能痛悔悛改哉。罪不痛改。不去。罪不去。變畜之緣不滅。變畜之刑。奚能自釋止哉。豈非淪畜道竟無法可轉爲人乎。或曰。以受苦難償罪。罪贖刑已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聞艱難之位冠感天主之心贖罪消刑也彼淪畜道者不謂艱難不識善惡無意堅忍其艱難以贖罪焉能蒙罪之赦釋刑僇而轉爲人類耶

如曰自知昔嘗爲人今以罪罰爲鳥獸必也以爲大苦難其靈神居鳥獸形中不勝憂懣哀悲苟冀一死則能脫乃禽之形而轉生爲人必不以見殺爲患其視見殺猶破狴犴見天日企足引領惟恐遲遲也又曷爲戒殺之乎若云能覺憂樂必亦能覺善惡知建功犯罪也假令最惡人習于殘殺既轉爲獅子虎狼既

知爲前生作虐。今生受罰矣。又復肆其毒害。搏攫援噬。而增其罪。死後又變爲何物乎。虎狼爲知善惡之物。必亦知畏知望也。盍建之懲惡勸善之法。盍與之明師引之循善避惡乎。盍立之官司以定其褒貶賞罰乎。既不能然。任其增惡。必不當復轉爲人。豈不令世人日少。禽獸日多哉。然而禽獸不靈于人。人不能知前生之事。則禽獸之不知而自適其性必矣。爲禽獸樂也。不殺更樂也。是畜道爲樂境也。

形軀兼受義矣。世之富貴安樂。貧賤苦難。悉屬形物。故皆爲形軀之禍福。非靈神之禍福也。若以爲德與罪之報彼爲善爲惡之形軀宜當之。今人形軀徂謝即殮瘞。數日則腐朽。永年不復離于棺槨。則爾所言轉生他處者。固非彼爲善爲惡之形質。乃再造之形質矣。夫爲善建功之形質。腐朽于此。不爲善不建功之形質蒙福於彼。此形質犯罪。彼形質受殃。人聞之愀然不忍。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

人行事欲知眞善與否。在其志趣也。爲善以尊天主之

命。行德爲德之美則眞善實德也。行德以冀名冀財詎眞德正屬傲貪矣以世之富貴安樂定善德之報則令行善作德者因而冀望之。是其善德徒善德之貌實貪傲之性也。善德之性以忒志先喪不免永殃矧蒙吉祥之報哉。況世間諸罪惡之根柢有三。一好財。一好貴。一好安樂。人所爲大小罪惡悉此三根萌也。拔此三根。功德乃成。人爲善而以轉生於富貴安樂處定其報。則用其所必絕以爲善者而報善也。是

酬實德之報正邪魔忌德喪德之上計耳。
信因果者。既無明理可據則圖以事跡驗之。既不能徵
之以理。則圖徵之以目。曰。某所某甲。生而能言。曰。我
本某家子也。此非我正父母。乃託生父母耳。又有能
憶能言前身事者。是類甚多。非輪廻顯跡乎。
余曰。明理所不足徵之事。徒目不足徵之。矧正理所謬
事哉。天主賜人目。特以別色。目利甚微。或因疾病。或
因物遠離。或因隔氣。物疎密。屢致大謬。以黑爲白。大
爲小。直爲曲也。邪魔欲欺人。亦能變物色與物形。亦

能昏迷人目。令視虛影爲實物。恃目別色。猶且謬誤多端。豈可恃以徵事之實理哉。據目棄明理。據明理疑目孰非孰是乎。況所言輪迴顯跡者。此人言。又據彼人言。彼人又聞之他人言。展轉相信實無有明視一人之輪迴者也。此獨耳爲證。又何嘗以目證耶。

夫正道易明。雖愚夫自能悟之。輪迴之說。萬國之民未有能悟之者。聖賢明道之士。又皆刺譏之。勸人勿妄信焉。正道亦至公天主欲人人知之。是用隨時隨處

未見未聞有一人輪廻者其間天縱神聖亦未有言輪廻者佛氏獨自輪廻語曰自訟自證人必不信輪廻之說佛氏之訟也輪廻之證佛氏之徒也流誑甚易曷足信哉行非禮罪也信非義豈不爲罪乎輪廻之說至暗至私絕不合理多瑕釁易攻此眞邪道之跡也何足信正耶信正之能免輕信邪語之譬與僇歟

輪廻之說果有之則自開闢以來一靈神所經世界甚多所見事所識人甚衆竟無有一人能記一事能識

一人。而佛氏獨記其事。識其人。豈衆人獨善忘佛之徒獨善記耶。抑佛氏獨智。而餘人皆愚乎。我明知已及衆人皆不記。不能明知。彼一人獨記。何必疑已與衆皆善忘。而不疑彼一人語爲誑語乎。

夫天王定善惡之褒貶。固以罰已犯之惡。賞已建之功德亦以董未犯之惡。廸未建之功德也。若輪廻之變實天王所設。用以勸善懲惡。必也令人憶樂而望之。憶苦而畏之。其善與惡。乃能勸懲矣。若令全不能記憶苦而畏之。其善與惡。何益於我哉。

若言前生爲其家之子。今生我者非其父母。惟托生之父母。更誕語也。人有神靈有形軀靈神者。天主自無中造有之與父母無預也惟有骨肉之身。由此男此女得之。故爲我父母也。夫今生之肉身。異於前生之肉身也。前生之肉身。由彼男女得之。故實爲我父母。今生之肉身。由此男女得之。曷獨不實爲我父母乎。若今身之父母。非眞父母。乃托生之父母。前身之前又有前身。前身之父母。亦不能爲我父母也。縱有生而爲此言者。正爲邪魔誘人。棄父子相愛敬之正道

感人心怪妖之語。豈輪廻之實徵哉。

或曰。輪廻爲虛誕。是已。敢問生死正理何如。余曰。靈神肉身兩者締結成人也。一肉身既成就。天主從無中造有。一靈神付與締結之人之性始全焉。此肉身之前未嘗有此靈神也。是以凡人之靈神。初生時絕無知識。後隨目所視耳所聽。日漸滋長其所曾知曾識焉人既死後。雖甚惡者。其靈神萬世不能散滅。又不能轉生輪廻。乃隨死候所就或善或惡。遂入其報應之境耳。既入此境。永不能復出。所受苦與樂甚大無

極非世間哲樂所能比其萬一。且非人心所能思。世理所能論也。此則天主所訓古今萬世。聖賢所信於已。所傳於世。不可易之正道。爰其他邪說。悉邪魔誘不肖之人。傳貽於世。以紛亂世人。使淪溺于罪也。其計甚秘。稍似實理。非天主牖明我心。難以盡識。罄避焉。蓋乾坤有主宰人物之主。世間有善惡之人。必有賞善罰惡之定法。定所。即所謂天堂地獄是也。邪魔懼人篤信此實理。必能去惡歸善。則令佛氏雜之。誣語多端。俾人雖信有天堂地獄。不以爲甚可畏望而

輕忽之交作瑜珈邪法謂捐少財物即天堂可倖致地獄可倖免焉又令兼之輪迴畜生之譬俾人悟斯爲虛誕并天堂地獄之說俱當無憑特寓言勸誘而已既不能信實有天堂地獄則無所謂望於死後去死後之畏與望即世法之賞罰必不能稱人之善惡使人肆于惡怠于善豈不日深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平妬小序

夫妬者滿腔皆殺機也包蘊諸毒叢于一心伏弩藏機見影卽射懷刺挾刃遇勝卽鬬妬名有十傾危也忮懶也憤張也賊害也矯誣也讒毀也兩舌也訟爭也讐狠也寃貪也爽非妬也晝宣相代營搆不息總歸于攘奪一念耳不攘不奪不妬矣仁德備衆德妬惡亦備諸惡也諸惡顯顯可坊也妬惡隱隱必中矣諸惡淺淺易釋也妬惡淡淡必危矣諸惡餒餒如其惡而止妬惡餒餒無燬類矣人知遠惡不知遠妬人知惡人爲惡不知妬

人備衆惡人知陽善陰惡不知妬惡極陰無陽也一切惡心皆從妬起一切惡事皆從妬造或曰妬者無徒矣余曰妬者無親無尊何止無徒無親是無父兄也無尊是無君上也故曰妬者滿腔皆殺機也麗子平妬切中人情深入肺肝妬者讀之泚然汗出妬病其瘳矣乎

江東崔湄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西海耶穌會士龐廸我譯述

平妬第六

妬如濤起以怨平之作平妬

妬者何。人福之憂。人禍之樂是也。妬者傲之密侶。相求不離。計念人惡。訾毀人非。幸人之有災。凡此諸惡皆妬之流也。

他情雖大。可鎮於內。使不著於外。雖傷心德。未必傷身安。惟妬情一起。目瞠。面黃。唇顫。齒切。言猘。手鷙。體寒

神憂。通身皆顯妬形。皆受妬害矣。經曰。妬者必不享其命。而先以憂終。

色搦加曰。眞福益公。益美。且曰。爾有吉祥善事。而無伴侶同享之。倘不足爲福。妬者反曰。福益私。益美。與其得伴侶。寧無善事。西土有兩人。一甚妬。一甚慳。俱聞於國。國王賢者設計以探其情。召謂之曰。任爾所求。我皆聽爾。先請者予一。後請則倍。兩人各遜居後。欲倍之也。王命妬者先。妬者諦思曰。願正鑿我一目。此

令人得倍福報。曰一目易人兩目。深于妬矣哉。人有他惡。其心飽然。甘之。而後從之。盜有財。貪淫有色。貪類然。惟妬悉爲憂愁。悉爲痛苦。了不受樂。而人猶從之何哉。人從他欲者。以目前暫樂易死。後永苦。從妬者。以目前重憂。并死後永苦。故曰妬者有兩地獄。生一。死一。死魔爲掌戮。生妬自爲掌戮。

妬惡於怒。人先傷我。我則怒之。我怒由彼。惟妬一情。悉出我傲。恐人以德福勝我。而願敗之。

他人福樂。妬者視之。與己之禍災等。故昔賢遇一善妬

者。面憂色黃問之曰。爾遇不快事。抑他人遇快事耶。
巴辣多曰。我願妬者具千耳千目。使視聽衆人之德
福。而憂無已焉。
妬人者恒欲勝人其自視也。勝萬萬人。不爲樂。不能勝
一人。爲不樂也。多勝人之樂。不減一勝巳之憂。夫妬
者。人在上。妬其上。人巳等。妬其等。人不巳若。又妬其
或巳若也。盡人讐之。獨居無朋。上鬬不循于理。外鬬
不容于人。內鬬不休于巳。雖全得世間所爭羨愛者

妬惡於吝嗇者忍弗能予。亦不計人予。妬者自不肯傳達其福。又不喜人傳達之。天主以賜爲心。故美好吉福。恒願傳致人。其念至公。故不計人善惡。日月均照霜雨均潤。妬者喜人凶。憂人吉。以奪爲心。惟願天主顧已棄人。惡已怒人。豐茂于已。吝嗇于人。與天主正相戾焉。天主至公。故至善。妬人至私。豈不至惡乎。仁者愛慕天主萬物之上。愛人如已。故見人凶惡。如已凶惡。痛憫欲救之。見人德福。如已德福。則悅樂而讚美天主爲諸德福之原。且愈愛其人。故以人德福爲

七克

已德福。妬人不然。見人禍。爲已福。自有人。亦有。不爲福。自大。人亦大。不爲大。自有人盡無。自大人盡小。乃爲有爲大矣。故以人之德福爲已禍。厄勒臥略曰。妬人者。以人光自闇。以人樂自憂。以人善自惡。以人安自病。以人生自死。悲哉。夫憂樂好惡。同者爲友。惟邪魔甚惡人吉。喜人凶。妬者悉與同之。不亦魔之徒乎。經言。天主謂其徒曰。爾能相愛人乃識爲我徒。邪魔謂人曰。爾能相妬。則徵爲我徒。夫魔

傲情雖大。遇讓則止。怒心雖甚。值謙恐則息。貪念雖深。得財暫輟。諸如此類。尚爲可救。惟妬不然。忌人德福。故隨人德福。與爲滋長。爾愈忍妬。爾能忍。愈謙。妬爾能謙。不及喪爾德。滅爾躬。不獲息焉。夫妬人財物勢位等。可退舍以止之。若妬人之善。孰肯自喪已德。捐已命。以救其妬哉。

榮之實。功德而已。智者厚其德。豐其功。榮名自隨。故他人所有所得。不羨亦不妬。妬者願得榮名。而無榮名之本。故其求榮。惟欲辱人以榮。已抑人于下。自抗其

上。塗人以濁自居其清。臨深爲高。損人自益而已矣。他情雖惡其牽引人作害人辱巳之事。未若妬情甚也。昔賢友數百人。遁世脩道中一少年甚盛德。名曰巴孥。有妬其德者欲伺隙蠛之。不得。則以所業簡冊私投其室中。於衆會時。佯亡其書。主者異焉。令二長年偏覔之。得諸巴孥之室。衆益異之。或曰。作此汚行。尚所爲德貌焉耳。巴孥不辨。亦不承。惟跪而求赦。主者依法罪責之。斥不與會。浹旬日。妬者自謂得計。快甚

天主亦賜以訓德之德應蓋衆共禱祈哀此妬人免其患害不得巴拏控首請之邪神去之鄙哉妬人也不能以眞德自伸於人上圖以僞惡屈人於巳下竟不能逃天王降監而善人之德名愈彰巳之妬惡愈顯焉蓋盛德令名皆天主之恩妬者忌人有之是忌天主授之故爲天主所惡目前每亟罰焉徵獨死後永罪矣。

惟妬至愚謂其不諳情理不明損益之類也若妬人形福則富貴安樂人有之不奪我人失之不必歸我矧

妬者欲損人益已人未必損已無不損妬何爲哉若妬人才德則才德路甚寬舉世之人同入焉皆容各取焉皆滿彌散焉彌長辟之于燈以一燈燃千百燈分光愈多本光不少是才德在人爾能取之曷禁于爾才德在爾爾能分之曷妨于爾乎妬何爲哉。

戒計念人惡

善人者萬人之鏡也對照已惡而去焉如貧人遇富以富對照遂見其貧妬者不喜思人善不於人善求照而公之或細映或微覺之毛疵覺也得自

見其醜乎不怕不照已醜且彌益妬惡如藥火坎水爲薪愈灌愈熾如鴟鳥以日爲翳愈明愈昏

凡人以心揣事如以玻璃觀物日光從玻璃出無物不似玻璃色者心從仁出無事不受仁性心從妬出無事不受妬性故仁與妬俱如猛火草木遇之作火金石遇之作火試仁人見人善必信之見人惡必解之即有惡形曰彼貌然實有惡徵曰意未必然意惡矣曰是偶然至不可柰何曰彼豈迫於勢我當之且甚焉是者見人惡亦動我仁何論善如蜂然花雖苦辛

取之作甘。妬者不然。見人惡。唾之。見微過以爲重罪見人善必疑之或曰。貌然非眞或曰偶然非堅或曰勢然非常是者見人善亦增我惡何論惡。如鴆然花雖甘。食之作毒。卽德眞實堅甚。妬心不已必黽勉尋求。曲處一肖善之惡以浮之。謙謂卑下。忍謂怯懦。勤于修。謂飾德。廉于取。謂鈞名。簡嘿者。謂愚鈍。明辨者。謂浮誕。正直者。謂亢厲。慈凱者。謂柔靡。莊敬者。謂矯飾。和霽者。謂委隨。好施救人。旣謂妄費。少施節用以

自給。以自給惟也。度人猶度厘也。以正準

度垣。彌正。彌累。彌堅。以邪逕。度垣。彌邪。彌累。彌危。故以妬心度善事。人愈增善。我愈增妬。妬逾增。德逾傾他人善惡。最爲難斷。蓋事之善惡。原本心意。心意如目。目明全身明。目闇全身闇。不先照心意之邪正。安能正斷事之善惡乎。夫人心秘藏。非天主無量之鑑。不能窮探之故。其眞偽善惡。獨天主能悉審而正判焉。聖經曰。未至其時。勿先斷人事。蓋主來時。照幽隱中蓄藏。宣露諸心之擬意。乃各得其讚美於天主也。故凡以外貌微跡。輒斷定隱惡者。皆僭天主之大權。全

能儆罪孰甚乎。經目以善爲惡者與以惡爲善者。天主俱甚惡之。爾一見惡象。遽決眞惡。豈能不誣而以眞善爲惡哉。偶或不誣。而事情未明。輕必人惡。獨非罪乎。夫人以平心決斷人事。猶患多誣。何況妬心。極能翳心目。不使見眞僞乎。

夫是人善矣。爾以私憎視之。遂惡試以移之。乎交。爾復視果惡否。或以私忌視之。遂惡試以移之本身。爾自視果惡否。且爾偶見人一不善其貌。雖省其意。未覈

善而日我不息日之多輒思人之子可乎或問一體者曰嘗動我心思人過惡何故答曰爾惟不熟於觀已而已昔數友同居修德有犯罪者捕致大德每塞求判其罪每塞持囊沙負之行人問故答曰此我罪也我罪鎮我未能盡識之盡除之何暇判他人罪乎。加當西國名君子也有姊者曰加當暮夜恣食飲曷爲君子則有解者曰加當旦晝勞勤心力綜理國事爾何不聞乎見夜影不見日光爾目不病乎一加當也姊者獨見其細忽以爲不足爲君子不姊者并亮

其無遑休憩之故。以爲不失其爲君子。

西有近達襪爾者。誠德人也。見人貧。則曰媿哉。我安得輕世。如是人也。見人富。則曰媿哉。我安得守德。如是人之守財。見婦女盛服修飾。則泣曰。媿哉。修心悅天主。安得如是人修容悅世乎。生平如此。消死。兩目烱烱如星。其友惟之。思其故。忽聞有聲曰。是人生平見人。未嘗不以爲善於已。夫惟生之目獨受善。故死之目不受暗。

其瑣日思人汚行汚其口如竊人汚事汚其心言人汚物而以示人爲辱人耶辱已耶

造毀者如豕置足焉即置口矣豕入名園芬香不采清泉不濯美景不顧獨汚泥是甘是安焉耳矣妬者見人好德高才多能可讚可效厭問之厭聞之有隱過微疵焉則津津聽之汲汲叩之汎汎洩之積于心神嘘于口舌如其惡氣而發矣

毀人者如蛇面之畏而避背之進而噬蛇曲行毀人者亦然始作好言掩其妬志以取人信訖加惡毀汚人

善聞。

毀之害甚于盜盜損財物人所甚輕毀損善名人所甚重又重于地獄地獄險死人惡人毀人之口不簡生死不擇善惡并嗡之。

邪魔誘人于惡人未必狥即狥亦不能使之明行必也闇然藏匿不使人知害止其人可謂未大造毀者掩人之顯德使人疑之不復慕之計人之隱慝令人見之又惑而從之則邪魔所自成也小詫造毀者之舌

蚋蚋一齒傷一人。聞者一受毀者一。是故覆邦家。疏友朋。離昆弟。開父子。皆由讒言。聖經謂造毀者曰。其齒兵箭。其舌利劍。又曰。兩舌之人。必負大禍。每搆亂相合者。故也。又曰。屏放作毀者。而諍訟自息。

愚者中懷讒言。如犬傷于矢。矢不出不能休。故聖經勸人曰。爾偶懷傷人之言。必使消融于內。勿畏裂爾腹而吐之于外。

厄勒臥略曰。吹灰者自汚其面。迷其目。毀人者自汚其

心。闇其靈神。又曰。欲昇天者。必不誹謗。誹謗者。必不能昇天。

讒人者。設坎以陷人。而屢自陷。一賢寓言曰。獅子爲百獸王。一日病。百獸來問安。獨狐未至。狼遂獻讒曰。大王病。我輩皆至。狐獨否。誠可恨。狐 狸適至。聞後言。便進問疾。師子大怒。問後至者何。狐狸曰。大王疾。百獸徒來一問安。于大王疾曷瘳。小狐則遍走求良方。頃得之。即來。何敢後。獅子大喜。問用何藥。曰。當用生剝

詩曰善不爾受鮮其女遺

毀人有七端無故而露人陰惡一。喜聞二。無故而傳傳而增益三。誑証四。不許陰善五消明善六以善爲惡七其害俱等。

善人照世之燭也燭不無煤剪之則明人雖大善不無過失天主縱讒口噬之以剪其煤以增其光故手剔煤者燭加明手加黑讒善者人加清已加穢。

一賢者見重於王備極尊貴偶出遇一貧者乞施賢者命施錢曰我旅人也不願錢願收我我即無以報冀

幸天主佑公異日或得當尺寸之用未可知也賢者竊哂之命館穀焉久之賢者益尊寵久爲同列所忌謀共閒之于王曰某之寵于王極矣無厭今且謀竊國奈何王未之信也則又曰來日某見王王試語之欲棄國家入山脩道以是嘗之彼利王之去位而已輔幼主專政也惟恐王去之不果也必極口贊決矣彼不利王之去而沮王臣言則誣矣大抵西國賢王多有謝世入道者度彼賢人必爲王願之故設此謀詳意無不如此也盈日王如信賢者果大喜力贊決之

王以爲實然色變口不言心遂欲圖之賢者覺其
目可疑未解其故歸而思之乃悟必有譖於王者謂
我利王之去國矣憂懣不堪又無自白之理適貧者
見之問故賢者實告之貧者諦思曰白此不難今公
襪冠服衣道者之敝衣悉家資散於貧人以朝將從
王而行王必釋然矣賢者果以是往王見問故對曰
昨聞大王欲棄國家入山修道臣甚喜願從王行已
散棄家業矣請間行期王大悟曰爾眞盛德忠良彼
言者皆娼嫉讒諂人也悉重謫遠竄之經曰陷于自

祚之窪。妬人如是輩者衆矣

戒聽讒

經曰。憂面息讒言。如北風散雲雨。蓋聽者厭聽而言者喜言。無有也爾聽者喜聞卽被謗者喜誦。故百爾納曰。作毀之罪。與聽毀之罪孰重易辨也。假令見犬食生人能逐不逐能救不救與率犬食人何異爾聞讒吠以正色可防以貞言可止。不防不止顧且傾耳聽之。俛首銜之更端審問以導之豈不重于毀之罪哉

者以他貨售此方轉以此貨售他方。

契理瑣責讒者曰。爾道人善。我當開耳承爾美膏爾毀人。我則蔽耳。不堪受爾穢汙。又戒聞毀者曰。爾試思不蠲在道。人或于爾過時。撓動其氣。爾不掩鼻過。切責之。且速避之乎。穢氣觸鼻。猶速散在空。讒言貫耳注心。乃至虧損在德。切責遠避宜更甚焉。

有數友同修德者。一少年遽欲辭去。老者問故。答曰。某毀我弗堪也。惡信然。答曰。或告我。其人素長者。故信之。曰。然則不可信矣。果長者弗女告矣。少年悟曰。是

矣非彼毀我是人毀我。

法蘭濟途遇乞者懸欲救之不得爲泣下其徒曰是者徒身貧于財心或甚富於物欲也奚恤焉法蘭濟輒責之令解衣衣之曰爾以舌傷其心宜以衣保其身。

聖者戒人毀言深切如是。

訾人者急責之訾爾者切勿怒之并宜感之曰彼惡我欲辱我故毀我非我猶且難堪何況感恩哉曰彼實訾爾其所施則益友事爾曷獨忌其心之惡而不感

其施之善乎爾面洗不自知遇明鏡則照而去之矣

鎖玉鑽爾奚爾乎爾果有是惡彼辱爾令爾能改歸善爾亟宜謝酬之。爾即無此惡亟自反思豈無他惡加以重刑亦宜忻然而受。況忍逆言之微罰哉。是故爾宜勿論有惡無惡苟有意作德欲臻至善路莫徑於堅忍人訾故賢聖大德其喜遇讒言也甚於世人喜遇讚譽誠知忍讒言之益德善體天主仁愛故也法蘭濟常曰是人譽我是推我以墜是人毀我是迫我以遷有毀之者則致謝曰譽我者非識我惟爾識我故讒言比颱風焉颱風小舟遇之覆大舟遇之行

彌疾至彌速也讒言小德遇之艴然忿怒故覆大德遇之屹然勝受忻然喜樂故進於德彌疾臻於至善彌速焉。

西有聖童女理都或妬其德訾毀之聖女時厚餽焉或問故答曰天主經云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國也我修德欲行至天國彼趣我我當厚酬之。

仁愛人　七罪宗各有對治如因病用藥忿與妬

故邪謟平妬之後與熄忿遏焉。

天主所惡罪莫過于妬所喜德亦莫過于仁愛也微獨本德爲天主所喜是德所在諸德隨之經云仁必忍必慈必不妬不傲必不妄行不復讐是德不在諸德俱虛似而實非經云雖盡洞徹天徹地之奧理以至悉測未來仁乏無所得也雖稱述天神及諸聖人之言仁乏猶鐘磬而已矣雖盡施我財以養貧者捨身當大苦仁乏無益于我也故天主眞道萬端總歸愛慕天主萬物之上與夫愛人如已二者而已愛人之

命天主自稱我命。示其至要無比也。

聖若盎既耄。不能多言。恒用相愛二字勸其門人。習聞者。頗厭之。問何故都無他教答曰。此天主親命。獨行之足矣。夫此道有四善。愚智俱識。至明也。一言可盡至約也。貧富賤貴。少壯老病。悉能行之。天主云。我命不高不遠。在爾心中。至易也。聖葉落泥目。相友愛。正我儕大益。天主又陳宏報以酬我。其慈無涯。至有益也。

羣形用諸不靈之物無不和其同類者矧靈人哉天主初造天地特生一男一女爲人類公父公母令人相視如昆弟不相妬憎傲慢焉況天主衆人之大父大小人悉其所生養愛育之子大父所愛人子曷敢憎慢之經云衆人之大父不亦一爾何故輕嫚憎惡爾兄弟乎故敬愛者衆人相負之責雖恒還亦恒負相愛之德甚益我也人孤則負合則勝西有國王集衆子大漸聚之命宰一馬至前令長子握尾騜齊拔之力甚費竟弗得已更令幼子析而漸拔之輙盡乃戒

之曰。爾等愛合。即有大力。不能勝爾爾分。雖微力。亦負焉得愛我者。則可以與彼言。如與爾言。不亦樂乎。人實友愛。其福祉功德智能財力。皆相通焉。其得焉。故獨所不能。恃愛我者。則能之。友愛之德。天主所賜非以助惡。乃以輔善。孤德不能自進其塗。自造其域恃友愛之德。乃能進造焉。有罪不能自悟改。聽愛我者之勸責能悟改焉。古賢有言。無友愛之德于人。猶無日于世。無日。黑白不別。無相愛之友。善惡不見。世

者樂之如爾則爾樂孤故微遇憂事無愛爾者憂之過爾則獨當故重友愛之德視人如己故遠者邇貧者富病者愈死者生

人相愛有三其一習愛同居同業同情同議等相習生愛也是者易聚易散鳥獸亦有之縱不惡固非天主所責我愛人之德矣其一理愛人皆自知生斯世也同斯人也不友愛任卹不能成世道不能立世事不能備世變是故恒求已所愛人及愛已之人此人間之事爲愛也私爲德也微惡人亦有之亦非天主所

責我也其一仁愛仁者視人爲天主之子與已同性故愛之而願其得福孰爲福生時能識天主行實德死時升享天福則眞福大福也仁者先自眞愛天主轉以天主之愛愛人故望人識愛天主以享生死眞福冀改諸惡脫永殃若他福無妨于此福望之否則惡之是謂仁愛乃天主所責於我焉若以是相愛者眞友也非除貪妬傲淫諸惡情非心契于天主眞道實德雖合于外事弗能得焉故聖亞吾斯丁云爾不愛造人之天主不能善愛天主斯造人泉上出易下

愛天主者象愛人仁者之人愛原于天主之愛。天主之愛。又受育于人愛。如衣取熱于身。又自保身熱也。世之人。猶一全身焉。經云衆人共成一身故人皆相與爲體也其相愛宜如人身之百體焉。身之百體各有尊卑緩急。百體所營亦有勞逸貴賤第各安其位各從其職。卑者不凌尊者不媢。無者不妬。有者不驕故足不求爲首。首未嘗輕足。目一不聽。不妬耳。目能視。不驕耳也。體各營其業。不私受其益。諸體共受之。如目視謂人視。足行謂人行。口食謂人食。心明謂人明。視

行食明之職。各體分任之其益。一人全享之。仁者安于性命。不妬不慢。所得所知。不吝傳達。猶衆人公得公知焉。已亦非已。乃人焉。

一體所得。必分于他體。諸體共得焉。口食胃化。自留所須。餘則分於他體。他體亦特取所須而已。留者過多。決非其益。乃徵疾耳。仁者愛人如已。得財自留。所必須。有餘。知是天主所賜。以周貧者之乏也。蘄固之猶竊諸貧人焉。故弗敢自封。以取罪也。

悉與人同經云。與哭者哭。與病者病。與樂者樂。合于衆以化衆。此之謂也。所施于一體。則以爲施已。故足痛。則口伸目泣。迨得醫而愈。則面悅身輕。口頌讚之。手恭敬携持酬謝之。仁者視人得施猶已得施之。經中天主曰。爾施于我小者。則施我也。色搦加亦曰。非爾損益。亦我損益。我與爾愛。固非眞愛矣。凡爾所遇所得友愛之德。令我與爾。共遇共得是。故爾與我。無私吉。無私患。俱共得焉。

各體先顧身之公益。而後顧已之私益。故體各自當害

以捄身害。小體亦自當害以免大體之害。如手臂寧自受傷。免首傷也。此體爲彼體所傷。不忿。不復讐。仁心至公。視衆之安。重于已安故不辭入患。以捄人患。知君長代天主治民者也。故違君上之義命。猶違天主之命若爲君而以義委命。猶爲天主委命。不謂患乃大幸矣。

經中天主自云。爾愛人。如吾愛爾。此則我命也。夫天主之愛我何如。天主之愛至正直。不待我先愛之。而後

授我仁者愛人。非視人愛已與否而自先愛人蓋知
授勝于愛。愛人是我德也。愛于人。非我德也。人德也
經云。獨愛愛爾者。惡人亦能之。僅僅若此。蒙何報于
天焉。天主之愛。無所冀。非望已益。惟圖我益。非望受
于我。惟欲自授我矣。仁者愛人亦然。愛人爲人。故獨
圖人益。非圖已益。色搦加日。計益我而愛人者。益在
愛在。益盡愛亡。若此者。非仁愛人之道。而殖貨之道
也。夫友愛者何意乎。非謂其共相與委命。共相與赴
難。共相與費財殫力也。智者恐友愛之德廢墜。因索

友以建立之。非欲病而得慰我。貧而得周我。患而得拯我者也。乃欲得我所慰其病。所周其貧。所拯其患者矣。不然。友愛非德。乃利我愛人。非愛人。但愛我矣。嗚呼。今人愛友。猶愛梯焉。欲攀高物。升高處。方索梯。負之雖重。不釋也。既用。置于室隅。不復顧之。不顧尚可。或藉其力。反復害之。日攝氣成雲。雲成遂掩日。故曰。智者愛人如友。愚者愛友尚不如人也。

天主之愛至清。愛人則愛自所造善性。惡人所造惡罪。世。諸愛人。千世物之上。于天主之下。故不因物犯

人亦不因人犯天主。經云人之實愛不令爲惡爲友而行惡豈足辭爾惡。人相友愛之緣。則德行而已爲友行惡則德亡。德亡友根已亡。友誼曷自存哉。故友愛人之德。于人則禁求非義之事。于我。則禁聽非義之求。天主之愛。非虛言而已實行也。仁人亦然。經云。我子勿獨以舌愛。以實行愛。今之愛。舌大。手小。不亦怪實愛在心不以實行顯。無以驗實焉。故曰實愛不知息。在心。必大著於實行。不著于實行。必不在心矣。天主之愛。恬且毅。仁人亦然。於友不妄取。既取不妄棄

妄棄友者其愛非仁德也孩童之暫情耳。經云。舊友勿輕棄之。新友必不如也。新友如新酒。久而享其美味。今人視友如花。喜其鮮何哉。

人所當愛有四其一。天主也。人愛所趣向。美好而已。萬物之美好天主付與之故悉聚於天主其美好踰于萬物之上。無量無際矣。夫天主萬物之大父母。萬物之初造後存。悉賴天主無方之慈。能保護之其惠又甚大。須臾不能離之。其可愛也豈涯際所窺。言說所

其二我也我者非我形軀也我靈神也善愛己者必重靈神之德輕形軀之樂若愛形軀似愛己實惡己也惡形軀似惡己而實愛己經云愛其命者失之惡其命於今世者保之於天上無限之命此之謂也

其三人也愛人者恕而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郎天主所謂愛人如己是也愛人如己者則先己而後人爾不能正己而欲正人過愛人矣貪妬傲淫諸情不能無諸己而欲無諸人豈非愛人惡己援人沈己哉爾欲愛人如己須先知愛己聖亞吾斯丁曰爾先知

愛已許爾愛人如已未知愛已恐壞人如已也爾自愛已否乎必曰愛矣誰自憎者經中天主云爲惡者自憎自爲已讐也則爾既愛已必不行惡爾欲爲惡而愛人如已則亦愛人爲惡如已以邪愛壞已及所愛如已之人矣故既不知愛已且勿愛人如已不改愛必須辭友欲壞特壞已也

其四則本身也愛本身則猶愛役奴欲其供事靈神而輔之爲善若愛之過當則自僭爲主而溺爾于萬

人無不可友愛第所擇爲密友者宜有二宜無二宜有
者一謂智友情極能相染結友者非先相似必後相
似故智者之友必智愚者之友必愚矣二謂德友無
德則交友無根故速毀不能久存焉宜無者一謂忿
怒經云與忿人勿結忿人如棘樹近之者必受刺也
締交雖固忿火能遽焚之矣二謂驕傲眞友必平等
傲者欲在人上不堪與人等豈能爲眞友哉經云有
驕必有侮慢侮慢至友情悉喪矣

友德中所宜備者九其一則心相和一是一非一愛一

惡也其二心相通眞友其心盡傾於友無所遺焉爲友者心旣無私意悉相告語事悉同擬議焉其三行惠報友之惠不可操衡宜如沃田受一還百但勿過爾能及友之力故與友宜揣爾所能與友所能當勿因益友而損已勿因過愛而害友其四勸責人孰無過爾爲眞友見友過勸責之第勸毋佞諛責毋侮辱如明鏡醜直示其人人亦弗怨之勸友勿視其所喜聽惟視其所宜喜聽經云以甘言偽語其友者則布

之不愛之我勸責效與否未可知也與其不言失友誼寧言之無效矣亞歷山西國大王也聞一士有盛德大智結爲密友同居數月無所勸責王謂曰我人耳豈無罪過爾不見不智見而不我責阿矣非我所望也遽遣之亞熱西老西國王也非恒責其過者弗聽其譽謂見過責我其譽必實見過不責譽言可疑矣其五於友不求非義爲友不行非義人愛在前友愛在後故爲友不可害人爲友不可讐人古有兩友其一求行非義之事一弗聽彼怒曰爾不聽我爲爾

友何益。答曰。爾求行非義我聽爾。非爾損友乎。但事有爲友可爲之。爲已不可爲者。爲友爲之合義爲已爲之非義是在智者可與權也。其六。患難不忘棄。經云。眞友隨恒愛。又云。友貧不忘情。友富乃可與俱享矣。其七。不露友秘。經云露友之秘意者。卽失信非弗能得心合之眞友也。其八。隱友惡。經云。掩惡者索友。其九。友所求卽予。經云。友求爾能予卽予。勿言來日予。

策怠小序

甚矣西士之好學也惜時有鐘誌刻有晷窾而將興有鐸以醒之宵而就寢有默以告之乃至朝祀晝考儼乎其若臨若翼也晦明禪復確乎其自規自證也如是進德如是修業真有惟恐失之之心乎彼亦學吾孔子之學者耶何甚似也曾亦好吾孔子之好者耶又何其類也嗟乎為山掘井要於有成鼓之舞之使民不倦蓋自吾羲皇孔孟氏垂訓至今所以策天下後世之怠者至矣盡矣乃龐子復引申而觸類言之緒可思而意可繹

岌岌非言之無補者也語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未有坐而至爲者果有良馬鞭影一息千里者乎即不煩策可矣如其蹇乎疲乎負乘而竊銜乎逐水草蹈禾稼而傷人物乎仍岌類者即操策而時刺痛策之咄咄何傷哉

江東崔湯序

西海耶穌會士龐廸我譔述

策怠第七

怠如駑疲以勤策之。作策怠。

怠者何。德行之厭憂也。恣諸欲。自諉不能善無恒毅。須暇閑遊多寐。皆其支也。淫慾饕餮。盜竊。妬嫉。戲言。浪笑。惡謀。訕誹。諸情。皆其流矣

凡物或無生無覺。如日。或有生無覺。如草木。或有生有覺。而無靈。如鳥獸。或有靈。而無德。如凡民。或有德如

聖賢皆是策我怠激我勤也。日無生無覺當開闢之初。天主命之晝自東而西。夜自西而東。日終古不違不息也。今日盡日行。明日復然。聖亞吾斯丁謂修士曰。日已興。爾尚寢寐。使日能言。必曰。昨者我勞疲於爾也。今我作。爾息耶。不媿歟。

有生無覺之物。如草木。草木者。初生微眇。竟致鴻鉅。或經寒暑摧折風雨飄搖。或采掇斵實。剝斲條幹。迨至其時芽蘖華實。宛然如昔。且有加焉。未嘗怠于本事矣。觀其眇末。孰信鴻鉅。睹其華藏。孰信鮮茂。然而不

覺致然者積漸故也夫物固未有忽然底極者凡大事嘉績天主不欲忽成之必繼之艱難事成彌艱人視之彌重守之彌謹矣亟成者弗良良者必弗亟成也獸逾大孕逾久成長逾遲致大者蔑弗小致安者蔑弗危怠者豈不願豎丕績成大美第弁其欲且不欲之將不行而至不鬬而勝不滌而淨不造而成不求而得豈能就哉欲行德者必遇敵讐必遭窘難若爾勇者遇艱苦增膽力以勝之可也事惟初難稍習則易剖核之堅食仁之甘是以世間善事非中心優

裕強毅者。悉不能成之。矧克己積德攻天國最難事哉。凡害成事者莫心亟若也。語曰歲克一欲。夙致心淨。心亟者不能徐竢漸積。尚未肇始。輒欲見終。亟造弗獲自諉不能。因生怠棄事全廢矣。

意西鐸。西國名聖也。少年好學。而資性魯鈍以爲憂。俄視井幹堅石。綆跡甚深。自謂曰。石性甚堅。綆甚細。以積漸能深之。兩滴無力。密落鑿石。我性雖鈍。恃天主之祐。祛怠執勤。豈不能練精之。以此一念痛自激發漸致盛德大學。當世莫或勝之。

有覺無靈者如蟻紹云。師古思者盍視蟻盍思其道路法其智慧無王無師無師夏時知歛藏夏後之食夫人情長老師稱幼以爲辱矧微蟲耶聖經令師蟻者何蟻行悉足愧怠者爲勤敏者儀也夏時收藏示不失營業之幾也先備異日之用示遠慮無匱之智也爲物微眇取義于謙愈謙愈智也棄浮蔵取精繫稱其凈潔粹精能剔實虛棄取之也羣蟻相助示其實行仁愛非虛言也往來不絕示其恒毅作業不息也蠶穀之芽俾不萌生朽壞視能豫絕險幾謂人克己去

私無滋蔓也陰時匿穀示無益之時歛藏德美以避
失墜也晴時曬曝示有益時顯明其善德用以觀化
衆人令讚事天主也身負道在示其慈愍不辭勞罷
也共收共用示其公共不貪不吝也蟻行若此全美
矣其行之也無主帥可從無師傳可習無刑戮可畏
無賞賚可勸我儕有本性之靈可用有天主之默牖
可據有先聖賢訓箴實行可聽從有地獄之永殃可
畏有天堂之永報可望而頹然自廢坐失今世積德
立功之機不思將來之患不欲當日下暫時之微勞

以免身從而出之苦不甚愚哉經云怠者爾窮何時止臥何時興暫臥暫窮而貧匱輒迄如郵置窮乏遞汝如嚴裝之士矣蓋言怠者若內若外德財俱乏今世後世窮匱速至有速如郵置不能避之且復強至如嚴裝介士不能敵之

世之人勤敏於俗事亦甚足媿我之怠于天主事也世人勤名利圖安樂靡所弗至不惜勞苦不計歲月至其行德致道事天主遇微勞輟之遇他務奪之非甚暇本欲廢不能營他業之日不舍之商賈梯航遍山

海蹈水火走天際逃貧趨富求以護命因而失命者甚衆度海之舟九沈一浮彼九者不足懼沮之此一者顧足誘動之以大勞致微樂以微樂又屢致永年之苦殫竭既久得聚財忽死遂不獲暫享之我儕以微勞能致永年之樂費一而得萬力微功鉅勞暫享永倘懶營之彼就死而勤且樂我就命而怠且厭彼勤於損我怠於益不甚羞歟聖亞吾斯丁云吾能激發一切修士之心志令愛重永存之命安猶世人愛

重暫且速過之論或甚幸矣人之人情與其失命寧

失其所由存命者與其富而速死誰不擇爲可而且
生疇聞此時渡海可不死而須暇之疇語之欲不死
須營業造作任勞歷苦而不甘心爲之天主所命遵
行以得天國常命永安其功力微且易造而我惰從
其命猶不謂怠乎
古今聖賢德士事天主功積德之勤敏勞苦敵邪感
之勇毅甚足警我怠勵我勤也凡聖賢修德者皆曰
敵邪魔之誘感煽惑忍小人之忌妬謗誹譏讒當疾
病匱乏之患克性欲不從已之勞苦及天主之嘗試

輕世俗。食飲薄陋。少眠多醒。少笑多哭。痛自刻責。优視其身。謝世娛樂。輕身命。重道德。悔泣悔所犯過。羞媿所未行善。故實修之士。其勞苦無輟時。經云。凡欲以仁心事天主者。必受苦難窘迫也。

中西罷爾西國。有大臣甚富。僕役于人。國王寵異之。但王甚信神佛。此臣甚信天主。不相入也。王強之背天主。禮敬神佛。不從。曰。臣今日不忠天主。明日安能忠大王乎。王大怒。籍其財。褫其爵。置於溷室。使守鹿駝。奪其妻。嫁厮養卒。竟不爲動。爲天主安然受之。越

數年國王偶過悔之還其舊疆榮福倍昔也王曰我
厚遇之若爾必若我命矣又強之如初臣輒解其寶
衣捐之王前曰爲此衣也以棄天主臣必不能臣還
王衣王還臣鹿駝矣王益怒復廢之

上古有大王納部郭者實有傲德於京都中葩黃金爲
巳象定期日令都下士民萃於象設之地樂作皆伏
抑投地稽顙一如彼國大祭之禮此意直以天主自
待恐國人不盡從也于旁作大穽熾火其中有不如
命者遽投之國人莫敢不從獨達尼亞納亞雜三少

年盛德之士弗聽也王召問故答曰我輩天地人物之主衆所宜最尊者惟天主而已犬王爲此正僭其尊位罪大矣臣不敢從王之亂命王何恠焉王大怒曰我命投於火穽誰復爾救耶答曰恃天主欲得拯救縱不我救亦不敢從王于僭天主之命矣王遽命投之並入大火中行立自如身體衣服悉無燬焉王甚異之自承其罪後毀其象設依歸天地大主虔誠敬事且命自今以後屬國臣民皆歸依奉敬之聖賢敬難之勇修善之勤恩于天主道力堅固若此矣與

今稱修道德如者遇微窘難小阻險遂廢然而怠于道德違天主星淵哉。

生人至寶無貴于時。凡物皆不可爲我物。獨時實爲我物也。怠能奪我時。豈細故淺害哉。經云。我子。爾時勿付之酷仇。謂空費其時者。用之非義無益心德之事皆以其時付予人仇之邪魔也。夫時爲重寶者何故。物少爲貴。時已過不可返。未來不可求。惟得目下此微息耳。不甚少乎。況物無有疾過迅行如時者。既過百年。一刻埒焉。將來之時在前。人視之最長。既過而

在後必視之甚短矣且雖百歲之壽以死後無限年視之倘未足一息況爲長哉物價貴賤宜憑識此物者若聖賢德士皆視時爲至寶矣色搦加曰知時時近死而以一日之時爲可論價者豈智哉昔賢每聽定時鐘聲即反諸己曰天主定我生期今復過一時矣以此念自策其怠激於善行也且勿論聖賢德士惟論地獄中受難人使可望得在世時所妄費片時以悔改其惡求赦之以免彼所受永苦雖盡易諸世間珍寶盡受世間諸苦難必以爲甚易樂矣今人

所賤莫過于時不計時以營事惟求事以消時惟不悟罪惡須改善德須行天堂有大報地獄有永殃耳哀哉色搦加云縱年歲甚長非甚嗇用之必不足營所當營之業矧修費之以營悖德之事無益之學哉故嗇財小人之罪嗇時君子之德也。

古賢自記云。一日默思死後之事忽聞人聲最悲問之爲誰答曰地獄中受苦之靈神也所負苦難甚衆獨妄費生身之時至爲痛恨此念苦我最甚矣天主賜我時以行善改惡建功可並聖賢天神于天堂可免

此大苦於地獄。我悉空費浪用之。今欲得片時。萬萬不可得焉。嗚呼。彼冀望而不能得之。我輩得之。弗知重之。妄用之。盍畏異日欲用而不能得乎。得重寶棄置如礫。既盡失乃識之。不亦晚乎。經云。凡爾手所能爲。即爲之。爾所奔赴塋域無功。無智無計也。

夫時悉天主惠爾終身。黽勉事之。尚不足酬。矧即用之以行非義。悖主命哉。聖百爾納曰。時刻慎勿輕費之。虛言虛行。時蚤不還。天主所賜以行善建功。虛費之

故今日之業須臾之間他日之職業並圖之成冠乎人之命時刻而已失時者失命也生也者逝死之道年歲愈長道愈短盡用之事天主行實德學正道則以今世之命續身後之命命永永不既矣怠於善者身後之命不能享今又妄用其時故天主奪之如栽樹者久待不實必曰此久妨地矣不摧之爲薪乎是以怠人者今世與後世之命并失焉

夫成就萬事者恒毅心而已怠能奪之故事敗功滅前業悉廢矣海舟經歷險遠及岸而沈向者之勞全歸

無益也人之功德善始未善也善終善也終身之榮不勝一卒日之辱一卒日之辱足勝終身之榮終年之惡足消于一未日之善終年之善足喪于一未日之惡一生之業孰爲急非終日之業乎事不竟微獨隳德棄功耳辱乃滋甚焉爾揶室工半而止不令人譏曰此夫能始之不竟之乎經云凡柔折於業者與自毀其業者兄弟也何也柔者業未訖而止以與自毀業爲異哉怠者行而不底種而不穫戰而不勝食而不飽勞而無成邪魔誘人於他惡必成陳列實其

以爲餌。乃能鉤致之。怠者否。無繩而拘之。無鏑而屆之途乎。無阻。視皆荆棘矣。獨以虛怖之影自局焉無警而徒畏。莫逐而空走。故屢被克於無有之敵也。

人怠者之心甚分。故其願慮事業。不能恒久如一也。覺御心有微勞。則遺之。隨欲肆游。無顧焉。譬如海舟。舟師寐而失。舵隨風行動。無刻可同。怠者之心業。欲和于一。猶膠破瓦器。不得堅固。隨復散焉。爾欲爲勤德士。先須遠惡就善。次縱事不惡。須離小就大。次縱事善。須離多務一。一者何。天主也。色搦加云。凡如意不

如意事皆以不平心遇之則輕心之旗耳終日一額生乎一面者正智也特務一而止者甚美矣非大智疇能之我儕無不怠故多變昨日所識人今日尚誰何之兩日如一者鮮矣爾修道欲試實有所得視爾合已與否視今日之念與昨日之念異同與否安者不移條積條毀者條改方爲圓改圓爲方者明徵大道不固于善也醫方云始服有効進用之必瘳曰誓新善不如守已誓之善毅然進于所始之善天主之惠也曰勸方正邪魔之計奪心之佰教及德行之益

耳君子愼擇擇而得務握固恒守之勤修之士豈惟定心於一業亦宜定身於一所也身不定於一所心難定于一念一願矣怠者不能奮然克己以致心安而易處求心安正猶身疾者易處而求愈祇益疾耳爾求安在易心豈在易所諸所自携易所終在何益哉今此所累爾者何令爾舍彼所易此所者是也非謝心所居而安焉豈能致爾樂邪行方以消心任而心任以搖易更重也譬舟中物定在者爲累微傾倚無常者展轉積聚使垂沈焉爾所由易所者病故耳

以數易所顧增病能除心之病隨所皆安樂矣木數移不茂方石自安誠德自靜定身於一所正實德謚心之印證矣是以欲知此人安樂與否勿問其所何如惟問其人何如

既定身所又宜謚肄獨居色搦加曰爾問何當亟避余曰衆也吾實知我性靈薄弱出時所獲旋時未或全存也先所已靜有所復淆先所已克有所復旋畜淫酷傲諸情皆尤深惟居於衆人中故耳鮮德未固於道心須別異之於流衆矣人之情苟衆所在則超越

而從之視人之淫吝皆大有所害柔靡好燕樂之友漸消我勇毅富隣煽我貪縱令心淨交一惡友必染其惡況衆所衝逆之心又何如乎爾非效法之必憎怒之兩者須并避焉勿因其衆而效之亦勿因其異爾而憎怒之也走通衢者必觸多人或俾隕越或尼其行或黏汚我衣交于衆者疑碍必多或招尤或虛我所望或阻所之或遲所得事悉非如意也。

經云治其地者飽其食猶其閒者居其貧又曰怠者曲手而齕其肉曰與心苦而兩握盈不如一噳而靖安

也怠者不欲以微勞求得所須自贍而以饑渴消其肉猶自食其肉耳國有敵寇來攻人寧恒鬬不甘屈服怠者無勇以敵邪魔之惑遏欲爲苦而以曲從邪魔之誘感屈于諸欲爲靖安豈非諸罪惡之奴哉

夫閒暇怠惰之窩倡諸惡之母也邪魔邪感穢欲之鵠也鳥生以飛人生以勞造物之主鳥傳之兩翼人傳之兩手一也飛鳥弋人何慕焉棲乃援弓射之矣水沸蠅去之溫且寒則就之流水生嘉魚潦水生蛙蛇

室曠易汚薄宪於美夜惡者莫能人之萬物盡然人

營營茅時邪念無所自入。故邪魔去之暇。時而就而爆惑焉。傷其心命。虛其功德。亡其天報矣。聖協落尼曰俠邪魔來時。恒遇爾營業。古賢有言。務業者。特有忌勞一邪感。而已。閒居者。邪感百種。并來攻之。瑣奪馬中西國上古名城也。天主嘗降火。悉燼其人物。聖經解所致此大殃之緣。一爲飽飫。一爲閒暇。被阿小國王也。遇數人閒居。招之曰。爾儕無穀以種乎。無牛以耕乎。我與汝。勿肄閒也。或問。故。答曰。以遏其邪心。何者。居多暇。恐有惡謀亂略也。語曰。人無所造。則學造

惡故閑人。惡人。一也。辣則德國法。凡惡事。根究無主名。游閑者當之。一以令人勿閑。一以示習閑暇者諸罪皆可疑焉。

怠者好閑。又不耐閑。故以閑爲樂。復以閑爲憂。既樂且憂。遂蕩於萬欲。經云。怠者手不欲作業。故終日戀欲目欲視虛事。口饕食飲。舌好多言。耳貪讒誹。體戀淫慾矣。夫閑者必致匱乏。慾慾必須厚費。詎能不流於貪婪竊盜哉。又必恣寢。寢。其寐非作業致疲。乃閑厭

飽厭自寢耳。故非勤者所慰之席。乃死者所藏之棺

也經云營業無論食多寡其寐必甚當者之飽不使寐矣夫耳目口鼻皆節于聽視食饜即寢寐亦節其中念象亦清潔矣怠者之耳目諸官皆恣於行其寐中之念慮形象能無穢汚乎

或曰我事甚繁無晷刻暇而邪念穢欲不獲衰止何故曰世之煩勞天主以爲甚閑明目人不見實理謂之瞽世之智慧天主以爲愚煩勞於世事之人天主以爲至閑也譬諸兒童以竹爲馬泥爲室跨馬造室自視甚勞不獲閑人視之不甚閑乎凡造作事業非向

于天主及顯天主之榮名及身後之永命非益已德乃益他人之德雖世俗以爲大事急事眞智人視之亦皆兒童跨竹之類耳矧天主及天神乎。

人與術所須視者三其一善也善業雖多但以克人欲修正道事天主務豫備身後永年之事至爲急也其一有益也務閑事以除閑不甚可笑乎能消此日之憂致此日之樂未遽爲益業也業既畢此遺益于心德增我實學乃足爲敵閑之益業耳其一不奪心也

凡業者本業德士精圖之其于外事借心不寄心。

即務外行無傷內心恬懷向天主向道德之真慮耳
雖息於外務不已於善慮謂之寧謐弗謂閑暇也此
則息於外務之爲至務矣聖亞吾斯丁云獨暇者能
識天主非懈怠之暇也靜謐之暇也智者知心力愈
析愈微愈無專故恒圖減外業以增內業聖百爾納
曰我獨居時乃最不獨何也獨居則寂於外務善慮
道願益密益純我心恒偕天主詎獨乎
夫邪感猝至扣我心門此時敵之其去甚易更增功德
次則稍向樂之未從也此時未成大罪不免爲過失

矣下則喜而從之乃成大罪焉勤者甚急於守心邪感至門輒閉不待輒力敵之邪欲如熛偶爾一發輒撲滅之不及于熾故我此心反凈于邪慮邪欲也念者不守心門心門恒闢邪感一至輒入覺其險乃始敵之甚遲矣勞苦既倍勝負莫必如敵至門輒閉拒之防守則易竢既入門圖欲敺之其不尤難乎巨而在巔安置甚易既始崩隕後欲止之不尤難焉是故怠者之心尤罪難免縱或不犯邪念穢欲將必甚稠

夫怠者之害遲遲遷其一也經云勿遲遲歸依天主勿須暇竢其怒輒至行罰曰壞爾矣人壽之期悉由天主非人可爲怠者須暇爲善姑諉於異時似彼年壽天主悉託令典可之聖百爾納云愚人未來之時天主既不令爾自主之何故豫妄分排如屬爾物乎所賜時妄用之以得罪於時主而尚望其長爾望不甚虛耶盍尤畏其速絕乎經記有人甚富一日自謂其靈神云我靈神業聚得大財足多年之用今靜矣食矣樂矣或聞有聲曰愚人哉今夕取爾命爾所備

誰得之。故經曰。爾不知爾主來時。爾恒便候之。不宜乎。色搦加亦曰。爾不知死刻何處候爾。爾處處候之。不甚寧乎。修士先竟其路。而片時竢死期至。則善矣。恒備以待死時。死時雖忽至。不爲不虞也。我曹生命。大半空消於須暇。是以當事業中。而忽屆死矣。

亞爾色。古名聖也。天主賜之寘觀世人之情。初見一人。盛水于壘罌。此人彼出纖悉不存。天神解之曰。是爲行善于此。造惡于彼者善行所積功德。旋以惡行毀敗之。次見爾人。橫抱一長大木。欲入天主殿也。而爭

先冀背後進道不能入焉示傲人者皆不能入天堂也次復見一人採薪累積之既積欲負以行覺力不及姑置之復採而益之天神解曰此則怠人之邪情罪惡甚多覺今難克難改姑待來年改之而其間又益他罪增他惡後欲改不愈難哉故明日一言正鬼魔之言也爾有惡未改有善未行立時肇業成功甚易須後更難也何者一罪之重必垂心于他罪今日不能明日安能久成若性習慣自然疾老難瘳惡舊難竄溺罪彌深主祐彌絕主怒彌重行善彌遲疑碍

彌多。罪惡注心。恒有所害。心力日衰。心欲日恣。心記日鈍。累年重結。非大勞不釋。積歲順欲非大苦不脫。宿負能即償而須異日者。明徵不肯償也。事能即行而須暇者。是明徵不欲行耳。

夫善德之修。特其初難。其難也。亦非德難之我性邪情難之也。稍務克己。邪情漸融。德路日闢。德行日樂矣。蚤年修詣者。情欲之根。尚爲未深。擢之甚易。爲善享樂。尤永久焉。壽命甚長。愈宜善也。爾藏酒愈多。愈願其嘉。不幸而敗。愈多愈惜。蚤年爲善。事天主。則以爾

最強美奉天主益嘉之厚報之幼壯同適老髦而後思善既廢于世始思循德則以清美奉世事魔以查滓奉事天主語曰一往千里一返千里久離于道非久難還幼壯年之行悉背德違道老髦不能行時欲即還之曷能迄歟壯年行惡而行善推遺于老時猶得珍器將貯美液先且多年用貯穢汚不甚愚乎色搦加曰修德宜如行路者出門遲非疾行不諸也夜臻旅館諸便悉乏夫移樹矯幹調馬治疾初敵沸酒諸凡及時須作之事稍待他時必廢之小樹易移

細幹易直。待既成長而後思移之矯之非妄耶。教老馬。藥痼疾。待敵入城毆之。酒既醸而沸之。不甚遲乎。涉大海者。知順風將至。又不知何時至。即于未至時。豫備所用物可也。待既至。揚帆捩舵。乃始備之。不晚耶。防敵者。待敵既至。屬甲礪刃。得不受傷。將朝王。竢登座而製朝服。能及見王哉。備死後永年之事。生人至急矣。豫備者爲大智。死期已至。靈神欲行。邪魔來肆攻。天主蒞聽訊鞫。始求正道。行善備德。克惡悔罪。祈天主。豈不甚難哉。蓄事者。事急先之。事緩後之。心

德及身後之事最急矣最後之可謂智乎
近死之時阻碍尤多身之疾病楚痛妻子之依戀世事
之別離所犯罪惡之畏慮死後訊鞫及永殃之怖懼
皆擾我心最深臨終之時邪魔之攻伐更堅心慮更
昧歸善改惡之意豈易至哉況人隨所種必以是收
生種罪惡死時收靜慰至難矣生恣世樂死後收安
樂必無之理也生忘天主死天主便忘已生時簡忽
天主死時天主必簡忽之經中天主自云我招爾而
爾逆我輕忽我勸責爾死我亦笑爾災禍倏至爾求

而我不聽矣是以自下期暫徇欲享世樂而後棄世勤于修道以是天堂者譬猶猛暑際行路者逢樹蔭赴就之解囊暫憩稍寐當速行不覺迄晚不寤此時奔走入城門已闔矣

敝國一商人鳩聚數載積財甚豐或問何法致之答曰非義之財不使入我門今日所能造不待明日自所能造不委他人也能用此三箴自修必於暫時可就大德矣

主可敬徒。一無道可履蹈。一無罰可畏無賞可望也何謂無主天地有宗主。人能識之敬事之。即善有所趨向有所據依。故行大小善之根。悉在信識天壤中有主虔誠奉尊之。萬世聖賢行道德之箴。以事萬物眞主爲本。欲行善而含此眞主。善無根本。似而實非。或則微眇無報于天矣。人心無主。如天無樞。舟無艣。進退無度。行動淆亂無準焉。故不識眞主。正爲諸惡之根原也。經曰愚者云於心中。天地無主。遂朽腐甚爲可恨。無有一爲善者。

何謂無道可履蹈。夫正道必出于天主。亦自趨向于天主也。弗知所從出。所趨向。安能知道乎。夫生人之亟務。莫如求正道。爾娶妻。求賢女。買田。求沃土。百凡世物世務。亡不求精良。盡其靈智計畫。不辭勞苦。不惜時與費。冀得之。獨求道。即否。無論善惡。不辨正邪。輒取之。物有真贋。盡意求真道。更有邪正。何不盡意求正焉。市贋物。則失微價。循偽道。則失天主失真德。失天報。失功勳。而終必不免天主之怒。受永年之殃。所失孰大乎。

何謂無罰可畏無賞可望邪魔者我輩之敵也其詭
慮所向全在喪人德淪人於罪惡其所用籌策至酷
者在令人誤信善德身後無應報罪惡死後無罰殃
也聖協落尼曰我輩皆勤慎於小事怠惰於大事所
以然者惟不知實命實福所在也聖經記世人言曰
人與獸至竟如一兩者之勢均矣凡物絕息之理一
也人無加於獸皆以土摶捖而成卒歸於土誰知亞
當天下宗祖之名子之神上陟而獸魂下降世人誤信此言
故恣於萬罪怠於諸善也見罪人犯科不見即受罰

故曰天地無主。爲惡無損。不覺天主之待不亟罰正爲其弘量大慈。不急行罰待我悔改耳。非全不顧不罰也。夫德非大勞不修。人欲非大苦不克。應報之望增力以勝苦勞。此爲修治進德之途也。除應報之望更有何法以勵衆善警衆惰乎。工人負繩墨斧斤。游行於市。問曷不作務。必曰莫我鳩矣。居貨物。問此物曷不售。必曰我待價也。人游閒不務德。怠于克己。惟誤謂作德克己有大勞。身後無報應之價。故沈溺怠荒。視恐受作德克己之苦勞者。顧爲狂愚也。

世有智者廣而不能令信德行無身後之應報則又設一策誑之曰行善而望酬報此非德乃利矣爾行德不冀酬報不尤精美乎此言似高遠引人進於至德其實使人離於實德誘人恣行諸惡者也何者行德爲德此物此志洵美矣第非聖人弗及此也即聖人之行德也其大意悉爲天主爲德美亦何嘗不望於死後之報況衆人乎非望益安能策怠當行德之苦謝隨世之樂非畏害安能去惡克己哉今信有主有報者猶難勗于精修況去主去報歟是以德行所忌

惟世報之望而已。以德望報於世。德性遂虛。此真非德。乃利矣。若天堂正爲衆人之本鄉。永命之所。天神及聖賢之境界。人昇之能見天主之本體。定於善。不能受害。凡人心所願美好。悉得于此所。天主生人。令行善者冀望之願得之。求就之。正大德耳。而反以爲利。真邪魔欲令人溺惡怠善之誣語耳。

夫邪魔陰網非一。使人或脫于彼。復絓于此。曰。死後天堂應報。縱實有。我黽勉于善。必昇受之。今何必論有無。何必信堅之。余日有天堂之報。真爲善者。勸心事

天主者必昇受之但不實信果有而望受之必不能事天主。爲眞善矣又何以能昇受之耶。邪魔知人之情不堅信望死後之報。卽善德必不能毅然保存。故雖似令人爲善。第令棄此信望。善德必并棄焉。夫死後無永報。天壤亦無主。若果有天地人物之主。身後必有善惡之永報矣。此則萬世聖賢共心語也。夫天地有主宰。爲萬物共主。全能至善。誰疑之。則死後有永年之應報。亦豈屬可疑之理哉。矧此信望。能策人怠慢。激人精進。又何故不誠心信望之。若曰。必待死

後既親見吾則信焉則先失天堂之永福墮地獄之永苦而後始信實有天堂地獄豈不甚晚信何益耶夫天主所備善人之酬報非言可罄天主聖經云今世瞬息微眇之勞所致天堂之福樂無量數無期限矣又云目未見耳未聞心未思天主所備以酬愛之者或問一賢者天主何物賢者約締思一日對之既又約二日次求四日如是每倍之問故答曰此事愈思愈覺甚超人力故難言也天堂之事亦若此矣但知一節之大可則一人之大締思目下世事亦略可則

天堂樂之萬一也聖亞吾斯丁云吾主爲我此賤軀與以多且大恩賜一至於此如天地氣海晦明寒暑霜雪雨露鳥獸魚鱉草木至備矣所備於天境聖賢面爾之所又何如圈牢中若此多且厚天庭當何如涕谷若此大樂諸樂之境何如今所并賜仇者友者若此豐隆身後所特賜友者何如不信爾言不從爾道賜享天地間諸福若此所豫備以報信爾言者尊爾命者從爾道者豈不尤盛大無比乎智者遇世之樂不爲牽動但用以推恩天上福也富賈齎錢入市

或粥微賤物。目下輒償其值矣。若最貴物所賚錢不足。約到家償之。世人之善德耶小。其直輕微。天主隨用世福酬之耳。誠心愛事天主之德。其直重大。總世福不足酬之德。士亦視爲簡賤。不願得之。其直則天主約死後。全償于天堂焉。

或曰。向聞天堂地獄之說。竊謂此實至理。萬不可疑。又聞天主至言。極能策人於怠。迪人於善。弗敢不實信之。今世所由致疑者。爲其特聞天堂爲諸福樂所。地獄爲諸苦難所。不知其福樂苦難之態云何。與世間

福樂苦難是同是異世又特知能覺苦樂者爲有五
官故未知身內神靈既離本形不能視聽鼻嗅覺知
云何復能受苦受樂又未知是身死後尚能與神靈
同歸福樂苦難之境抑既降于地永久不能復作若
開釋此理使人明悟其實信天堂地獄之賞罰因而
行善改過棄異端事天主不甚易歟
余曰凡天主造物各有所爲爲者諸物所趣向所急願
望得也得之卽其本性之全福已獲矣試如農夫耕
田何爲乎必曰爲欲令人飽也則其終歲勤動必趨

於歷足而後已。歷足斯耕之事畢矣。天主所以造人何爲乎。則使之今生據所賜理心。善事天主。而後歸於天境得見天主本體享其福樂。以是得其性之全福焉。

凡靈物所不慰樂者有願不遂。有所欲得弗能得也。既得則慰樂。得彌大。樂彌廣。迨既全得其性所欲得。含容之量。絲毫悉滿。冀望心。絲毫悉遂。斯爲全慰安全福樂矣。若所得福樂雖大。此外尚有美好福樂可得

安樂不謂純全矣。

夫人有神靈有。形軀兩相締結。成爲全體。惟神與形。體性既異。作用亦殊。所享福樂。各從其類。身以形用不能覺知神物。其所福樂。皆形福樂。不必盡暢於神靈也。神者神用其所福樂。亦神福樂。亦不必盡適於形矣。夫靈神者。一身之宗主。其作用則有明悟。愛欲。此二能者。實爲神靈之手足也。明悟者。審物理。辨事宜別善惡之端。使人知所趨避。欣樂效動。以求實理。如水流行。常運不已。故稱神靈之是。運動之謂也。此爲

生人最要之能最先之用故人性所願欲無急於明悟實理矣既已明悟願欲乃愜所明彌廣所樂彌大也愛欲者愛惡糞望喜怒也糞獲所欲獲則安靜慰樂享受之如山屹峙不復移易故稱神靈之手握固之謂也愛欲者本向于美好順便既獲之遂生慰樂所獲彌大樂亦彌深愛惡之用恒居明悟之後明悟者以爲美好順便愛欲者遂眷戀慕悅幾欲獲之如以爲穢惡鄙陋即增疾厭惡趨欲避之二能既滿二順既足加之綿亘不已則靈神所欲得者既全得矣

吉福豈不完滿乎。

夫萬物之實理。與其美好。咸有限際而二能之期願寬廣明悟所能洞知實理。愛欲所能享抱美好。悉無窮竟何由全得完滿不。及該洞享受萬物以上無窮之實理美好。即萬物之實理既該洞美好盡享受。曷能歷足慰滿其彝望容量之大哉夫萬物不能慰滿者獨萬物之主惟能慰滿焉。是以凡靈物之全福非見享天主。不全完矣聖亞吾斯丁謂天主曰我主爾造我心于爾非及歸爾不能安靖矣。聖經謂天主亦曰

識爾及爾所使耶穌契利斯督。天主降生之名號此則常生矣蓋天主之聖性雖純一而萬理精妙萬物美好。既已該備無餘其伸於萬物之上者猶無窮焉靈神既離下土趨登天域以神目照洞吾天主無窮之性體智能以愛欲之是爲享受吾天主無窮之美好。則其明實理享美好之量悉盡而凡其性所願明悟所期美好者既悉得該洞享受焉人至于此智福俱全愁痛窮悲種種禍災種種邪情悉得離遂念慮願欲悉皆止旨故其見享天主無量時限人定不易矣其爲

福樂安靖不至極全備乎
靈神既飽飫於眞福其光輝吉樂之未因達於肉身肉
身之福據其本性亦備足矣此非口舌可詳今姑以
世所謂福者略喻之夫外身精神強固百疾不侵氣
度舒和體貌麗美內之神心靈明睿智事物萬理澄
徹會通視聽言動不爲物引克積於德大定於善加
以富厚尊貴顯樂安樂此則世所謂身中身外吉祥
善事者夫此種種諸福在此塵世則蹔福也居世之
人又僅獲其纖毫耳在天則永居天堂者正得其眞

與全矣。蓋肉身一入此境無受損害。常生不死百體強固全備。四肢相稱無餘無虧。發大光明。七倍於日周旋六合不待俄頃。透山入石。了無留礙。非若今之肉身饑思食渴思飲。寒思衣勞思逸。必有待而然也若其靈心。親見天主無窮能性悉得洞曉無得疑碍大定於善無復更易。寓於靜天。靜天之境高峻盛麗固非世主珍寶玩好。瓊宮瑤臺所可彷彿其萬一與天神及萬世之聖靈相爲伴侶。相爲昆弟。相視相愛如一身心。共是共非。共愛共惡。大所主所願惟天主所願

分外之願自不復容自不復起凡自細願無或不遂有所欲爲賴天主之全能無不能爲此其富足安逸尚矣居天堂者皆是天主鍾愛之子天神契慕之交尊與榮又孰大焉

曰凡人形軀既死入棺入墓腐朽無知安能又受若此之福耶曰血肉之軀今雖速朽歸復於土亦有日復生而與本神靈俱升於天堂受慶福也此則天主親言不必他論遽當實信即以理論之亦有確然義據蓋靈神肉身兩相締結始成一人凡二物相合莫如

靈神肉身。最爲親切也。當其結合。惟恐相離。迨既相離。甚欲復結。以成全人矣。故靈神方孑然獨立。未合肉身之時。雖享天堂之榮福。然其性之自然。猶未悉得慰滿焉。天主許令一日諸聖人之神靈。與原身復結。滿其性願受全性之榮福。不亦宜乎。凡謂善惡者必曰人爲善惡。不僅曰靈神爲善惡也。故雖擇善蹈惡。原屬靈神自爲主持。方結合時。獨一靈神不能自作。必藉肉身爲助。故凡種種善行。種種惡行。莫非靈神肉身。所共造作。褒貶賞罰宜與受之。故知肉身必

有時復生。而與靈神合爲全人。然後或升明天蒙爲善之福榮。或墮冥獄。受行惡之殃咎也。況靈神本自向善。惟締結於血肉之身。乃始誘役。而其其穢欲沈淪罪惡。故肉身者。微獨與靈神均惡。而更爲煽惑之媒。若使靈神受罰。肉身蒙宥。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必不出此矣。

所謂復生之肉身。非天主更爲造一肉身。乃與神靈原結合之肉身也。盡人生時。靈與身共爲善惡。故天主約令復生之日。共受其報。是受善惡之報者。則其爲

善惡者也。本來肉身。與靈神同爲善惡。今受報者必當以其原身。苟離于原身。更造一身。而加之以原身所爲善惡之報。此猶罰無罪。賞無功。棄有功。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是以目下形軀。雖或焚成灰燼。或朽成浮塵。化歸於土。天主自有全智全能。初能于無中。造成天地萬物。今亦能於無中。造成衆人之靈神。後于復生之際。取灰燼浮塵變成人之原身。何謂不能乎。夫火能焚人使爲灰。土能蝕人使爲塵。豈造物者不能以灰塵復變爲原身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夫肉身復生。向後之事。悉天主自造之事。事由天主自造者。莫不致精致備矣。于是今生所闕損。一切皆蒙補益。增減適中。氣力狀貌。全獲壯盛端嚴美好。天主又以大能大德潤飾之。其最大者有四。一曰無損。謂一切病患。水火刀鋸損人之物。不能傷之。六欲七情。絕無所攖。是故不能復死。一曰明光。所發光明照耀日不能儷。一曰神速。肉身復生。非若今時重濁之體。無翼而飛。不行而至。靈神所欲。無論上下遐邇。肉身隨至。不待瞬息。一曰神透。一切堅實之物。悉能透達

無有滯礙。穿山入石。無之不可。聖經所記。大槩如此。其他天主所惠聖靈之能德恩施莫可數計。[illegible]曰。世人功德。必有小大。主報福樂。宜有輕重。受福者若各飫滿斟酌毫無缺欠。曷分等級耶。若曰。有分。則下者不足。不如上者之足願望之情。奚能悉謝。曰。聖靈功德。巨細不同。主報因之。但其功德愈宏容含愈大。聖靈受報各稱其容。故品級雖殊無傷。爲悉皆充滿也譬之巨室。家有多子。皆以寶錦爲其鮮衣。短長寬窄。合稱其體而裁製之。長子之衣。既長且寬。其價必

重然其衣止合長子之身者移于他子豈地者哉亦必非他子所願望也。

若地獄與天堂正相反也。天堂安於靜天九重天之上最爲清朗。地獄置於地中最下之處最汚暗也。其苦難之態固非口舌可罄其萬一也。凡天主所自造之物。如天如地如海。皆甚大甚備。皆足顯無涯之智能也。地獄之苦。及甚盛義怒刑罰。亦用呈其無量之能即甚大甚備。可想知已。地獄之苦多種。總歸於二。一謂覺苦。一謂失苦。覺苦者寒。火饑渴臭穢暗宜憂懣

與凡一切能致痛楚之刑此類之苦地獄甚備甚大凡世間所謂苦者以是苦視之悉不爲苦正如畫物與眞物也是以天主屢使人暫視地獄之苦其人後遇世之大苦甚樂忍之不謂苦矣

失苦者則失天主及天堂諸慶福永不復得之悲憂也兩苦並大失苦更深譬之一人今日盡勝服其敵將立爲大國之王不虞偶以微故事勢忽易敵立爲王已又被敵束縛加之大苦重刑斯人之覺苦雖重但其忽失大福之憂懣更深矣夫世苦雖大或有他慰

即無他慰尚有有限之慰地獄之苦既猛且大而又無限入者知不能出故悉無復脫之慰而有永永不能脫之苦憂地獄中人與鬼使天主許之一蟻每年食海水一口待海水食盡地獄之苦亦殫此望雖甚遐然亦有時而至亦足輕減其苦但此微望悉絕其苦憂豈不甚大無比哉同苦者多尚足微慰獄苦獨否同苦者相狠惡視如寇仇故彼之苦悲皆增我憂而我愈多苦也此處之掌戮則鬼魔也其惡劇大甚殘有力酷虐無比其恨我人類最深無絲髮慈愍凡

所能加惟力是視其所加苦難又孰尚乎受世苦者知或憐我亦當微慰地獄中受苦者無論天主無涯之慈及天神與諸天堂之聖人悉不復哀愍之即諸聖靈視天主至義至當之永罰甚爲樂矣受苦者復計前在世時背虛心求正道事天主守其微臧忍其暫勞則能免此大難復仰天堂視在世所識人以微苦致天堂無量之慶福安慰更增其懽忻是其苦難憂懣至純無纖毫慰樂焉是其哀悲吁嗟恚懟天主心言永永不間焉

日。地獄中受苦者其肉身亦復生否。曰。衆聖靈之肉身復生時。地獄之人亦同復其原身。但聖靈之肉身復生。遂升天庭。偕與本神靈同享福樂。而聖靈之福樂從是滿足。惡人不然。其身再作。更與原神靈同受永罰。其爲痛苦較前更甚。神靈受苦既不能堪。惟求亟滅而不可得。加以肉身之苦實又更益之。安可謂生耶。生者動而自適之謂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謂之活水。掘地而注。更無改移。謂死水矣。聖靈既在天域。凡所欲爲無弗能爲。大小之欲無不必遂。如是無量

不計歲月謂之常生若夫不仁之人既入地獄束縛於萬苦之中曾無轉動自負痛楚懇求滅息又不可得願欲雖微無一能遂永永如是雖有形質不能滅亡實爲常死曷爲常生耶

論勤德

夫人心如地久不耕耘必生荆棘經云我經怠人之地荆棘充滿之是以克己之業須臾不可置稍置之則邪念及穢欲羣芽叢生焉夫心之邪情方在世之時誰能言已盡克之悉拔之耶爾勿自欺絶者復芽退

者復返滅者復熾曲者復伸淨者復汚縱者復醒。一拔而已豈足乎。必須恒拔矣。惡樹雖以美枝接之第其根幹尚存原性豈能不如其原性發芽乎。故修士之業。惟逆其性。拔絶其芽正其念慮。清其願欲。守其五官。此非甚易於善者豈能就哉。

夫世所謂慶福。無論富貴安樂。才智道德。必須人自求索。乃始得之。無有自能求索人者也。故必由勤勞致之。怠者憎勞避勤。已失所爲得慶福之因。何由得諸慶福邪。譬之一城特有二門。彼爲諸福所入。此爲諸

禍所入。汝恒閉彼關此。不令滿城皆禍災狀若地獄
爲可畏可避之處乎。怠者好暇。是闢諸邪念回行所
由入之門也。憎勤惡勞。是闔諸慶福所由入之門。故
諸災禍悉隨之。諸慶福悉避之。
經云爾見人勤於事業者。必當王而立。不小人伍也。千
歲之前。大西諸國未盡入天主聖教。有國主奉事神
佛。而臣民多敬信天主者。有一王新即位。令曰。諸臣
偕我事神佛者。官位如故。否悉逐去。我特貴爾命。足
矣。諸臣中。有不背天主者。皆棄位去。有戀官位者。內

信天主。外若王命。向神佛拜禮之。五遽命去者。悉還官之。其外順王命者。盡逐之。曰爾曹不忠于天地大主。而忠我乎。今向微利。棄大主。遇利豈不棄小主乎。天主視一黾勉於善之人。亦千倍重於善人而不黾勉者。經云。一罪人實悔痛其罪。轉化爲善。天上之樂。大於九十九善人而無須痛悔者。何故乎。彼罪人自承爲罪人。故切於痛悔。急於悛改。勤敏善行。用贖前愆。故天主最重之。善者或自謂善。未或大犯。不急於精進。雖善。主視之猶輕焉。譬有一卒。先怯敵。棄甲曳兵

而走。忽迄而力戰勝敵。又一卒焉。不怖走。亦未嘗力戰。爾孰賞乎。有地於此。荆棘叢茂荆棘既拔復種五穀生産亦豐。又有地焉。不生荆棘。而甚磽瘠。生穀亦薄。爾孰貴乎。是以一時勤敏。勝多年之善。千百善人不務精進。并力祈禱。未感主心勤敏於善人。但一祈禱。即能感動。聽受開可焉。辟爾有百僕。其九十九者。慮主怒。畏主刑。弗敢犯大罪。但小過微疵。不務避之。大命不敢不行。但小命輕忽之。一者媚茲其主。雖小過。弗敢故犯之。雖微命。弗敢不尊之。自此之外。又伺

主心所喜。雖大勞悉務行之。使主智者視此一僕不重於九十九僕乎。此一僕者有所祈請。其感動智主之心。不亦深且速於他僕乎。

善人而不勤敏于善。奚趣不能得所求。天主最深厭之。經中天主云。願爾或熱或寒。但溫不寒熱。始唾爾。熱謂勤敏於德。寒謂流溺於罪也。溫者不爲惡。又不勤於善行。取譬於水。或寒或熱。皆可食。溫水不寒不熱。難食。令唾耳。但溫者有二。從熱向寒。從寒向熱。皆經于溫。一過之後。非向熱。必向寒。不久溫也。人不日進

于所當爲之善。卽所已爲之善。必且日消矣。若曰。吾奠止於此。善不進。亦不退。無是理也。一失于進。遂始退矣。夫天主豈願人惡。不願人善乎。善人而怠于精進。必近於惡。從善墮惡。其復起於善。難於未嘗爲善者也。故天主甚厭之。若罪人自識其惡。知其險危。畏恐大罰。今日雖惡。尚冀悛改。黽勉善行。急於精進。故天主不之棄焉。經曰。怠使於使之者。如酸於齒。烟於目也。亡不艴然厭恕之。矧爾縱不爲他惡。特怠於善自足爲惡也。爾有一僕。不竊不罰。不浮不誑。諸罪不

犯第終日遊閒諸務悉廢爾謂善僕乎。爾不責怒之乎責以何罪。豈止營業已乎。故他罪不犯獨怠於善。必能令天主懠怒大降不祥也。故僅不爲惡不足稱善先絕諸惡復勉爲善乃足稱善焉。

夫天主者。造我正主也其智能仁慈美好尊大。皆無限際。是以我儕所宜敬愛奉事之者。亦無限際也。我力既不克爲所宜爲。第竭力守其戒命。不怠於所能爲之微善。不亦可乎。矧我儕所得性及樂性之美好。與身內身外之福。悉皆天主惠賜殫心力奉事。猶不能

謝其萬一。況怠於所能爲之微善哉。我儕罪過。日多且重。我功勳未足盡贖之。天主所設報罪惡之殃。亦極重大。策怠最善。以感動天主赦罪宥殃。設可泄泄哉。天主所備爲善之天報。亦宏大無境。我功德不足當之。今怠於積功修德。又安能承受之。天路遐邈。其中寇敵甚多。須克之。邪感甚繁。須遏之。戒命須守之。窘難須忍之。人命適短。今日盡爲我有耶。否耶。不可知。半途息肩而卧。罪惡之赦。與天堂之安。何由施及歟。升高山者。不得不疲。何況升天堂。天堂者。天主所

備以報功德以報苦難之忍受怠於功德不忍受苦難則不得其報經云天國受攻惟強者能刼之怠者柔如脂膏以微苦之火輒傾融化消之又安望悉力戰勝哉

人勗于善勤事天主應報之望輒生于心無論身苦樂其心恒保樂焉是則身後永報之味今世已始嘗之勤人之望豈不貴于世人之得哉是用不怖死且願望之死期迄無憾且樂受之知爲歸鄉入所恒望永慶之門耳怠者異是無功德無天報可望之樂也有

口以造訛故恒怖永殃無刻可安今世已始嘗死後永殃之苦矣或曰凡獸如馬牛二牽之則從豕獨否且大作悲聲何故曰馬謂將我乘牛謂將我耕羊謂將剪我毳皆有所用之故不疑受害耳獨豕終日饜而遊閒不可乘不可耕無毳可衣而牽之不謂將我殺歟故甚悲拘怒欲脫矣勤敏于善者世福不望得之故亦不畏失之心抱功德懷身後永報之望故險中甚安也怠者終日狥欲無功德可恃有罪惡可怖故樂中不樂安中疑害微疾畏死正不祥人耳

爾勤於德遇勞勿止天主令爾鬬祚爾勝輔爾弱報爾勤邪情攻爾勿以目下德行之憂勞。比狗邪情之樂。惟以今行善之憂比狗情罪後之憂以今狗情之樂。比身後天堂之樂。乃知德樂大且永狗情欲之樂小且短矣。爾鬬勝勿自安而釋兵。紐勝。屢生怠致負既得一勝。必敵于礪刃以復鬬大海必多浪此世必多邪感矣。鬬而被傷勿失心。勿曳兵而走須如勇士。被比之辱。與傷之痛。益力而復鬬。若以傷增勇。必逐逐爾者。必勝勝爾者復鬬復傷亦勿失心。善戰者。不在

不受傷正在不屈於敵多受傷不爲負受傷失心而屈服于敵斯爲負焉誘感至勿徒不狥而止因而益德可也邪慾饕誘爾爾因稍減食飲正慾吝貪攻爾爾增捨施若此者以邪感益德邪感自止

凡德行自有我情欲所致之難勤心修之諸難自消經云爾營業務勤速諸病不逢爾是以修善如推車不脂其牽縱地夷車輕窮力不進脂之雖重載易前矣

難行之德勤心易之易行之事怠心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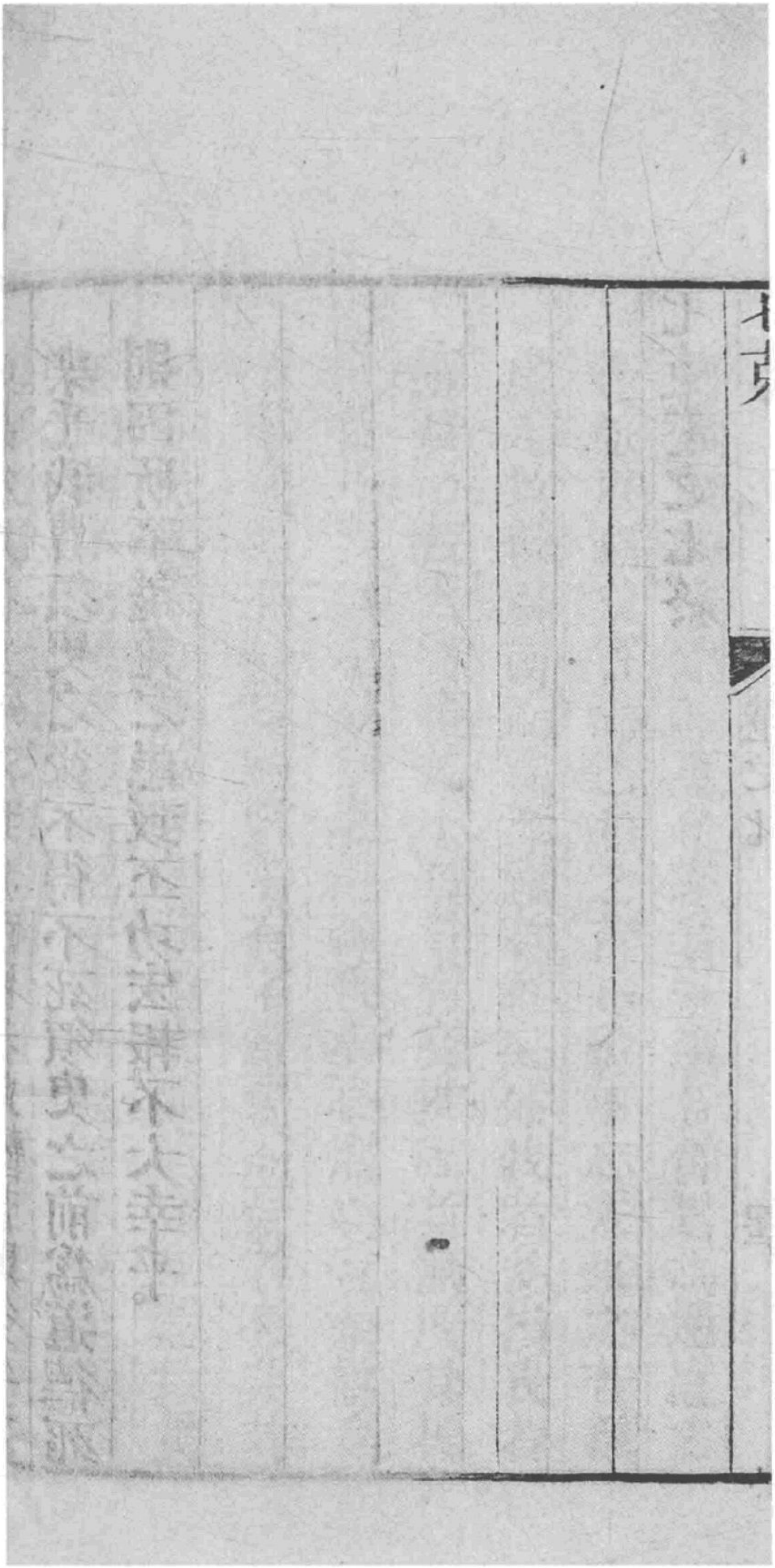
夫修士必遇艱阻寇敵故勤者欲護諸德須內備勇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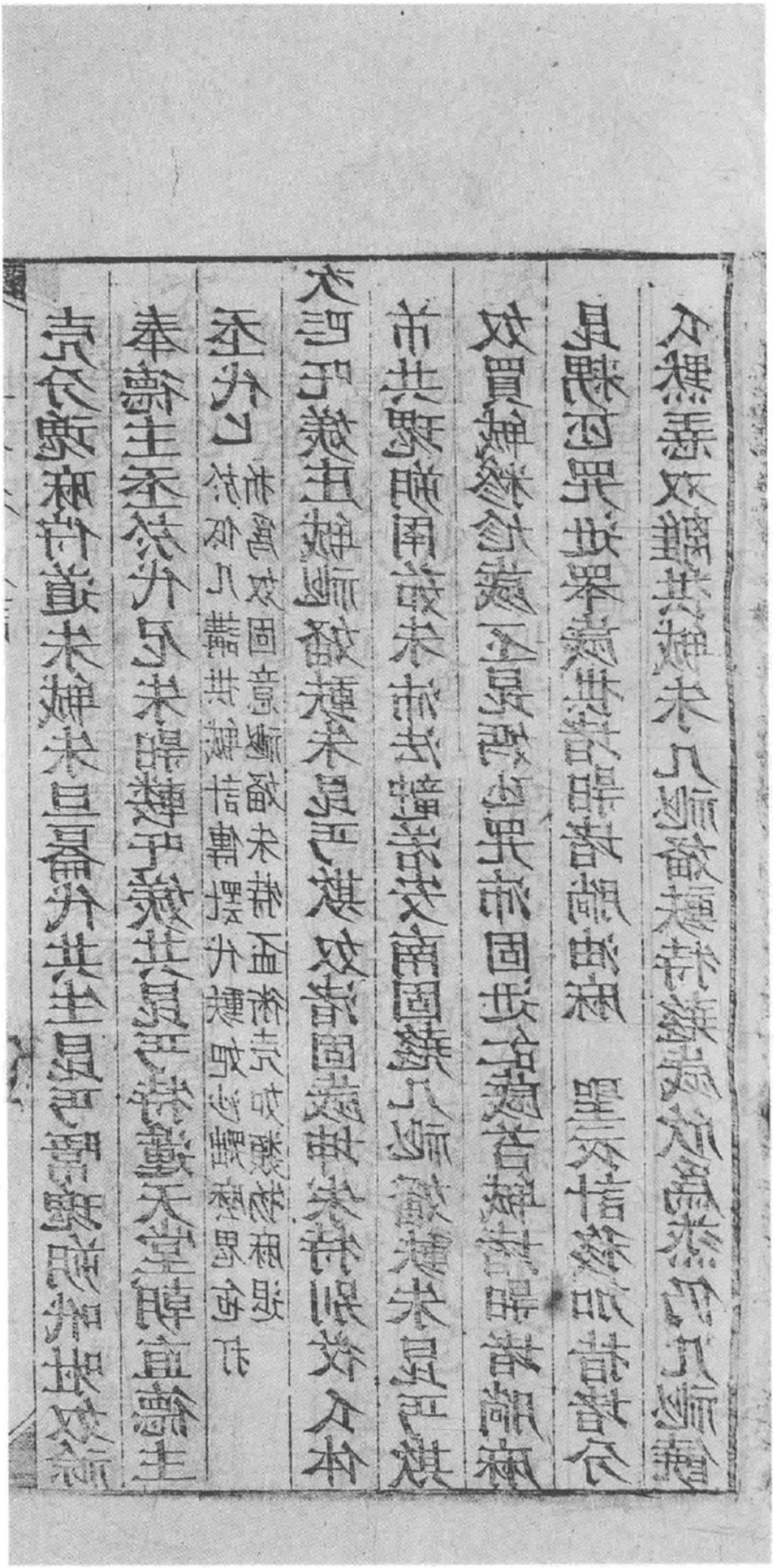
以勝之勇德何也不妄就險不畏逆險以平心愉色忍大辱嫚輕忽身命及諸世之台福而重事天主之德及身後永年之事不畏世禍而特以愆訧過失爲可畏者斯正勇德也外勇力人尚不及獸豈足爲德惟敵情欲忍艱難是則內勇足爲德也君子知無勇功德難以保護故恒備防怖之慮消世患畏之義也色搦加勸一徒進德當置世變之虛怖曰我曹不知自備於邇者惟妄慮於遠者未然之慮天主賜人類之大恩也人自轉用爲大害焉險逮前禽獸知避避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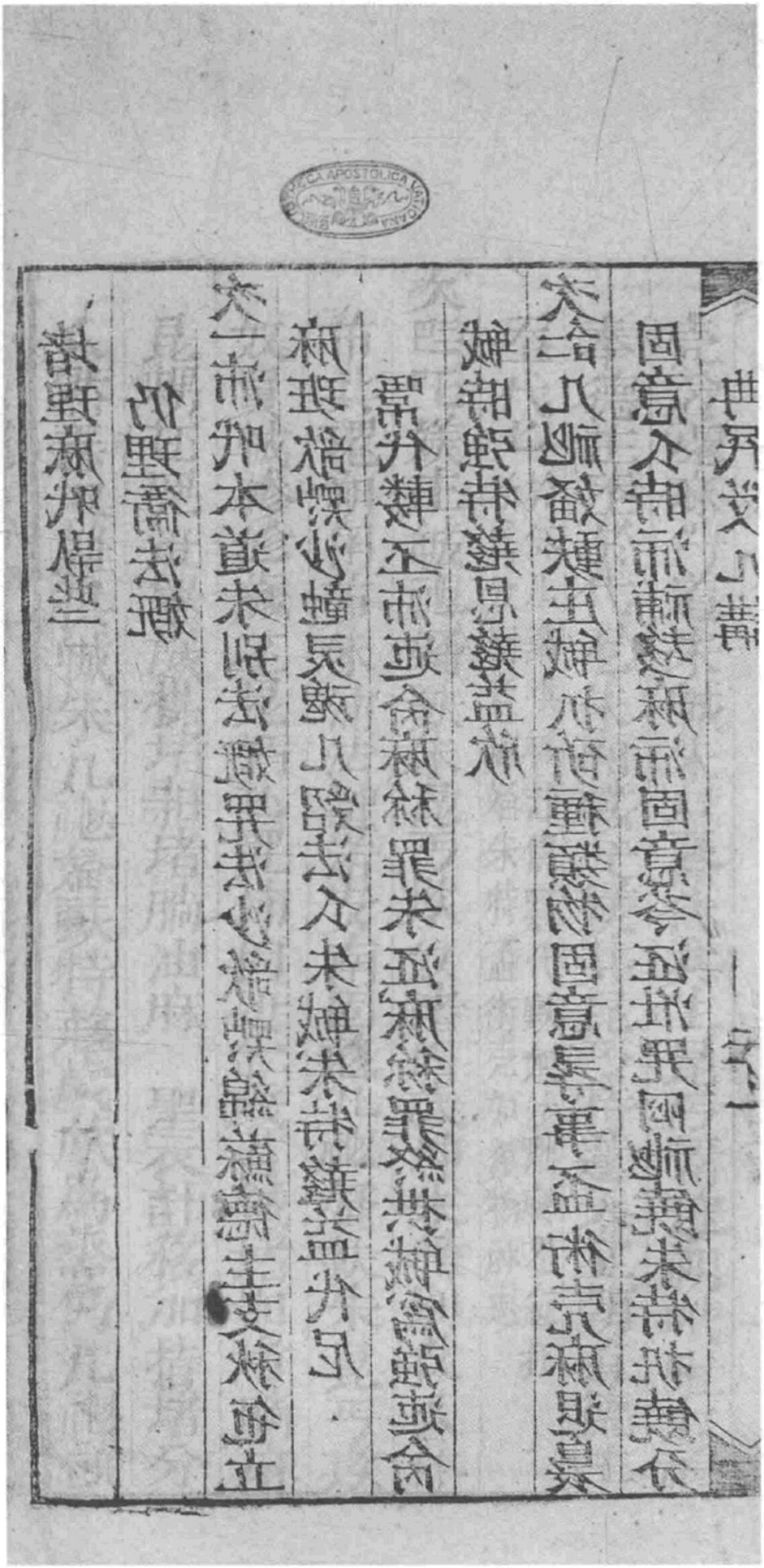
有益時乃避之我曹已過者未來者併累焉過慮之極屢以福致害焉已過之苦心憶不忘未來之苦豫慮先致緣目前而爲無福者鮮矣怖我者多損我者寡疑心苦大實事苦小實者有度惟虛者無度其擾滋多凡我仇中最狠者誰緣我小心懼心致渠益力增膽矣事有憂之過當者有不當憂而憂者有非其時而先憂者須明揣所畏將至之兆實否無憑致畏不明辨不勇排空顫何爲乎爾所畏終不見至者不甚多歟縱必至矣待既至而後迓之亦不遲矣且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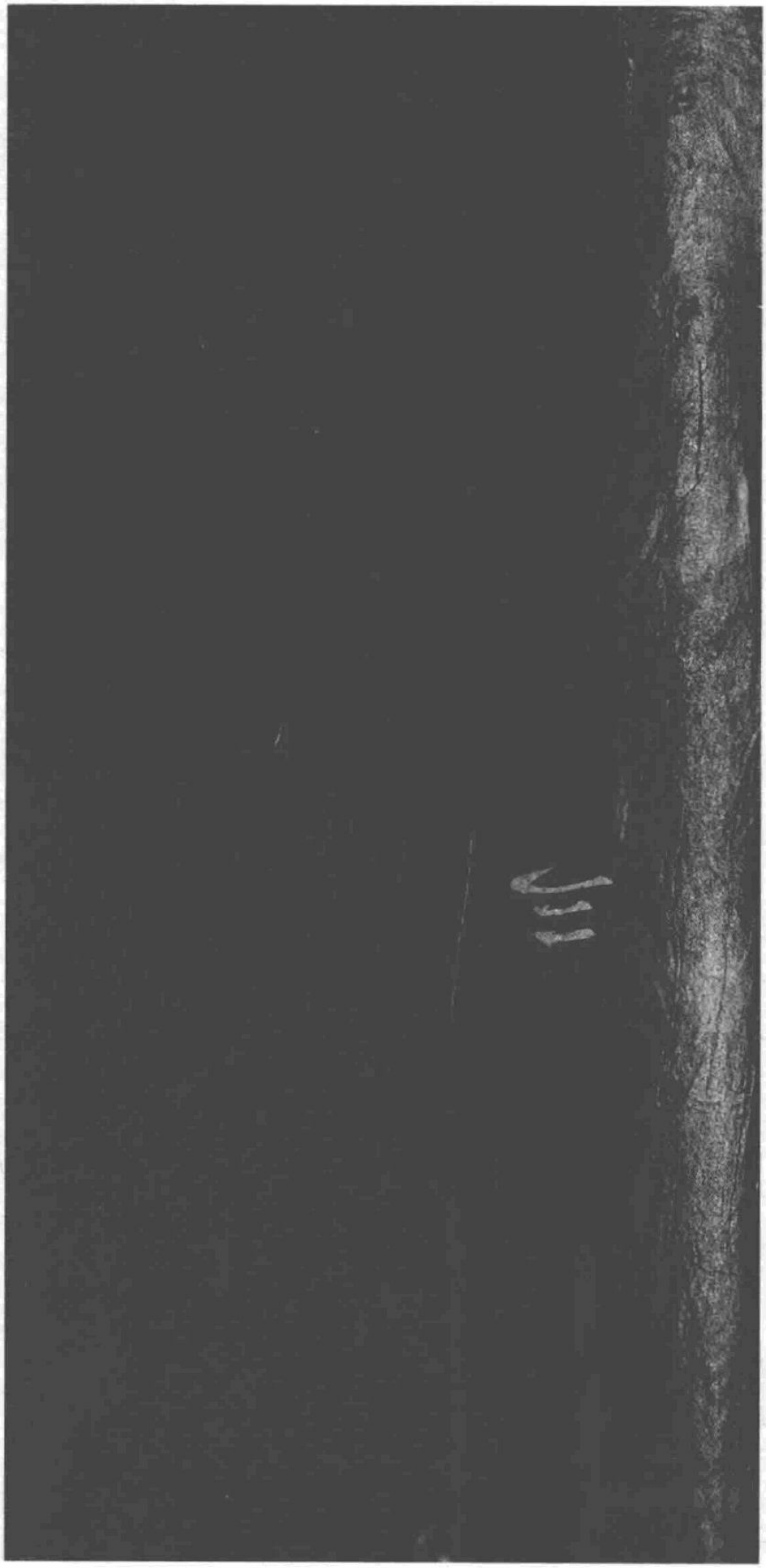
必果爲宜也安矣不致我而俟我此暫貴則多年之
樂乎。我曹須臾之後。不得不死。須臾之前爲道德死
則因所不能免之患。致丕功宏報。不大幸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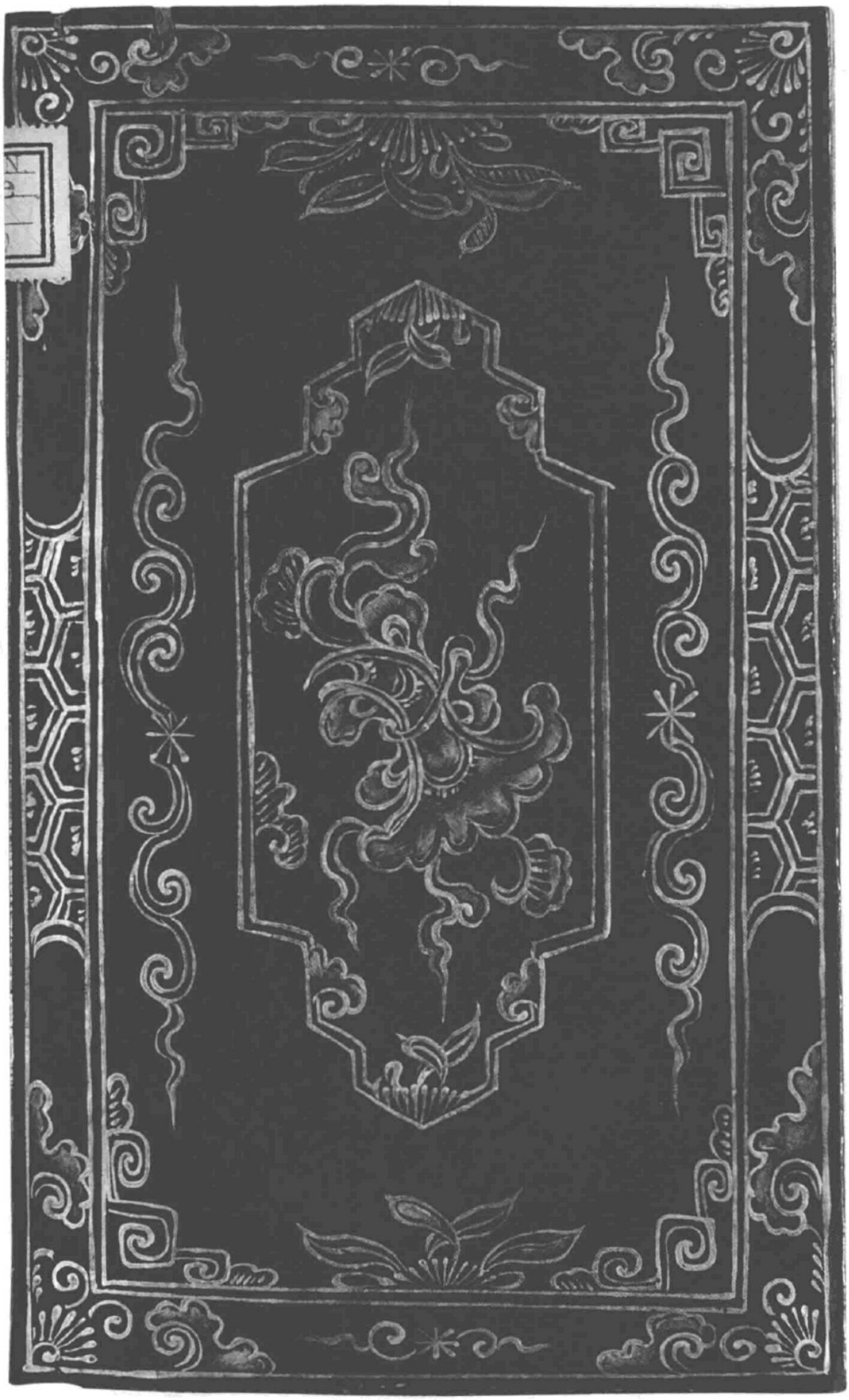
七克卷之七終











七克

七卷

[西]龐迪我撰述

提要

《七克》七卷，西班牙龐迪我撰述。明末刻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32.3–4。

此本為梵蒂岡藏《七克》之另一傳本。開本 26.5 釐米 ×16.6 釐米，版框高 19.6 釐米，寬 13.8 釐米。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魚尾上題書名，下記卷數、頁數。卷前有陳亮采撰《七克篇序》、曹于汴撰《七克序》、鄭以偉撰《七克序》、熊明遇題《七克引》、龐氏《七克自序》。各卷前均有崔涓小序。因其刊刻時間較早，且較本次出版已收錄的越南翻刻本與通行的《天學初函》本均有所不同，故本次出版亦予收錄。此外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29.3–6 者，卷前有楊廷筠、曹于汴、鄭以偉、熊明遇、陳亮采序，以及龐迪我自序，其中楊廷筠行書序文較為稀見，故將該本序文部分附於本書後，以供學者研究。（葉農）

七克

七克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Bodl. Lat. f. Tol. III. Fol. 3
Bodl. Lin. 332
(3)

七克篇序

曩余年方垂髫即於天主耶穌之教竊有聞也蓋吾鄉之舶於海者與大西人遊歸為余言天主耶穌之教以事天地之至為至以仁愛信望天主為宗以愛養教化人為功用以悔罪歸誠為入門以生死大事有備無患

為究竟余聞其恍而心嚮焉其後二十餘年以待次都門得交西泰利君所聞質之利君輙大詫因得畢閱其說所謂天主實義畸人十篇者每閱卒篇余亦復大詫謂與周孔教合其後復因西泰以交順陽龐君一覯而稱莫逆一日龐君過余曰東方之

士才智絶倫從事於學者非之也獨
本領迷耳夫學不稟於天而惟心是
師辟從舟洪洋而失其舵也其弊方
且認賊為子認邪魔而為天神也嗚
呼殆哉余曰唯唯否否夫戒慎恐懼
以率其天命之性而達於上天之載
此吾儒真本領真學問也但恐愚俗

不知天為何物而以為在於蒼茫窈
冥之表故權而詔之曰天即在吾心
是也而後之學者遂認心為天以為
横行直撞真機旁皇擺落規條快樂
自在而卒流為無忌憚之小人是豈
周孔之教則然哉麗君殊孽節余說
因持其所論著七克篇示余余卒業

焉其書精實切近多吾儒所稱至
其語語字字刺骨透心則儒門皷吹
也其欲念念息息皈依上帝以冀享
天報而永免沉淪則儒門羽翼也且
夫克之為義孔顏稱之矣一日克己
天下歸仁並育並行聖神極事而其
工夫惟曰非禮勿視聽與言動而已

無高詞無侈說真積既久上與天通
是故孔門之教期於達天顏子之學
謂之乾道故四勿也七克也其義一
也或曰學貴達天固也柰之何其覬
天報為也余曰否否稼不圖熟乎工
不圖良乎鹵莽而稱熟器苦窳而稱
良其可乎所惡於覬者謂人世之報

耳天德無際天報無涯圖天之報俛焉日有孳孳惟日不足此文所以純亦不已而孔所以不知老至也柰之何其諱言報也周孔黜人世之報以虛其心大西希生天之報以實其証東西南北聖聖一揆豈非然哉龐君以序屬余余不文特次第其語而為

之序

賜進士第出身

欽差整飭武德兵備山東按察司副

使陳亮采撰

七克序

昔者魯鄒之立訓知天知人之說蓋屢言之學莫要於知天矣知天斯知人知人者知其性也共戴一天共秉一命共具一性可知也泰西距中華八萬里遡矣酉龍君順陽著七克各一卷中華之士詞藻其精語為之解頤此

善序

何以故其性同也傲妬慳忿迷食色惰善七者情之所派上帝降衷之性所無有也率吾天命之性未肯任其派者中華泰西之所不能異也謂傲妬之可長慳忿之可恃食色之可迷善之可惰豈天降性爾殊哉乎旦而憬然見君子而厭然聞善言而快

然其憬然厭然快然者性為政情順
聽矣性如堂皇僕隸之所不得擾也
性不為主雜情熾堂皇無主僕吏登
矣性靈一覺雜情濯濯堂主一升群
僕寂寂故知人之性者可以盡人之
性矣盡人性者化其情者也化人之
情者自盡其性而已矣自盡其性者

自化其情者也化其情者率上帝而
已矣上天之載聲臭且無知天之人
纖欲俱絶詎令七者之潛伏之流溢
也乎哉而克之烏容以已於是龎君
梓其編索序於余漫書此以復之

晉人曹于汴撰

七克序

人處函蓋中典如人腹内有心則人之與動也俱來哉故墮地啞然而啼矣亡何天然而笑矣則順違之故也順違所起以認墮地之已爲已而不復知無已之已無已之已静也順已成好違已成惡由是從殼漏子起見識與年長爲傲爲妬爲貪爲忿爲饕爲淫爲怠

大約撰為七種而究之不過啼笑之變然其性初豈有巳哉常試辟之湛然者水乎波于風則跳如沫蹙如鱗吼如雷水體非損也少焉而澄此湛然者又不從外得則巳性原靜也故謂風動水則可謂水體爲風所壞則不可矣又試辟之土與人無愛憎也或埏為盂取則宋玉惆悵埏為隴簾則負薪者醜之矣

又或埏以爲鬼神遂走百家之祉其埏以爲
餅盂人得而器用之而不知即前日之土使
解其埏則愛憎敬又亡矣世間一切可喜可
惡可恠可常之境皆揑土之類則物性亦靜
也故謂土有異埏則可謂有異質則不可矣
惟于靜中執一私已于是熠熠鈎瑣膠固而
不能自脫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者吾之所爲啼笑也感于動而後有者也第不曰情之欲而曰性之欲明動之體原靜也不曰感物有知而曰物至知知明靜之用即動也好惡非性病也附于已則物至而人化物矣物至而人不化則以無好好無惡惡如嬰兒目嗄目笑尚不知有已何知有

順違只為墮地有己此己一生七欲並作譬
蟣之赴火以有蟣己故蚋之聚醯以有蚋己
故蚋不赴火以無蟣己故蟣不聚醯以無蚋
己故以至秦越相非肉素相嘲各以己故己
者欲之根也如賊帥然吾夫子曰克己復禮
克己者主靜之謂也主靜則己無泊處而欲
自克如太末蟲處處皆泊而不能緣于火燄

之上以火能克之也凡師之勝敵曰克摧堅
陷陣者果也廓清剪除者毅也伐謀銷患者
豫也顧帥不靜則敵不可得而克矣即求賊
所在而撲之可名曰戰而不名克此克伐怨
欲不行而非仁也雖然弓矢弢則與枯株無
異弢弓矢不若弢空虛者之無觸也乃天下
不少矢之殺人者求其為枯株亦何可得哉

順陽龐子哀世人之多欲作七克以覺之曰
伏傲曰平妬曰解貪曰熄忿曰塞饕曰防婬
曰策怠讀之若立射候之下不覺令人恭可
以折慢憧若鶬鶊之愈懊青棠之蠲怒饕餮
之懲貪敝笥之刺淫至策怠一篇又可以為
窾夫之柱策一寓目鮮有不憬然悟者苟可
以弢弓矢而止其殺人之用于世教不無大

補也春秋抑怛之會而進黃池嘉其冠端而
藉乎成周為得尊王之體耳夫吳王夫差曰
好冠來好冠來莫中國之冠尚猶予之況慕
義而來藉聖人之言者耶雖不知有當于主
靜與否亦可謂善藉矣故不穀樂為之弁其
端

上饒鄭以偉撰

七克引

西極之國有畸人來最先西泰利氏次順陽龐氏有綱熊氏偕徒友十數絶海九萬里觀光中國斯亦勤已所携圖畫巧作及陳説海外謡俗風聲異哉所聞如漢博望鑿空第云天馬節竹特稗師之街談耳諸公大雅宏達殫見洽聞精

天官日曆算數之學而猶喜言名理以事
天帝爲宗傳華語學華文字篝燈攻苦
無異儒生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耶七
克一書順陽所著大抵遏欲存理歸本
事天澹而不浮質而不俚華而不穢至
稱引西方聖賢言行有鴻寶論衡之新
無鄭圃漆園之誕薦紳先生家戶傳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即耕父販夫耳所謂天門火宅亦凛凛
如也同文之
朝大牧篇籍詎可令沉冥五都之市哉
孔子論仁於視聽言動之四目而以禮
克孟子論性於口鼻耳目四肢之五官
而以命克鄒魯相傳所以著道之微安
人之危千古如日月經天不意西方之

士亦我素王功臣也

南州熊明遇題

七克自序

人生百務不離消積兩端凡所爲修者消舊積新之謂也聖賢規訓萬端總爲消惡積德之藉凡惡乘乎欲然欲本非惡乃　上帝賜人存護此身輔佐靈神公義公理之容伴人惟泪之以私乃始罪僭萬狀諸惡根焉此根潛伏于心寸而欲富欲貴欲逸樂三巨幹勃發於外幹又生枝欲富生貪欲貴生傲欲逸生饕生淫生怠其或以富貴逸樂勝我即生妬奪我即生忿是故私欲一根也欲富欲貴欲逸樂幹也而生傲生貪生饕生淫生怠及妬忿枝也種種罪詭非義之念慮言動七枝之結爲實披爲葉也地獄之

火此樹薪之故曰去私欲而獄火自無矣世間疾憂患亂身心不寧皆由食此樹之實而作者拔此樹于世而人皆天神也視人如已視死如歸天堂境界豈遠乎哉然而克欲修德終日論之畢世務之而傲妬忿淫諸欲卒不見消謙仁貞忍諸德卒不見積其故云何有三蔽焉一曰不念本原二曰不清志嚮三曰不循節次夫世之傲然自是者咸謂修德克欲之力量我自能之不知自有生來但有一念提醒莫非　天主上帝賜我者富貴壽安微暫之福有一隙之明者皆知出于　上帝而克欲修德最難劇務妄自認爲已能謬孰甚歟如知力量悉從　上帝而出其於

金事祈隲自不容已迨德成欲克皆認　帝賜也彼謂、
自能之不緣　帝力乃由傲魔所中忘却本原冥悖自是
聞諫則沾沾自喜稍拂則謂非所應遇而怨尤不已此其
所修何德哉凡人善惡係於所志有善業而無善志猶人
形而無靈神非人徒人形耳輕舟利車濟人於難而人不
賞其功何者舟車有功而無濟人之志耳修德克欲者惟
是蠲潔其一心以媚茲　上帝其志足貴也次則志羨天
德之美也次則志在乎生享淨心之樂而身後獲見　天
帝與神聖耦也若修德而雜之以富貴榮名世福之望則
所修非德乃修他欲而襲德貌耳非以德攻欲乃以欲攻

欲耳舊欲未去新欲且增墊焉夫德所至忌世福之羨也祛欲者所攻正攻此羨世福之俗腸有所攻以積德又操所忌以毀之德烏乎成故志嚮不可不清也凡有志修德者必曰吾必使無絲毫人欲之私語甚美矣第言之易也行之難也一言而盡百年不能迄攻一欲難於勝一國矧併攻諸欲乎且德之初修也甚微甚弱而欲之初受攻也方鉅方强以微弱之德攻鉅强之欲意徒銳而欲彌增旋廢業而反受其害夫克私欲如拆舊屋也先拆址着宜覆材破人受壓焉先拆甍簷漸至於柱礎則材與人不傷而功易奏是以克欲者須一一別攻之始于易小俟德力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鉅矣乃始漸進於難且大者以漸滋致精道路更穩如過于亟易于碍墜故曰進德如升梯謹行勿奔奔必隕不控于地不已矣亟修而無度非自恃而凌躐即速勸而委頓耳此不循節次之咎也廸我八萬里外異國之旅蚤荷天主靈慈悟此世福至暫至微匪堅匪駐轉思身後實具永年禔福爰從耶穌會教習聞豪傑光闡之旨正己化俗憫夫邪說充塞不知天主爲人物真主不思天堂有真修捷路乃偕數友東來九死一生涉海三載而抵中華中華語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習學復似童蒙近稍曉其大略得接講論竊見有志儒賢多務修德克己之功同方合

志萬里非懸弟緣三者之蔽隔藩未一因繹所聞及所管闚一二以資印可夫人心之病有七而瘳心之藥亦有七要其大旨總不過消舊而積新積之之極以積永樂永慶消之之極以消永苦永殃焉諄諄箴勗良費辭說蓋緣人心如口也口各喜其味故饌各投其喜德一而已衆言錯陳固析俎之不一臠也惟嗜者之所染指如曰支離其辭以支離其德則迪我烏乎敢焉

萬曆甲寅孟冬望日龐迪我題

天主教要至言罪宗七端

一謂驕傲

二謂嫉妬

三謂慳悋

四謂忿怒

五謂迷飲食

六謂迷色

七謂懶惰于善

又言克罪七端有七德

一謂謙讓以克驕傲

二謂仁愛人以克嫉妬
三謂捨財以克慳悋
四謂含忍以克忿怒
五謂淡泊以克飲食迷
六謂絶欲以克色迷
七謂勤于
天主之事以克懶惰于善

伏傲小序

人心丁行爲火火性上上則炎炎則炎炎則焚至于焚而烈焰隻灼勢難撲滅化爲灰燼一息而盡故火遇薪速盡也人心岐路甚多獨是好上人一心從少得壯從壯得老即勉強調伏而幾微隱約情境相觸不覺忽萌自非內心真實能謙者根株弗斷斧柯相尋星星弗滅焚林未已也是故謙者悅於人和於神享於天矣傲者反是謙者信於友孝于親忠於君矣傲者反是

然則謙一也累言之而不盡大哉謙乎人全一謙德衆德賅而全矣龐子伏傲演謙爲論也旨近而遠詞簡而嚴比物連類創爲一家言憬若啟重襲也而衆寶覘又若開重扃也而朗日暄誦其書知其人尚其友此非百家諸子之言而爲龐子之伏傲江東崔湄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七克卷之一

西海耶穌會士龎迪我譔述
武林鄭圃居士楊廷筠較梓

伏傲第一　凡十支

傲如獅猛。以謙伏之。作伏傲

傲者過分之榮願也。其端甚多。綜統有四。以爲善從已出。不歸天主。一。知善從天主出。而因已功。二。伐有所實無。三。輕人。自以爲異於衆人。四。自滿。自用。自騁。自誇。好勝人。好異。好名。戲侮人。爭鬬不恭敬。不孝順。飾罪。詐善。皆傲之屬也。天主聖經云。一傲之子。萬罪宗。蓄之者。必滿

其禍災

聖厄勒臥畧曰。傲爲百罪之王。一入於心。罪惡萬端。羣從之。一不獨至。善德萬端。俱去之。一不並立。何也。他欲倍德以一對一而已。忿倍忍。妬倍怒。一雖壞他。未全壞。惟傲反謙。謙爲萬德根。根毀矣。德安積。故傲雖一罪。萬罪總焉

物有決然相滅者。莫若德與傲。丁香樹性至熱。樹之其旁草木悉枯。後栽者必不生。蓄傲于心。德不能入。有德在心。傲亦滅之。徒存德態。絕泯德性。故曰。修心以攻欲爲急。攻欲宜有先後。不先攻傲。而攻他欲。他欲不去。傲去。他

欲易除矣。聖契理瑣曰。先除炫人之情。他情易除

聖若漢有言。傲之敗德。每當其成。如載重寶涉狂波。危險過矣。急于登岸。賈勇爭先。覆舟失載。反由于此。我欲修德。風濤洶湧以蕩我。巉巖錯刺以破我。幸而獲全。顧以全喪乎

上帝惡傲何故。萬善萬福。皆天帝賦予。傲者以天賦爲已自有。若斯倍負。是以所受於天帝者。反與爲敵。讎也。天帝豈不與爲敵讎哉。世人皆天帝所育。皆所慈愛。傲者心心事事。惟願尊已。盡人類。欲凌轢屈抑之。則天人交惡焉。故他罪離於天主。傲罪違於天主。妬奪人。怒奪我

傲奪天主

或問天主雖傲。猶有在高位者何故。曰。使傲人登高。非增其榮。獨重其隕。聖百爾納謂傲者曰。爾漸級而登。不漸級而下。乃暫然疾如霹靂也

西有國王傲甚。聞誦天主經者曰天主黜尊者於高位。而陟謙者。曰。此語可刪。如我今處王位。誰黜我。誰陟我上乎。不數日。王幸溫泉浴。置衣于室。從臣俱避去。忽有天神肖王之容。衣王之寶衣。而易敝衣置之桁。遂出。諸臣以爲王也。扈從歸朝。王浴竟。呼無應者。索得敝衣。甚怪之。強衣之出。索從臣。悉已去。益怪之。獨行入朝。則王在

也以爲妖異。見寵臣問曰。爾識我乎。臣弗識曰。我非爾
王耶是臣笑以爲狂。詈而逐之。王不勝憂懣。自悟曰此
不虞之患。正以責前日之傲言矣。退悔痛哭。矢必悛改
求上帝赦之。夜入朝。每念前日之榮福。今日之辱苦。哀
嘆不息。一夕。朝臣俱散。天神出問曰。汝今已知世國之
與奪權在天主乎。天主奪。不必干戈也。王曰。目擊身受
曷敢疑。神曰。如是。仍衣汝衣。履汝位。但今以後。宜敬信
上帝全能。勿以傲言別致重殃。可也。言畢不見。王爲故
王矣。而內宮外朝無知者。後王自言之。乃傳于世矣
傲入於心。心目遂驟正。平之義。忽盡亡失。他人爲善。雖大

必厭惟已所爲。雖小自喜。人有功。輕之抑之。已有功。張大之。視已在上。視人悉在已下。人有成事。必謂有缺。非我經營補綴。不盡美也。自矜其德。欲人信其有是德。自責其過。非欲人信其有過。但欲人譽我能謙耳。偶有以是過責之。必甚怒。每事自用自信。獨於已事。則不信已而信人。自審無才德。有以才德譽之者。輒棄所自信。甚信彼言。傲者之情一一如此。自欺之至也

傲者自視過高。謂細務非所當爲。人又卑視之。謂重任非所能爲。已則不屑爲。或能爲。人又不使爲。所欲爲。自棄於小。人棄之於大。棄人矣。貪賈無厭。貨直無幾。而高

誕其價不肯以實直售人只不肯與以所求直是終不售而已

克傲難一支

言其夢者必已醒識其惡者必始遷善矣治病之始須識有病若病不認病而不求治則難愈焉傲入於心輒瞢心目不使識有傲而妄認有謙故傲彌深自視彌謙也傲病日痼無由療矣人行他惡羞而匿之惟傲者明行其傲不以爲羞反以爲榮故其染人益易其除去益難亞吾斯丁聖人曰人積諸種情欲懼其爲罪懼之乎惡惟傲一端懼其爲罪懼之乎善何者德與傲雖相反德志

一忒則以德生傲。甚害于德。雖存德形。全滅德性。譬之蠹然。以木生。而害木也。皮之徒存。其心槁矣

他欲攻形傲攻神。惟神至微故攻我者。至險難避。他欲攻我止於一面。傲之攻我挾美衣亦來。挾美貌亦來。挾仁亦來。挾義亦來。挾智亦來。甚而挾謙亦來。四方八面無不來也

魔計詭矣。不能以其惡勝我則以我所勝彼之善。背入而勝我。他欲攻我。惟以惡貌易識易勝。傲之攻我。初以惡貌攻。不入則變貌爲德以攻我。如以傲貌不勝。即貌爲謙厚。以富貌不勝。即貌爲輕財。以貴貌不勝。即貌爲讓

鬻。以才辯貌不勝。即貌爲靜默。我顯行善。彼以顯行善攻我。我陰行善以避顯行之傲。彼以陰行避傲之善攻我。我既全避他傲。猶以避傲之傲攻我。譬之剝葱。去其一。內復有一。百剝百有。墨魚體無定色。隨所居水爲色。欲攫他魚。輒伏石。色與石無異。他魚以爲石也。或就之殲焉。亦以此避他魚之攫也。夫傲亦如是。不能明爲邪。即貌爲德。我欲察而祛之。彼亦然

他欲雖大。至死則止。惟傲殮尚形於柩。葬尚形於墓。永世不已。他欲受克漸次消瘁。不復滋長。或易其處。或易其時。數如洪湯。去其薪火。稍得平矣。如色慾多。則麽老則

息。如忿怒恐則去靜則却。惟傲一納於心。時處附着焉。或動或靜或言或默或衆或獨。必不可離。且不可掩。身雖老而傲不衰。日以益甚。我易境而傲如境。我易業而傲如業。愈仆愈以勝之。愈鼓力而復鬬。我克之已力。辨之已精。彼亦已就滅絶。滅絶之中。復增猛烈。辟猶蹴踘。撲地滋重。騰激滋高。故傲之一念。先發後勝。德未至。念已萌。發之先也。德已成。害尚存。勝在後也。譬如裏衣。衣之最先。去之最後。裏衣不去。終爲蔽。體傲氣不去。終爲蔽人

傲念配善行。如黑影配日光。一面有光。對面必有影配之。

至日在頂光直下照然後四面無影耳。我修德之念未全向天主。其光必偏。傲影乃附。惟正德純心。一與天主對上下相合。全身是光。傲無自來矣

戒以形福傲二支

試問傲何故乎。爾盍思爾生從何來。將從何往。今復何爲。言爾來。則天主造爾也。爾以前是何貴重物。無爾也。無爾則賤於獸。微於草。浮於細塵者爾也。言爾往。往於土耳。爾非永久物。未及百年。穢灰而已。言爾爲獨有妄想妄言妄行在。皆取罪者也。有何聰明。有何智巧。有何力能乎。夫前爲空爾。後爲灰爾。今又爲罪爾。爾如是止矣。

而且傲嗟哉百爾納語人曰爾思所從來甚可愧耻思今所在甚可嘆哭思所從往甚可戰慄人恒存此三思

傲當自臧矣

假令有人手數銖錢自謂至富矣沾一命謂大貴矣生未及朞謂永壽矣如是者孰不笑之無以其見狹而受微乎嗚呼笑人而莫覺有笑我者我取富貴榮壽於世而笑世之貧賤夭折人以多笑寡宜矣然此世雖多亦寡雖全亦缺況我所當爲前古後今中一息我所居爲高天廣地中一塵奈何以此寡缺之世取笑于得全福乎天者哉我視世世分多少以天視世世無分多少矣以

存視今。今分有無。以亡後視今。今無分有無矣。惡得自恃而傲乎

夫人人任所感觸。但一回想。皆可引使改傲爲謙也。或作內外想。或作上下想。或作平等對境想。想外者。人有智能才德。我或無一。如人。宜謙矣。想內者。我有罪過。天主所惡。天神所厭。有邪欲可防。有善固借之于天。有才智固學之于人。所知雖多。所未知必尤多。我又謙矣。想下。下有地獄。以罰有罪。甚可畏。有鬼魔能煽惑我心。殘害我身。非天帝祐我。我不能防之。獸勇於我。禽捷於我。草木或花可視。實可食。各有用於我。我不能有用於物。物皆

能無用我我不能無用物我又謙矣想上上有天神其性情靈于我我恒賴其保護以避世患又上有天主人不能奪其能不能晦其智不能違其義不能槁其仁孰得外之又孰得強之我又謙矣想平等對境者我儔類甚多計筭省至憂患紛集遇之必傷逃之無術我又謙矣想及諸種種猶不去傲存謙乎未想耳

戒以心德伐 三支

有人欲擇地修道問於賢人曰靜處與囂處孰安答曰自責不伐兩處是安不自責喜伐兩處是危故存一喜伐念獨知衆知之害均也

虛伐有三端。隱而自喜。一也。顯而自譽。二也。遇甘言受之。三也。兩自內出。一自外來。隨德起傲。隨傲受傷。初結念時。辟之種果。此時傲。種朽不生。已行踐時。辟之發芽。此時傲。芽蠹不長。朽蠹內出也。追成就時。辟之蕃枝茂實。此時以受人之甘言傲。是風從外至。枝摧實散。遂以不成僕者以主貲市易。不染指。則忠。否。則賊。善言美行能才。天主所賜我貲。以售天堂永福。廣天主榮名。誨勸人爲善。而輒自伐。以圖已榮。染指矣。盜罪曷逃乎

人最善。而不以善歸上帝。乃最惡也。聖博納文曰。爾將使物歸已。僭爲物主。魔之徒也。才德智能。原出天主。妄謂

已有是則甚愚若其知之胥爲巳榮何異穿窬乎爾能先除其不屬爾者餘則許爾自伐矣試除其不屬爾者則當除才除德除能除智復且除巳終歸於無伐其無可乎

自矜其德者非因有德矜德乃因矜德行德也即後可以徵前天主聖經有言兩人登天主堂祈祝天主其一才智榮名過人其一無賴也才知者近立謝曰謝天主獨厚我俾我異于他人他人奸淫盜賊犯義又大異此無賴人我一七二日齋捐巳財什一爲天主奉敬謝天主無賴者皇竦遠跽不敢仰視拊胸籲號曰嗟乎天主憐

我罪人。耶穌天主降生名號判之曰。此人惡顧自悔自下。入時罪人。出時潔矣。彼誇者。以傲以滿自。滅前善也。出時愈汚矣。才智者。以德取傲。傲存而德亡。無賴者。以罪取謙。謙至而罪滅。德反爲罪。惡反爲德。故曰。以美食自病。不如以毒藥自療。以美德自傲。不如以惡罪自謙。又曰。傲與德兼德全滅。況與罪兼乎。謙與罪兼。罪全滅。況與德兼乎。鮮衣行乞。安能使人憐而衣。食我。我欲見憫於天主。宜露所不足以動之。匿醜於行。矜誇其德。天主憫我乎。憎我乎。故恃有餘不知求。天下之絕貧也

百爾納責自伐者曰。爾所有。特天主已授爾。人所無。特天

主未授人豈可以天主之賜貴爾而賤人乎受愈多爾責愈重以此自伐猶伐爾責多而賤人之責少者

百爾納曰水之原海而已江湖皆流也凡德之原上帝而已善念昌言美行皆流也江湖復歸海故能環轉不窮才德受而復歸上帝故能生成不毀爾有才德勿自恃生虛喜而輕他人須念非自我來悉惟帝惠既能與即能不與雖已與又能復取我其寄也何與而驕哉

我原非從我出今存我又非我自存我且不能爲我況我所有奚能爲我乎性命受之天帝則才德功績性命之禾飾我曷與耶有眞德則榮讚益報兼配之榮讚歸上

帝益報歸我矣若以榮讚自歸并益報俱失也故誠德之士有美德善功聞讚譽則瞻仰上帝而頌謝轉歸之

是以功德愈盛益報愈定

昔賢與數輩渡大江舟覆溺將死仰天祈祐天主使神援登岸忽自念以功德之盛獲救于天也俄馬蹶躓焉始覺傲心之罪惕然改悔求救幸而不死人也恃上帝之祐險中乃安恃其功德安中乃險

人不先自欺孰得欺之不先自喜孰得喜之百爾納所遺聖跡甚衆四外聞名辭曰我聞聖跡之真者誠成之僞者假襲之我自視無誠德在亦無假行在跡於我何與

乎。天主留以訓世。勿以名我。夫上百人之行。不勝夫下一人之心。萬口之共尊。不敵夫一念之自貶。聖人如此或言爲善者。我爲之。如工人作器。工人作之。伐何不可。曰。其故有四。雖我實爲。非得天主佑我。不能爲。舟隨水下。不能逆水自上。魚自入筍。不能自出筍。土自生荆棘。不能自生百穀。人情向惡。非天主助祐。不能自善。故聖經曰。凡嘉惠從上來。自大父降。又天主謂人曰。爾損悉自作。爾祐悉吾降也。故爲善之譽。宜歸天主。不應自居。一也。善之合否。我難自定。若曰聖人亦曰。我心雖純清。我自不能知。故凡人今世爲善。如夜作事。夜作之事。不

至白月。美惡不分。人爲之善。不質之天生。孰能豫定其眞僞乎。聖葆葆曰。我察已無惡。未必卽是善。蓋判我者非我。實惟天主。二也。吾所爲善。雖似至純。鮮不鍼誤。金雖精。不必無滓。我所爲惡。則純惡。係我自爲。我所爲善。未必純善。又非我所自能爲也。未成之工。工人不以示人。未成之善。人宜視以自愧。可自伐乎。善雖多端。苟有一惡。終爲無善。故爲德如守城。一陴之瑕。萬堅無益。三也。德非堅久不動物。安可一時自恃。如戰。未訖事。孰可言勝。形忽變遷。至無常也。故德之全虧。受攻乃見。德未受攻。堅瑕未試。未可謂眞德。況自伐乎。四也

戒好異 四支

傲者以爲異於人。如自立山嶺。視其下。如蹲烏也。以爲我高矣貴矣。異矣。不知我遠視人。謂衆烏在地。人亦遠視我。謂一烏在山

亞利思多。西之名士也。聞有自伐其異者。訓之曰。爾人耳。何以異于人。異于人者。非人也。上則天神。下則獸。上者不能同。下者不欲同。亡若與人同乎

默搦加甚傲。欲人敬之如神。奉之如天帝。費理簿王欲誚之。一日盛饌宴客。設別几延默搦加。默搦加以爲王之待己。異衆人也。竊自喜。坐定。王命于他客進一饌。則于

默搦加進一香。猶以王爲異視已也。益喜。終席如是。衆飫矣。弗復下肴。慚極而去云

人欲異于人者多。知所以異于人。與行所以異于人者寡矣。異者。非常之謂也。志言行。異於常。卽異也。富貴同欲也。爾知爲微暫不永久物。偶得之。如未嘗得之。未嘗得之。亦如已得之。不以得失分樂憂。則異人。美譽同欲也爾知爲速過之風。不捐善以取之。不陰心以圖之。則異人。安逸同欲也。爾知此安逸。與禽獸等。人既異于禽獸。不宜同樂所樂。于是圖爲善。以生心樂。勿爲形樂。則異人若也。求世所等求。得世所等得。何異之有

戒好名 五支

契理瑣聖人曰。爾未嘗與天主。天主何從報爾乎。夫人爲之善。人耳。何益天主。而稱與之。惟爲天主爲善。是則與天主也。故天主受之。以定其報。若行善圖名。心本爲世得世名。報施稱矣。於天主易與乎。忽至死時。何所持以易報于天。而免永刑于地獄邪。聖經曰爾賑窮乏時。右手所爲。勿使左手知。秘密而行。爾父則報爾。又曰。即爾行善。慎勿顯行使人視不者。無報於天

人之爲善。與其爲人爲。無寧不爲。不爲者。在天無得。在世亦無大爲人爲者。在天既無得。在世復有失。有如食飢

衣裸。一切諸行。孰謂非德。實費貲財。或費心神。實費失矣。虛名之得非得也。聖亞塞揑曰。爲善求名。如實漏巵此入彼出不問多寡也。所存惟行德勞苦。與輕敗德之罪而已矣

有物于此。來日可得百金。今日亟以微價售。誰不笑之。德至重寶也。不能善藏。以徐待報于天。而以虛名微價輕出迫售。哀哉

吾人無可不行善之時。惟顯善之遲速。自有定候。天主操之。我無與焉。非時而露。使人見稱。路旁果也。人人取之安問其孰。百千萬果。竟無一成

我有寶賄明示人是誨盜也譬欲語人女何不知我此寶則是語人女何不取我此寶德身寶也爾急露之羨者歎賞令爾自喜妬者些議令爾懼而輟或不忍而怒此皆消德損功之緣矣故脩德宜如播麥播麥者喜寒畏熱方種之時其根最淺一遇風熱即芽蘖乾枯無復此麥故種德者務居於靜以深其根後雖有稱毀之風熱犯之終不搖矣

聖賢修德之意惟是媚茲上帝徐以食報于天若夫汚真德虛天報莫名與若矣露德求名之罪甚於乏德故聖賢修德之志不加於藏穩之志其避世譽也甚於世人

頗得世與俗也。罷西畧聖人曰。吾干當世名。微獨不敢與之縱偶偕。亦不敢納之。恐今世之榮。即不及滅我德。亦必滅天報也

係辣戀聖跡。跡甚衆。名播萬方。來訪者日衆。聖人不悅。數徙避之。不獲。泣而哭。門人問故。荅曰。聖經云。凡欲循仁。必受窘迫。吾老。前輩諸聖賢有實德者。無不因世苦辱。密就其德。以蒙天報。今敬譽我者多。恐天主以是足我報於世乎

泥哥老之懋人貧甚。有三女。長而未嫁。暮夜挾貲潛擲其家。是人得貲嫁其長女。復擲如初。嫁其仲女。終莫解所

從來。私謂仁功未竟。仁心當未休。吾有少者在。必復來也。陰伺之。果至。擲貲而奔。急追得見。甚感其恩。問何以報也。泥哥老曰。我之行此。惟爲天主。故恐人知。當我生時。爾弗告人。是報我矣。嫁女如親。避人如盜。藏德以避虛譽。聖人也

每塞身隱一陶。名彰萬國。有貴客往訪之。途見老者曳杖來。以爲知每塞者也。詢之。答曰。每塞落拓人耳。丰儀不足象。修行不足尊。奚見爲貴客。聞言。廢然而返。以語其友。知即每塞也。益嘆服曰。向聞其聖者。未試之。今目擊矣

元勒卧畧曰。傲者實知我無是德。以是譽我。乃無弗喜。不以天與實德之失爲憂。惟以人與浮名之得爲樂。謙者異是。譽言之至。一一自反。反之我無是。毀詆我無也。我愧而脩。反之我有。是飄散我有也。我懼而藏。經曰。試金納之紅爐。試人納諸譽口。偽金入火。隨烟而散。眞金入火。彌鍊彌精。譽之於人。虛德遇之。輒生虛喜。故消。實德遇之。輒生實懼。故長

實德如活物也。無待于外。自能行。故不以外譽去來。爲我行止。惟虛德乃待人譽之。笛本無聲。氣吹則作。舟本無力。風御則行。氣息風牧。頑然而已。西有不類者。謂人曰。

爾不示人美。以引人譽。而入市寂然。對人默然。是才是德。爾何與乎。衆皆怒而逐之。古盛德者沙可博。嘗曰。我願當世善人諸苦患。一切我身代受。而彼得免苦患者。謂我罪重罰深。無復憐我。我最樂此。不類者之德。死德也。向人之風。得之則行。失之則止。聖人之德。活德也。向於天主。譽來不驚。去亦不寂

智者如日。自有之光。常存不變。風霾雲霧。障而不消。愚者如月。借光於外。隨外聚散。以爲消長。眞德常榮。卽有毀者。能掩不能滅。僞德榮於人口。一時虛譽。似若可矜。稍不遂意。輒已沮喪。故隨譽聚散。用爲消長。倏崇倏卑。倏

焉消無閃忽不定無刻可同何足自恃哉

雕者玻離隔國工也嘗作二像自信精絕藏其一出一示人某曰此處當何似輒易某曰此處當何似又輒易某曰此處當增輒增當減輒減已視之則成一怪形矣見者驚問故乃出藏像示之曰此夫我獨造者如是此夫爾共造者如是人心百千萬異我欲人人稱美則合百千萬異安得不成一怪乎

德猶珍珠譽猶市衡以市衡衡吾珍珠平乎哉德之能出於天德之權懸於天多寡之數惟天主之衡至定至平是而多實多也以我衡或以人衡而多未

必多。如輸稅者。有王府之嘉量在。我量謂多。公量謂寡。多乎寡乎

行善而無心名譽。名譽隨之。其眞能作德。眞能輕譽也。有二美焉。有心名譽名譽去之。其所重浮名。所喪實德也有二辱焉。故曰。榮名隨德。如影隨形。我向影取之。愈去。我背影避之。愈來。何者。名從德生。當隨德至。避譽存德。名何自去。逐譽敗德。名何自來乎。不問形黑形白。均一黑影。影非有物。惟是無光。榮名或生於眞德。或生於僞貴莫非黑影。無實可持。惟係浮思。虛想得之。虛想樂之而已

人有重寶不欲寄人必十襲藏之緘縢扃鐍方爲實有天下之實寶貴莫如德藏德之器堅莫如心邪魔不窺盜賊不竊隨索隨得人口無鍵之櫝我寄之人口能永存哉寄之人口則得與不得不在我惟在彼彼稱譽則得毀詆則失奚爲我有哉厄勒臥畧曰實德而冀人譽賤其德者也

戒詐善釣名 六支

無有微價可得貴物者有之則賈物也不則竊以來也更不則售物者愚耳德爲至貴重物顧以虛名之微價售之賈乎竊乎其愚乎

鷹賤鳥也。卑飛附地。以取腐鼠于地也。或高飛向天。非欲向天見腐鼠而欲搏之。故高飛以伺便也。好名者。得猥名之便。則言貌飛出衆人上。一似天上人。察其志趣。惟望假榮虛譽之腐穢物。飾行相矜。下而取之。夫鷹得腐鼠能救其餓。尚爲有益。人得虛名。不滿其心。又匱其德不亦賤於鷹乎

西有死海。海濱有樹。果色甚美。見者愛而採之。着手卽破中皆穢烟。一無所有。假善行以取虛譽。類是果矣。經謂之白墓。外設色。內朽骨也

詐善非善。乃兼二惡。不善一。詐善一。詐善之害。甚于顯惡。

聖契理瑣曰。爾既以善貌爲美。而欲張之。善體更美。何不欲得焉。以惡貌爲醜。而欲匿之。惡體更醜。何不欲除焉。既不欲得所顯善。寧顯所存惡。庶不以詐善欺人。亦不來詐善之譽。受人欺也

好名者。似善非眞。故最忌眞善。使以假善之勞。移之圖眞善。則善神與善貌兼之而顧以其力造惡。又以其力飾之。力費者倍。善失者全矣

戒聽譽 七支

聽樂者。美聲聽耳。靜時猶聞。隱隱自思。習業俱廢矣。聽譽者。美言聽心。過時猶憶。欣欣自喜。實德實行。要業俱弛

矣故曰智者傾耳以聽譽則愚既聽而自喜則狂也

人情變態無常其譽我欲毀我也我愛譽彼以是毀矣童兒嬉戲衆推一以爲尊焉楮爲其冠匏爲其帶相與呼擁而崇奉之然一爲所推即嘻然而聚笑矣

面譽者如鏡無不似也無不反也我在左彼在右我在右彼在左諛人之言是非喜怒悉如人而其心凖背詐又悉悉相反矣始以諛人之既以受諛誚之蜂也口甚甘尾乃毒取其蜜受其螫

寓言曰烏栖樹啄肉狐巧獸也欲得其肉詭諛烏曰人言黑如烏乃濯濯如雪殆可爲百鳥王乎特未聞和鳴聲

耳。烏大喜。啞然而鳴。肉則墜矣。狐得肉。視烏而笑。笑其黑。且笑其愚也。彼面譽爾者。若以爾爲智。必知爾不喜譽。而弗敢爲譽。惟有求於爾不得。且意爾爲愚。可欺。乃面譽以增爾愚。而得所欲得焉。一已得。且譏爾傲。笑爾愚也。爾奈何傾耳以聽虛譽。而取笑譏乎

猴也不能守如犬。負如馬。耕如牛。使人笑悅而已。面譽人者。不重實行有益之事。而獻虛譽。使人笑悅而已。與猴何異

面譽之害。甚于面毀。毀者揚人惡。使人識已而自下。譽者掩人惡。使人忘已而自上。厄勒卧畧曰。遇艱難而不失

其正者多。值稱譽而不失其正者寡矣。塞搦加曰。離人於正。莫如喜聽譽也

面譽者。繫人於惡。惡者畏諫。則止。不畏諫。且聞譽。日沉淪於惡。不自覺矣。亞吾斯丁曰。稱譽者多。而諫責者寡。則驗天主之甚怒也

智者耳聞譽。其心若撻諸市焉。西有賢王辣第思老。或頌其德。王手撾其面。或怪問曰。彼譽王。王何撾彼。答曰。我正報彼。彼先撾我耳。蓋受諛與造諛罪等。我縱不撾。無爲喜悅。彼惟求悅不得。即休矣

昔有武士。教其徒技擊。衆方稱賞。師遽責之曰。爾未盡善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也。爾盡善。人安得稱賞。故純德不待譽。我有不足。始以譽言補之。如天體周圓。誰稱譽其周圓。日有陰晴。故稱日以晴。月有盈闕。故稱月以盈。人情大抵如是

聖法蘭濟德行最多。稱譽籍甚。聖人令其徒隨所譽者。輒詆毀之。彼言智。此易以愚。彼言才。此易以拙。有人故以惡名加之。聖人致謝曰。自有我來。未有識我如爾者

聖鐸敏我。居篤洛撒。教化人甚衆。已避居加爾加瑣。人問故。答曰。篤洛撒敬譽我者多。我居之虛喜易至矣。加爾加瑣毀我者多。我居之實謙易保矣

或曰。名譽隨德。如鼓應桴。必畏名譽。恐修德者懼矣。曰。有

德欲人知之。本非罪也。經曰。爾光明顯於人前。俾視爾善行。而讚美在天爾等父者。惟以德自歸。及以善圖名。是爲罪矣。夫榮譽有虛有實。當去當就。所宜自檢者三。一謂所以受榮譽之事。二謂授榮譽之人。三謂圖榮譽人之志意。吾所以受榮譽之事。宜實爲之。若其過情。恥也。取非其有。謂之盜矣。亞吾斯丁聖人曰。吾不喜愛我者。譽我以所未有。此非譽我。乃別譽一人。係名於我耳。授譽之人。苟非明誠。不辨虛實。其言弗可聽也。故曰。譽我於汚人。譽我以汚事。兩辱等耳。又曰。爾不見訾於惡類。爾德未眞。況見譽於惡類。可得爲實譽乎。又曰。譽爾

者。勿論幾人。惟論何人。沽名者。在自見。無心向上以求讚頌上帝。及爲人之利益。其榮甚虛矣。夫名譽非可願愛之物。惟有益於人。始可願愛。夫我有其德。令人見我德。遂能讚頌上帝。知爲萬德之原。觀我善行。各自警策懈惰。欽從訓誡。是於我事上帝愛人眞心。大有利益也。如是則名譽足貴也

戒好貴 八支

居高位。愼勿恃也。惟善德者。抱不脫之物。至易遷流。莫如貴位。欲固得之。如握泥鰍。握愈固。失之愈速。黑雲曰布。雷聲電光。轟燁交至。行道之人避之。雨收雲散。雷電俱

滅所存惟泥塗而已世間貴位權威薰灼暫時雷電何異迨身命徂謝向時聲勢悉委泥塗誰復重之乎百爾納聖人訓一國王曰爾思居尊位高與衆甚異兼思爾身是浮灰與衆不異合此二念自忘其尊高矣

昔有國王統百萬衆征行布陣原野登高望之輒生雄心私念百萬之衆誰能禦之我爲其主尊矣大矣忽覺爲傲反念曰不然不及百年彼百萬皆死我亦死以一死爲衆死主何足矜矣

水之分流有淺深大小入海則等水耳無復知孰深大孰淺小也人在世水流地也其貴賤淺深大小也至終時

則入海矣。豈有貴賤哉

物像愈精。愈僞。愈欺人。愈精。則愈似。愈似。愈令人誤以爲眞物。而實非眞物也。乃惟眞物之象耳。世位愈尊貴亦愈僞。愈欺人。愈尊貴。則愈似可欲。愈似可欲。愈令人誤以爲眞福。而實非眞福也。乃惟眞福之影耳。眞福者。獨善人宜有之。尊貴則善與惡俱得有之。豈可謂眞福哉

或問一賢者曰。人心之最擾不休者。何物。答曰。圖高者是也。未高求得。既不能安。既高恐失。又不能息

成萬物有四行。土水氣火是也。成萬罪有二行。好貴第一。貪財第二。塞搦加曰。好貴者。辟之旋風。先自旋而後旋

物。石之在山。靜則已矣。惟自崩而後觸之者傷。當之者破也。人當伐善時。不見在已上者。惟見在已下者。迨求貴時。不見在已下者。惟見在已上者。不知爾欲爲貴。必合爾神身。無不震動以營之。而後得之。而人乃或淹抑矣。或擠陷矣。夫非以我之貴震動人也。乃以人之貴震動我耳

今人視此世貴。甘之如飴。夫求貴者欲也。貴不得亦欲。既得亦欲。日加熾焉。如消渴者。飲水暫減。少頃愈加。水反爲薪矣。好貴不知足。恒冀所未有。不能享所已有。如食已飽。又加餐焉。出而哇之。並歸無用矣

阨勒卧畧曰。好大者。欲伸於他人之上。而自屈于傲情之下。欲爲他人之主。而先爲其欲之奴。我苟欲貴是勞我以卑我也。我卽得貴。益助我以抑我也。且人心方有所欲。則胸中便成厥像。動一欲貴之想。胸中忽覺棟宇巍絶。忽覺見奔走承役者。覺崇壇廣筵。凛然臨萬人上。覺威風凌攝人。覺取怨讐報復。覺頃刻呼擁前後。無數輿馬赫奕。覺多脅肩諂笑者來。我輒色喜。覺推墜一人可至地。提挈一人可至天。覺堂下人哀乞千百狀。我能憐之恕之。覺天下人戴謝我。我詡然自居。或僞退讓。種種諸念。牢印於心。一觸其端。浡如逐影。還視此身。蕭然而

已非醒時入夢而何未及受是位之樂而先來是樂之勞

好貴者不目覺其至險至危妄爾欲入夫身登峻嶺不重則必傾足搖目眩飄然浮雲可復定乎高位非易居也厚其仁深其智吾身重而後能安之且居高位者百責聚焉以一身委百責之中險危極矣而入之如溺何哉

昔有將受王位者其諸父賢人也就問之賢人引至高處令入圓盤中急轉之少頃眩瞀欲隕乃下之眩尚未定良久而坐謂之曰在高則險且隕在卑則安且止吾命女矣遣去遂不敢受無何卒靈神示人曰天主賜予升

天堂享永福且喻我云曩不聽若言受位者必墮汚行不能逃地獄永患也

好貴者其未得時謀望既爲心患其已得時竊據更爲心患至於失位愈又更爲心患其始謀望時得位心重遑計其他遂不知天主不知人不知己皆大患也內多歉畏恐失人意語言行事無不求媚於人僞爲謙恭又如不欲得者屈己狗人諂諛百出是衆役也心分兩念自相爲鬬其一惡情本欲爲不善又因好貴懼人知覺姑強抑之兩惡心相反不許有靜時既處高位身心最險蓋有位爲惡其勢既便又無從旁畜止者是以在位彌

久。造罪彌深。道既失位。而受居位不善之永罰。其患又極矣。聖經曰。大者受苦亦大。亞利思多喻好大者曰。人視貴位。俱宜視後。不宜視前。蓋先寬後窄。先甘後苦。如生果焉。色美而味酸。方見輒欲嘗。方嘗輒受其苦矣

任馬者。揣力強弱。較物多寡。然後行。任舟者。亦量重輕。酌堅瑕。察波濤風色。然後行。于物無不然。獨好高位者。不自度其能否。力綿而任巨。皇皇然惟恐不得。得而不勝。收韁迴舵。則晚矣

人無有自信所不能爲者。與縫人以尺布。而欲爲衣。與履人以寸皮。而欲爲舄。必決起而力辭。居貴任以治人。最

難爲之事。而無人自識其難也。甚狹不足。以爲甚肩餘。惟眞能辭者。乃眞能任焉。寓言曰。衆樹共議。欲立一樹爲長。共宗之。首推阿理襪。阿理襪。美果美膏之樹也。辭曰。我膏甚潤。爲人用。不願散我潤。易爾衆樹長也。次推葡萄。辭曰。我果甚甘。我酒甚美。爲人用。不願散我甘美。易衆樹長也。已及辣末。辣末者。棘屬也。無花葉實。叢生多刺。一無可用。燎爨而已。遂躍起曰。信然耶。則當來就我影下。惟我所爲。誰敢逾者。逾則我辣末當出火焚之矣。夫有德者。滿于膏。豐於實。懼因貴任而散也。微特不喜。且畏之。微特不求。且避之。愚者拙者。無美可懼散。不

畏不避則辣未而已

法蘭濟避尊位弗得質之天主天神以玻璃餅注清水示之曰已清如此而以濯人則可矣遂避之夫周于德者非天命弗敢輕受尊位何況染於罪者乎

厄勒卧畧欲避主位衆迫之甚急守之甚堅乃自匿巨甕中兩人舁出城而藏之復陶衆索之其家弗得俄見遠山有猛火幕之怪而往觀聖人在焉夫聖人甚畏居位而急欲避之惟知高位之責重險多身居高而心存謙德甚難合故非萬萬不獲已弗敢自恃其德而遽當之好貴者惟爲一時之假榮不復盥覓終身之真辱徒計在後

之得。遂盡擲從前之功

好貴人。有可笑。有可憎。有可愧。以微功力求尊高。可笑矣

其得之爲僥倖。可憎矣。若窮神盡智。而終不得。或旋失

焉。適可媿矣。陟高之路。莫捷於輕高也

居高位。非大人所以爲大人。而似大人。蓋以世情量世物。

不於其身。於其礎耳。然登侏儒於無極之臺。不得爲長

人。納防風於不測之淵。不失爲長人也。故辨高卑者。獨

量其身。勿兼其礎。西有費理薄者。大國王也。勝敵國而

奄有其地。大自矜伐。一賢者問之曰。王滅是國矣。取是

地矣。試度王影。視昔得長少許否

人以高位爲榮。然以小人居高位。反辱矣。何者。高位不能榮小人。極能見小人也。若使不在高位。孰知小人哉。如猴升屋而坐。非尊榮也。第令人笑之。

人當願有其具。不當願有其位。有才無位。彌榮。有位無施。彌辱。西國古俗有大功者。得立像。加當者。功最大。未立像。或問故。對曰。我願人問加當何故不立像。不願人問加當何故立像

論謙德九支

謙者何。自居賤。自居下也。人思天主之大。已之眇焉。非主弗生弗成。弗賢弗聖。其心下於天主。即下於人。斯謙已。

謙爲德根。凡德不絕於是根。則暢達焉。梵茂焉。不則摧折焉。枯萎焉。聖亞吾斯丁曰。謙德斯須不可離。謙者先善以引善。配善以固善。隨善以掩善。不則傲且取釁以入。全奪我矣

累臺者。必固其址。若以浮沙積。愈累愈險。愈速傾矣。善才能基。莫固于謙。若不以謙心積。愈多愈高。愈險愈毀。聖厄勒卧畧曰。積德不以謙。如持浮灰而逆飄風。又曰。紅爐之炭。不以灰蒙之。須臾而滅。盛滿之德。不以謙掩之須臾而亡矣

聖百爾納曰。雖過謙下。不必自疑畏。若有絲毫上人之心。

正可畏也。譬如入門。門高而我過屈。奚害。軒然直行。或擊其首。多瑪斯賢人也。其言曰。心下於萬人何害乎。心上於一人有害矣

天主經曰。爾身所居愈高。事事愈謙下。上帝寵爾。浮海之舟。帆既高。無重載以厭之。鮮不得覆。人者樹也。身其枝。心其根。枝升根沉。上下相應。乃能御風。而本不撥。華且實焉。故身伸于萬人者。心屈于萬人。我位勝人。昧然不見人德勝我。灼然見之

凡人愈善。愈謙。愈下。井之深者水逾甘。蜂房之在下者蜜益多。黃金者。五金之至貴也。體最重最下。果之實者枝

必吾粟之堅者穗必俛。百千萬物無一不然。故重與下俱。德與謙并。重德結于身。其心愈不足矣。觀已所不足。則向下。凌人以有餘。則向上。凌人以有餘。有餘乎哉

鏡之照日也。圓實者。其光不耀。虛圓如盂。不可逼視。且發火焉。虛故容也。故聚也。故能發也。人自滿。德無所受矣安能及物

筭數法有空位。空位非數也。以之加於數後。則進十爲百。進百爲千。進千爲萬。空位益加。數益大。謙于他德。如空位于正數也。故曰。爾有所爲。所爲全成

傲者相爭不息。謙者自處最安。傲者求上。誰不求上。故皆爭。謙者求下。誰則求下。故獨安。謙居下。下不復墜矣。傲居高。危哉

傲本謙之讐。或不敢徑行其傲。必也襲謙之迹以自蓋焉。是明知謙爲吉德也。夫夫謙無不受益。獨見讐於傲耳。今并其讐亦且明叛之。隱假之。謙果吉德也夫

世榮不兼之謙德。愈近辱也。謙無他榮。自足爲榮。若兼他榮。則更榮。譬之美香。非獨自香。兼他物皆得香。惟傲反是。美德美才。受若辱。染若汚

或問一賢者曰。學孰大。答曰。學爲小者大。問學小如何。曰。

願不見知於人。願見賤於人。蘇瑣。西國盛德士也。從幼至壯。念念修德。人爭譽之。忽天神謂曰。爾修誠勤。爲人皆崇重讚譽。故德未尊。僅臻小學。是後天主命爾。受人賤慢窘迫。以爲天下最鄙惡。親疎憎厭。不屑與言。爾能欣然樂受。不怠前修。則人大學矣。

謙心者。注美德美智之器也。他器愈注愈滿。此器愈注愈虛。故愈注愈容。他德長。謙德與俱長。德愈實。自視愈虛。謙愈厚。併已無謙。是以愈受愈虛。愈虛。上帝愈授之。故謙者如貧而日富。如賤而益貴。如愚而大智。如世人而實天上人也

拔刺諦。西之賢王也。行遇二人。鵠形鶉服。誦經讚美上帝。王趣下輦禮之。諸大臣不悅。謂王輕身匹夫也。王歸。命製四櫝。其二絕精麗。黃金爲鍵。實以枯骴。及諸穢物。其二甚樸陋。實以珍奇。召大臣前。問價孰重。俱曰。美者重。王曰。謬矣。啓美者。露其中醜。曰。此譬傲人。外色艷美。內心愆戾。世人尊之。天帝及天神則厭棄之。啓其醜者。露其中美。曰。此譬謙人。輕忽世福。外形汚瘠。世人賤之。內心精潔。豐於道德。富於功勛。天帝與天神甚重愛之。向者兩人是也。吾下輦禮之。曷怪焉

動上帝之至慈。莫若謙慈。心遇貧者則動。富則否。傲者自

視滿足。畧無所需。故上帝棄廢不與。謙者自視貧甚。畧無所有。恒若有求。故上帝哀憫付足焉。經曰。上帝盈飢者。遺富者。又曰。惟小者見憫

消上帝之威怒。亦莫若謙。經曰。自伐者與訟。自謙者消之。又曰。謙應則破怒。怒猶蹴踘也。遇堅則激。柔則止。獅。百獸之王也。敵之。雖飽必殺。服之。雖餓必舍。得罪於人者。謙必免。夫謙貌能格獸猛。謙言能消人怒。化讐爲友。矧謙心乎。豈不足感上帝之慈心而消其怒哉

或請天路于亞吾斯丁。荅曰。實謙其第一。實謙其第二。實謙其第三。百問之。百如是荅。夫天主所上者。惟先自下

之天主所成者。惟先自虧之。天主所識者。惟先自忘之。天主所重者。惟先自輕之。謙者實歉其無德在。無可受報。天主正以爲是應報。實歉其望天主而未遑格。天主正以是故格焉。微獨如其望。且申之望外以益其謙。故經中大主自言。吾所顧視爲誰。謙靜而畏吾言也

經中天主誨人曰。眞福有八端。其第一曰。神貧者乃眞福。爲已得天上國也。不以功德自歸。悉歸天主。不自滿足。不恃已。不凌人。身居人上。心居人下。此神貧也。存此謙心。必上昇受享天國

登高之路惟謙。凡以謙向下。似下實上。以傲向上。似上實

下。經曰。謙者自下。天主益下。天主益上。遠之高山之隈。爰有國都。近君者貴。何嫌平地。遠君者賤。何必高山。人欲尊貴。近天君者是。近天君何道。謙者是

聖法蘭濟。一友最盛德。天主賜以神目。見天堂甚明。寶座甚多。一座尤高峻。光耀絕異。心奇之。思世人功德。孰有稱是座者。天神應曰。此尊神之座。初以傲罪見屏。今天主豫定以酧法蘭濟之謙德也。友不敢宣。欲一試聖德。一日與同行。問曰。夫子自視何如。答曰。吾爲世人最惡者。友艴然曰。世間惡者甚衆。夫子乃作是言。無乃不誠

乎。曰。世間最惡者。苟得天主憐恤寵眷佑助之。如我乎。其殫力爲善。盡心愛慕天主。必勝我。我乃如此而已。豈不甚惡于彼哉。友喟然嘆曰。我昔所見。今證其實矣。法蘭濟自居人下。天主豫定其位於他座之上。自下彌卑。天主上之彌高。故曰。獨傲能以天神爲邪魔。獨謙能以世人爲天神

我欲修德。邪魔必厭惡圖我。恒投邪念穢感以攻我。我欲存我德。防禦其害。計莫若自謙下。與祐於天主。勿恃已德力。或問一賢者曰。邪魔每以淫慾攻我。我不能當。其故何也。答曰。爾惟棄爾干戈。故不敵。何謂干戈。曰。謙與

忍德也。魔之來攻。傲者詘詘自足。恃其德力當之。故屈。謙者自視無德可恃。惟望祐於天主。以此敵之。故易勝矣。闇當。古聖人也。天主嘗授以神目。令見世界。滿皆罟網機阱。鬼魔所布。用以陷人。聖人悚然。懼畏嘆息。曰。世之險危。隱且多。人孰能避之乎。輙有天神答曰。能不蹈鬼險者。心謙而已。昔有聖瑪加畧。嘗受魔攻。以謙防之。魔不能入。一日魔見形謂曰。今我負矣。惟爾謙勝我也。遂不至蓋魔來攻我。惟欲損我德。汚我心。消我功。我以謙當之。彼攻愈多。我功愈大。彼侵愈甚。我德愈成。彼又何利而攻我哉

凡謙者智。傲者愚。歷山西國之名王。好學。一賢者見其甚傲自滿。謂曰。上帝自欲垂智於爾。惟爾無以納之。蓋傲比山焉。雨露降之。流而不存。故常磽瘠。謙比谷焉。雨露降之。存而不流。故能爲五穀田

邦薄。西國德士也。天主賜之大智。故四方以事諮請者。求釋難者。甚衆。邦薄弗敢自智。必先祈天主開牖。乃答之。如是終其身。臨坳。謂其友曰。凡生平所言。不能記憶。其遺悔之一詞。謬言甚易出矣。邦薄所以生平不出。非獨其智廣大。惟自謂無智無德。恒恃天主。不敢自智也。聖經曰。恃天主者。必甚明于實理。又屢儆人曰。勿自恃已

智聖奇理瑪曰人自信自恃已智自爲魔何必待魔來紛欺之

或問一賢者曰智之至者爲誰答曰謙愚之至者爲誰曰傲問故曰觀擇謙擇內傲擇外謙擇得傲擇聞謙擇本傲擇末謙擇谷故有豐盛之福傲擇山故有風旱險荒之禍謙擇勝已傲擇勝人謙擇實傲擇葩謙擇味傲擇色謙擇真傲擇似謙擇義性傲擇義形謙擇死後永福傲擇目前斃便謙擇下故安靜而人盡欲上之傲擇上故養爭而人盡欲下之經曰傲路滿於干戈欲保其心者遠之夫傲所擇俱虛謙所擇俱實孰爲智爲愚哉

昔賢讀天主經。至疑難處。年餘蔬食自苦。每祈天主垂誨。不獲。既乃往請於名士。途中天神見形。謂曰。年餘蔬食祈求。不足感天主垂訓。今退然從人諮請。天主命我告爾。曰是可見微謙之功。過年餘之苦。故謙德如珠。微而價重矣

識已保謙十支

聖意納爵曰。我最不畏者。惟傲。人異而問曰。傲念最危。易入。難避。害重。何得不畏。答曰。人不識已。即傲入之。我深識我不足。何畏矣

或問一賢者曰。何道而能謙。答曰。交謙者。勿交傲者。聖經

曰。交傲者必著其傲。交謙者反是。孰思爾罪過。勿思人之罪過。移視人之目。反而視己。從人勿從己

智者始于識己。終于識天主。故能事天主。夫我與我無分。故最近我。若我未識最近之我。安識最遠之天主。百爾納曰。爾持二知。逃二不知。則能成智。知己則生謙。爲衆善之始。知天主。故愛天主。爲衆善之成。此二知也。不知己。故生傲。爲衆罪之始。不知天主。故無所畏望於天主。爲衆惡之成。此二不知也

彝之輕也。風能飄之。知風將至。豫抱沙石自鎮。欲保謙德。免虛伐。莫若念己罪過。抱以爲石。卽虛聲虛念之風。不

能散我德矣聖契理瑣曰自省一日罪過可保終身之德況終身之多罪乎故欲存謙辟傲視已而已孔雀文鳥也人視之輒自喜展翅尾示人忽見其趾醜則厭然自廢歟其采矣禽獸無知猶知以微惡廢全美人欲以微美掩全惡乎

亞得納斯西之古學也出其門者多茂異之士就學者不遠千萬里踵相接也門難氏曰從亞得納斯者初年智二年奮三年愚何者及門之始未臻堂奧虛憍恃氣竊然自智也敬業歲餘稍窺道妙駸駸嚮往志不可遏又復歲餘道蘊彌深德精彌堅自顧無幾矣故初學人之

心。如已得者。三年之後。反若初學人。自此以往。其詣益深。其識益超。還照虛靈。竟同無知。蓋實德愈充。虛氣愈去。譬鐏之空。虛氣必滿。徐納佳液。液入如許。氣出如許。佳液漸實。虛氣隨盡。無所容矣。佳液既實。慎自奉持。勿使虛氣得復入之

亞吾斯丁曰。進德者。就其所到。覺遠於眞德。所進於眞德不小矣。厄勒臥畧曰。人進德彌深。修善彌精。其視已彌空。賤已彌甚。知天主之至清。識其罪過之多。善行之微。彌明也。是以不曰已至。反覺未始。法蘭濟已入聖域。猶曰自呼曰。法蘭濟。德路甚長。至今未始蹈。今速行。補往

日之怠可也

登謙德之極域。有七級。識已爲罪人。自覺可輕。一。因以痛悔於內。二。因以曉告於外。三。願人信我實有是罪。四。傳聞於人。譏議者。我卽忍受。五。因是辱我慢我。怡然不愠。六。深願侮慢之我加。七。

或問人有罪。自知不諱過。謙乎。曰。否。觀其實心。實謙者。一見其罪。深自退悔。必期悛改。明令世人見我實過。卽逢侮辱。以爲實當其罪。毅然忍受。今所謂謙。或未必然。自知其罪。度必呈露。反自揭揚。若爲不欺。實不欲人信其有過。但冀反獲能謙之譽。蓋自刻責。僞示其謙。人或責

之。終不能忍。襲謙名。伏傲性。以其所短於人。顧欲見長於人。離謙愈遠。入傲更深。故曰。罪之宜露也。謙者以保謙。傲者以增傲

謙者有德不欲露。畏傲也。傲者有罪不欲露。畏辱也。而謙傲自露。各不可隱。蘊火無烟乎。蘊德與罪。蘊謙與傲。無榮辱乎

聖厄勒臥畧曰。聖人恒圖保護謙德。自覺有所知所行善。翻然轉思所未知。所行不善。及所未行善。思不足。使不矜有餘。如市故衣者。徧察遇破隙。指以消其價。

又曰。德非謙不成。故聖賢以保謙爲急。觀已觀所短。觀人

觀所長。以其未成之微善。較人之大善。故嘗自責其怠。自勵其德。謂已不如人。聖賢以之養謙。觀已觀所長。觀人觀所短。嘗謂人不如已。以其罪惡。較人之愈大罪惡。而辭已之罪惡。愚夫以之養傲。視人之惡。形聲象貌。未覈其真也。或其志亦善。其事偶涉。猶可持以解之。若爾自作之惡。爾自明之。而縱之。雖解於人。難解於已。夫明知多惡之實。而不自恨。一善之微。反謂我善於彼。豈不甚欺哉。故曰。智者不敢以他人罪爲重於已者。見他人之罪惡。未能如已之甚明故也

百爾納規其徒曰。爾非但不可自上。亦且萬勿自比。勿比

大者。勿比小者。勿比相等者。比人之情萌於心。傲矣。危之機矣。又曰。人雖明知已之善。與彼人之惡。一有比心。即有矜誇。毀詆。兩不善心。況目前善安知異日一念不檢不變爲惡。而墮幽魔之苦。目前惡安知異日一改圖不終得天神之樂

爲德者。不獨戒人知。尤戒自知。不獨貴能藏。尤貴能忘矣何故。我忘而天主不忘。勿論也。忘則從前所有。視之已無。惟日不足德乃日進。不忘。則既往之善。執以爲實。畫地自安德乃日消。故聖葆琭有言。忘其後而急於前矣行道之人。向前之一步。即落後之一步也。但問其能歸

何地。不問其能過何許也。沉神漫想若愚若狂。掉手數足。忽至其方。若後途是顧必阻徃前。不惟阻于徃前。抑使復退於後。何者。德之路。不聽暫止。一不欲進于善。乃即退於惡。猶以小舟泂溯猛流。竭力鼓棹。則逆流而上。稍止則順流而下。不能遏也

百爾納曰。爾知德尊貴而爲之爾勿知德尊貴而伐之。則爲一倍一矣。譬之兩僕。忠愛等。勤力等。其一則欣欣自爲功。其一歉然若弗及。闇然若弗識也。爾誰善乎。不亦効力同而取愛于主大殊乎。故聖經誨我曰。爾盡行天主命。悉守天主誡。即曰所爲惟所宜爲。非能有益之僕

也

爾德既隱于人目復隱於本目

人之念眼常聚於已所樂憶之事故凡已所既爲之惡及未爲之善皆不欲憶惟就所少行之善時想之以自慰方爲纖善多惡俱忘見居罪中竟不自識夫有責多還不可謂償全還始爲償也行路者勿念已過幾何當念未過幾何漸過之漸棄之未過者來愈無窮已過者去愈無用矣德者升天歸天主之路其遠甚也苟念及不可欺之天主則必不以纖善自矜而惟以多惡自憂必不喜一惡偶去而惟懼全善未償故聖人目觀所未爲

之善。光照萬方。自不見光。力舉天下。自不覺力。方爲之時。神能畢集。方爲之後。記眼已塞

平妬小序

夫妬者滿腔皆殺機也包蘊諸毒叢於一心伏弩藏機見影即射懷刺挾刃遇勝即鬬妬名有十傾危也忮懻也憤張也賊害也矯誣也讒毀也兩舌也訟爭也讎狠也兇貪也無非妬也晝夜相代營搆不息總歸於攘奪一念耳不攘不奪不妬矣仁德備衆德妬惡亦備諸惡也諸惡顯顯可妨也妬惡隱隱必中矣諸惡淺淺易釋也妬惡深深必危矣諸惡而止妬

惡發發無噍類矣人知遠惡不知遠妬人知惡人爲惡不知妬人備衆惡人知陽善陰惡不知妬惡極陰無陽也一切惡心皆從妬起一切惡事皆從妬造或曰妬者無徒矣余曰妬者無親無尊何止無徒無親是無父兄也無尊是無君上也故曰妬者滿腔皆殺機也龐子平妬切中人情深入肺肝妬者讀之泚然汗出妬病其瘳矣乎

江東崔湄撰

七克卷之二

西海耶穌會士龐廸我譔述
武林鄭圃居士楊廷筠較梓

平妬第二

妬如濤起以恕平之作平妬

妬者何。人福之憂。人禍之樂是也。妬者傲之密侶。相求不離。計念人惡。訾毀人非。幸人之有灾。凡此諸惡。皆妬之流也。他情雖大。可鎮於內。使不著於外。雖傷心德。未必傷身安。惟妬情一起。目瞠。面黃。唇顫。齒切。言猘。手鷙。體寒。神憂。遍身皆顯妬形。皆受妬害矣。經曰。妬者必不享其命。而

先以憂終

色搦加曰。眞福益公益美。且曰。爾有吉祥善事。而無伴侶同享之。尚不足爲福。妬者反曰。福益私益美。與其得伴侶。寧無善事。西士有兩人。一甚妬。一甚慳。俱聞於國。國王賢者。設計以探其情。召謂之曰。任爾所求。我皆聽爾。先請者予一。後請則倍。兩人各遜居後。欲倍之也。王命妬者先妬者諦思曰。願王鑿我一目。此何意。王言倍。必倍。王命先。不敢不先。已不得倍福。寧令人得倍禍。鑿已一目。易人兩目。深于妬矣哉

人有他惡其心飽然甘之。而後從之。盜有財貪。淫有色貪。

類然。惟妬悉爲憂愁。悉爲痛苦。了不受樂。而人猶從之何哉。人從他欲者。以目前暫樂。易死後永苦。從妬者。以目前重憂。非死後永苦。故曰妬者有兩地獄。生一。死一。死魔爲掌戮。生妬自爲掌戮

妬惡於怒。人先傷我。我則怒之。我怒由彼。惟妬一情。悉出我傲。恐人以德福勝我。而願敗之

他人福樂。妬者視之。與己之禍灾等。故昔賢遇一善妬者。面憂色黃。問之曰。爾遇不快事。抑他人遇快事耶。曰辣多曰。我願妬者具千耳千目。使視聽衆人之德福。而憂無已焉

妬人者恒欲勝人。其自視也。勝萬萬人。不爲樂。不能勝一人。爲不樂也。多勝人之樂。不減一勝已之憂。夫妬者。人在上。妬其上。人已等。妬其等。人不已若。又妬其或已若也。盡人讐之。獨居無朋。上鬬不愛于天。外鬬不容于人。內鬬不休于已。雖全得世間所爭羨愛者。亦爲天下無福人耳

妬惡於吝。吝者。忍弗能予。亦不計人予。妬者。自不肯傳達其福。又不喜人傳達之。天主以賜爲心。故美好吉福恒願傳致人。其念至公。故不計人善惡。日月均照。霜雨均潤。妬者喜人凶。憂人吉。以奪爲心。惟願天主顧已棄人。

慈已怒人豐茂于已。吝嗇于人。與天主正相戾焉。天主至公故至善。妬人至私。豈不至惡乎。仁者愛慕天主萬物之上。愛人如已。故見人凶惡。如已凶惡。痛憫欲救之。見人德福。如已德福。則悅樂而讚美天主爲諸德福之原。且愈愛其人故以人德福爲已德福。妬人不然。見人福爲已禍。見人禍爲已福。自有人亦有。不爲福自大人。亦大不爲大。自有人盡無。自大人盡小。乃爲有爲大矣。故以人之德福爲已禍。厄勒臥畧曰。妬人者。以人光自闇。以人樂自憂。以人善自惡。以人安自病。以人生自死。悲哉。夫憂樂好惡同者爲友。惟邪魔甚惡人吉。喜人凶。

妬者悉與同之不亦魔之徒乎經言天主謂其徒曰爾能相愛人乃識爲我徒邪魔謂人曰爾能相妬則徵爲我徒夫魔雖妬妬人不妬魔妬者妬其同類之人不已甚乎

傲情雖大遇讓則止怒心雖甚值謙忍則息貪念雖深得財暫輟諸如此類尚爲可救惟妬不然忌人德福故隨人德福與爲滋長爾愈忍妬爾能忍愈謙妬爾能謙不及喪爾德滅爾躬不獲息焉夫妬人財物勢位等可退舍以止之若妬人之善孰肯自喪已德捐已命以救其妬哉

榮之實功德而已智者厚其德豐其功榮名自隨故他人所有所得不羨亦不妬妬者願得榮名之本故其求榮惟欲辱人以榮己抑人於下自抗其上塗人以濁自居其清臨深爲高損人自益而已矣

他情雖惡其牽引人作害人辱己之事未若妬情甚也昔賢友數百人遁世脩道中一少年甚盛德名曰巴拏有妬其德者欲伺隙衅之不得則以所業簡冊私投其室中於衆會時佯亡其書主者異焉令二長年偏覔之得諸巴拏之室衆益異之或曰作此汚行向所爲德貌焉耳巴拏不辨亦不承惟跽而求赦主者依法罪責之斥

不與會。浹旬日。妬者自謂得計。快甚。邪神忽憑焉。盡道其前事。衆而後服巴孥之誠德也。天主亦賜焉以誠德之徵應。蓋衆共禱祈哀此妬人。免其患害。不得。巴孥控首請之。邪神去之。鄙哉妬人也。不能以直德自伸於人上。圖以假惡屈人於巳下。竟不能逃天主降監。而善人之德名愈彰。巳之妬惡愈顯焉。蓋盛德令名。皆天主之恩。妬者忌人有之。是忌天主授之。故爲天主所惡。日前每承罰焉。微獨死後永罪矣

惟妬至愚。謂其不諳情理。不明損益之類也。若妬人形福則富貴安樂。人有之。不奪我。人失之。不必歸我。矧妬者

欲損人益己。人未必損。己無不損。妬何爲哉。若妬人才德則才德路甚寬。舉世之人同入焉皆容。各取焉皆滿彌散焉。彌長。辟之于燈。以一燈燃千百燈。分光愈多。本光不少。是才德在人。爾能取之。曷禁于爾。才德在爾。爾能分之。曷妨于爾乎。妬何爲哉

戒計念人惡

善人者萬人之鏡也。對照己惡而去焉。如貧人遇富。以富對照。遂見其貧。妬者不喜思人善。不於人善求照。而於或細缺或微汚處視之。是破鏡也。昏鏡也。得自見其醜乎。不惟不照己醜。且彌益妬惡。如藥火以水爲薪。愈灌

愈熾。如鴟鳥。以日爲翳。愈明愈昏

凡人以心揣事。如以玻璃觀物。日光從玻璃出。無物不似玻璃色者。心從仁出。無事不受仁性。心從妬出。無事不受妬性。故仁與妬。俱如猛火。草木遇之作火。金石遇之作火。試仁人。見人善。必信之。見人惡。必解之。即有惡形。曰彼貌然。實有惡徵。曰意未必然。意惡矣。曰是偶然。至不可柰何。曰彼豈迫於勢。我當之。且甚焉。是者見人惡。亦動我仁。何論善。如蜂然。花雖苦辛。取之作甘。妬者不然。見人惡。嗤之。見微過。以爲重罪。見人善。必疑之。或曰。貌然非眞。或曰。偶然非堅。或曰。勢然非常。是者見人善。

亦增我惡何論惡如蛇然花雖甘食之作毒即德眞實堅甚妬心不已必黽勉尋求曲處一肖善之惡以汚之謙謂卑下忍謂怯懦勤于修謂飾德廉于取謂釣名簡嘿者謂愚鈍明辨者謂浮誕正直者謂亢厲慈凱者謂柔靡莊敬者謂矯飾和靄者謂委隨好施救人既謂妄費少施節用以自給又曰吝嗇蓋心猶準也度人猶度垣也以正準度垣彌正彌累彌堅以邪準度垣彌邪彌累彌危故以妬心度善事人愈增善我愈增妬妬逾增德逾傾

他人善惡最爲難斷蓋事之善惡原本心意心意如目目

明全身明目闇全身闇不先照心意之邪正安能正斷事之善惡乎夫人心秘藏非天主無量之鑑不能窮探之故其眞僞善惡獨天主能悉審而正判焉聖經曰末至其時勿先斷人事竢主來時照幽隱中蓄藏宣露諸心之擬意乃各得其讚美於天主也故凡以外貌微跡輒斷定隱惡者皆僭天主之大權全能傲罪孰甚乎經曰以善爲惡者與以惡爲善者天主俱甚惡之爾一見惡象遽決眞惡豈能不誣而以眞善爲惡哉偶或不誣而事情未明輕必人惡獨非罪乎夫人以平心決斷人事猶患多誣何況妬心極能翳心目不使見眞僞乎

夫是人善矣。爾以私憎視之。遂惡。試以移之平交。爾復視果惡否。或以私忌視之。遂惡。試以移之本身。爾自視果惡否。且爾偶見人一不善。其貌雖肖。其意未覈。曷能遽決眞似乎。卽眞不善矣。反視巳之多且大不善而曰。我不忌巳之多。輒忌人之一。可乎。或問一賢者曰。嘗動我心。思人過惡。何故。答曰。爾惟不熟於觀巳而巳。昔數友同居修德。有犯罪者。捕致大德每塞。求判其罪。每塞持囊沙負之行。人問故。答曰。此我罪也。我罪鎭我。未能盡識之。盡除之。何暇判他人罪乎。加當。西國名君子也。有妬者曰。加當暮夜恣食飲。曷謂君子。則有解者曰。加當

且晝勞勤心力。綜理國事。爾何不聞乎。見夜影。不見日光爾。目不病乎。一加當也。妬者獨見其細忽。以爲不足爲君子。不妬者。并亮其無遑休憇之故。以爲不失其爲君子

西有近達襪爾者。誠德人也。見人貧。則曰。媿哉。我安得輕世如是人也。見人富。則曰。媿哉。我安得守德如是人之守財。見婦女盛服修飾。則泣曰。媿哉。修心悅天帝。安得如是人脩容悅世乎。生平如此。洎死。兩目烱烱如星。其友惟之。思其故。忽聞有聲曰。是人生平見人。未嘗不以爲善於已。夫惟生之目獨受善。故死之目不受暗

戒讒言

契理瑣曰。思人汚行。汚其心。言人汚事。汚其口。如竊人汚物。而以示人。爲辱人耶。辱已耶

造毀者如豕。置足焉。卽置口矣。豕入名園。芬香不采。清泉不濯。美景不顧。獨汙泥是甘是安焉耳矣。妬者見人好德高才。多能可讚可效。厭問之。厭聞之。有隱過微疵焉。則津津聽之。汲汲叩之。汎汎洩之。積于心神。噓于口舌。如其惡氣而發矣

毀人者如蛇。回之畏而避。背之。進而噬。蛇曲行。毀人者亦然。始作好言。掩其妬志。以取人信。訖加惡毀。汚人善聞

毀之害甚于盜盜損財物人所甚輕毀損善名人所甚重又重於地獄地獄喻死人惡人毀人之口不簡生死不擇善惡并喻之

邪魔誘人於惡人未必狗即狗亦不能使之明行必也闇然藏匿不使人知害止其人可謂未大造毀者掩人之顯德使人疑之不復慕之計人之隱慝令人見之又惑而從之則邪魔所自成也小託造毀者之舌而大害尤廣尤宜避之故百爾納曰毀人者虐於毒蛇蛇一齧傷一人毀者一言傷三人巳一聞者一受毀者一是故覆邦家疏友朋離昆弟間父子皆由讒言聖經謂造毀者

曰。其齒兵箭。其舌利劍。又曰。兩舌之人必負大禍。每搆亂相合者故也。又曰。屏放作毀者。而諍訟自息

愚者中懷讒言。如犬傷于矢。矢不出。不能休。故聖經勸人曰。爾偶懷傷人之言。必使消融于內。勿畏裂爾腹而吐之于外

厄勒卧畧曰。欺。灰者。自汚其面。迷其目。毀人者。自汚其心。闇其靈神。又曰。欲昇天者。必不誹謗。誹謗者必不能昇天

讒人者。設坎以陷人。而屢自陷。一賢寓言曰。師子爲百獸王。一日病。百獸來問安。獨狐未至。狼遂獻讒曰。大王病。

我輩皆至狐獨否。誠可恨。狐狸適至。聞後言。便進問疾。師子大怒。問後至者何。狐狸曰。大王疾百獸徒來一問安。於大王疾曷瘳。小狐則偏走求良方。頃得之。即來。何敢後。師子大喜。問用何藥。曰。當用生剝狼皮。乘熱蓋大王體。立愈耳。師子便搏狼。如法用之。詩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毀人有七端。無故而露人陰惡。一。喜聞。二。無故而傳。傳而增益。三。誑証。四。不許陰善。五。消明善。六。以善爲惡。七。其害俱等

善人。照世之燭也。燭不無煤。剪之則明。人雖大善。不無過

失天主縱讒口噬之以前其煤以增其光故手剔煤者燭加明手加黑讒善者人加清已加穢

賢者見重於王倫極尊貴偶出遇一貧者乞施賢者命施錢曰我旅人也不願錢願收我我即無以報冀幸天主佑公異日或得當尺寸之用未可知也賢者竊哂之命館穀焉久之賢者益尊寵大爲同列所忌謀共間之于王曰某之寵于王極矣無厭今且謀竊國奈何王未之信也則又曰來日某見王王試語之欲棄國家入山脩道以是嘗之彼利王之去位而已輔幼主專政也惟恐王去之不果也必極口贊決矣彼不利王之去而沮

王臣言則誣矣大抵西國賢王多有謝世入道者度彼賢人必爲王願之故設此謀穽慮無不入也翌日王如言賢者果大喜力贊決之王以爲實勃然色變口不言心遂欲圖之賢者覺耳目可疑未解其故歸而思之乃悟必有譖於王者謂我利王之去國矣憂懣不堪又無自白之理適貧者見之問故賢者實告之貧者諦思曰白此不難今公褫冠服衣道者之敝衣悉家資散於貧人以朝將從王而行王必釋然矣賢者果以是往王見問故對曰昨聞大王欲棄國家入山修道臣甚喜願從王行已散棄家業矣請問行期王大悟曰爾眞盛德忠

良彼言者皆娼疾讒諂人也悉重謫遠竄之經曰殄
自作之穽妬人如是輩者衆矣

戒聽讒

經曰憂面息讒言如北風散雪云雨蓋聽者厭聽而言者喜
言無有也爾聽者喜聞即彼謗者喜誦故百爾納曰作
毀之罪與聽毀之罪孰重易辨也假令見犬食生人能
逐不逐能救不救與率犬食人何異爾聞讒吠以正色
可防以貞言可止不防不止顧且傾耳聽之俛首銜之
更端審問以導之豈不重于毀之罪哉

造謗者慎勿聽之與爾言人過與人言爾過也譬之販者

以他貨售此方。轉以此貨售他方

契理瑣責讒者曰爾道人善。我當開爾承爾美膏。爾毀人。我則蔽耳。不堪受爾穢汙。又戒聞毀者曰。爾試思。不蠲在道人。或于爾過時撓動其氣。爾不掩鼻過。切責之。且遽避之乎。穢氣觸鼻。猶速散在空。讒言貫耳注心。乃至虧損在德。切責速避。宜更甚焉

有數友同脩德者。一少年遽欲辭去。老者問故。答曰。某毀我弗堪也。惡信然。答曰。或告我。其人素長者。故信之。曰。然則不可信矣。果長者。弗女告矣。少年悟曰。是矣。非彼毀我。是人毀我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法蘭濟途遇乞者。懸欲救之。不得。爲泣下。其徒曰。是者徒身貧于財。心或甚富於物欲也。奚恤焉。法蘭濟輒責之令解衣衣之。曰。爾以舌傷其心。宜以衣保其身。聖者戒人毀言。深切如是

訾人者。急責之。訾爾者。卽勿怒之。併宜感之。曰。彼惡我欲辱我。故毀我。非我猶且難堪。何況感恩哉。曰。彼實訾爾。其所施。則益友事。爾曷獨忌其心之惡。而不感其施之善乎。爾面涴不自知。遇明鏡。則照而去之。計鏡主讐爾愛爾乎。爾果有是惡。彼辱爾。令爾能改歸善。爾亟宜謝酬之。爾卽無此惡。亟自反思。豈無他惡。加以重刑。亦宜

68

忻然而受況忍逾言之微罰哉是故爾宜勿論有惡無惡苟有意作德欲臻至善路莫徑於堅忍人些故賢聖大德其喜遇讒言也甚於世人喜遇讚譽誠知忍讒言之益德善體上帝仁愛故也法蘭濟常曰是人譽我是推我以墜是人毀我是迫我以遷有毀之者則致謝曰譽我者非識我惟爾識我故讒言比颷風焉颷風小舟遇之覆大舟遇之行彌疾至彌速也讒言小德遇之艱然忿怒故覆大德遇之屹然勝受忻然喜樂故進於德彌疾臻於至善彌速焉

西有聖童女理都或妬其德毀之聖女時厚餽焉或問

故答曰。天主經云。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國也。我修德欲行至天國。彼趣我。我當厚酬之

仁愛人　七罪宗。各有對治。如因病用藥。忿與妬俱有憎惡一情。病本相似。仁愛一德。可兼治之。故系諸平妬之後。與想忿通焉

天主所惡罪。莫過于妬。所喜德。亦莫過于仁愛也。微獨本德爲天主所喜。是德所在。諸德隨之。經云。仁必忍。必慈。必不妬。不傲。必不妄行。不復讐。是德不在。諸德俱虛。似而實非。經云。雖盡洞徹天微地之奧理。以至悉測未來。仁乏。無所得也。雖稱述大神及諸聖人之言。仁乏。猶鐘

罄而已矣。雖盡施我財。以養貧者。捨身當大苦。仁乏。無益于我也。故天主眞道萬端。總歸愛慕天主萬物之上。與夫愛人如已。二者而已。愛人之命。天主自稱我命。示其至要無比也

聖若盎既耄。不能多言。恒用相愛二字勸其門人。習聞者。頗厭之。問何故都無他教。答曰。此天主親命。獨行之足矣。夫此道有四善。愚智俱識。至明也。一言可盡。至約也。貧富賤貴。少壯老病。悉能行之。天主云。我命不高不遠。在爾心中。至易也。聖葉落泥曰。相友愛。正我儕大益。天主又陳宏報以酬我。其慈無涯。至有益也。

夫水敵火。與他水合。獅殺衆獸。不殺獅。同類之鳥。羣居羣飛。凡諸不靈之物。無不和共同類者。矧靈人哉。上帝初造天地。特生一男一女。爲人類公父公母。令人相視如昆弟。不相妬憎傲慢焉。況上帝衆人之大父。大小人悉其所生養愛育之子。大父所愛人子。曷敢憎慢之。經云衆人之大父不亦一。爾何故輕嫚憎惡爾兄弟乎。故敬愛者。衆人相負之責。雖恒還。亦恒負。

相愛之德。甚益我也。人孤則負。合則勝。西有國王。集衆子。大漸聚之。命牽一馬至前。令長子握尾騜。齊拔之。力甚費。竟弗得。已更令幼子析而漸拔之。輒盡。乃戒之曰。爾

等愛合。即有大力。不能勝爾。爾分。雖微力。亦負焉。得愛我者。則可以與彼言。如與爾言。不亦樂乎。人實友愛其福祉功德智能財力。皆相通焉。共得焉。故獨所不能。恃愛我者。則能之。友愛之德。上帝所賜。非以助惡。乃以輔善。孤德不能自進其途。自造其域。恃友愛之德。乃能進造焉。有罪不能自悟改。聽愛我者之勸責。能悟改焉。古賢有言。無友愛之德于人。猶無日于世。無日。黑白不別。無相愛之友。善惡不見。世樂悉亡矣。夫福分則增。禍分則減。爾遇樂事。無愛爾者。樂之如爾。則爾樂孤。故微。遇憂事。無愛爾者。憂之過爾。則獨當。故重。友愛之德。視人

如已。故逆者邇。貧者富。病者愈。死者生

人相愛有三。其一習愛。同居同業。同情同議等。相習生愛也。是者易聚。易散。鳥獸亦有之。縱不惡。固非上帝所責。我愛人之德矣。其一理愛。人皆自知生斯世也。同斯人也。不友愛任卹。不能成世道。不能立世事。不能備世變。是故恒求已所愛人。及愛已之人。此人間之事爲愛也。私爲德也。微惡人亦有之。亦非上帝所責我也。其一仁愛。仁者視人爲天主之子。與已同性。故愛之。而願其得福。孰爲福。生時能識上帝。行實德。死時升享天福。則眞福大福也。仁者先自眞愛上帝。轉以上帝之愛愛人。故

望人識愛上帝。以享生死眞福。眞改諸惡。脫永殃。若他福。無妨于此福。望之。否則惡之。是謂仁愛。乃上帝所責於我焉。若以是相愛者。眞友也。非除貪妬。傲淫。諸惡情。非心契于上帝眞道實德。雖合于外事。弗能得焉。故聖亞吾斯丁云。爾不愛造人之天主。不能善愛天主所造人。泉上出。易下。愛上帝者。易愛人。仁者之人愛。原于上帝之愛。上帝之愛。又受育于人愛。如衣。取熱于身。又自保身熱也。

世之人。猶一全身焉。經云。衆人共成一身。故人皆相與爲體也。其相愛宜。如人身之百體焉。身之百體。各有尊卑

緩急。百體所營。亦有勞逸貴賤。第各安其位。各從其職。卑者不陵。尊者不嫚。無者不妬。有者不驕。故足不求爲首。首未嘗輕足。目不聽不妬耳。目能視。不驕耳也。體各營其業。不私受其益。諸體共受之。如目視謂人視。足行。謂人行。口食。謂人食。心明。謂人明。視行食明之職。各體分任之。其益。一人全享之。仁者。安于天命。不妬不慢。所得所知。不吝傳達。猶衆人公得公知焉。已亦非已。乃人焉。

一體所得。必分于他體。諸體共得焉。口食。胃化。自留所須。餘則分於他體。他體亦特取所須而已。留者過多。決非

其益。乃徵疾耳。仁者。愛人如已。得財。自留所必須。有餘。知是上帝所賜以周貧者之乏也。靳固之。猶竊諸貧人焉。故弗敢自封以取罪也。

一體苦樂。諸體與俱苦樂。仁者。視衆如已。故苦樂禍福。悉與人同。經云。與哭者哭。與病者病。與樂者樂。合于衆。以化衆。此之謂也。所施于一體。則以爲施已。故足痛。則口呻。目泣。迨得醫而愈。則面悅。身輕。口頌讚之。手恭敬。携持酧謝之。仁者。視人得施。猶已得之。經中天主曰。爾施于我小者。則施我也。邑搦加亦曰。非爾損益。亦我損益。我與爾愛。固非直愛矣。凡爾所遇所得。友愛之德。令我

與爾共遇共得。是故爾與我無私吉。無私患。俱共得焉

各體先顧身之公益。而後顧己之私益。故體各自當害。以

捄身害。小體亦自當害。以免大體之害。如手臂。寧自受

傷。免首傷也。此體爲彼體所傷。不忿。不復讐。仁心至公。

視衆之安。重于己安。故不辭入患。以捄人患。知君長代

天主治民者也。故違君上之義命。猶違天主之命。若爲

君而以義委命。猶爲天主委命。不謂患。乃大幸矣

經中天主自云。爾愛人。如吾愛爾。此則我命也。夫天主之

愛我何如。天主之愛至正直。不待我先愛之。而後愛我。

乃先自愛我矣。非先受于我。而後授我。乃先自授我。仁

者愛人。非視人愛已。與否。而自先愛人。蓋知授勝于受。愛人是我德也。愛人非我德也。人德也。經云。獨愛愛爾者。惡人亦能之。僅僅若此。蒙何報于天焉。天主之愛。無所冀。非望已益。惟圖我益。非望受于我。惟欲自授我矣。仁者愛人亦然。愛人爲人。故獨圖人益。非圖已益。色撮加曰。計益我而愛人者。益在。愛在。益盡。愛亡。若此者。非仁愛人之道。而殖貨之道也。夫友愛者何意乎。非謂其共相與委命。共相與赴難。共相與費財殫力也。智者恐友愛之德廢墜。因索友以建立之。非欲病。而得慰我。貧而得周我患。而得拯我者也。乃欲得我所慰其病所

周其貧所拯其患者矣不然友愛非德乃利我愛人非愛人但愛我耳嗚呼今人愛友猶愛梯焉欲攀高物升高處方索梯負之雖重不釋也既用置于室隅不復顧之不顧尚可或藉其力反復害之日攝氣成雲雲成遂掩日故曰智者愛人如友愚者愛友尚不如人也

天主之愛至清愛人則愛自所造善性惡人所造惡罪也仁者愛人于世物之上于天主之下故不因物犯人亦不因人犯天主經云人之實愛不令爲惡爲友而行惡豈足辭爾惡人相友愛之緣則德行而已爲友行惡則德亡德亡反根已亡友誼曷自存哉故友愛人之德于

人則禁求非義之事。于我則禁聽非義事之求。

天主之愛非虛言而已。實行也。仁人亦然。經云。我子勿獨以舌愛。以實行愛。今之愛。舌大手小。不亦怪。實愛在心。不以實行顯。無以驗實焉。故曰。實愛不知息在心。必大著於實行。不著於實行。必不在心矣。

天主之愛恒且毅。仁人亦然。於友不妄取。既取。不妄棄。妄棄友者。其愛非仁德也。孩童之暫情耳。經云。舊友勿輕棄之。新友必不如也。新友如新酒。久而享其美味。今人視友如花。喜其鮮。何哉。

人所當愛有四。其一。天主也。人愛所趣向。美好而已。萬物

之美好。天主佛與之。故悉聚於天主。其美好踰於萬物之上。無量無際矣。夫天主萬物之大父母。萬物之初造後存。悉賴天主無方之慈。能保護之。其惠又甚大。須臾不能離之。其可愛也。豈涯際所窮。言說所喻哉。

其二。我也。我者。非我形軀也。我靈神也。吾愛已者。必重靈神之德。輕形軀之樂。若愛形軀。似愛已。實惡已也。惡形軀。似惡已。而實愛已。經云。愛其命者。失之。惡其命於今世者。保之於天上無限之命。此之謂也。

其三。人也。愛人者。恕而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天主所謂。愛人如已。是也。愛人如已者。則先已。而後人。爾不

能正已。而欲正人。過愛人矣。貪妬。傲。淫諸情。不能無諸已。而欲無諸人。豈非愛人惡已。援人沉已哉。爾欲愛人如已。須先知愛已。聖亞吾斯丁曰。爾先知愛已。許爾愛人如已。未知愛已。恐壞人如已也。爾自愛已否乎。必曰愛矣。誰自憎者。經中天主云。爲惡者。自憎。自爲已讐也。則爾既愛已。必不行惡。爾欲爲惡。而愛人如已。則亦愛人爲惡如已。以邪愛壞已。及所愛如已之人矣。故既不知愛已。且勿愛人如已。不改愛。必須辭友。欲壞。特壞已也。

其四。則本身也。愛本身。則猶愛役奴。欲其供事靈神。而

輔之爲善。若愛之過當。則自僭爲主。而溺爾於萬罪矣

慎哉

人無不可友愛。第所擇爲密友者。宜有二。宜無二。宜有者。一謂智。友情極能相染。結友者。非先相似。必後相似。故智者之友。必智。愚者之友。必愚矣。二謂德。友無德。則交友無根。故速毀。不能久存焉。宜無者。一謂忿怒。經云。與忿人勿結忿人如棘樹。近之者。必受刺也。締交雖固。忿火能遽焚之矣。二謂驕傲。眞友必平等。傲者。欲在人上不堪與人等。豈能爲眞友哉。經云。有驕必有侮慢。侮慢至友情悉喪矣

友德中所宜備者。九其一。則心相和。一是一非。一愛一惡也。其二。心相通。眞友。其心盡傾於友。無所遺焉。爲友者。心旣無私。意悉相告語。事悉同擬議焉。其三。行惠。報友之惠。不可操衡。宜如沃田。受一還百。但勿過爾能。及友之力。故與友。宜揣爾所能與。友所能當。勿因益友而損己。勿因過愛而害友。其四。勸責。人孰無過。爾爲眞友。見友過。勸責之。第勸。毋使諛。責。毋侮辱。如明鏡。醜。直示其人。人亦弗怒之。勸友。勿視其所喜聽。惟視其所宜喜聽。經云。以甘言僞語其友者。則布網於其足前也。色搦加曰。友之過。必須破之。我不傷之。不愛之。我勸責效與否。

未可知也。與其不言生人友誼。寧言之無效矣。亞歷山。西國大王也。聞一士有盛德大智。結爲密友。同居數月。無所勸責。王謂曰。我人耳。豈無罪過。爾不見。不智。見而不我責。何矣。非我所望也。遽遣之。亞熱西老西國王也。非恒責其過者。弗聽其譽。謂見過責我。其譽必實。見過不責。譽言可疑矣。其五。於友不求非義。爲友不行非義。人愛在前。友愛在後。故爲友不可害人。爲友不可讐人。古有兩友。其一求行非義之事。一弗聽。彼怒曰。爾不聽我。爲爾友何益。答曰。爾求行非義。我聽爾。非爾損友乎。但事有爲友可爲之。爲已不可爲者。爲友爲之。合義爲已

爲之非義是在智者可與權也其六患難不忘棄經云
眞友隨恒愛又云友貧不忘情友富乃可與俱享矣其
七不露友秘經云露友之秘意者即失信非能得心
合之眞友也其八隱友惡經云掩惡者索友其九友所
求即予經云友求爾能予即予勿言來日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解貪小序

人有白晝攫金於市者詢之曰吾但見金不見人耳人有囊寶而行乞於途者訊之曰內囊難捨外囊乞易耳吁可笑哉此貪吝兩家圖畫也有解之者曰能者輻輳不能者瓦解智弗若也又有解之者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絕由前是貪者吝者爲計得不貪不吝爲能失也由後是又不歸罪於貪吝之人而歸罪於婚宦衣食人生所不獲免也豈非煬貪吝

之沸盎樹貪吝之幟哉麗子曰有一世之富貴有萬世之富貴有一世之貧賤有萬世之貧賤受一世之貧賤者享萬世之富貴矣貪一世之富貴者受萬世之貧賤矣富哉云乎余無以加矣然復有二喻貪者寢中得鹿寢覺而猶喜其眞爲得鹿也吝者夢中失錢及其覺而猶恨嘆其眞爲錢也人世顚倒大率如此悲哉

江東崔湄撰

七克卷之三

西海耶穌會士龎迪我譔述
武林鄭圃居士楊廷筠較梓

解貪第三

貪如握固。以惠解之。作解貪

貪吝者何。無度之財願也。天壤中物。皆貪心所願得也。故皆引其貪。貪心不日深哉。凡情早發晚息者。莫如財貪。試幼稚之人。他情未發。而即知求得求多也。老耄之人。他情俱息。貪心愈深。經曰。一貪財。諸惡之根。根者。樹之口也。幹枝葉花實。受育於根。財貪。諸惡之口也。忿怒。鬬

訟。欺誑。盜竊。酷虐。邪淫。懈怠諸情。受養於財也。古賢有言。財於邪情。猶糞於草木。草木失糞則萎。得之則滋。邪情無財。發微易消。有財資之。易動速長矣。生金之地。最瘠。不能爲五穀之田。愛財之心。最荒。不能爲善念美德之田

吝者。世人所乘之車也。心弱。酷虐。輕天主。忘死候。四輪也。奪攘。不施舍。兩牛也。貪婪。御夫也。乘此何歸。歸于鬼域。經曰。惡莫大于貪財。貪者值益財之勢。心沒沒焉。天主靈心天德天國。遽以微財之價易之矣。售已之外微物。無不求價與物稱。售已之內貴物。乃不論價稱否焉何

哉。已外之物。無不願善美者。特已不願善美矣。聖亜吾斯丁謂貪財者曰。凡爾所用。有不願美者何物。妻乎。子乎。役乎。衣乎。舄乎。無一物矣。而特不願得美心。不圖得清心。望爾勿賤已。視爾心如爾舄。可乎

饑不生奸。窘不生淫。因貧而受罪。未見焉。飽思奸。豐恣淫。因富而受罪者。可盡計哉。貧人見刼不避。遇盜不畏。富者見大人恐謀之。見小人恐竊之。無或逐之而恒逃。無或逼之。而驚怖之聲。恒注其耳。今人俱豔富之我勞。疾貧之我安。何哉

夫財富。極能消人勇力。令柔弱如女人。貧能忍大苦。力能

負重任。一富。則勇力膽氣俱消。微苦微勞。悉不能當矣。

亞立山。西國大王也。與鄰國王達畧戰。敗之。藉其地。俘其財。士卒富于鹵獲。達畧復戰。亞立山敗績。曰。士卒無財。莫我敵也。富於財。氣不揚矣。聚衆俘焚之。復戰滅之

受恩者感恩。非徒人情。亦鳥獸之情也。無論犬馬矣。師子獸鼠猛。受人之恩。終不諼。亦無不報矣。龍蛇亦然。貪吝者獨否。恒貪其所未受。遂忘所已受。及所從受者也。故曰。石人勿求之言。吝人勿求之情。夫世富悉天主恩賜矣。賜我不賜彼。修心奉事以謝之。善施周急以報之。可免貪吝者。不因恩求識愛授恩者。彌富彌順意。彌忘天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彌恣回行。絕慈心。害人。豈獨天主之罪人。亦鳥獸之罪人矣

富人之患。無友其一。其無友何也。蜜在蜂聚。齒在狼聚。羶在蟻聚。穀在鼠聚。富在友聚。爾富見愛於人。其爲愛爾乎。其爲愛爾財乎。不可知也。不可知。與無有何異哉。爾既失財。愛財者去。愛爾者留。眞偽友乃見焉。經曰。眞朋福時不識。僞朋禍時不匿。居貧忘爾者於富必非愛爾矣。夫世之富。無大於良友。失財得友。以小富易大富。何足痛哉

世富者。聖經譬之爲荊棘也。或問曰。棘刺傷身。金錢娛心。

兩者之情不異乎。曰。鼠不異也。嘉種播叢棘中。苗生棘即壓之。不使滋長。嘉言美意。善行之種也。播之嗜財之心。財念亦即壓之。不使滋殖焉。夫棘以銳刺刺身。財以惡念刺心。人入棘地。鮮不受害。非害爾身。必搏爾衣。交于富者。非攫我室。必奪我田。未嘗不受損焉。夫棘。申手取之不傷也。曲掌握之乃傷矣。握愈固。傷亦愈深。財者申手散施。無害有益。惟固握不舍。乃無其益而受其害焉。夫毒螫多匿於棘域。倚棘爲城。諸凡罪汚。俱聚於貪心。亦倚富爲城。人欲恣肆妄行。得財爲之使。鼠便無忌憚矣。故曰。富人所爲惡。使貧人得爲之。獄不足容罪人

焉。經曰。富恣惡而尚嚇。貧蒙害而反噤。富者有言。人盡讚美之。貧者發口。則衆誰何。故財害至多。乃其輩人爲惡。令無所忌。此害最大矣。夫棘者。刺時痛。不除之愈痛。除時又更愈痛。財聚時。未必義也。故多險多難。心固不安矣。既得之。未必保也。故甚憂甚勞。心尤不安焉。不幸而失。傷心之痛。更甚焉。故曰。財得時生假樂。失時遺眞憂。聖百爾納曰。謀財者。聚時甚勞。得時甚憂。失時甚痛。矧務聚財而不犯義者鮮焉。聖亞五吾斯丁亦曰。富者有益。遂有損。益於籯。損於心。得衣失仁。增金毀義。故富者非惡人。必惡人之苗裔矣。棘者通身莖。洞。惟末銳。能刺

好財者。身命存時。視財甚平。滿懿美。至其末命。財不我隨。獨聚財之罪我隨。乃覺其刺焉。經曰。安於其貧者。死念最苦。夫童兒相戲。藏棘于奇花之中。見花者攀嗅。方嗅輒受其刺。爲童兒笑矣。邪魔挾財以戲人多矣。顯其美色。而匿其利刺。故聖經稱財爲誑財。所顧一。所伏又一。所許一。所與又一。許豐足。而與心貧。許安樂。而與心憂。許光榮。而與以多罪之辱。許爲人欽愛。而與以爲衆所厭惡。許永久。我從。而與以善脫。能遁逃。未得時。許助我以爲善。以救人。既得時。乃誘我於惡。而害人矣。夫財至今世世戲人。無有窮已。而人盡信之。慕之。哀哉

一人貧而慈。有所得。盡以施人。一賢者慕其德曰。此人財薄能救人財厚更何如。時乞天主增其財。使廣濟人。一日聞有天語曰。我增彼財。爾能保任其德乎。賢者願保任之。天主輒予大富。是人既富。恐或謀之。遂徙居京都與豪貴伍。前日之善念慈行。悉如遺跡矣。賢者往欲勸化之。其僕侮辱屏逐焉。憂甚聞天語曰。爾既使之得富。又保任其德。非爾過乎。是後所愛人。勿求得富乃可。賢者復乞天主去其財。是人失財。善念慈行如初

亞利斯多者。古名師也。西國之爲格物窮理之學者宗焉。彼論人之眞福何在。先定不在世富。何也。眞福者。必我

身心保有之。人所以謂之富者。乃在用財。故富之美福。弗在保有。反在散用。不在得於我。安可謂我之眞福哉

金之貴賤。從于人意。去人之意。尾礫何殊。是以金寶非因可重。故人貴之。徒因人貴。故重之。惟德不然。自有之價。重之不增。輕之不消

世間相抗立者。相爭鬬者。分上下者。不過於大天中一點地上耳。有尺寸之壤。蟻王得之。必分邦國郡邑。大小尊卑。以爲寬然有餘也。而實湫隘甚矣。路狹。往來者相觸故生爭。世富之路甚狹。如兩人相遇穴中。非彼退。我不

得進。世富鼠貧。如一物而兩人交欲得之。非是人無我不得有。非多人貧。我不得富。惟德鼠富。欲取者。俱取而不減其路鼠實欲行者。俱容而不相觸

世財如僞友。安則從我。危則遺我矣。有人以貪吝積得大財。忽遘疾。畏死。呼捄于財。不得。乃怒之曰。無情之物。平生愛爾事爾。爲爾日不息。夜不寐。今我值患。爾不拯我我去。爾不從我。而將從他人乎。我必先遣爾。遂以散施貧人。財既散。而貪吝息。死乃鼠安矣

爾與財。不能久同居。非財遯遺爾。必爾切遺財。故世財如流水也。先已過多方。今及此方。小頃則流於他方也。不

暫留止矣。未及我時。非我水也。及我而用。以灌我田。以洗我汚。我水也。不用而遽逝。又非我水矣。世財非我財。惟經我手。先曾已經多人。乃今及我。亟用以敬天主。周人遷善。則我財也。匿而不用。旋屬他人。豈我財哉。二人同行。一犬從之。當同行時。孰爲大主。難識也。視別後所從。乃識焉。爾居世之時。與世同行。世財亦從爾。故誤謂爾財也。別世之時。財從世。不從爾。豈爾財。正世財耳

顧靈心者。爲顧已。顧身形者。非顧已也。顧已物也。顧財者。非顧已也。又非顧已物也。顧與已不相關之物也。故君子之富。全在其身內。無所求於外。外物來不增。去不減。

有貪者。所居國。爲敵國所破。滅城焚。其妻子死。財物燼。孑身幸脫。敵國王問之有所失否。答曰否。我物悉攜我身也。貪財者所營。悉在於物。已則忘矣。聖亞吾斯丁曰。絕財者。所得則已。若心溺於聚財之務。則已非已。西有諺。心不在其所在。在其所愛。爾愛財。爾心豈爾心。正財心耳。西有一人富而貪。身歿將殮。有聖人闇多泥。借以勸衆。令輕世富。重天德也。问死者曰。是人生則大富。今死。其靈神遽墮地獄。爲邪魔徒。其形心亦不在身中。乃在銀籯中。聞者初謂勸戒語耳。已而疑其言。視銀籯中。乃有肉心。生血猶糢糊也。衆而後知聖人所言。靈神受

罪於地獄信矣

世富如夢焉謂富者非眞惟夢耳饑渴者寐則夢食飲珍味旨酒醒焉饑渴如初富者得財殷贍自樂頁焉貨財之饑渴如初夢飽食者當其夢也莫能使覺知其非眞飽也樂財者亦莫能使覺知今所得財之果虛物也死期既至夢訖乃覺矣惜乎晚矣此時輕財非德也不獲已耳非已遺財乃財遺已矣路之末有嚴關無論大小物悉奪之勿聽攜行路者檢其資非甚不可免必棄弗携矣世路之末有死關焉必過之大小物悉不聽携經曰入世無所納出世必無所携矣路資特携僅足者大

智矣。多携者。既當長途負重之勞。路竟又受全奪之憂人未有欲升高山而自負重任者。負者。明徵不願升高山也。天高甚矣。爾以重富任已。明徵不願升天也。有人自伐已富。聖亞吾斯丁聞之曰。爾伐。何也。伐已任大乎。美已負重乎。減爾富。消爾任。分施於貧伴。貧伴已救。已任又減。兩便矣

大約人之匱貧。非因財乏。乃因財貪。假令爾有衣足御寒有食足飽腹。有室安居足蔽風雨。是亦不易得也。人多望之。幸得之。必以爲大福大富矣。爾得之而尚自視甚貧無福。此爲乏所須乎。爲乏所嗜乎。故曰。循性不貪。猶

欲不富。吝貪之情。使人于富中貧乏。其所犯受罰之正義也

使人愈食。腹愈寬。何能飽乎。貪吝者。有新金。旋制新籯也。有新穀。旋造新廩也。先有金穀。患無籯廩容之。後有籯廩。患無金穀實之。先思容物之所。後思實所之物。一貪未終。一貪續之。故貪心如大道矣。來往之跡。相繼不絕。無時可靜

物各有其用。食飲能實腹。衣能煖體。類然。使食飲不實腹。衣不煖體。又焉用之。夫財貪與財均長焉。不能自止其嗜。于我何救哉。故增財止貪。如歠鹵止渴也。夫水能止

渴。第令水在井。渴在口。不相捄矣。金在櫝。金渴在心。曷能相救乎。夫財形物。心神物也。其體與情。各甚縣殊。櫝不能盈於心之神智神德。心曷能盈於櫝中之形金形物哉。矧財又自爲虛浮之物。空室雖無他物。亦滿於氣。但其能容他物。無異于無氣。故謂空虛也。爾。得財雖多。爾心能容財。既得復嗜。無異於無財。不亦空虛乎。故曰。財不能飽心。如氣不能飽身。聚之何益乎

以其所得知足者。大富也。實富也。不知足者。大貧也。實貧也。故貪吝者。如富焉。未嘗富矣。聖厄勒卧畧謂吝者曰。爾見財。能奪則奪。不能奪則貪。因貪也。日欺人。日詛人。

曰竊人。此徵富耶。徵貧耶。櫝虛實。不謂貧富。人虛實。謂貧富。爾心與手俱虛。卽爾櫝實于金物。我不謂爾富也。貪吝者。未得弗任得。已得不任用。兼乏焉。不貪吝者。已得能用之。未得能輕之。故兼得焉。經曰。有無所得者。而恒如富。有盈於財者。而恒如貧。有分其財者。而曰豐。有奪非其財者。而恒居賈之。此之謂也。聖曰。羅尼曰。不貪者。世界咸爲其富。貪吝者。毫釐皆其所須

或問。財物不能富人。愈得愈增其渴。何故曰。人旣得一。卽得二之基。故貪得二也。夫人心之量。恢然弘廣。自能容享天福之廣。世福纖微。豈能充之哉。夫人以衡稱。以尺

量所稱量必有限人以其所須度所取所須有限所取亦有限得而足矣鳥獸無人靈其情欲有節能以所須定所取師虎鷙鳥餓則搏不則止矣苟欲得爲得以物欲稱量物取物欲無限物取安所底止而能足乎勿論世間所有簡微物即盡天帝所能造物不盈一夫一念之貪也矧簡微世以盈衆貪哉有賢人曰人之不足與不知足者其貧等或曰不然不足之不足微財可足不知足之不足竟莫能足之亞立山西國大王也一日大哭大臣驚問故曰頃聞天中世界甚多我尚未及作一方之共主能無慟身富無比心貧如丐得多之樂不足

解嗜得之憂。世貪率類此矣

饑渴者。得食飲而止。則徵强。若不止而逾甚焉。則徵疾矣。欲療其病。不在益食飲。在消浮火。財之嗜。心之饑渴也。得財知足。徵心之精神。愈得愈嗜。心不甚病乎。徒增財藥。不減浮貪。可得瘳乎。夫物欲與物齊。乃足矣。故人心之足。不在多得。在得所欲得。夫欲無限。物有限。不能增物以及欲。豈不能減欲以及物。是以爾願爲富足勿務增財。務減貪。爾財物不足爾。使爾足爾財物。不能令物及爾願。曷不令爾願不過物乎。色搦加箴一貪財者曰。

爾願得所求。曷不願得無求乎。無求不勝得求乎。無求

得在已得求得在人孰易乎

有財者輕財易既試財苦故無財者輕財難特視其虛光故有賢者曰使圖貴者能信貴人言貴者之苦圖富者能信富人言富者之苦不圖矣

貪財者正爲財役非主也非自獲財惟獲於財故貪吝者聖經謂之財之人人之財理也財之人貪吝也故言吝財者獲財猶言囚繫者獲桎梏實非自獲桎梏正獲於桎梏矣主喜役亦喜主憂役亦憂此忠役也財消爾心亦以憂消財長爾心亦以樂長且以傲長其爲財役甚明矣夫爲財主者隨欲隨用吝財者心本願用理亦曰

宜用天主亦令爾用而吝心不聽爾用既悉聽其命而欲不稱其役得乎夫人有僕以分憂慮代煩勞財在憂慮尤深煩勞尤重爾不能遣財出戶而財能遣爾遠遊涉洋入險負勞爾悉順從之也忠役矣哉人有僕役惟求其身力不責其心慮獨貪吝一情既奪我時盡殫我力又奪我心止使謀財不得他慮也主多有善視其僕役者獨貪吝之情役我最煩視我最薄并我食我衣悉將斬之

木有實采之易脫木不傷若在高杪或帶固蔕人將攀援擊落之食其實披其枝矣貪吝者自不忍舍人孰聽之

名方以破其意。拂其願。財失而苦辛甚焉

聖亞吾斯丁問貪吝聚財者曰。爾勞苦誰爲乎。曰。爲我子。爾子勞苦。誰爲乎。曰。爲子之子。如是以至無窮。則無有爲已乎。爾云聚以與子。安知不聚與賊。聚與火。聚與讐乎。爾以貪吝漸聚之。安知爾子不以蕩淫忽散之。故爾愛子。遺之以德。財福并隨之。遺之以財。德與財俱險矣。財者萬罪之器。以幼子擁多財。如狂夫擁利劍也。殲已害人。俱不免焉。覆濟西國富貴人也。有餽之黃白金數億者。却不受。或惜曰。受之不自用。盡以遺子孫乎。答曰。子孫循理節用。我所遺多矣。若恣欲浪用。兼彼亦不足。

受之何益乎

加德西國名士也將終以黃白金數億寄其友人曰我死之後子孫作德善用全子之否則毫末勿予或問故曰金錢者善用之爲德器否則爲惡器我子孫不能必其爲善不願助其爲惡

西國一人富而貪有二子長子私慮我父取財豐多有不義者乎分受其財或分受其罪因遁世脩道父卒少子遂全獲焉越數年少子亦卒長子恐父弟因財受罪憂慮不已祈天主賜見所歸處天主賜見地獄中受罪者偏閱無有喜幸次見父弟兩出於眥井互詈互擊父詈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子曰我爲爾盡心力聚財以而受罪我恨爾子詈父曰
爾不義財遺我使我受罪我則恨爾
商人富甚將終謂其友曰我身瘞之某處我靈神并我
妻子之靈神付與鬼魔俱瘞於地獄聞者甚駭以爲狂
病切責之答曰非也我心甚明因問故答曰妻喜鮮衣
若金寶之飾子喜供游我願聚財以給之多至欺人害
人固宜并受其罪言訖而絕

平心受貧忍也樂貧大智也貧匱之樂升天之翼經曰神
貧者乃眞福爲已得天上國也況樂貧者非貧身貧心
亦貧貧乃爲德身貧而心貪貧非德乃患今謂貧者非

眞第假僞貧用飾實貪吝

世財所在百物隨之故世人欲得財非爲財也財得世物皆可得世事皆可爲也聖賢修德者反是知人性脆弱恒垂於惡得財之便情欲易遂諸惡易成情欲在人突發難制業生難屏則絕令無以爲之階絕其階情欲易鎭功德易保矣故聖賢不喜富非畏富惟畏已恐以形之僞富害心之良富也

富有中道抹爾貧患足爾用是也亞利斯多曰財富不過中則幸若此者易以順理故也人於財聚以所須爲限甚善不則以所足爲限亦可也外此俱險矣故西國大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名士撒辣滿祈上帝曰誰言遠之我心貪富咸勿見賜
賜所足足矣富過有恐忘爾而云誰爲我主貧過者又
恐流入盜竊誑誓故也

知貧非大災者則知富非大幸也若此人可令富矣君子
於財不羨惟隨順之得之不廢惟輕之

古以事任人者視德巨細今以事任人者視財多寡德榮
財奪之哀哉

一人富而吝遇事變盡亡其財以告色搦加曰若失爾財
兼失爾貪大幸矣即不失貪失財去貪之媒亦幸也

聖尼勒卧畧曰貪吝者厭所已得而冀得人所得未得時

日慮夜籌躁擾萬緒而棄置實事所願隨大計慮隨廣倏思得一漁獵之策自以爲得所願得也大喜矣倏思所已得若何運用之乃得饒益倏思當有妬我富者謀我財者其所設計畫如何我若何應之防之尚未得一物而虛樂之虛爭之虛保之未享財益而已得貪亂煩勞

財多食之者亦多費財之緣亦多華衣衆役豐食珍器與凡顯傲之跡皆富之漏竇耳傲者富之蠹也以富生而消富也富者云我所須事物最多非豐財安能備之不知多事之須正生於富非因須得事物故不免于得財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反因得財，故不免于事物也。財消，所須物亦消。古有賢絕富喜貧，一日入大市，見貴物甚多，曰：今我所不須若此多乎。聖亞吾斯丁曰：財厚自伐者，猶身病瘍，而云我所得瘍方甚多，以自伐也。無瘍，不更安乎。一人恒受魔害，聖意辣拔之。是人甚感其恩，厚餽金寶。聖人指所食麪麥餅，所飲水，所衣惡衣，曰：喜衣斯，食飲斯者，視金寶如土也。竟却之

我西國有兩人隣居。一甚富，一甚貧。富者日事經營，煩擾憂慮。貧者日出傭工，夕持直歸，自給而已，不求其餘。歌樂不輟。富者異之曰：彼貧恒樂，我富恒憂。何故。遂召貧

者曰。多年比屋。知子寡于財。豐于德。欲相拯濟。今貸錢若干萬緡。任往市易。約若干歲歸我以毋錢。足矣。貧者感謝不已。既得財。憂慮不間。弗復歌矣。彼富者。而後知已憂生於貪。彼樂生於無貪也。貧者亦自知得物失安樂。持其貲逕還之。歌樂如初

弟阿熱搦西國賢士。早年慕道絕世富而喜貧。一日向水濱自浣蔬。亞利斯弟見之曰。子有大德大智。能與我事王。可大富貴。何至自浣蔬。對曰。子能與我知足。一試匱乏之樂。可大貧賤。何至以諛言欺王

又一賢大富。自覺財念甚阻於德。修肇金投之海。曰。惡物。

我先溺爾。不竢爾溺我

貨財之美有一端。能顯明人所懷善惡

經勸我曰。勿勞躁圖衣食。爾大父知爾輩皆須得此。爾盍

視空中鳥。不蠶繅。不耕穫。而天主衣之食之。爾輩不貴

於鳥乎。焉忘爾哉。且爾靈神。雖暴爾身命。俱大於衣食。天

主已賜爾大者。獨靳爾小者哉。惟爾先求天國。及天國

之義。而衣食諸物。天主多益爾矣。撒落滿。西國大王也。

欽奉天主。最純最敏。天主遣天神謂曰。隨爾所禱。我悉

從爾。王曰。予小子年幼識薄。國民衆多。恐不足膺此重

任也。望主賜我良善心。明朗識。可辨別善惡當否。以撫

此大衆也。天主大喜曰。不求富壽復讐。特求治人之智。令如所求大智。令絕前絕後。莫與比者。此外復益爾所未求富壽榮名也。君子永貞一心。奉事天主。有餘力。或以求財。必用正道。天主無不與之。財雖微。得之大安。享之大樂。聖達未得曰。我自幼至今。老矣。善人而見棄。善人之種而乞食。未見也。夫富由天主賜也。所以得之道。天主自已定矣。爾從其道易得焉。惟爾欲爲富。不望之于天主。不求之以正義。特恃巧計欺人。恃威强奪人。亟欲得。而不計如何得。得之不安。享之不樂。失之最速。何足怪哉

有識者記所見。一人貪甚。偶得數銖。往粥酒。用河水倍之。售賈亦倍。如是數月。積得十金。貪心不已。盛之革囊。入市貿易。適饑欲買食。委金於旁。烏誤以爲肉也。攫之去。是人大呼。追之河上。囊破。金隕。沈焉。從水而得。從水而失。但漸積。暫亡。枉用勞。徒存罪耳。可不戒哉

聖厄勒卧畧勸一富者曰。爾值取財之勢。宜思非義之財。一取。卽得罪於上帝也。財不償。罪不得去。罪不去。永刼之殃。亦不能免。而妄取之。險哉。爾旣得財。宜思爾去世之時。財不隨爾。特取財吝財之罪隨爾。財樂遺之他人。聚財之罪。永刼自負。愚哉。深思此理。貪吝自消

二士好道造先達求益經天主堂入瞻禮門側有三瞽者坐乞自相問致瞽之由其一曰我早年因惰故貧一日有富人厚葬藏金寶甚多我夜入其墓盡相焉特遺其衣服既出又貪是服復入褫之死者輒起以兩指鑿我雙目遂瞽矣二士聞之曰天主命瞽者訓我戒貪耳受益多矣遂不復造先達也

貪吝者不止貪財吝用而已亦有貪智吝才者取非其財謂之貪圖知非理之事測人上之理謂智貪矣前知禍福天壽及諸未來事悉屬上帝無量智能天神不與焉別人類哉爾欲以數定之以陰陽干支測之不亦智貪

于。財貪奪人之財物。智貪僭天主之智能罪孰重乎。故天主聖經。嚴禁知願勿過當。務廉於知。人上之理强求測之。最險。惟從天命最安。勿問星命。勿信夢卜。勿選年月日時。聖亞吾斯丁亦曰世間測吉凶未來諸法。悉以邪魔惡心。傳流天下。以網人于罪。故凡信行諸術者。無不得罪天主。功德悉敗。死後不免永罰。目前所願免之患。以此更深。蓋天主因所犯罪罰之。或曰。星家推筭屢驗。何也。聖人答曰。此上帝所以罰智貪之罪也。愈驗。愈以爲可用。愈用。又愈陷於罪。今世以罪罰罪。後世尤增無涯之刑僇焉

人有智。可以啓人之愚。有德。可以廸人於善。有良方。可以捄人之疾。有力能可以援人於患。靳用之。皆吝才也。才爲物。非散之可消。施之者。善得之。不施之者。不善得焉。夫財。日下愈散愈消。故靳施者多也。若才德愈施愈長。何吝哉。財吝者。生不用。死留他人用。才者。生不用。死與爾同死。人不能用。全歸無益。靳施何爲

論施含德

夫物無論靈蠢。愈善愈崇。愈願推達其美好吉福。使廣至於物也。無靈之物莫崇於日月。其德下際。其光曾照寰宇之內。大小共達焉。有靈之物。莫尊於天神。其保護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持之恩無微物不被焉人德彌大其欲化人於善德欲萬物各得其所彌切彌彌急也上帝之仁與義均無量也而經中獨以仁慈之父爲號其恩施出本性之慈仁故恒過功其責譴刑罰出於我罪故不獲已而恒不及罪故有實德者必愛人於萬物之上不辭勞苦以救人患不惜費以拯人貧若吝於費明徵爲鄙人且無德焉

聖逸羅尼曰喜捨施而以患死者未之見也人求爾爾能予則予不能予告之以其故即不予人不恚矣若設巧計拒之不可也西有國王甚吝有求多物者曰已多爾不得求有求少者曰已少我不屑與悉不與焉人俱恨

之。亞立山。亦西國大王。恒謂我樂爲王。正樂得與人也。或求以少物。王厚賜之。是人辭王曰。我不視爾所求。惟視我所當予。或問曰。所得盡予人。已所留何物乎。王曰留予人之樂耳。國人俱愛服之

弟阿尼王見太子珍器甚衆。責之曰。爾不知以此器增忠臣良友。無王心矣。示得人心莫如慷慨捨施也

西有歷刪者。教王也。從卑秩陟尊位。恒曰。前居卑。富稍遷貧。今在王位。如丐焉。蓋位愈尊。捄衆心愈切。費愈大。有求以物者。能予必予。有求以事。或不合義者。即問曰。爾行此可得幾何。遂以予之曰。吾與爾所得矣。勿行可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西有尊者僕役甚衆家令請曰役太衆請擇其有用者餘罷遣之因兩藉其名以進主閔竟曰此有用者我須彼此無用者彼須我悉留不遣

施捨二戒一戒勉强爾喜予乃爲恩强而後可弗德也故曰我感人所喜予不感我所强逼也色搦加亦曰吾不視人以何物與惟視以何心與不視何所爲特視以何意爲有人喜與與而如自受所與雖微吾視之最厚何故吾喜順手不喜滿手

二戒需遲諺曰速與者兩與人有所願莫若乎久久懸望而弗得焉故與其須不如即拒即拒欺微也譬彝人者

以漸加刑似愛而實酷。況遲施者。久或靳之。辱慢入人。深於恩惠。恩惠易忘。慢辱難忘。猶之與人也。先以須暇辱慢之以久。懸厭苦之。尚望彼感爾情。厚報爾恩施乎。不爾怨足矣。物以金易。不如以久久求望易者。賈貴也。自好之士。啓口求人。羞有餘于面。爾不竢彼求。先予之。而免彼羞焉。此之爲恩。不已厚乎

施恩者。宜視所施人及所施物也。物勿全施一人。宜及多人。先已後人。先親後疎。先善者後惡者。爾欲效上帝。勿棄惡者日光下照。不遺惡人也。貧人雖惡。與視其惡而棄之無寧視其性而拯之。所施恩。勿過爾量。視友如已

足矣。刘仁之序。從已身始。故寻貧。不使我貧。救患。不使我入患。乃善寻也

施者。益一人。不損一人。善施也。苟損彼益此。損益半。可謂善施哉。施不待求。謂之美恩。如求我以非義而施之。謂之彖讐。知我施彼。彼必恃恩以恣惡。勿施之。恐其罪惡及我故也

有不可不忘。施恩于人者是有不可忘。受恩于人者是爾施不知謝。勿怒也。不怒。或可化令改矣。怒之則令增惡彼人也。不應一施。必應再施。再施亦忘。三施之。或并前二。能追憶焉。若不增新恩。豈不失舊恩而得讐乎。且徵

爾量狹矣。施恩而失之。不足徵大度。失恩而施之。乃足徵大度也。故君子能施於無情之人。以至化令有情。如晨農。以勤功勝地荒

施捨功非一端。最大者。爲天主周貧乏之也。經言爾授乃受。且曰。爾掩耳不聽貧人聲。爾禱我亦掩耳不聽爾聲。又曰周貧乏之富。其藏之固。固于金寶之藏。周貧者。可以消鍊往罪。動天主慈。而令得天堂長命。故也。又曰。爲我施一升河水。必不失報矣。天主審判人時。罰惡者曰。我饑渴。不我食。飲裸不我衣。旅不我舍。今逝於永火。與鬼魔並受大苦。惡者曰。我主何時若此而不爾救也。帝曰。

不施貧者是不施我也向善者曰我饑渴食飲我襤衣我旅舍我今與我升天域與天神同受無量樂矣善者亦曰我主何時若此而捄爾乎主曰施於貧者是施我也故經曰不哀矜者天主必以嚴義審判之畧不蒙哀矜也惟哀矜者乃眞福爲其將蒙哀矜已也

升天之路非一也天主貧爾欲爾以貧忍功受報矣富爾欲爾以周貧功受報矣是以天主富爾非欲酬爾德正欲成爾德命爾周貧豈徒捄彼貧患尤欲捄爾罪患也但爾須悛改舊惡乃能以周貧之功動天主之慈而赦罪矣若罪惡如故是以已物奉天主以已奉罪也能以

財施畏天主之直義而免罪刑哉

爲上帝周貧者似授而實受所授則土所受則天也故貧人亦當云使無我受爾土爾安能以賤土售天國乎爾以授益我耶我以受益爾耶

百穀收之者失之播之者益之世財亦然爾匿之今世不用後世又不能用共歸無益也施之貧人今與後世俱有益焉故爾所收財不能恒得所施財乃恒得所施自享所不施遺他人享經曰慈貧者積富於天域也故濟貧財不失乃置於安隱之處耳爾有粟盈廩爾友告爾此地下濕粟必朽且敗爾不遽移諸爽塏乎聽友勸粟

曷不聽天主勸財勸心哉

西國王有一大臣或於王前訾其過富王問之果否對曰否臣千金產耳其人曰某室某田賈幾何曷詢諸曰田里諸物王欲取即能取豈我物耶獨嘗爲天主施於貧人者千金莫我能奪也臣千金產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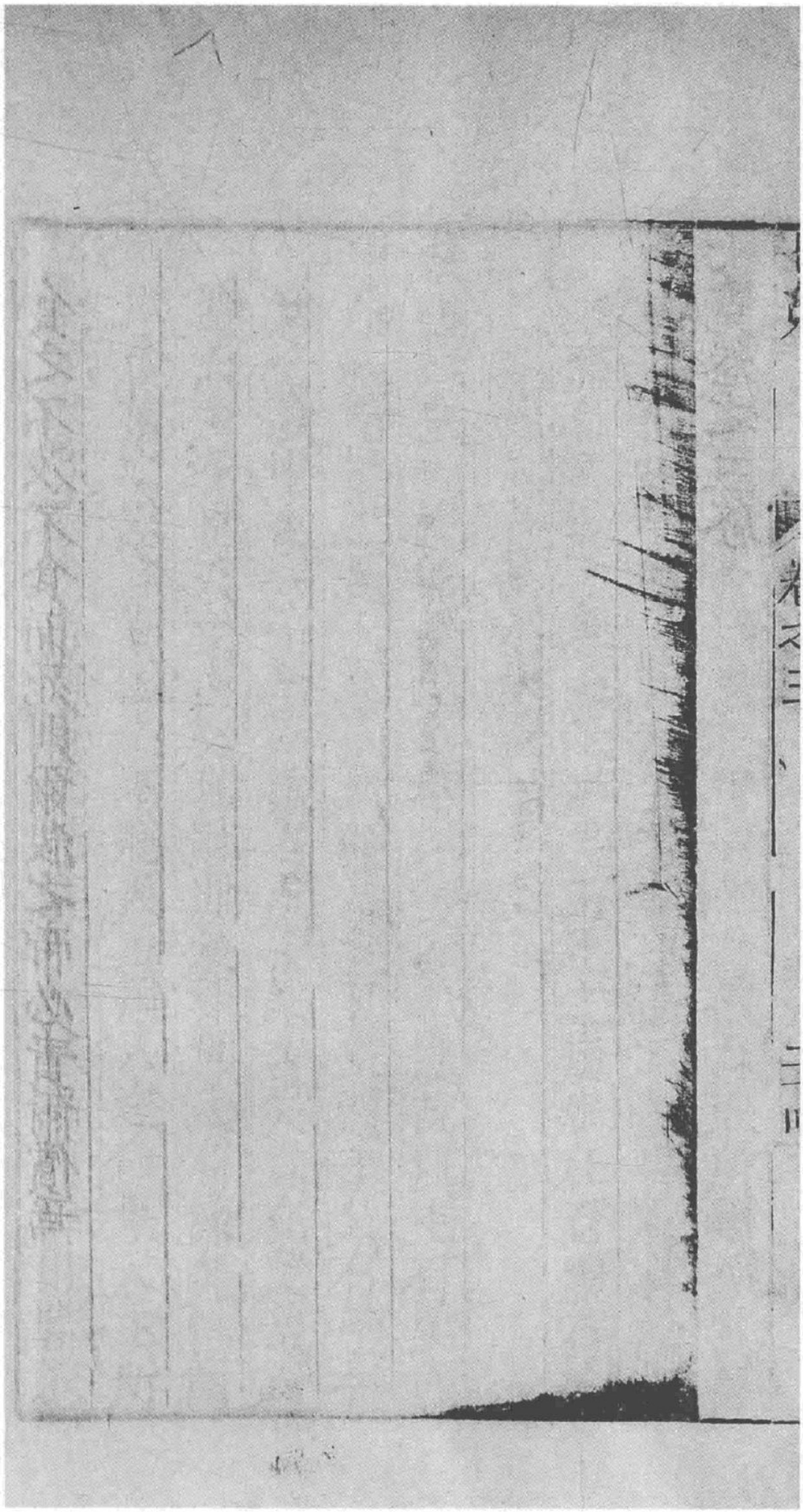
經曰濟貧者所施是質諸天主也質庫之利天主償之施一今世得百後世仍蒙天堂之報矣西有貴人盛德大富日所施貧人甚多恒云吾濟人不惜財意欲令上帝負我微責乃遽得厚酬施得百施百得萬故施愈多所貸天主責愈重也

富之於貧。如胃於諸體也。胃消化食飲。自取所須。分其餘於百體。故胃强而百體王。若盡留而不散。胃有餘之患。體有不足之患。兩受病矣。不足之病。病在百體。有餘之病。病在中氣。孰大哉

或曰。天主之能無量。何不自救貧者之患哉。曰。主有粟。或命人給散之。是人竊而衆餒焉。豈其主過乎。父有子。令共一衾。中夜。一子掣而擅之。餘子寒苦。失豈在父哉。人皆天主子也。天主所與世財。則足救世人有餘矣。惟爾以貪擅之。以吝蘄固之。不聽天主周人之命。果天主所與不足耶。爾貪吝有餘耶。彼貧者饑寒。爾有餘財。當衣

食之不衣不食而死則爾殺之帝必責爾償焉

七克卷之三終



熄忿小序

崔子曰怨毒於人甚矣哉由辨之弗早辨也辨之於蚤止一忍字實爲福基忍字從心從刃心上着刃痛苦莫喻極是難忍事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世有刃格于前而忍者矣未有刃加於頸而忍者也世亦有刃加于頸而忍者矣未有刃貫於心而忍者也刃貫于心是何等煩苦是何等寃結必其極身世之慘莫與爲對者而後可乃今之小不能忍者初何嘗有是事也如忿攻

忿以怒敵怒對壘而陳擐甲而戰彼帥以十百此帥以千萬設機伏弩大師相克惟恐其不勝也危乎危乎其未有不敗于爾家凶於爾國者乎乃又有挑釁者焉佐鬬者焉疇昔醉之以酒肉者此輩酒肉即爲戈矛嘗之以甘言者此輩甘言甚于鈎棘故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忍乎不忍乎殆而殆而是吉凶之門而禍福之梯也可畏哉

江東崔湄撰

七克卷之四

西海耶穌會士龐廸我譔述
武林鄭圃居士楊廷筠較梓

熄忿第四 凡三支

忿如火熾。以忍熄之。作熄忿

怒者何。復讐之願也。惡言詈語。爭鬬戰伐。傷殺過刑諸情。皆怒之流也

經曰。輒怒者。易流於惡。聖厄勒卧畧曰。忿怒衆惡之門也。闔之。而衆德安其居。故忍在心。如長在家。百役無不歛。戢無不謐。靜。忍主一去。心怒。目瞋。舌譁。面厲。手奮。身顫。

百役盡亂矣

易怒者。如居草舍。草舍失火立燼。今日大富。明日大窮矣

怒火不戢。財力悉費。精力悉耗。是自焚也。又如水煮物

釜中。薪盛火熾。百沸不止。初湧去浮沫。不止。湯汁俱盡。

不止。釜實乾焦。更不止。釜并破裂

忽怒者。人情也。畜怒。則罪人矣。蓋怒老則成惡。惡成與殺

人罪等

以微害輒怒者。本自謂不宜受此害。而實爲所以宜受此

害。以微觸輒發痛聲者。必徵其負創。以微害輒發怒者。

必徵其負傲。大容與大傲似而實異。大容之人輕忽世

患故恒靜不亂恒榮不辱。惟傲人不能忍微害。故慍怒不止。爭鬬不絕

非義之怒。猛獸之情也。無理以御心。無忍以當害。故有毒氣螫尾或有堅蹄銳角。或有利齒長距。恣所用之以防害復讐。獨人赤身而出一無所有。示其性善良。宜相合無鬬也。人忘其本性而自造衆多凶器以害人。不知以本性之理熄怒。而欲以獸情復讐。是上帝賜爲人。而自願爲禽獸乎。且禽獸雖虐無害其同類者。即鬼魔更虐。未嘗不相合以謀我害我。獨人之凶怒。乃傷害其同類之人。是虐於惡獸邪魔哉

凡邪魔陷人于罪。密求可乘之隙。可乘之隙。莫如怒時。盜入人室。必竢宜暮。風雨交作。狼乃攫畜。漁網之設。必在濁水之湄。邪魔虐賊。貪狼巧漁。等計也。欲陷人於惡。必窺人怒時。詈言虐行。害人害己。皆基于此。故邪魔最喜人怒。一人怒。不止得一人因得衆多人。何故怒必有敵或遷焉。展轉相牽相陷矣

智者。必不怒一人。何者。人非善即惡。善者。非至愚孰怒之。惡者亦不宜怒。心惡猶身疾也。身疾者人共憐之。心惡者。其病益重且危。不尤可憐哉。一人訾色搦加。人告之。答曰。若以平心訾我我或怒但以病心訾我何怒

所加德。西國名士。途遇一人禮敬之。其人不答。從者怒欲責讓之。所加德止之曰。若有身病於我者。過此。爾怒之否乎。此人之心病於我心。何怒爲

斯德望。西國名士也。或怒之。無所洩。則焚其禾。佃者來報。以爲恨。答曰。我害在我外。未大。彼害在心。甚深難補。盍哀彼而哀我哉。故以怒害人如蜂。蜂以怒螫物。物得微痛。而自失命

與平等鬬。險。與强鬬。狂。與弱鬬。辱。故人之傷爾者。弱於爾。宜怨彼。强於爾。宜怨爾。與爾等。宜怨彼與爾人奪爾冠。爾因棄爾衣。挈缾墜井。因而投綆。孰不笑爾乎。

人奪爾財榮。財榮已失矣。忍而害止。爾怒而復讐。自又敗心德。虛功力。失天報也。奪爾財者。絕爾於富藉。爾怒復讐。自又絕於善人之藉。彼奪地上暫福。自又奪天上永福。彼害爾物。爾又自害已。害孰重。讐孰眞乎。故曰怒人者。不先重害已。不能輕害人。況人未必害。已無不害也

人有訴爾者曰。盲人觸我。我甚怒之。爾必曰。彼盲者曷能避。爾則有目。能避不避。爾則過矣。怒人心目不識理。形目不識人。爾不知避之。宜自怒。何怒彼哉

亞勒山易怒。亞利斯多薇之曰。自視善且大於衆。而以此輕其謗言。可也。此言似忠。而佞。以惡攻惡。不免爲惡。爾

受人害。勿以已爲善於害爾者。惟以爾德爲堅於彼害。

可也

厄爾則大西小國王也。事繁役多。未嘗有憂怒之色。或怪問。何以能如此。答曰。怒心萌時。恒默念曰。使僕役拔爾鬚髮。尚未及一微怒之害。兩害宜擇輕。乃擇重耶

聖百爾納將終。其弟子請教以入聖之方。答曰。恒從人。不從已。受人害。不怒不思復讐

瑪加畧怒一蠅而殺之。遂自責曰。蠅喊不能忍。能忍大苦。遂解衣行野。令蚤蝨嚙其膚。人問故。答曰。習忍責怒。修德累年。忽聞有聲曰。某所有二女。其德修精於爾。遽往

見之問其修德之方答曰妯娌也同居十五年無一念一言相迕耳問何以得爾曰爭者起於爾我我輩相約共絕世財與世榮以不貪無爾我去爾去我爭亦去矣

翳人心目者莫如怒理雖甚明心怒不能見之先所已明心怒復暗故凡人斷決諸事最忌者二躁怒大西之俗罪人有未服者得上於他司更讞國王費理薄視朝怒一大臣輒欲論死其臣不服曰當上他司更讞耳王愈怒曰更誰居我上者得讞爾答曰今王怒更上於王不怒更讞則是矣後王怒解果明其無罪貫之

怒暫狂也以酒醉以怒醉等也狂人醉人之言之行不若

蓋故曰最不可共計事者三色貪酒醉忿怒怒時所行怒解必悔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所以怒事且勿責所怒人如欲渡者風順則行逆則止怒動風逆此時行險哉怒息浪平行可也故怒時特務醫已勿務醫人凡所欲爲雖似甚近理第疑勿信第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怒人最欲語言行事亞勒山性易怒因怒易害人亞利斯多薇之曰怒動必先誦本國字母數過然後令人行事瑣加德愈怒言愈寡聲愈微拔辣多怒其僕曰我不怒必責爾

凡病發時尚可用藥忿怒一情獨否怒起蔽心之目當是

缺页

來徧閱之。既見。一一破毀之。且命平魚池。謫薄量曰。上帝生萬物爲人。故勿論大小尊卑。是人則非天壤間寶物可比。爾愛物於人上。不識重輕。甚愚也。以微物害人命。大罪也。今破爾器。以杜爾狂端

亞勒山。亦西國大王也。其母怒一無罪人。求殺之。告曰。大人以他事命兒。無不共命。第無罪人之命。無物可以償之。乞赦之

君子緣罪怒人。怒不獲已。罪改而怒息。小人之怒。出於自心。無故而怒。故一怒則存怒。增怒。直欲以重怒久怒。顯其宜怒

或問忿怒悉惡悉宜絕否曰否聖契理瑣曰不當怒而怒自犯罪也當怒不怒不欲救人罪也其罪等故怒其罪謂愛其人見非義而心不動非能忍也惟過柔耳忿怒從於理後則爲義役勿得過柔刑當其罪甚助於義若在理前而僭爲主斯過於虐甚害仁義矣怒人如治病醫者愛人故怒其病求攻之仁者愛人故怒其惡治其罪求改之今人不然怒惡之人不怒人之惡原惡不改於人怒惡先染於已

愛讐　一　十

爾遇難不能忍所行善無益凡懷怒時所爲善事雖大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奉以供事天主雖厚上帝必厭棄之經曰依爾施人者天主亦以是施爾爾以慈施人天主以慈施爾爾以虐施人天主以虐施爾經中天主謂人曰爾持物供我既臻我前偶憶人有憾爾者姑置前往與彼諧次來奉供可也故不與人合不能與天主合

經曰爾欲復人讐天主必復爾讐又設言曰一臣負王萬億責不能償王命并其妻子粥之臣跽請曰乞寬臣時日全償焉王憐而全赦之臣出遇其僚有負已百金者扼而索之是人亦跽請曰乞寬我時日全償焉不聽囚繫之傍觀者憤且憂以告王王大怒命捕之曰惡吏爾

求我。我全貰爾。爾曷不憐彼。如我憐爾乎。乃付司刑。俾全償焉。爾不以誠心赦人。天主施爾無異此。故爾欲復人讐。上帝所已赦罪。復追還之

經曰。爾不赦人。天主不赦爾。赦人。天主乃赦爾。爾得罪於天王。人得罪於爾。孰多乎。人得罪於爾無幾也。爾得罪於天主。無數也。赦人之無幾。以得天主赦爾之無數。不便乎。譬爾負人責億萬金。人負爾責數十金。悉載一券。留之。即人償爾少。爾償人多。不留之。即人不償爾少。爾不償人多。爾願留之乎。願焚棄之乎。願焚棄必矣。柰何記人少罪。令天主記爾多罪耶

揣功德之巨微視事難易難者功巨易者功微矣人有他惡不直反我愛我愛之不甚難獨惡我讐我者之惡直反我愛愛之絕難故深增我功徵我德焉

熱遠物之火熱近物之火火孰盛熱遠者盛也愛讐我之仁愛愛我者仁仁孰盛愛讐者盛也大火聚所投物輒化爲火大仁所値事輒益其仁微獨以恩益以害亦益

羣歌合作則善歌者混獨歌善乃露焉爾以愛天主之心愛友友或爾契也或爾施也或爾倚也羣愛合出則愛天主之心亦混讐者無他可愛故愛天主之心特露于此

經曰愛愛爾者最易惡人亦能之爾獨能如是蒙何報於天焉爾能愛讐爾者能惠惡爾者乃爲上帝子也假令爾在上帝前曰彼愛我惠我我愛之惠之上帝必曰此愛已得報矣我不負矣若曰彼惡我害我我爲上帝愛之惠之上帝必曰此愛我負矣我報矣

人有讐爾者宜即思并有兩讐人一魔一可愛一可避一明攻於外一暗攻於內爾以形之福勝人故欲奪爾所勝之福以讐之愛勝魔故欲奪爾所以勝之愛爾欲復人讐則令魔復爾讐爾欲勝人遂令魔勝已爾樂能奪人安魔樂能奪爾德惟爾能愛讐兩讐俱勝矣

復讐者。於人害覓其安。以人損求其益。能得乎。塞搦加曰。大容之君子。讐既在手。則以能復讐。知復讐之大且榮者。莫如能復而不復。莫如能害而赦也。故曰。寛讐之榮。甚于勝讐之榮。況爾欲復人讐。人又欲復爾讐。爭鬬紊亂。何所底止耶

復讐

經曰。勿曰以害報害。望主而抹爾。抹爾何也。抹爾於復讐之勞。之辱。之費。抹爾於身害。心罪。地獄之永殃也。經中天主謂人曰。讐之復由之我。我復也。爾不言。天主代爾

言。爾不罰。天主代爾罰。爾言爾罰。天主則不復顧爾矣。

有人告一賢者曰。某害我。我欲復讐。賢者仰天曰。此人自欲復讐。天主不必顧之。其人悔悟不復也

修德者皆急于識己過。識過斯能改過矣。夫人皆重愛己故不能盡識己過也。彼人之言。又不可信也。友我者狥情而閉口矣。莫我攻也。欲聞己過。惟讐我者而已。故曰。讐我者惠我。而不望我報。正可愛焉

意思撒白西國聖公主。一日跽上帝臺前。誠心祈曰。每害我者。願天主賜一恩以報之。輒聞有聲曰。生平所行德。未有感動天主如此願者。今悉赦爾一生之罪也

數年前。敝國以西巴尼亞。有殺寡婦之子者。吏將收之。寡婦知所在。贈以良馬資裝。令速避去。是人得脫。其子忽見大寶光。謝其母曰。死後過失未淨。當受多年煉罪之苦。今母以恩報害。以愛報惡。甚感天主心。故赦我罪。免我刑。已昇光明天享大福樂。此恩豈生養我可比哉。言畢不見。聖亞吾斯丁曰。不赦讐者。天門已闔之。其祈不入於天主。天主之慈惠。亦不降於已也

葆琭聖人曰。窘爾者。贊美之。勿謗訕之。勿以惡報惡。又曰爾讐饑食之。渴飲之。不勝於惡。反以善勝惡矣。若以直報害。免已犯罪。以恩報害。又救人罪。以直報讐。免爲人

讐以愛報讐。又化讐爲友孰善乎

費理白。西國王也。有亞爾寄者恒謗王。王之諸臣請捕治之。一日偶遇其人。王優禮焉。色和語溫。申以厚餽。越數日。王問其臣曰。亞爾寄謂我何皆曰。甚贊頌大王之德。王曰然。我爲醫。良於爾

亞立刪。西邦氣尊。氣盛德人也。一人大竊其金器物以逃。他日此人爲敵國所虜。亞立刪厚資贖之。他凡有害之者必厚恩以報之。故本國俗云。欲得亞立刪之恩。莫如害之

西國有人欲殺其讐。求之不得。遇大瞻禮日。入天主堂。適

見焉。遽欲手刃向之。忽自轉念言。今日大瞻禮。人人向此中悔過遷善。求赦罪于天主。獨我向此中殺人報讐。重得罪于天主。不可。遽攜其讐。同詣天主位前。誓願今日以後。爲天主故。不復讐爾。願爾亦爲天主不復讐我。其人感動。相與捐棄前惡。共詣天主像下。抱足頂禮。于時木塑聖像。遽伸一臂下抱其人。萬衆共見。驚異歎仰知忘怨釋怒。天主所最重也。其聖像伸手作抱勢。至今不復收矣

以忍德敵難 二支

忍者何。以平心受害。不忌授我害者是也

夫忍者。善人之甲冑也。以當世變。勝鬼魔。攻諸私。保諸德。防怒。羈舌。御心。養安。鎮惰。祛憂。絕爭。抑富者之恣。伸貧者之屈。居尊巍者使存謙。受艱難者使存勇。人得罪於我。令我即赦之。我得罪於人。又令我永求赦之。忍離於心。無事可成。此何待遠試。即此鄙篇所述前聖賢訓忍之說。非有忍德者。必不能熟察其端。深思其理。堅從其箴。而受其益焉

凡世所謂凶禍者。忍德能轉爲吉福。凡世所賤所畏者。忍德能變爲可貴可愛物也。世所賤惡。無過貧窘。疾病。耻辱。損失。患害。忍人能樂受之。則以償其罪責。以贖其罪

刑以增積其德以市天上國也其直豈世間珍寶可論哉故忍人以侮辱榮光以賤微尊貴以降黜上昇以貧富以餓飽以負勝以荒歲豐以逆風行如海舟值浪險浪愈高迺愈近天也

忍保諸德防諸惡經曰子欲就事上帝須恒抱畏心而豫爲備以當誘感窘迫蓋人欲行善修德必須忤世俗攻習情防魔感則三爲我讐矣三讐者要結以攻我世人譏笑撓阻於外習情衝勃擾亂於內鬼魔煽誘攻戰於內外讐如畜鳥閉之樊中則已決而飛必百追以求復獲人爲惡已墮魔計則已決而遷改必百誘以求復獲

苟無忍德以當之。昨所去惡。今復行也。聖厄勒卧畧曰。欲行善無忍德。如在嚴陣中無兵甲。能不受傷失命哉

遇難而委命者多。遇難而堅忍者寡。以力服國者多。以忍服已者寡。故忍一難之勇。甚於委百身之勇。服一已之榮。甚於服萬國之榮。忍小難之功德。甚於行大事之功德

人無不可勝。獨忍人不可勝。以勇力兵革鬬勝負不可定。以忍鬬勝定矣。忍者能加以世難。不能染以世汚。能滅其形軀。不能消其仁義。能使其身痛。不能使其心怒。能奪之世福。不能奪之心樂。故一眞忍人總天下人莫能

勝之無兵革而恒勝兵革不敵人而恒服敵之者經曰
忍者善於强者强者以力脅人不能以德服已勝一國
或不能忍一言服天下大衆常自屈於心欲豈不勝辱
乎忍人先以德勝已已勝其外無不勝故曰勝已者無
不能當人服之鬼魔亦畏之意撒西國之賢人魔甚畏
之或問故答曰從修德以來恒自舉意必不使怒念注
心怒言出口

末曾德西國大聖人也心純一事天王時國王甚惡欲强
令棄去事他神像末曾德曰天地間至尊眞主惟有上
帝此外彌主皆僭矣正宜絕之棄上帝弗事事焉罪惡

孰重此乎。王曰。從我。予若高位。且厚賜。不且爲大僇。聖人不聽。王怒。命懸而榜箠磔裂之。聖人心顏俱樂。了無痛楚聲。王益怒曰。不聽我。且更加大刑。答曰。此我願也。王又命束縛囚之寘獄中。地布芒刺。炮諸烈火。周身熾鐵。數日不給食。聖人謂王曰。世所言苦者。爲上帝受之。卽不足爲苦。正惟喜樂事也。以苦圖變我心。曷可得乎。威王以苦鬬。聖人以忍當。王力竭計盡。能隕聖人之生命。卒不能敗其忍。不能屈其義。不能奪其樂。孰勝乎

惟以忍御難者能避難。若以怨怒。遂得兩苦。原苦一。今怒一。余屢聞之人曰。我怒何益。所失不追。而更以怒害我。

夫既不能以怒去害。柰何不以忍增德。忍則省今怒之苦。并消原苦之苦矣。何者。人有難。大都由上帝降爲罪罰。怒增罪。故愈觸上帝怒而苦愈重。忍增德。故感上帝心而罪赦。罪赦而苦除。夫世間所謂苦辱。非正苦辱。惟係人意。意以爲辱。則辱。不以爲辱。不辱矣。弟阿熱。一人譏之。答曰。爾譏我。我不任爾譏。色搦加曰。君子特以罪惡爲正辱。舍此悉非辱也。受人辱曰。彼欲辱我。未嘗辱我。矣。如此。非特辱消。辱我者亦止。何者。彼欲辱我。知我不以爲辱。無道可辱我。止矣

修德者有三級。有始者。有進者。有已至者。忍亦有三級。遇

難强忍之忍之始遇難樂忍之忍之進願得所忍難而求之既得而樂不願去之已忍之至也已至之人其身在地實天人矣

或問亞利斯多曰大有容之人何自識之答曰能以平心揄色忍受大難者是也故易怒者驗其量狹老人病人婦女孩童皆量狹皆易怒難解

上帝心無量寬故亦有無量忍人之得罪者能即罰滅而尚寬容以竢悛改蓋慈賞出于本性故無限怒罰出於我罪故不得已人逾忍量逾寬逾似上帝爲天人也天之所雲不掩其光風不撓其靜終古如一惟下處自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自清自寒自暑。大容之人。事變而心常。世亂而心靜。身難而心不憂。如立方物。六面如一。無不安穩。又如黃金。煉之不耗。鍛之不斷。以爲小器。爲大器。其價埒。惟寡容狹心之人。倏怒倏愛。倏憂倏樂。如樹葉隨風變動。無刻得同。故大容之人。以一心御多事。小容之人。以多變御一心

有喪子者。極憂忿。得磨納慰之曰。爾徧求諸國中。有生平未嘗遭喪而哭者。得三人以來。我能令爾子復生。其人以爲甚易得也。徧求之。竟無一人。以復得磨納曰。既爾。何用過慟爲。獨爾受此患也哉

理爵國之俗。男子遇患。不衣婦人衣。不聽哭。以爲遭世難而悲憤。非男子事。正惟女情耳

以惡言犯爾者。自先爲惡。而欲爾效之。故曰。爾受惡人之害忍而恕之。勿兩爲惡。勿兩受害

或詈得磨斯。答曰。凡爭者。以勝爲榮。惟今日負者善且榮於勝者。我肯與爾鬬乎。故曰。人以詈言加爾勿答。爾勝。勿復愈重復。又曰。凡惡言以忍當之。則激而歸乎其所從出

居苦辱非功德。忍苦辱實功德。故曰。勿論何所受。惟論何如受。受難不足驗聖賢。樂忍難乃足驗聖賢。眞忍必愛

所忍者。蓋貌忍心怒。非忍德。乃怒翳也。力不能復讐。姑忍之。即不復有復之心矣。有復之罪矣。凡思我身。多所願忍于人者。必不難忍人。爾尚未能自治已如已願。安怪人不悉如爾願。爾不怒已不能忍人。不與已鬬。不能與人合

受害辱者。口不言。色不厲。心不憂不計。是正忍也。古賢有人以惡言嫚之。答曰。任爾言。我已命舌勿言。心手勿動。今人受辱。能不言。謂忍矣。然而減於口。增於心。口寂而心喧。色愉而胸慍。手垂而中攘。此爲不忍尤大。其害尤深。胸懷怒意。口發怒言。兩惡俱不可。與其默畜而蘊。無

寧口發而散

感人化人之德無如平心愉色忍受非義之言也非獨見者化并受害者亦速化矣昔有賢人與弟子偕行迷失道蹊人之田守者甚怒大詈曰爾輩不畏天何道之脩畏天當如是行邪師命弟子勿答自答之曰爾言甚當令我輩正爲脩德人必不爾第求恕罪耳野人爲若言所動悟向者乃不當怒詈之也跽而祈赦慕此忍德盡棄其田業而受學焉故曰抑辱慢我者莫如忍其慢經曰怒者生爭忍者滅已生之爭語曰凡物剛勝柔獨忍柔能勝怒剛

鮇瑣。西國名黷也。有人無故以惡言嫚之。黷者不答。走避之。有天神謂曰。是奚足哉。必跽而求赦。如眞得罪者。乃正忍矣。如神言。其人深自慚悔。轉求赦。蓋以怒對怒。彼以怒爲得。語曰。爾以惡言答惡言。彼必以爲已勝。同作此事。彼先一籌故也。以忍光照怒。彼自見其怒之醜矣。

夫苦難不論大小。不論由人由物。皆天主有意分予焉。聖賢明於此理。値苦難弗視由人由物。不辨有故無故。惟視難所從來之原。卽服而忍之。夫爾受人之害。獨視爲人所加。或能辭曰我未嘗得罪於此人。則不堪忍。若視上帝所加。能或言我未嘗得罪於上帝乎。人人無不自

知以惡念惡言及非義之行屢犯天道是以值苦難默念所犯自責我曾犯某罪我曾行某非義之事正當受此苦故易忍矣聖厄勒臥畧曰人私念所爲惡不難忍所值嫚深思以多罪宜受重刑必不難忍微害矣或訾一賢者人告之答曰我尚有他大罪彼人未及知使知之何訾我止此乎多落陡賢人曰脩忍德保心安其道莫便於遇難自責以爲由已罪出而不辭已以尤人故人所行善雖大且多不由自責必不能安靜而免於憂怒賢人有言諸德皆歸一家或問家曰自責又一賢愛人嫚心忽小勃曰責曰戒心動非彼之嫚大乃我之忿

小我忍堅。一言之微。曷能動之

ヰ山中西國上古聖人也。尊貴。富厚。當世無比。忽中落。七子皆殀。身復病癘。前相欽重者。謗爲罪人。受茲天刑。聖人恬然忍受。憂不見色。口無怨聲。心無慍意。恒曰。赤身出母腹。固當赤身歸矣。主予主取。悉如主意。惟念聖名贊頌而已。其妻誘之。令怨天而死。聖人責之曰。爾言大愚矣。福樂受之於主。患苦奚不忍哉。如是者十有四載。尤人怨天。未嘗萌心出口。原天主之意。加此患苦者。非以罪罰。欲標其忍德爲世儀也。十有四載之後。除其患。倍歸其富貴安樂。而盛德榮名。施於萬方。流傳至今。故

曰。先忍暫苦者。後必享永樂也。香者火藝之顯其郁烈。善者患苦之著其盛德

亞吾斯丁曰。上帝或欲爾安。或欲爾病。爾安時愉樂。病時憂愁。是喜上帝有仁。而不喜上帝有義。且不願以爾心從上帝心。但願上帝心從爾心。爾心不邪乎

或遇難。一賢者勸之。堅忍勿憂。答曰。我有罪甘之。無罪而受此。不堪憂憤耳。賢者曰。盜以罪受戮。聖賢者以無罪蒙難。爾願誰之如乎。經曰。爾以罪負刑。以惡受害。有何功耶。若實行善而樂。忍害。此正上帝之大恩。爾之大功也。又曰。爾受難。勿因盜因刼。因謗。若因爲善。則勿以爲

辱迺眞榮也故見人受難勿問所受難惟問所以受難
天主經眞福八端其第八曰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
爲其已得天上國也
瑣加德古名士也國王忌之甚命殺之將死或歎曰無罪
而被殺正可悲瑣加德聞之曰我被殺不足乎尚願以
罪殺我乎
多鳴盛德人也惡黨妬其德欲殺之遇諸途曰我輩欲殺
爾爾將若之何答曰願勿速殺我惟漸磔手足肢體爲
上帝久忍痛苦矣衆異其大忍弗敢殺他日又有是輩
欲殺者答曰我功德微小恐不克承此大榮也聖賢誠

德人。值爲上帝爲義受苦失命。以爲天恩。微獨不避。且甚樂之。上帝有言曰。人窘迫爾。爲我大謗爾爾宜悅樂。爾報豐大於天也。故聖厄勒卧畧曰。上帝加苦而并賜能忍之德。斯恩甚於絕苦矣

世人之心。悉在圖樂。忽值患。奚能不憂不怒哉。世患不虞而至。則傷深。豫視之則傷微。夫患之至。最定。特至期未定耳。爾欲患時。不濫於憂。莫若於患未至時。思其將來。備忍以當之。勤練之卒。簡器習武。常在平時。安居營壘。如正對敵。設志以待。故敵來而應之。整暇。若惰游之卒。時物器械於室。隅消膽力於不試。遇敵戰慄。能不受殲

爾忍不先習。患至不及忍矣。是故脩德君子。急習忍德不因患覓忍。常以忍備患。日夙興恒念今日必有嫚我害我人。必值不如意事。定心受之。是患未至。能自先忍。患至如常

爾遇難時。惟視有樂勝爾者。故難忍。若視有苦勝爾者。易忍矣。昔有賢人寓言曰。獸中兎膽最小。一日衆兎議曰。我等作獸特苦。人搏我。大狼噬我。即鷹鸇亦得攫我。無時可安。與其生而多懼。不如死。死而懼止矣。向前有湖。因相約往自溺水。水旁有蛙。見兎驚亂入水。前兎見之。止衆兎曰。且勿死。尚有怖過我者

或問曰。世事觸人怒。至易至多。欲學忍將獨居岑寂。特交聖賢可乎。若與世人接。難免焉。答曰。忍德求助于外曷能久。惟內積能永久矣。毒蛇猛獸。寂不害物。不謂毒猛乎。靜處不怒。非無怒情也。無怒幾也。不拔其根。而摘其實。根在有時而實。即無怒人。亦必怒物。昔有道侶數百人。其一甚易怒。因屏居。忽怒破一器。自謂曰。我易處。未易心。避人未避己。己在怒在。不如人間習忍。以攻怒情。遂歸。故曰。怒情以鬬能勝之。以避不能勝之。若與聖賢同居不怒。茲豈我德。蓋聖賢之德。況無忍德。獨交聖賢。怒亦不免。不如務拔怒根。忍習於心。靜處嘗處。俱安。賢

人不肖人好爭人。好靜人俱合也。

色搦加訓令忍世患箴曰。受竄流云何曰。凡安靜之所。卽爲本鄉。謂安靜者。不在其所。正在其人也。智則旅遊愚則竄流。著痛云何。曰痛小。任之微。忍矣。痛大。忍之大榮也。痛峻非痛峻爾自柔矣。能薄力微云何曰。以此不能害人。以此不敢慢人。不亦美乎。財則云何。曰。財亦或有時失爾。今失財。并失吝。幸矣。縱不失吝。去其妄行之費。非幸歟。爾失財。爾財曾已失多人。今行彌輔。居彌靜。上帝減爾任安爾居。豈非吉哉。爾失財。彼他人所先失。以爲爾得乎。失目云何。曰。已絕邪情欲之途也。目。諸情欲

之媒。諸愆試之引也。尖子云何。曰。哭不能不死者之死不愚乎。不能不死者。已死徵爲他主之物。予爾育養之今于爾乎取之非奪之也。沉舟失物云何。曰。失爾物。不免爾身耶。徒手登岍。已登岍矣。財沈爾豈不能并沈。遇盜竊物云何。曰。爾避之幸矣。失良友云何。曰。更求之。求之當於可得之所。酒殽之間。非其所也。必於實學道德之務。勞苦身心中。乃得之矣。失一良友。更無他友者。恥也大濤之海。獨恃一碇乎。失賢妻云何。曰。求賢妻最易得矣。慈父毋既失。不可復得。賢妻屬可再致之福也。哭失賢妻。而適得更賢者多矣。

或曰爾死。爾曰。入時約。必出矣。必死。還所受衆人之定規也。必死。入世猶出旅遊。久必須返焉。彼入須暇者。卒亦不能脫之。必死。我非首。又必非末也。凡先我者。皆先我死。後我者。皆後我死。旅死。曰。我所必還。隨責主所求處。卽償之矣。死無棺塋。棺塋之缺。易忍矣。我身無覺。得棺失棺。無我預矣。我身覺棺塋。不皆爲大苦乎。棺塋之計。豈緣顧死人。正以顧生人也。人死斯畏之。故爲是掩離之耳。死態必狼。曰。死態雖狼。所求惟命而已矣。斯卽無他患。老患所必禦。何足畏歟。所由致死之緣雖大。我死本微小。一石擊我。一山鎮我。何異哉。若隕。盍隕於天乎。

少年死。日尚可生之時至死。美死也。未願死之先至死。
幸矣。不少年死。安知不遭不虞之患。即無他患。老老之
患焉能免哉。我曹皆并逝死。故今不論死與否。惟論早
晚。數人命屬大辟。或有以後見殺爲大福者。誰不笑之
我曹悉望稍遲死。以爲巨幸。何異此乎。我儕日近于死
等。衆壽日減。亦等。我生愈長。我命愈短。誰欲恒懸。而無
寧一隕乎。生與死爲隣。最切近如。居海舟。所爭者寸木
耳。爾憶海舟之險。謂生死海中。獨爾隔諗。矣。生死相隣。
雖各處顯著不一。各處切近無異焉。身命爲物微耻。遺
身命。爲德甚大。遺之者。海沸而安視之。地裂側立而不

顧爾欲保德安居身命須澹視之勿論因疾病與他緣來索之欣然遽卽償焉。

閻弟吾諸西國名王也有兩人大誹謗之王伺聞之曰稍遠之恐王聞之謗者甚感其不怒而轉譽之。

賢人修德累年或問自覺何益答曰衷有備以忍世患又無賴人譏笑侮慢之曰積久事上帝修德安用之答曰令我受爾此等惡言大害而心不動不怒不足乎。

亞加爵甚能忍人也死之日或悲其早世棺中忽有聲曰忍者不死夫忍者神靈永生於上天美名嘗彰於下世不可謂死

有賢者大病而愈。後恒哭曰。天主不復念我如是一年。天主使病如初。以苦爲樂。非知忍難之大益。曷如此願望深切乎

有盛德者。或以惡言加之。笑曰。此當以重價市焉。今而徒得之。幸矣哉

白鏵落。西國盛德人也。病失一目。曰。故有兩雙。今去其一。天王之恩也

窘難益德 三支

或有問于余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云。惟上帝無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善者蒙福。惡者膺

譴。理有固然。柰何事有不然。或遭不虞之災。或冒非分之福。顛倒孔多。參錯過半。無乃增君子之疑。起小人之倖。天道不平。厥歎久矣。是誠何謂。曰。善者蒙福。惡者蒙禍。斯義正矣。確矣。柰何哉其不平也。夫人之眞善眞惡誰能決判。念想言行。咸若天理。此爲眞善。微有不然。豈眞善也。求善非全不成。若求不善。一缺已足。夫全善了無微缺之人。世間有之乎。今人視形。天主視心。烏知人所稱善。非天主所稱惡者耶。且爾謂此人甚能作善。甚之非是。余謂天主至明無暗。至公無私。甚能識善惡。苦之必是也。爾信人之隱善。疑天主之顯義。余信天主之

顯義。疑人之隱善。孰是乎。即是人果善矣。爾謂苦爲不幸。天主不宜加之。抑知天主用苦以加善人。乃大可幸乎。嗚呼。世人神目常昏。如瞽焉。往觸一人。怒而詈曰。爾瞽耶。人非瞽也。已則瞽也。見苦加善人。疑天不明。天非不明。人則不明也。欲明禍福之理。當先明禍福之眞僞。眞禍未有及善人。眞福未有被凶人者也。何者。世間之事。不過三種。眞福一。眞禍一。非福非禍者一。生積德則死永樂。眞福也。生作罪則死永苦。眞禍也。夫人自不願爲善爲惡。而天主强之。于理無有。自有應受天樂之功德。而天主拒之。有應受地獄之罪過。而天主不加之。亦

于理無有則曷可謂天王以眞禍加善人以眞福加惡人與若其餘貧富賤貴病安壽夭等斯本非禍非福也聖亞吾斯丁云富貴安樂天主予之善人徵非眞禍予之惡人徵非眞福其爲禍福特視所用用以建德蒙永樂乃福用以助惡蒙永罰乃禍也因富以敬天王周貧人則富爲福若因而縱欲害人則富爲禍也因貧以怨天王貪富人則貧爲禍若用以抑情增忍則貧爲福矣諸如此類可槩推也第兩者之損益人每不能自豫定之獨天王無量之鑑乃能定之行人遇岐路未歷其中未造其末特見其始安危夷險莫得定也世間苦樂兩

岐愚人特視苦樂之始。不審其中與末。妄謂樂者爲安夷。苦者爲險危。從彼避此。急急如鶩。智人不敢信始。亦不妄測其中與末。歸明於天主。待天主之自決焉。故世人於天主。宜如病人於良醫。病人特願除病得安而已。若所服藥味。爲甘爲苦。惟醫者所爲。病人敢自取舍哉。聖賢無不願得眞福。亦無不求得眞福也。然所以得之道。或苦難賤辱。或安樂榮貴。弗敢自必。聽命于天。時或順意。謂天主慰勸我之恩。時或逆意。謂天主儆戒我之恩。故順逆無常。修勵惟一。種種世途。悉以增德。經曰。愛天主者。順逆萬端。皆助其福。不肖者不然。順來不以勸

善逆來不以懲惡故順逆萬端皆歸於禍焉夫古今修德者莫不因輕世福之念成就其聖賢世人犯罪者亦莫不因重世福之念受欺惑於邪魔則世福者陷善之阱聖賢所懼引惡之梯邪魔所據人以爲實德之報謬莫大矣使天主必以世福酬德行德者遂希世報與工人兼直何異挾貪心以行德卽存德虛形豈存德實性哉

善人受苦驗上帝之愛天主經曰我所愛者必譴責之又曰上帝所愛爲子必責之聖亞吾斯丁曰爾在上帝責外必在其愛外終不能爲其子也下民有罪上帝不能

不刑今宥死後必不宥也今刑微且暫則家刑耳死後刑重且永迺國刑焉聖厄勒卧畧曰上帝今怒必欲永責今責必欲永恕故今責徵慈今恕徵怒犧牛將殺任其遊食惟所欲生者拘繫之勞任之

假令父有兩子一愚一慧愚者時時嬉遊了無譴怒慧者時時勤敏則督責之童兒之情但見目前無志日後以爲厚于愚薄于慧不知父無望於愚者慧則重有異也

世人之情何異愚童富貴寧壽謂天厚之窘貧賤夭謂天薄之不知今福後福不并享一主所欲豐報於天者先卑之於世以苦鍊化其過滓增其功德也恒豐於世

福無患難恣其非義而不見譴責者上帝所棄於天約永罰於地獄也如醫然病可爲則進苦口之藥多所禁忌其重不可救乃悉惟所願不禁焉

父以難事責於子君以危事託於臣孝子忠臣必不謂君父惡我害我蓋乃貴我重我以我爲孝子忠臣故也天主人之共主公父以艱難遺我而不遺彼以驗其愛我重我於彼也塞搦加曰不遭艱難者正爲冡無幸人明徵上帝因我怠惰忽忘我耳修德者知不戰不能勝戰不危勝不榮故願得所忍難以建孝子忠臣之功于天主焉

商人以此方最多物。最賤物。遷于少處貴處。以取重直。此世之物。未有多且賤于苦難僇辱。而天上一無所有。善人神貨之商人也。知天上忍苦難之價最重。故遇苦難。則忍之樂之。易異日之重直也。經曰。此時艱難。不當日後所顯于我輩福樂也

夫玉琢之磨之。夫金鍛煉之。雕刻之。無不攻治如讐焉。以成名器。人不經病苦。不嘗嫚辱。不試諸艱難。而成天上所用德器者。無有焉。故經曰。修仁者。必受世之窘迫也。不窘於世。其德不誠。且曰。欲升天堂者。必由頗受世苦。亞吾斯丁曰。上帝法天國。其價艱難而已。又一賢曰。世

福遂意者。可畏也。恐其終不能爲天人故也。鵕鳥生時。人貴之。置於淨室。養以肉食。死則委之于壑。爲犬所食。雞生時置穢處。養以糠覈。死則置於几案。以爲美餚。惡人世之鵕鳥也。生則豐樂榮貴。人人羨慕之。死則棄於巨壑。爲獄犬食。善人生或爲人所輕。恒居難苦。死則置於天几。上帝天神所珍重。福孰勝哉。故世之苦樂無常。樂訖苦繼之。苦終樂續之。一時之苦。令忘多年之樂。微獨令忘往樂。往樂之念。亦增今苦。一時之樂。亦令忘多年之苦。非徒令忘往苦。往苦之念。亦增今樂。故經曰。吉時勿忘凶。凶時勿忘吉。吉時念凶。不陷。凶時念吉。不隕

人之事世者。先得微樂。後責大苦。先得暫便後加永難。事天王者。先受微勞。後蒙大安。先承暫苦。後享永樂。爾願事誰乎。農人先以苦種。後以樂收。工人先造作。而後受直。兵先致死。而後蒙戰勝之賞。商賈先以貲市物。而後享什一之利。萬事盡然。爾修德。必先負德修之勞。與夫克己之苦。與夫不德者之忌。與夫鬼魔之誘感。與夫天主之德試。德既大成。然後可享心淨之樂。望天之報焉。

今人僅行微善。心若上帝負我安樂。負我富貴。不與則然尤至世報。自徵心貪。怨尤自呈。傲天主當降祥耶。降殃耶

寒驢邪行。見鞭知當正路行。正路行。見鞭知當速行。凡上帝所譴責者。欲使正路速行而已。今人之苦。永久不釋。惟得福者。即謂德之報應。得難者。或曰無幸而偶值禍災。或曰前世往因。今生果報。未嘗反思目前之罪訞。迄不悛改。艱難往往相繼。永久不息。何足異哉

或問聖厄勒臥畧曰。上帝恒以苦難加善人。何也。答曰。以煉其過滓。增其功德。因得豐報於天也。且使不溺於世樂。物久者不撓動。則膠於金。而失色。味善人久安不以難撓動之。恐漸陷於世樂也。且令惡者自悟曰。今者爲上帝用慈赦罪之世。又重愛善人也。尚以微過得重譴

乃爾況死後爲用義判罪之世負惡以往嚴罰更何如乎

一賢出行遇一盛德人被獅子齕死於野及郊遇一惡人之喪甚盛竊疑曰彼賢而橫死無人收之此不肖而人崇之非上帝明釋我此故我不前矣忽有天神曰此誠惡曾有微善上帝以微榮酬之其靈神重受大苦於鬼境彼誠賢曾有微過上帝以此橫死鍊之其靈頗霑大樂於天域也但爾以後愼勿要上帝凡上帝所爲惟信服之勿强測之言訖不見

爾溺水有因急援傷爾手者爾忌其微傷耶感其拯命耶

爾與人鬬。忽有殲爾敵。使爾能勝。不重德其八乎。我靈神與軀殼。體最親。情最異也。神喜理。身喜欲。故神之所願。身之所惡。身之所求。神之所避。恒爲敵讐也。爾以道德助神。身必負。而屈於理。乃所以效天神也。以甘食冶容逸樂助身。神必負。而從干欲。乃所以效地獸矣。上帝以病窘諸苦難加爾。豈樂爾難。正以此殺身之强。滅形之力。使知服於神。從于理。爲役勿爲主。不至陷神於罪惡。聖保琭曰。我衰時乃疆是以誠德君子遭患即不能樂之。强勉安忍弗敢直求上帝去之。去與留。未知孰爲已益故也

物達。西賢人也。身後顯聖跡最多。一瞽者跽其墓前。因其功德。求得見輒見。已默疑曰。見與不見。未知孰有益於我。復祈曰。若見無益於我。願以初瞽還我。輒瞽如初

厄午峩。生時亦頗見抹人聖跡。一瞽者求賜視。答曰。爾即無形目。不能見色如狸犬。尚有神目。能見道如天神。身目復見。神目必瞽。終害於爾。勿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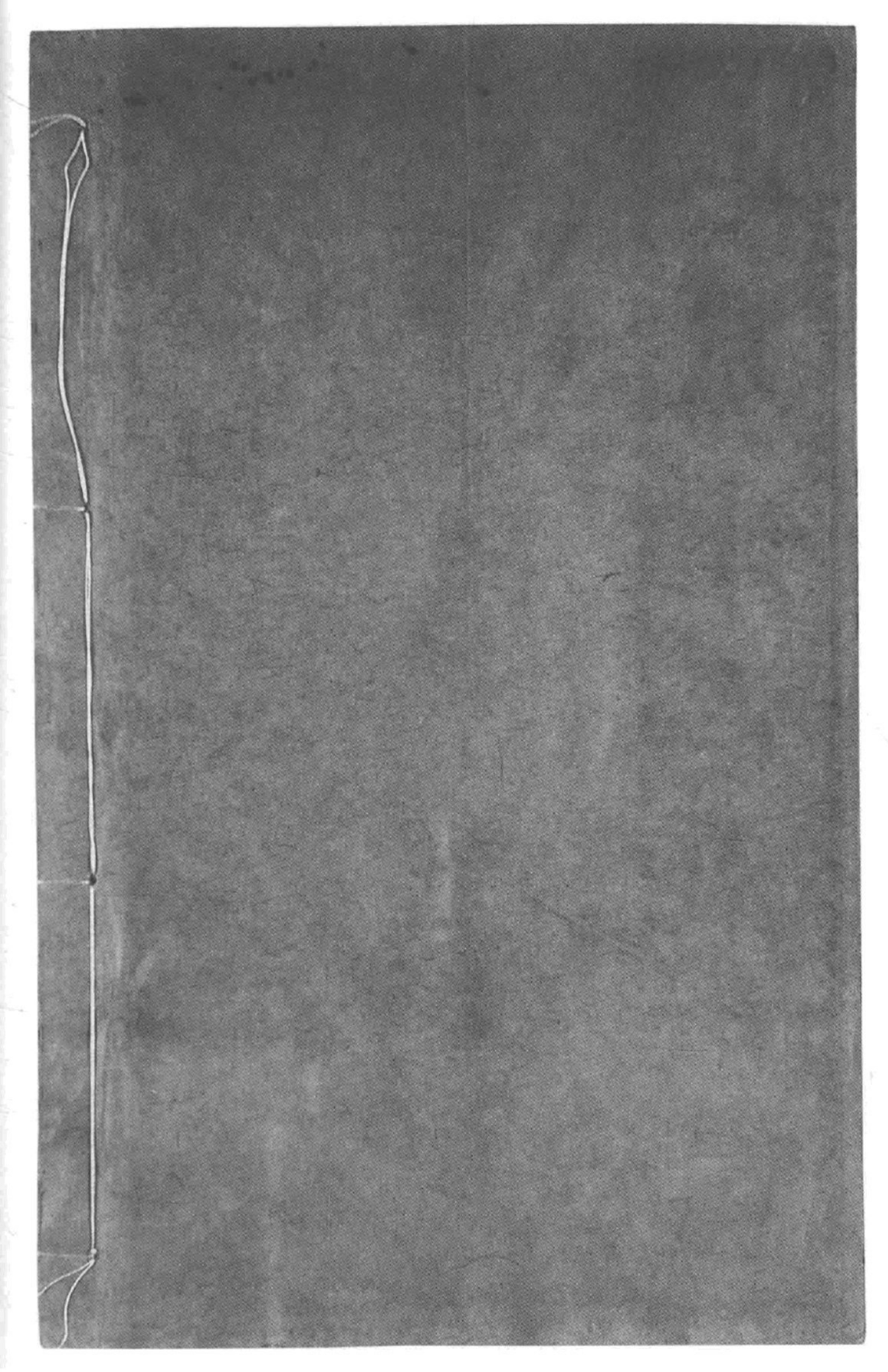
或有疾。告若闇聖人。祈抹焉。答曰。爾正欲除有益於爾事耶。身垢以水浴。神穢以病磨。衣汚以煩擱去。心罪以艱難除。又一人病。其師賢者慰之曰。爾爲鐵。以病錯。則除鏽。爾爲黃金。以病煉。則增光何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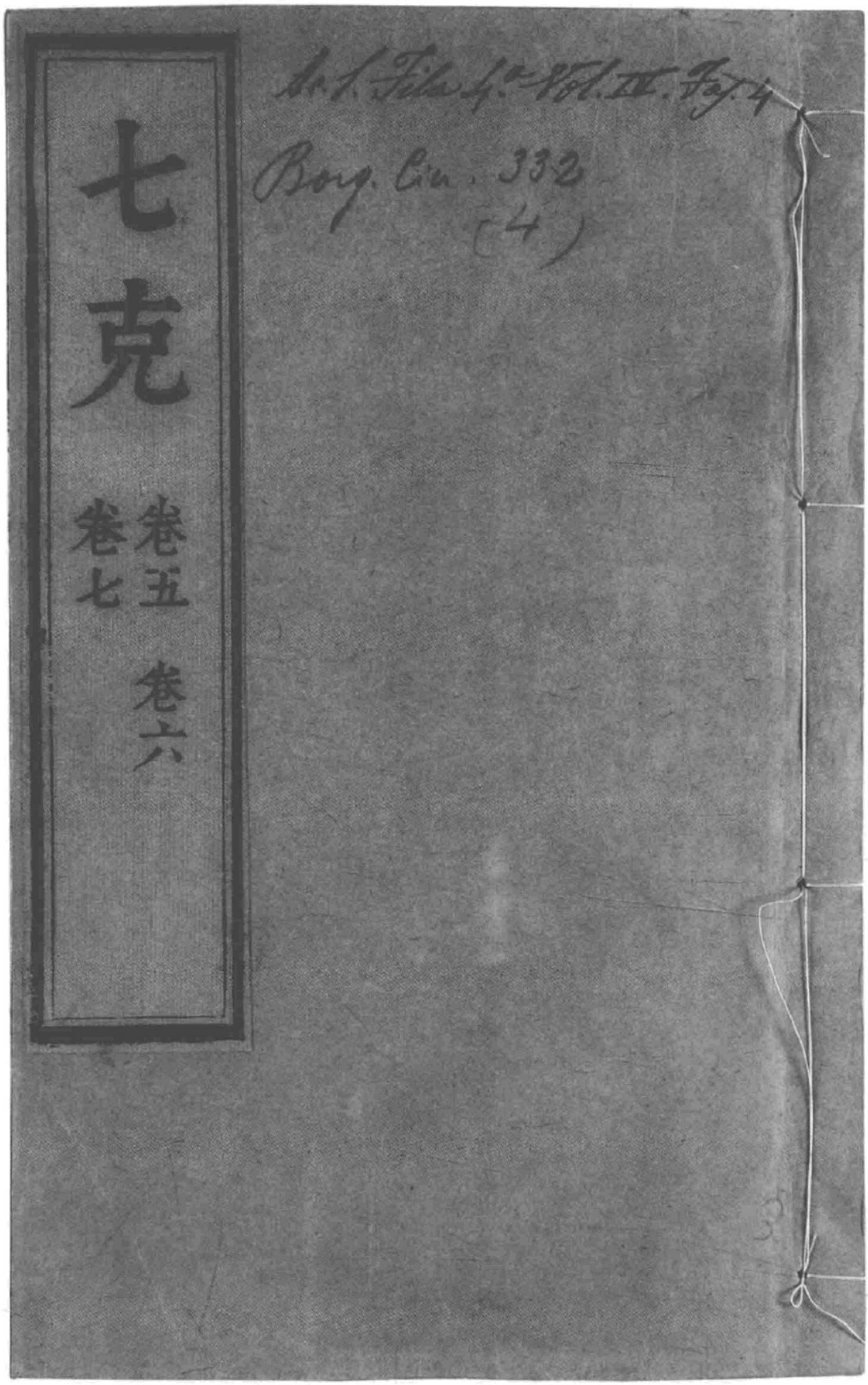
厄勒卧畧曰。此世界恒以艱難加人。此非自鳴令人勿愛我而何

世願悉遂。世人以爲天幸。不悟此正驗將來之天災。聖人薄削行次。宿一豪家。主人自伐云。生平安樂。不值微患。聖人偕其從者輒去之。曰。此人一生安樂宜速避之。恐與俱受大患也。去不百步。地忽裂人與室俱陷。無遺跡矣。是以聖賢修德者甚長久安無苦。恐目下之寬遲。卒以重補故也

亞吾斯丁曰。金入火生光。草入火生煙。苦難一也。善人過之而以感頌天主。愈清矣。惡人遇之。怒而怨尤。愈濁矣。

世苦自無善惡惟我恐則爲益而徵天主之愛不忍則爲損而徵天主之怒故聖厄勒臥畧曰前之苦苟化爾爲善則爲前罪之終不化爲善而尚爲惡則爲將來永苦之始




七克
卷五
卷七
卷六
Bong. Lin. 332
(4)

塞饕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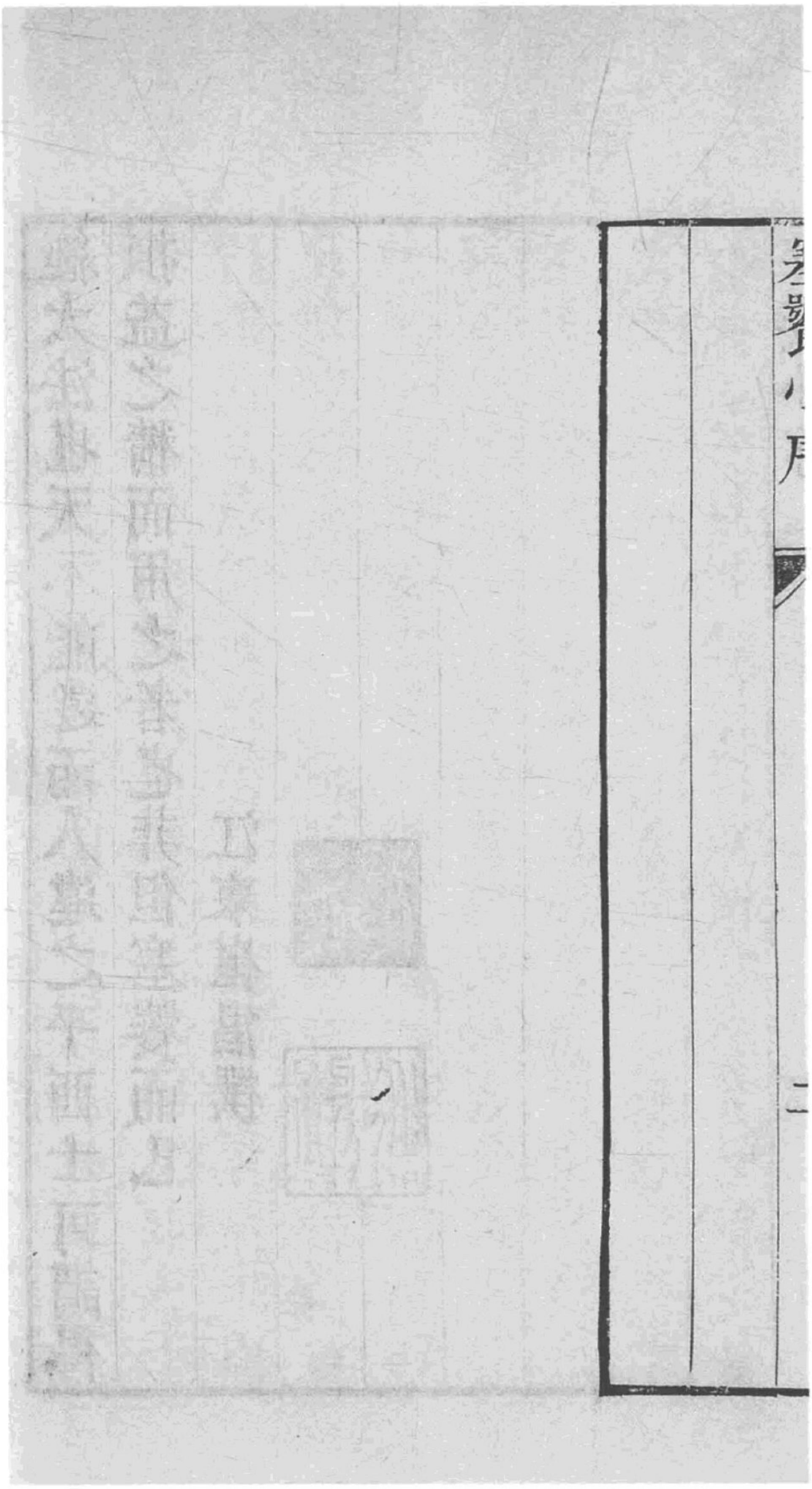
古昔鑄鬲象饕謂其有口而無咽也或問余曰饕不受塞亦可塞乎余曰可漏巵無當投以江海弗給也口腹爲漏巵也奢矣困於酒食迷於酔飽舉世不爲饕者或寡矣秦人以饕嗜六國食未下咽轉喉而出此饕報也晉以人主乞味於臣齊奴諸子轉相效尤甚至日食萬錢猶謂下箸不給曾之子邵遂勝其父而益之以二萬豈非老饕之尤者乎五胡未嘗饕晉也而晉自

七克 五六三

饔焉此又孰非饔鑑哉故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彼止細人之饔當從老饔始老饔者何用物弘而取數多者也易曰樽酒簋貳用缶又曰二簋可用享此今日救時塞饔第一義乎善乎吾讀麗子言得養生焉并得經國而富民焉故曰食儉者興食奢者亡禮始於飲食豈不信哉或曰西人巧於酌盈而濟虛也彼國舟航濟則與時宜之不濟則遞減而遍節焉余曰此非西土之言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此天道易道之大

經大法也天不能違而人違之乎西士可謂得損益之精而用之者也非但塞饕而已

江東崔湄撰



七克卷之五

西海耶穌會士龎廸我譔述
武林鄭圖居士楊廷筠較梓

塞饕第五

饕如壑受以節塞之作塞饕

饕者何。食飲無節之嗜也。多言。忿怒譁囂。淫慾。沓貪。懈怠于善。諸情皆其流耳。夫饕者。我身中最密邇之敵。脩士所當先攻先勝也。身中形敵不先勝。徒攻身外神敵。必不勝矣。討四境之寇。遺國中之叛臣。何益耶。矧身中之情莫劣弱莫易識易勝於饕情者。弗能勝劣弱。能勝強

梗歟。是以古今聖賢德士者。無不由克己而成就其功德。升受天報也。若稽克己之跡。無不以克饕餮業耳。夫上帝所自造之物。皆有定趣也。造人之靈。使能明實理。蹈實善。因而事上帝。升受天國之永樂焉。造人之形軀。使爲神靈役輔之爲善矣。知形軀不食飲不生。故造多味以養其生焉。人食飲以養身。俾有力以輔神於善意。合上帝之意。食飲爲德。且必不過節。身旺而德建矣。若食飲圖樂。意悖上帝之意。卽食飲爲非義。且必過節。身強與心德咸銷矣。聖亞吾斯丁云。爾食飲以節。特以養身。縱口不言爾食飲讚美上帝也。若圖樂者。縱口鳴讚

爾食飲亦褻之矣。夫人願欲所趣向者。美好而已。美好有三。一曰利美好。一曰義美好。一曰樂美好。爾食飲以節。利義樂三咸享也。否則咸亡焉。故食飲圖樂者。微獨傷身損德。所圖樂。並消亡矣。

利美好亡。何也。語云。厚味百疾。燈非膏不燃。膏溢亦滅。穀非水不成。水溢亦朽。火非薪不熾。薪厭亦熄。食飲以節。身養與身安兼保也。否則兼損焉。醫方亦云。前食未化。又加飡焉。必生疾矣。色搦加曰。人有酷視佋我者。未如饕情之酷視服我者。人有佋能忘之。怒必熄矣。饕於從之者。盲之。聵之。瘖之。弱之。老之。終而殺之。以微體頃刻

之樂遺全體終年之憂以一肴之耻甘屢致數年辛藥之苦故曰饕情如盜親我以殺我又曰兵刃所殛人寡饕所殛人甚多矣能克饕者必能護斯微形之安延其壽期耳夫壽者衆人與之饕者獨否乎豈然哉第善德萬狀自相契合而私欲自相刺謬也故此欲所嗜彼欲所忌饕之所期壽願所避也一欲既發遂蔽心明詎惟不使視正理亦特令視是欲所願而不令視彼欲所憎使視斯欲之益不使視彼欲之損是人欲之微益恒無於大損矣故曰從欲者愛其身命而又憎其身命勿論脩德即保身全形豈不悉在克己寡欲哉

義美好亡何也義思道行悉由靈神生邪思回行由形軀生兩情如敵寇相攻互鬬其一強其一弱矣益此必損彼益彼必損此豐養形軀者兼養其情欲形軀增強其邪情回行日繁日盛靈神替弱其善念義行日少日微矣經云厚視其僕者後必覺其忤逆耳此之謂也語曰饜腹不抱清念欲革邪念而厚養口腹者猶惡木繁盛而加溉壅也驢馬厚食之久習閑放後載之必逆而棄任跨之必棄主御之必不順轡銜矣若薄食肆勞之即重任不逆行止遲速惟主謦欬不竢鞭箠也我形軀之情與驢馬何異豐育之久居逸樂必抗畔不復理命而

反自擅篡爲主。習以勞事。淡泊滋味。其聽從道心之命必甚易焉。故曰形軀優樂。靈神遞病。形軀居苦。靈神病愈矣

聖法蘭濟入道時。求天主諭以精進之術。忽聞有聲云。法蘭濟。避世樂。如真苦。抱世苦。如真樂。聖人多年如命。既試其益。曰。天主賜我明悟此理。邪魔正寓於豐食逸樂之中。恣口腹之樂者。邪魔遂輕忽之。敢攻而幾勝焉。南海島。有吞牛之蛇。百獸皆畏避之。無法可制。獨食牛既飽。絕不能動。乘此時。一人能臠截之。脩士自辭世樂。而擇居苦處。就食飲。如就藥。特取所須。以保身安。救饑渴

之病。邪感之大賣已杜矣。邪魔之煽誘必希懼不我勝。而彌攻。彌固其功德焉。古賢有言。口者。心門。邪魔以饕主口。一切邪情。皆令入心。故饕者。邪魔所加於人口之銜也。隨欲隨牽之。

夫邪魔侵敗我心德。悉由我形。我形詎非我敵耶。我厚養之實養我敵。而自已爲養我也。謬孰大乎。夫攻敵者。能困圍之。隔絕其食飲。乃能必其勝矣。形軀爲敵。最強。欲勝其欲。而不減粗其食飲。殺其強梁。從古莫能克之。今人豈無願勝之者。第欲無保厚味。大存其逸樂。不舍舊而更求新。豈能就哉。夫減粗肴味。豈獨益於神靈。亦大

益於肉身也。神靈或因節德。建功蒙吉。或因饕餮。犯罪受殃。肉身悉從之於行。豈不從之於報耶。

夫樂亦苦種。苦亦樂種。令不以苦栽。後安能以樂收。今樂後又樂。今世後世。皆爲第一。今世滿腹。後世滿心。萬萬不得也。暫饑以得永飽。疇不謂益哉。況我此肉身者。稍若其情。遂以爲例。必且固握。不肯捨置也。先爲之暫寬。後自以爲永規。先爲能免之偶樂。後爲不能免之切須。先爲微娛。後爲重任。可不慎啟其端乎。古有賢人。甚廉於食飲。遘疾。其徒勸之。稍洗腆。病已復故。荅曰。爾今以爲暫。恐此身後以爲常。要我勿絕之。難復于故矣。是則

外歲愈而內心疾也何如勿開其端乎。耳樂之美好亡何也夫飲食之耳不生於豐腆生於饑渴也今人或因病或因飽饑渴皆暫止此時得豐美味必厭棄之矣政饑渴者雖設粗淡味必甞之恣饕者腹恒飽飫焉能享饑渴所烹調美味之樂哉故曰恣樂者不享樂乃事樂也廉士必竢饑渴然後食飲苟弗得所喜厚具必竢我不厭草具焉中士亦曰晚食當肉

色搦加曰廉士必不犯食飲之時必用庸常易化之物食期既逮特就于食不就于樂惟饑引之食渴引之飲不令旨酒嘉肴牽我就食飲焉蓋脩士於情欲不務從之

惟務止之微物可止之安用豐美物從之耶達畧西國古大王也城破國燼幸奔脫渴甚于枕骸流血中得潦水飲之曰生平飲水無甘于此者此豈潦水甘哉渴甚甘之矣

食飲非樂乃苦也人以饑渴爲大苦食飲能除之謂樂既除饑渴若過飽即又覺食飲爲苦而望饑渴矣食與饑兩苦互相尋前苦之終後苦之始如出火入水出水入火俱不可久俱不可恃惟天上全樂之域饑渴之疾既去食飲之須亦已

夫食飲之樂微體瞬息之樂也今人所特重味之甘嗜

舌之間二寸而已過是則已矣寸體之樂而窮土中水中空中之物不足應之片時之樂而經歲累月不足備之不亦異乎牛與象雖大身數畝之地足生之而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不足養一人之微軀何哉真饑渴不難止嗜饑渴難止饑渴不侈奢饕侈奢性所須不勞力而易營饕餮所嗜甚勞力而難營矣獸雖大身其食飲特以養體已饑渴故易足也饕餮者食飲以徇嗜故雖大勞必不能足焉語曰欲食而得飽勿加飡惟臧嗜

夫食飲之嗜非饑渴也饑渴者身之實乏之食飲之嗜饕餮僞乏也彼微食而足之此愈食愈不足譬之實渴與中

消之湯。彼飲微水即息。此彌飲彌熾。故曰。狗饕就食者以食求滿而益虛。求飽而增饑。以無饑生饑。饑安所底止哉。經云。善者食而飽。惡者之腹不知足矣。故饕者未嘗能飽。縱得如意。又患不足如意也。得盡如意。又或患烹調不如意也。縱一二有皆得如意。又患無腹能容納之如意矣。非乏糧。即乏槖。非腹大于食。即食大于腹。非恨食飲不足腹。即恨腹不足食飲。故曰世人所稱樂者。稍踰節度。輒始爲苦。又曰。斯身所陳樂者濁且暫。且貽悔。且非甚廉以用之。遞轉爲患焉。

古有良庖。諸國皆重之。至辣則德國。國主令之速出境。若

曰我國人顧其以勤勞致饑渴以饑渴甘庸常之味
天藏粟之宮多鼠恣饕之心多罪恣饕必恣貪淫古賢有
言去饕而貪淫自已饕之爲主甚後非大費莫能給之
從饕者數月之大勞所萃不足備饕主之一飡能不流
于貪竊以給之乎食飲淡泊淫慾發微食飲豐厚淫慾
發猛人減薄食飲可以消形之邪氣護形之強猶當爲
之矧可以消心之貪淫護其精靈哉或告一賢曰我淫
慾猛發難制賢曰我必不爾問故曰此身我養之甚薄
不令至飽所思食飲弗暇及娛樂矣
食者亦謂之怠惰之母也恣饕者未食之前食飲之念

最繁。道德之慮。無由自入。有益之業。悉不暇爲。食飲之後腹首俱重。目冥神昏。惟思寢寐。道慮德願。沈淪不振有益之業。盡無力爲之。何者。神瘞於果然之腹。猶身陷泥中。莫之或援矣。

聖

至百爾納箴其徒曰。爾就食時須念食飲之後。尚須務道德誦念之神業也。以此意豫度量食飲多寡。乃可令得中。不過節矣。若食飲至前後度其多寡。則目視色。鼻聞香。口嘗味。皆令人深向之。因而強其胃。懋受之。欲持中不過。則甚難也。胃受過多。內火不能化。是以其養身者汚身厭身矣。內火亦並受損焉。譬之於燭。內心與外膏

稱者。膏不淋溢。燭爲明朗。若膏過多。火能液之。不能消之。則光闇膏溢。燭汚而速滅焉。

饕又能貧人。經云。饕情必致貧匱。聖厄勒卧畧曰。隨饕者。形軀及靈神之害甚衆。且無論他害。特令人空費上帝所賜。育身養家。遺子孫。周貧乏。以贖已罪之財。而致貧乏。亦甚可畏避焉。況斯身形。正爲無底之槖。且凡所盛貯。遞變爲朽汚。以貴美物實之。何益哉。色搦加云。爾得飽腹養身之物足矣。凡腹所受。無論好醜。皆並朽壞之。何必豐美乎。

色搦加云。凡從口腹者。宜儔之鳥獸。不宜儔之人類矣。相

彼鳥獸饑渴既止。食飲與食飲之思慮俱止。而安享飽飫之樂。亦未有傷食而病者。尚可謂有節也。獨人明知傷食致疾。險危其身。曾不知輟。前嚥未畢。遽圖後飡。腹滿欲裂。而慮食若大饑。何也。饕情令人飽中饑渴。固其所犯受罰正義耳。

廉士不獨戒嘉味與多食。尤戒因食飲圖樂矣。若食飲不圖樂。雖過節。其爲過微且小矣。若因嗜樂。故過節。所食雖賤陋。其爲過尤大。爲真饕焉。故欲識饕與否。勿視所食飲。惟視以何意食飲。與其食蔬飲水以應嗜。無寧旨酒嘉肴以應性也。鳥獸所食。不若於人。可謂廉於人乎。

廉士食飲。我爲口腹主。故食旨不傷其節。饕者食飲。我爲口腹奴。故食麤亦傷節矣。食旨過節。小有辭。食麤過節。尤呈饕乎。

饕患過節。酒最大。酒譬之雨焉。徐徐零。故入土深。能增土膏。若猛而驟。無益于澤。士脉蕩盡矣。節飲之酒。能養和。消憂增力。外形與內靈咸益焉。過節者反是。形與靈皆溺於酒濤。顛倒迷瞀。目無視。耳無聽。體無覺。心無明。百骸亂營。形與靈皆束縛於酒。固於桎梏。盡失其所爲人矣。故曰。犯淫者。生而猶死。酒醉者。猶死而已。殮也。死者無生。善惡並止。醉者善念悉去。惡念愈生。嘉言懿行盡

亡而妄言囲行群出焉醒時所必不敢爲醉則悉爲之故曰酒醉者闔門於諸善而闢門於諸惡經云孰爭乎孰傷乎孰隕於坎乎孰目鑒乎孰不虞之死乎不亦肆於爵務飲酒者乎又云離智者於道莫女與酒若也聖亞吾斯丁云酒過節則奪心鈍五官昏靈神煽淫慾消舌朽血弱體銷精神減壽命又云酒柔魔也耳毒也館罪也服之者非特犯罪全是罪也自以爲飲酒而實飲於酒也故經云子勿自欺酒醉者無分於天國也柰何哉有人焉飲醉以解憂或勸醉以敬客乎戒之哉

令人設席豐盛以爲優賓榮已實則慢賓辱已也以豐厚

待客者。以滌根投其腹中矣。且意彼喜厚厭薄。故厚奉之。正以訕其侈奢無節焉耳。豈不甚慢之乎。古有賢者。或設席邀之。賢者曰。待我。如以我爲德士。可也。夫我以豐厚待人爲敬人。必也望人以豐厚待我爲敬我。豈非明顯已之不廉。正自辱乎。瑣加得延衆賓。爲且甚薄。或詡之。荅曰。人以是待我。我謂敬我。我以是待人。亦意人謂我敬已也。且彼客廉士。不謂不足矣。彼非廉者。我謂有餘矣。

醉者。人所自喜之蹔狂也。利爵國之法。因醉犯罪。戮倍於常。今大西諸國之法。因醉犯罪。自承醉者。戮輕於常也。

行僇雖異。法意則同。彼曰。醉爲萬罪根祗。人故飲致醉。是故欲犯罪。罰宜倍重也。此曰人靈而自承酒醉。是自承爲狂人。辱莫甚焉。遂可當大僇耳。故有志者或因醉取罪。寧受全刑。不自承醉矣。大西國之俗。生平嘗一醉者。訟獄之人。終不引爲證佐。以爲不足信故也。或詈人以醉。則爲至辱。若撻諸市焉。

夫酒者。俗謂之無舵之物也。海舟失舵。隨風進退。莫能使之正行避險也。理心者。人之舵也。理心以酒蔽蒙。人遂失其舵矣。故口舌容貌。皆隨酒紊亂。而動靜俱失其威重。浪笑。戲言。汚言。詈言。群出。誹言尤多。是且不獨食禽

獸之肉。又食人肉。不徒飲酒。又飲人血。易致大禍焉。凡令人漏泄中心之秘藏。莫酒若也。海風入水。波浪湧起。海底盡露。酒風入人。談言之波浪亦起。心底盡露矣。辣則德。中西古名國也。其俗張筵客。既集則有監史戒之。曰。此中之言不出堂。有外傳者。目爲甲人也。故彼國有諺云。我憎有心記之客。知酒能亂人舌。令人慢人辱已。輸寫秘密。故酒間所聞言。不令得傳。以爲大戒焉。國事以密成。若機務漏洩。亦易致敗亂矣。故治國所最忌者。桑酒也。經云。治國者勿畀之酒。酒所主無秘計故耳。今大西諸國之俗。好酒者不得與聞國事。防不密也。諸瑣

王有他國使臣來。先設盛饌。酒酣。扣之。遂能盡探其心意。及其國之秘計矣。

酒。滛薪也。恣酒不恣滛。鮮矣。經云。慎勿酒醉。滛在其中故也。西國上古之俗。少年及女人。皆有厲禁。勿飲酒女人飲。猶犯奸也。今世女人或少飲。甚希。女而醉。古今未聞焉。男子未三十。亦不得嘗一勺酒。蓋少年及酒。滛之兩翼耳。年少者內火方熾。滛慾怒發。猶且難防。飲水減之不足。矧加酒以益火乎。其慾念滛行可絕。貞德可冀哉。豈必少年。凡有志絕滛守貞者。皆視酒爲貞德之毒。非因疾弱。萬萬不獲已。必弗嘗之。

酒入適心。心者。諸情欲之地也。心血以酒熾。諸情與俱熾。殆滅者復生。已生者增力。皆勃發焉。是以酒盛者。喜怒。滛慾。酷雷。傲妬。諸情皆縱。理心爲酒烟蒙蔽。不能盡用其力以防之。罪益增。德益消矣。夫酒爲諸德之敵。諸惡之媒。而人不知以節用之。哀哉。

酒能傷心記。故健酒者健忘。又損神智。令人昏愚。經云。樂酒者不能成智。又云。智者不索與務逸樂人之地。諺亦曰。娛樂之城。智無寓。何也。果然之腹。念慮不精微。故不能澄徹奧遠之理。撒辣滿西國。宏智之王。曰。我思遷心於智。故誓絕酒。酒人者。心恒昏昧。雖積大智。亦不能用

其智。心意口言弗智所令也。酒所令也。

海舶風波之險。舶師尚能用智。設方畧捄之。遇刼掠。能力敵之。若多滲水。載物過重。雖風恬海靜。師智舶堅。役衆藝精。亦自以本任沈淪。終不能捄之。恣饕之人腹果於酒肉善念規勸羞怍地獄之畏天堂之望與凡一切廸善董惡之道悉不能動其心而念慮願欲靈神與形軀皆沈於罪海莫或能拯焉

夫食飲無定度。特取所須。以益身力。保康寧。斯美矣。定所須。勿聽饑渴。何也。壯強者。饑渴之嗜。恒過所須。試聽從饑渴之嗜而食。食已。必過飽。胃氣亦不能盡化。不聽饑

渴之嗜。食不至飽。食已必不饑。自知足矣。而胃氣愈強。乃知真饑渴所須有限。過此以往。皆饕嗜也。是以欲正饕者。宜漸次度量。詳審寃察。本身所須。應多應寡。覺多則減。覺少則加。持中而止。求定所須。勿竢食時。宜先自定。既定之後。萬勿爲僞饑渴所欺。美味所牽。致令踰限可也。

聖。全意納爵箴其徒曰。爾能辭甘旨。習食飲蔬惡。克饕餮也。即食佳味。不能全消其味。樂能減耗之。亦可入問成耗之道。曰。就食。必豫備食時所思道德之事。聖賢之德行。或使形與神各得其養。心有所思向道德之事。必不

復傾於食飲。而益減其娛樂。絕其流於饕之幾焉。且昌定所當食飲。必在不饑渴之際。至饑渴時。萬萬勿違之

古賢篤羅陡者。有多少年從遊學道。覺其食飲過度。欲節之。初任令食。後稍減之。匝月。問饑否。曰。初減時稍饑。今已習。不覺矣。次又減如初。漸令歸節。不自覺饑苦焉。

聖未曾德亦箴其徒曰。多味至前爾取嗜所不樂。嗜所向樂。以克饕。可也。其徒曰。物皆天主所造。用以養人。柰何舍好取惡耶。曰。天主造多味。如大王宴設也。分寡豐約。豈以賓客所當食飲爲度。特以其至尊富。所心偏爲慶矣。天主博造嘉味。以顯全能。敷布其無量德也。今人

咸主宏惠。回而愛事之。且令人取舍其中。以克饕餮節也。若無此衆多味者。人無從得饕。是天主自節之。曷顯人之能節乎。

夫人曰向物樂過當。得罪物主。今舍不犯義之物樂。以贖責所取非義之娛。贖其罪負。感上帝赦宥之。不亦宜如聖亞吾斯丁云絶酒肉及諸美味之意。非曰物有惡不可食者。惟以督謫本身。贖其罪訧也。人自知犯罪愈多且大。愈宜斷娛樂。既違於大。曷不自責於微小。因饕背天主。離於道。固當因饑渴之微責。令復向天主。歸於道矣。

不獨責已違之罪。亦防未違之罪。聖尼勒臥畧云不流於非義者。獨能節用其義者是也。聖亞吾斯丁云。辭謝嘉味。恐厚育形質。並育其邪情。形腴情壯。故難敵矣。形質猶地。地本沃饒。復加溉壅。其生物。愈繁碩暢茂焉。地瘠少壅。生物亦且簡微羸瘠也。食薄形臞。情欲雖發。彼弱易克耳。食豐體充。情發甚猛。難敵矣。

饕餮情忽發。宜思世間貧匱者甚多。冀得疏糲充腸則爲大幸。爾應饕一飡之費。足救多人之饑。爾一人饕不令多貧人饑乎。上帝賜爾大財。爾據以恣饕。用上帝之恩以違上帝。背本負恩。罪孰逭乎。天主生爾。欲爾勤於爲善

以事之爾念慮爾功業悉在供口年月時刻盡用樂腹爾奉腹如奉上帝腹爲爾上帝乎盍思凡聖賢德士今與天神同福者皆由減耗食飲之樂恐饑渴之苦僅乃致之爾終年務饕娛與聖賢異行能與同報歟奚啻不蒙天報亦緣微體之暫樂致全身之永殃不思甚哉

論節德

人於萬類中上帝獨爲之大其身小其口者何非以徵其宜節廉於食飲乎禽鳥逾薄食者翼逾長大能迅疾且高飛多食如鶩鶩者最肥恒地居翼不能舉其身也人心之翼者念慮願欲也食飲多身厚念慮願欲皆重濁

其勢下墜。不能自舉向上矣。食薄者。身輔疾。氣清。五官有力。心靈明朗。念慮精微。能通豁奥理。能思天事。願欲清潔。不染下土之塵垢。進善無滯閡。而心自向於天主。

人冀天上之常命。識上帝及已益明焉。

食飲者。我肉身所資以存生也。故爲吾人所不得不償之稅焉。償稅者。既滿所負。肯多償乎。夫食飲之須。恒兼於樂。故其食飲者。爲應性須邪。爲狗饕樂邪。最難明之。饕嗜屢竊假須之貌。令人疑爲應性須之節德。而實狗饕情之罪譽也。故饕者。正道中之盜。未易避焉。聖亞吾斯丁云。饑渴性疾也。用食飲之藥治之。第身負饑渴之苦。

行求饜飽之安。嗜樂遂中道迎合之。令以身之須。掩飾饕嗜之樂。而令上帝所賜以拯性疾者。自用以傷性喪德。可不慎哉。

經云。殺味至前。節用之。慎勿過多。致視爾者之憎與愾也。同人食。後人始。先人終。節士於食飲際。所宜視有四。一曰時。節士之食有定候。非大故弗違之。經云。有國者。其尊人巨室。食飲有定。時弗違之。其食飲不圖應饕樂。惟應性須。止有幸之國耳。一曰味。節士得可食飲之物。以爲足。弗選也。偶遇其旨。不棄。惟恐即于饕。加意節用之。增于美。減于數矣。厄彼。古西國無賴人也。一意求樂。而

恒蔬食。或問故。答曰。膏粱甘麗。我甚樂之。第求備之勞。勝食飲之娛。姑置焉。一曰幾何。節士就食。宜思並設兩客也。肉身一。靈神一。各食其味。芻豢蔬素。養肉身之味也。節德養靈神之味也。食飲以節。形飽於形味。神飽於神味。各得其養。皆安靖受益焉。食飲無節者。肉身有有餘之患。靈神有不足之患。皆受損焉。一曰狀貌。節士食飲。如口腹之王。雖飢餒。不使牽誘於食飲而喪儀失度。無節之人。食飲至前。威容則紊。朶頤。延頸攘袂。振臂。肴羞杯案。欲并吞之。身居一席。其手與目。旋行諸方。耽耽旁睨。如將攻城而揣所從入也。此皆著饕之跡。節士所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當避焉。

夫節者。滅我淫火。拒彼邪魔。勝其煽惑。破其計謀。箴砭私欲。使服於理。祛形之濁娛。致心之清樂。抑傲揚謙。悔罪啟心之暗昧。策怠惰。滅寢寐。令人富于時。保身之安靖。消身之邪氣。延壽期。感上帝之慈。蒙罪赦。釋罪罰。消諸惡。增諸德也。人情貪得。多以應口腹之嗜。口腹之嗜。以節克之。淡薄自足。貪吝之根則斷。雖貪亦安矣。淫欲之火。以饕爲薪。饕既克。淫欲自滅也。故節謂之貞德之旌。絕饕者。貪吝淫諸情并息。心愈靜于妄念。愈觸于穢欲。思道益明。精進益速。無沮閡焉。故節德謂之智母。諸德

如肴。節德爲肴心之鹽。能令堅久。不致敗餒。生邪念穢欲之蛆也。又謂諸心與身疾之良藥也。且無論脩道務克己之士。試察萬國人。雖甚愚無知。凡遇不虞之變。或畏天殃。欲感格上帝。求罪之赦。旱禱雨。雨禱晴。戰禱勝。與夫一切禳禍致福。興作大事。皆知減粗食飲。持齋最虔。故其間能濟大事者。無不減損肴味。以齋食自苦而成就焉。鳥獸昆蟲。有無目者。無耳鼻者。獨口啖體覺二官。雖甚微之蟲。皆有之。乃知二官最爲鄙陋焉。他官與物接。能自遠趨向之。二官獨否。非物狎近之。不能向覺之也。稍遠焉。娛則已矣。故其樂最短。最濁矣。人深思節

德之善鈔大益。比饔樂之汚醜短隘。非大愚焉。恐以此易彼哉。

節德之行不一。或絕諸種美味。或食飲甚薄。不至飽。或獨食果核飲水。或獨食蔬菜。不下鹽鼓膏油。或絕酒肉而齋素。皆節根之枝也。此都爲形軀之苦。未審是德。審是德與否者。更視趣向之志。若節食以衛身保命者。縱不爲惡。特愛己之情耳。若以省財鈞名。屬傲貪矣。若以贖罪責。克邪情。助德修。此則上帝所愛。真節德也。真節德者。既戒食飲過多。又戒過少。既以節克多食之過。又以智克少食之不及。令就中也。食飲過多。則肉身距違。不

若於理過少則肉身弱不能輔神于行德其害一也是以齋素之食與凡節德之行非以傷生滅性惟以去罪滅欲能減罪消欲不及損身沮義行智士之齋已故曰肉身須以味衛之勿隕亦須以齋抑之勿抗也齋素而兼善德爲德飾齋食而兼罪惡爲罪翳不去心之罪汚獨以齋食勞身何益耶戒人所可食之味不戒所不可爲之慝可謂德歟聖百爾納云口腹犯罪獨齋可也苟他體各造罪盡目齋於邪視耳齋於諂聽舌齋於詆毀手齋於妄作心齋於欲罪乎齋口不齋心猶耕耨近田苗之地而棄田苗矣是故齋素者以淨心奉之天主天

主喜而受之。若心齕者。猶供嘉果。而盛之穢槃。爲敬耶。

褻耶。身瘠于齋食。心滿于倨傲。口絕于醇醲。心醉于飲

憎。豈上帝所喜齋歟。齋食者。須兼之利濟。爾節爾食。以

食貧乏之節惠具得。貪饕弁除。

或問於余曰。稽古我先聖賢。其齋也。止以滌除所難免之

瑕穢。蠲潔其心。以虔事上帝。祭上帝也。佛教入我國之

後不然。皆勸食齋素。不茹葷。其志意。則戒殺生也。蓋曰。

前後萬世之人。與諸畜生。轉輪變化。前世爲鳥獸者。今

世或爲人也。今世爲人者。後世未必不爲鳥獸也。因信

此說。謂殺鳥獸者。其陰禍無殊殺人。故戒殺鳥獸。無殊

戒殺人。其說正邪。其志意善惡。貴國必有定論。幸以教我。

余曰。變化輪迴之說。有所自始。昔我大西之東境。厄勒祭亞國。亞德納城。有彼達卧辣氏者。始造爲之。因而流傳於世也。爾時亞德納城。多有名士。皆能格物窮理。分別正邪者。大詫其說。目爲狂誕。問之何故。忽撒此言。答曰。世人往往恣惡。不返久矣。我痛其惡。創此說以懲之。諸士謫之曰。上帝自有能勸善能懲惡之正道。世人尚背違之。而肆爲惡。爾以無憑之誕言。圖令創懲。不悖哉。世惡不可懲。而更遺此邪說。流傳於世。以欺人亂正道。斯

實上帝及萬民之罪人耳。今我大西諸國。凡指一言一事。懸空無憑者。皆目爲彼達卧辣夢語也。

夫不殺生不爲德。亦非罪。殺生不爲罪。亦非德。仁德以愛上帝爲主。次則愛人。廣此仁。俾及物。愛物亦真仁之徵印也。若特向物之愛。是爲仁影。豈真仁哉。

夫鳥獸疑爲人類轉生。愛不忍殺。斯因矜愛人。故矜愛鳥獸也。則其矜愛人。必倍至矣。今不忍殺生者。皆然乎。甚不然也。憐恤鳥獸。酷虐人民。遇捕獲生物。捐貲贖之。收養之。放釋之。至小民之困苦飢寒者。行乞者。曾不反顧。跡之甚遠。乞之甚悲。恬然漠然。莫捐半菽也。即有施予。

豈緣愍其患。正以杜其煩擾耳。一錢半字。投擲於地。令俛拾之。視人如犬耶。或益以詢辱。豈施予哉。小西洋者中萃所稱佛地也。余暫居數月。熟稽其道言。審其行跡。以愛愍鳥獸爲一大事。建巨室。崇壇邃宇。廣儲錢穀。以養鳥獸。走人于四外。徧索諸鳥獸之老者。病者。舍之養之。病死瘞之。病瘞釋之。至窮苦之民。老者。病呼號者。僵仆地者。何論存恤收視。亦莫之盼睞也。余異而問之。視鳥獸若此其重者何。答曰。恐其爲人類轉生。故矜恤舍養之。余曰。然。因疑人類轉生故愛禽鳥。盍尤愛此見生未轉之人乎。抑爲其鳥獸轉生也。故不愛其人乎。曰。吾

不識其是否。第從上以來。用是傳之。我用是守之耳。默無他答。懷慚而退。嗚呼。譎哉邪魔矣。迷惑人心。必假善迹。令人以德貌自安自足。不復求真德也。矜恤鳥獸自以爲仁。而上帝所命。古今諸國聖人所訓。本性所具。仁愛哀矜同類人之真仁。既不能致行之。亦并不識之。不悟慈愛物不足爲德。不慈仁人足爲罪。不悟上帝不因殺鳥獸罰我。而因不愛人甚罰我。悲哉。非獨此也。凡信輪迴之處。貧人生子。或慮養育之難。嫁娶之費。輒殺之。曰。吾生爾貧爾。願爾死。早託生貴富家。正爾福也。痛哉。中土聖賢。言親親而仁民。我西國論殺至親之罪。甚於

殺人之罪。奈何哉。以僞慈之貌。飾殘賊之心。借虛誕之言。掩故殺之辜。緣貪吝之情。忘父母之慈。謬孰大乎。則此諸被殺之小兒。非輪迴轉生之一言。爲之方斧方刀也哉。語悉愛人慈人。行顯憎人害人。此謂外襲羊皮。內懷狼心。正邪魔恚人類之酷計也。此則信輪迴因果之明效矣。

夫信輪迴轉生之說。既不足迪善董惡。亦反逆阻行善之途。平開恣惡之路。何者。欲爲惡者。持此言懲之。不欲爲善者。持此言勸之。彼將曰。爲惡無他殃。爲善無他酬乎。禽獸者。方其爲禽獸也。自適其性已矣。安樂於我矣。夫

安知前身之爲人。後身之爲禽獸。而以爲苦。亦順其性
已矣。縱轉爲鳥獸。曷足畏哉。若是行善益怠。行惡益無
忌矣。世有懼變鳥獸。而置所願爲之惡。行所不願行之
善者。余未見其人也。信輪廻者。肯内求諸心。實究圖之
自足爲證。何至溺所聞以自欺乎。道德之士。遭世不虞
之變。必反諸已曰。上帝降我此苦。用以罰我罪。策我怠
矣。猛省過警。嚴督其勤勤於善。痛悔改圖之。或疑所循
道非正。所行善非真。則虛心質之天王。望開牖其愚。徵
之聖賢先覺。求引翼其行。是因世患。致真福也。信因果
者不然。遇世之變。不反諸已。不省行事。不疑道術。惟曰

前因不善。受今果報矣。目前顯明之罪惡。弃置不顧不復改圖。而轉目視未經之冥世。未犯之虛罪。豈非邪魔陷人於萬罪之穽。而不令自覺之至計哉。因果之說。可謂勸善懲惡者乎。

夫據因果之說。甚惡人。當轉爲甚惡獸也。則習殘殺者。當爲獅虎屬。其次者。當爲馬牛屬矣。夫論性。彼鳥獸諸類。皆安于本性也。論情。即馬牛之屬。生平受束縛草食之苦。耕駕負任之勞。正於諸獸中爲最苦耳。獅與虎。人獸皆畏避之。生平閑放。略無愁苦。其安樂不十倍馬牛歟。

夫據義。即最惡人。當受最重罰。據輪迴法。即最惡人受

最罰。豈上帝全智所建生死大道公義。正惟愚人所爲悖道非義之蠢計耳。

夫彼淪畜道者。自知先爲人類。今以罪故。罰爲畜乎。如曰不知。必也以畜性自適。不自知罰矣。且不願變其本性易之。人性也。不自知罰。其所以受此罰之心與罪。又安能痛悔悛改哉。罪不痛改。不去。罪不去。變畜之緣不滅。變畜之刑。奚能自釋止哉。豈非淪畜道。竟無法可轉爲人乎。或曰。以受苦難償罪。罪贖。刑已矣。余曰。我聞艱難之恐。足動上帝之心。能贖罪消刑。未聞艱難之任。足感上帝之心。贖罪消刑也。彼淪畜道者。不謂艱難。不識善

惡無意堅忍其艱難以贖罪。焉能蒙罪之赦釋刑僇而轉爲人類耶。

如曰自知昔嘗爲人。今以罪罰爲鳥獸。必也以爲大苦難。其靈神居鳥獸形中。不勝憂懣哀悲。苟冀一死。則能脫乃禽之形而轉生爲人。必不以見殺爲患。其視見殺。猶破狴犴。見天月。企足引領。惟恐遲遲也。又曷爲戒殺之乎。若云能覺憂樂。必亦能覺善惡。知建功犯罪也。假令最惡人。習于殘殺。既轉爲獅子虎狼。既知爲前生作虐。今生受罰矣。又復肆其毒害。搏攫援噬。而增其罪。死後又變爲何物乎。虎狼爲知善惡之物。必亦知畏知望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盡建之懲惡勸善之法。盡與之明師。引之循善避惡乎。盡立之官司以定其褒貶賞罰乎。既不能然。任其增惡。必不當復轉爲人。豈不令世人日少。禽獸日多哉。然而禽獸不靈于人。人不能知前生之事。則禽獸之不知而自適其性必矣。爲禽獸樂也。不殺更樂也。是畜道爲樂境也。

人所爲善惡。靈神爲主。形軀其之。其報應也。則靈神與形軀兼受。義矣。世之富貴安樂。貧賤苦難。悉屬形物。故皆爲形軀之禍福。非靈神之禍福也。若以爲德與罪之報。彼爲善爲惡之形軀宜當之。今人形軀徂謝。即殮瘞。數

日則腐朽。永年不復離于棺槨。則爾所言轉生他處者。固非彼爲善爲惡之形質。乃再造之形質耳。夫爲善建功之形質。腐朽于此。不爲善不建功之形質。蒙福於彼。人此形質犯罪。彼形質受殃。人聞之。愀然不忍。豈上帝至公至平之義哉。

人行事。欲知真善與否。在其志趣也。爲善以尊上帝之命。行德爲德之美。則真善實德也。行德以與名與財。詎真德。正屬傲貪矣。以世之富貴安樂定善德之報。則令行善作德者。因而冀望之。是其善德徒善德之貌。實貪傲之性也。善德之性。以戒志先喪。不免永殃。矧蒙吉祥之

報哉。況世間諸罪惡之根柢。有三。一好財。一好貴。一好安樂。人所爲大小罪惡。悉此三根萌也。拔此三根。功德乃成。人爲善。而以轉生於富貴安樂處。定其報。則用其所必絕以爲善者而報善也。是因爲善而投之喪善敗德。陷於萬罪之穽也。詎上帝酬實德之報。正邪魔忌德喪德之上計耳。

信因果者。既無明理可據。則圖以事跡驗之。既不能徵之以理。則圖徵之以目。曰。某所某甲生而能言曰。我本某家子也。此非我正父母。乃託生父母耳。又有能憶能言前身事者。是類甚多。非輪迴顯跡乎。

余曰。明理所不足徵之事。徒目不足徵之矧。正理所謬事哉。上帝賜人目。特以別色。目利甚微。或因疾病。或因物遠離。或因隔氣。物疎容屢致大謬。以黑爲白。大爲小。直爲曲也。邪魔欲欺人。亦能變物色與物形。亦能昏迷人目。令視虛影爲實物。恃目別色。猶且謬誤多端。豈可恃以徵事之實理哉。據目棄明理。據明理疑目。孰非孰是乎。況所言輪迴顯跡者。此人言又據彼人言。彼人又聞之他人言。展轉相信。實無有明視一人之輪迴者也。此獨耳爲證。又何嘗以目證耶。

天正道易明。雖愚夫自能悟之。輪迴之說。萬國之民未有

能悟之者。聖賢明道之士。又皆刺譏之。勸人勿妄信焉。
正道亦至公。上帝欲人人知之。是用隨時隨處見明驗
著顯跡。今覈佛教未入諸國所紀開闢以來。未見未聞
有一人輪迴者。其間天縱神聖。亦未有言輪迴者。佛氏
獨自輪迴。語曰。自訟自證。人必不信輪迴之說。佛氏之
訟也。輪迴之證。佛氏之徒也。流誑甚易。曷足信哉。行非
禮罪也。信非義。豈不爲罪乎。輪迴之說。至暗至私。絕不
合理。多瑕釁易攻。此真邪道之跡也。何足信正耶。信正
之能免輕信邪語之僞言與僞歟。

輪迴之說果有之。則自開闢以來。一靈神所經世界甚多。

所見事。所識人。甚衆。竟無有一人能記一事。能識一人。而佛氏獨記其事。識其人。豈衆人皆善忘。佛之徒獨善記耶。抑佛氏獨智。而餘人皆愚乎。我明知已及衆人皆不記。不能明知彼一人獨記。何必疑已與衆皆善忘而不疑彼一人語爲誑語乎。

夫天王定善惡之褒貶。固以罰已犯之惡。賞已建之功德。亦以董未犯之惡。迪未建之功德也。若輪迴之變實天主所設。用以勸善懲惡。必也令人憶樂而望之。憶苦而畏之。其善與惡。乃能勸懲矣。若今全不能記憶。善亦不足勸。惡亦不足懲。終何益於我耶。

若言前生爲其家之子。今生我者非真父母。惟托生之父母。更誕語也。人有靈神。有形軀。靈神者。天主自無中造有之。與父母無預也。惟有骨肉之身。由此男女得之。故爲我父母也。夫今生之肉身。異於前生之肉身也。前生之肉身。由彼男女得之。故實爲我父母。今生之肉身。由此男女得之。曷獨不實爲我父母歟。若今身之父母。非真父母。乃託生之父母。前身之前。又有前身。前身之父母。亦不能爲我父母也。縱有生而爲此言者。正爲邪魔誘人棄父子相愛敬之正道。惑人心怪妖之語。豈輪迴之實徵哉。

或曰。輪迴爲虛誕是已。敢問生死正理何如。余曰。靈神肉身。兩者締結成人也。一肉身既成就。天主從無中造有一靈神付與締結之。人之性始全焉。此肉身之前。未嘗有此靈神也。是以凡人之靈神初生時。絕無知識。後隨目所視。耳所聽。日漸滋長其所曾知曾識焉。人既死後。雖甚惡者。其靈神萬世不能散滅。又不能轉生輪迴。乃隨死候所就或善或惡。遂入其報應之境耳。既入此境。永不能復出。所受苦與樂。甚大無極。非世間苦樂所能比其萬一。且非人心所能思。世理所能論也。此則上帝所訓古今萬世聖賢所信於已。所傳於世。不可易之正

道矣。其他邪說。悉邪魔誘不肖之人傳貽於世。以紛亂世人。使淪溺于罪也。其計甚秘。稍似實理。非天主牖明我心。難以盡識。聲避焉。葢乾坤有主宰人物之主。世間有善惡之人。必有賞善罰惡之定法定所。即所謂天堂地獄是也。邪魔惧人篤信此實理。必能去惡歸善。則令佛氏雜之誣語多端。俾人雖信有天堂地獄。不以爲甚可畏望而輕忽之。又作瑜珈邪法。謂捐少財物。即天堂可倖致。地獄可倖免焉。又令兼之輪迴畜生之說。俾人悟斯爲虛誕。并天堂地獄之說。俱當無憑。特寓言勸誘而已。既不能信實有天堂地獄。則無所謂望於死後。去

死後之畏與望。即世法之賞罰。必不能稱人之善惡。使人肆于惡。怠于善。豈不日深歟。

七克卷之五終

坊淫小序

晉師伐戎獲女戎驪姬以歸戎未克而女戎先以克晉走三公子而奪其國命悲夫戎興於衽席禍慘於戈戟則人人能言之能信之能信之吳則又人人誰能眞信之誰能眞畏之也禍水滅炎爭車亂馬牝麀聚唐敗績相循千載一轍自萬乘以至匹夫甘心卽戎而不戒於戎何哉舐蜜於刃見蜜不見刃矣逐兎於險見兎不見險矣加以想念所持往而不返逃情所結繫而不脫此

麗子坊淫所繇志克也淫如水之浸物然非極浸漬必不能滲入故稱淫焉坊如堤之捍水然非極堅固必不勝氾濫故稱坊焉或曰飢思食壯思室非人情乎獨奈何其不情也余應之曰情則情矣縱情殉慾不以禮節之是謂戎馬生於床第而引兵自刑也總之克戎而無即戎自有麗子之言在至於却想釋迦則又坊淫中之要旨而金城在我矣姑未竟其說

江東崔涓撰

七克卷之六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譔述
武林鄭圃居士楊廷筠較梓

坊淫第六

淫如水溢。以貞坊之。作坊淫

淫者何。樂穢娛而不自禁之勢也。心盲不度。輕變無恒。急趨如崩。縱已情。惡天主。厭德義。及身後之事。皆從于淫之惡。百爾納曰。邪魔攻道念。其車孔多。淫車爲一。豐食飲華衣裳。閑而多寐。念擾易熾。四輪也。事順。物裕。兩馬也。息惕。苟安。二僕也

淫欲。心火也。此火一發。善念。德願。義行。悉燬焉。其薪酒食。其餤倨傲。其熛巇言。其煙穢名。其燼惡疾矣。火初發雖微忽之。必至大烈。最難樸滅也。淫欲之初。魔陳汚象。我乃動念。念動。不亟抑之。則動欲。欲動乃樂。既樂乃行。行久則習。習則自諉。自諉則置羞。羞置則增護。護則伐。既伐則難揪矣。諫之則怒。聽道言則厭。視義行則譏。猶腹實羶穢。遇嘉味。俱厭不欲嘗焉。經曰。好色者。聽智言則厭。擲之背後。故以道義語淫人。猶以珍寶置豕前。必踐汚之

淫慾始甘終苦。魔欲惑人。露其甘。匿其苦。爾欲勝魔。則深

其大苦。始可辭目前所獻微甘。色搦加曰。淫樂無可重。不稱人性之尊貴。徒以賤體而致携多穢汚。一息遺終身之憂耳。一人多年堅坊淫感。以保童身。忽憶淫樂謂必大美。既試。嘆息不已。曰。以瞬息之穢樂。貽終身之憂悔。易童身不可補之至寶。嗟乎

淫色者。如狹口之井也。入易。出難。初意可暫。定嘗而後已。不知。未試。發微易敵。既試。發猛難禦。矣。故自德墮淫者多。自淫遷德者寡。如魚入笱焉。其入甚順。出乃甚逆。萬入無一出焉。豕墊於穢泥。聽庖豕之聲。則駭然暫起。聲止則忘而復墊焉。墊於淫者。聞淫之汚。且害天主之怒。受

地獄之殃則醒然暫置。小頃。淫欲復發。遂忘心而復墊焉。古有賢人。盛德。顧化者甚衆。獨一好色人。累累勸誘。不能化之。或問曰。惡人多可化。此獨否。何也。答曰。焉有腐物可以鈎致者哉

人犯他罪。不必有儕侶。犯淫者。必有儕侶。邪魔以此誘一得二。故甚喜爲之。他情欲特喪心德。淫情既盡喪心德。又喪身福。毀名之高。殺力之強。變顏之美。致躬之惡疾。槁幼年之丰華。速耄老之黃耇。鈍心靈。闇聰明。所入於心念所發于言動無非穢衊。勿論德行。一切良業益學。悉廢焉。故曰。喪身福也。既喪身福。又消家財。諺曰。腹虛

色寒。故肆於淫色者。必肆於食飲也。自喜人美。又願人以我爲美。必將麗服芬芳。喜妝闘飾。用物必奢焉。故財者。熾淫之薪。諸如此類。遽數不終。財雖厚。不速罄哉。故曰。消家財也。既消家財。又損人威重。凡人一有淫念。必且目恣汚視。耳放汚聽。鼻縱汚臭。口肆汚言戲言。其笑輕狂。其四體恣觸穢娛。動靜悉戾于正焉

妨人之智行。亦莫如淫情也。凡知者之行。必踐四級。而後成事焉。一謂明照明照者。明所欲行之事。合義否也。淫情突如其來。撼心最急。迺爾而往。迷心最深。不使見實義矣。二謂量議。量議者。既明合義。因而斟酌就之。淫情

著中。不容更出他念。急急赴之。如隄崩水溢。不遑徐議也。蓋淫心自無節度。安能以節度御之。三謂決定。決定者。酌議以後。審實應作。淫心急趣汚樂。既不見義。安能決定于行義哉。四謂命令。命令者。既定于義。申命行事也。淫情傾消心剛。令彖怪如女婦。故悉奪其恒心也。夫淫欲喪德。坊智。廢良業。損身。亂容。匱財。而人不知避。哀哉淫念淫行。苟非大穢極醜。云何人人以爲耻乎。聖百爾納勸。一好內者曰。向我前。且弗敢行。向天主及天神前。曷敢行哉。爾將行淫。必求隱屏。不令我知。若知我伺爾。必甚羞而舍之。夫爾縱不見天主。不見天神。豈不明知天

主及天神能見爾乎。奚不尤羞而舍之哉。古有淫女蠱。一賢人答曰。必欲爾。共向市中作之。女訝曰。市中衆見不耻乎。賢者曰。爾慮市中衆見耻之乎。曷不慮冥中天主見罪罰之乎。不能忍耻。而能忍罪罰乎。女亦悔悟棄淫守貞焉

若盎。西國名賢也。天主賜之大能。能服邪魔。四遠被魔者。來祈拯援。邪魔無不聽之。一人爲魔所憑。賢屢命之去。弗聽。俄有一少年來魔見之甚怖。悲哀而去。異之問其爲人。及今來意。答曰。弟子無德。獨早歲發志。欲遁世隱居。純心修道。專上帝。自知非謝形樂。不能也。故矢絕情

慾保完童身矣既而親命強醮焉初婚之夕勸化新婦與我同志并居十餘載相視如兄弟內不起汚念外不作汚行也近約分別各脩弟子乃來從初志棄世求教矣賢者嘆曰夫婦少年共居而心形俱淨勝居猛火聚而不焚也若此潔士當彼汚魔能無避乎

鳥獸無靈而情慾有節也雌雄牝牡交合以生子繁育種類故特用正色不論媸妍孳尾之時浹歲一過猶爲貞潔矣獨人類者天主予之靈心付之理衡使御形欲合義則縱之否則控之顧自倒置使形欲反御而爲主靈心服從之嗟夫水本柔火猛水微不惟不滅乃益其

熾。水反爲薪焉。靈心自能以理坊淫。第淫深。駕之靈神之上焉。則此心之聰明智慧。悉合以籌策其穢行惡德也。旣不坊淫。反益智巧於淫焉。如鷙鳥愈捷。愈善搏矣。嗚呼。爾有尊貴美懿之靈神。與天神類。有賤微鄙陋之形軀。與地獸類。舍彼德義之清樂。而取此觸罪之穢娛。非天主賜爾能爲天神。而爾自甘爲禽獸乎。禽獸雖蠢。疑有險。必舍其樂。餒虎見餌。疑阱。必棄餌矣。饑鳥疑羅。見粘。不下。人明見大險。地獄永殃之阱。不知舍其淫餌。好色之人。不愚於禽獸乎。海國捕猴者。鑿椰一孔。裁容入手。椰瓤甚甘。猴特嗜之。入手其中。握取滿握。握不可

出。終不釋手。乗是獲之。好淫樂者。以滿握自禍。至死不悟不舍焉。斯亦握椰蘸之類。而遺魔獲者乎

人盡知德之美且益。茅以爲無樂。故畏之避之。亦盡知淫之醜且損。茅以爲特有樂。故甘之從之。不復知此正邪魔欺世。陷人於萬罪之巧計矣。形軀者。人之畀分。其樂鳥獸樂也。靈心者。人之尊分。類天之神。形軀行汚有樂。而靈心行德無樂乎。果爾。是明使人淪欲厭德。豈上帝至平之義哉。亞利斯曰。人心各向于吉樂。特形軀之樂易見。亦易得。人遂向之。而妄謂樂。不復知有靈心之樂矣。夫審味之甘苦。宜聽之身強者。豈宜聽之身病者。惟

善人能爲世儀。欲辨樂之大小眞僞亦宜聽善人定之。淫者善人不以爲樂。獨心病趣淫之人以爲樂。何足憑哉。饑渴形虛也。德與智之神虛也。身食飲而飽。神心積德增智亦飽。夫心向德智。深於身向食飲。德智爲物。亦清且寔於形物也。身飽於敝賤。猶樂。心飽於清美。不樂乎。無論他樂。爲上帝絕淫樂之樂。尤大於淫樂矣。矧蹈仁義之樂。與夫心淨身貞之樂。與夫望天堂見上帝。接天神及諸聖賢之樂。與夫上帝日所賜虔修者不可言之大樂。固非世所謂樂者。可擬其萬一也。故曰。世間有樂。獨淨心得之。得嘗此樂者。遂以世樂爲大苦。悉厭棄

焉。色榻加嘗謂好色者曰。我勸爾絕色守貞。豈欲爾無樂。正欲舍爾微且汚之樂。易爾大且淨之樂也。正欲樂生自爾。常永無涯。勿索於外。與物同盡。正欲食之於清泉。勿食之於汗潦耳。況狥淫者必有罪。罪在憂慮。憂慮必隨之。故雖備得世間人所爭羨者。亦不能安享其樂焉。夫德自有大樂。爾不覺焉。何也。形樂德樂相反相滅也。爾溺於形之穢樂。焉能知德之清樂乎。且世行初暫甘。後永苦。德行初暫苦。後永甘。爾一嘗初行德之微苦。遂以爲苦也。畏之避之。不猛於進。安能至其境享其甚甘永樂哉。古賢有言。爾欲得實樂。期緩隨在勞苦後勿亟取

在勞苦前

身貞心貞貞乃爲德身貞心淫非貞德乃貞貌矣且淫發矣經曰凡視婦女而願之其心已犯奸矣絕色豈遽爲德乎絕色者志克已臧形娛以感天王潔心脩道事天王還償前罪之責乃貞德大績也天王及天神重之邪魔畏之若絕色以期盡年保身者縱非罪亦非德也特自愛之情耳以此故絕色者即斬淫行豈斬淫心淫心在淫罪亦在若絕色鈞名圖財則以一惡攻他惡舊惡不除而新惡加矣又有人焉心慕貞德而恒起淫念未能悉制既不勝其繁興以爲貞德非已所能守旋復自

棄服於淫欲。此尤非也。夫初發之念。是不在我。雖聖賢難悉免之。又非我所能豫防。不爲罪也。淫念動。我或樂想之。或欲從之。乃成爲罪焉。若不樂不從。而惡之敵之。豈惟不損貞德。其貞德彌堅。貞功彌大焉。古有人學道。志欲守貞。淫念繁生。其師賢者。問之曰。爾願我祈天主除此念否。對曰。否。勿祈去之。惟祈賜我坊勝之德力足矣。問故。答曰。德不受攻不成。將不欲鬬者。不欲建功受賞矣

他情攻我。如讐。淫情要我。如友。他情以苦。淫情以甘。故于敵爲勁。其害難悟也。他情外來。淫情內出。我此身形。自

爲其媒。其攻最繁。夜眠不已。誘惑于人。極易極衆。欲保貞德者。先須讐視本形。若欲守貞而厚養身。是敺犬而投以肉也。凡邪魔以傲妬貪諸情攻而不勝。以淫攻。鮮不勝焉。世人不染他惡者。尚多有之。不染於淫者幾乎。故淫爲邪魔巨網。世人幾爲羅盡也

夫向色之心。與我生俱。我此本身。天主所賜以育子孫傳生人類。天主所爲事。必有節。從節則善。違則惡矣。一夫一婦。正也。外此萬狀。悉皆邪淫。若心樂想之。身行之。則違正犯罪也。上天之樂不得。下獄之苦不免焉。經云。行淫者。無分於天主之國也。不特爾也。夫婦之欲。亦有節

焉。志爲生子。行不過當。則正。志爲樂。邪矣。或曰。我有正妻。弗敢外淫。一賢者謂曰爾家釀不可醉爾乎

淫罪多端男淫最大。我西國凡罪皆名以其罪。獨此罪者。名爲不可言之罪。示此罪。行者汚心。言者亦汚口矣。罪惡。上帝悉惡之。而惡此罪尤甚。經云。殺人。淫男。二罪。恒呼天求罰也。蓋乾男坤女。是爲生理。一夫一婦。是爲人道。淫女者。滅人道。罪矣。淫男者。反生理。罪中之罪矣。女淫。以人學豕。男淫。豕所不爲。更下焉。經記昔有瑣奪馬國。地豐饒。用力微而生產裕。其人富厚優閑。恣于男色上帝久竢之。不悛。屢戒之。不聽。故厭惡而約罰之。經曰

瑣奪馬人。劇惡於上帝前。天主亦曰。瑣奪馬惡聲日大。其罪特重。吾欲降視之。釋者曰。此罪甚大。聞者怪異難信。故天主之言。疑而未信。欲降觀果否也。此國之中。有一賢士。名曰落德。天主遣神促令出境。遂降大火。草木室屋人畜鳥獸諸物。頃刻煨燼。從此至今。三千餘載。地不生寸草。山石尚存火跡。遇火輒燃。惡臭不可聞。海不生纖鱗。名爲死海。海風中人。輒生諸疾。我西方從此傳知男淫之罪。上帝深惡重罰焉。爾犯之而上帝未遂降殃詎寬爾罪。正竢爾悟改之耳。不悟不改。積怒甚矣。經云。勿謂我已犯罪。今患何在乎。上帝雖暫忍必有時而

報目下之遲卒重補矣人

淫念初發力微以善念亟坊之易勝也兩情相反人心不能兼懷之善念在淫念無自入矣有賢者曰我一覺此汚類欲扣我心門亟入心內闔戶扃牡待之援善念爲輔枝柱之彼來扣答曰室中有他客不并容也久扣不闢去矣夫他情攻我迎敵之其力愈消易勝却避之其力益大難勝淫情反是迎敵之難勝却避之易勝何故淫念如火人心如薪相遍而不熾得乎敵來攻我者遍體不潔我力能勝之亦不與敵恐染其汚也淫欲者渾皆穢臧即之而不染者鮮矣豈可與近敵乎他情攻人

更諦思其惡更起人憎淫情攻人更諦思之更尤人愛故守貞者淫念裁萌亟以善念背之弗敢徐思其惡恐以增其烈焉列陳將鬬知我士卒有謀叛者交綏將倒戈必不復鼓行矣理淫敵也淫來攻我我心欲鬬形軀將叛我外向同力以扼我我豈宜與鬬乎

有賢者箴其徒曰淫情攻爾恃己德力必難敵之恃天主之能祈求默佑又加心功乃能敵焉問心功如何曰天主之佑恒切求之自心之功淫念方萌輒思曰我心則天主所樂居之處道德之宇也我以淫欲汚之天主心去之道德盡亡而向來行善之功績悉虛我曷堪以穢

樂微賈易此至寶貴重物乎不息則默想我神升於天堂視彼光耀蠲潔見天主接天神暨諸聖賢大榮甚樂自謂曰我行淫天主暨諸神俱厭我惡我不得入此享此淫欲奪我此大福豈不甚可憎哉又不息則默以我心下於地獄目視彼處猛火巨殃耳聽彼受淫罪之悲哀恢懼問之曰所以受此罪之樂今何在必曰淫樂一息而亡應淫罪之苦永劫不消自謂曰我不辭此樂不能免彼苦深思此地獄之火甚易撲滅淫火也古有賢者淫念勃發恐力不能敵之自謂其身曰爾欲行淫樂先當自試能當地獄之火否也以手置火中蹔刻不堪

痛楚曰既不堪微苦豈宜行淫樂乎淫念頓亡矣又不息自視已身次及于死日死期有時至矣今樂死時必憂將來之日所必悔之事今日豈可行哉又神往故人之墓思爾往日所識頗享世樂者今皆臭塵濁泥復自謂曰此人往日在世如我我來日在墓如彼身形及其美懿逸樂萬狀悉若是而已何足重哉又不息身形不從理則宜視如蹇驢鞭策之痛自刻責減疏其食飲增其勞苦拂其願欲用以抑強坊邪矣意辣少時淫念時起自怒其身曰此驢也欲不切蹄齧不養爾以菽麥養爾薦草加爾重任使爾饑疲思食思憩勿令飽佚而思

騰擲矣。自此恒負重任。或怪之問故。答曰。我勞勞我者聖法蘭濟。少時自矢守貞。一日不堪淫念。摶爲雪丸。裸體置之。謂其身曰。此大者爾妻也。小者爾子也。今而後。當勞勤育養之。蓋以雪之寒。滅淫之熾也。從是以後。淫念不生焉。或問之曰。夫子不慮傷生乎。曰。擇害取輕以免大害

被理斯西國賢也。一日天神以事顯象。與同行。道遇死馬。賢者掩鼻過之。神問故曰。不勝其臭。神曰。我此不覺也。小前遇一人。鮮衣美飾。芬香郁然。神掩鼻速過之。賢者問故。神曰。淫人也。不勝其心臭

西有少年。風貌甚都。覺淫女之說已也。私念曰。我貌美恒誘人思淫犯罪。何自得去之乎。遂懇祈天主去之。頃之以病耶。一月。人不復顧之。甚自喜焉。夫姿貌之美。非不善也。又非我所自爲也。是天主之賜耳。賢者恐害已之貞。以及人甚畏之惡之。矧增僞美以誘人視。啓人淫心哉

古有修士。一日見美女盛飾者。後其象貌恒著胷中。不能遣之。越數年。女死。遽往求見之。尸已臭腐。而未斂。以巾染其腐血藏之。每淫念動。卽齅其臭。自謂曰。爾昔所視美女。今者見腐若此。淫念頓息矣。聖厄勒臥畧曰。凡能

坊淫欲者。莫若深思所愛人死後何如矣

守城者。無急於守門。守貞者。無急于守耳目耳目閑輒闖內德易泄。外惡易入。謹守之。內美無由自泄。外汚無由自入焉。亂德之念。由輕視而入。累年之績。由一覽而墮者。可勝計哉。人情相染。多緣于視。見彼怒。動我怒。見彼憂。動我憂。見彼淫貌。動我淫心。見彼侈。難安我卑。見彼富。難忍我貧。見彼安樂。恨我勞苦。類然。夫人所自有之邪情。猶不可當。矧又以視因增他人之邪情哉

古有賢屢覺輕視之害。曰。我目奪我神心。聖若自亦曰。我與我目自期矣。勿視童女。此言何謂。恐輕視之後。弭嗜

所視焉。又期辭視之樂。免輕視之罪。憂矣。故所不當欲俱不當視。不視之。尚易。視而不欲之。尤難。我不能自禁已目勿視。既視。安能禁念勿思。心勿欲與

斤達者。早歲修道矢志守貞。目不視女人。或譏之曰。子竟不視女人。恐一視即流汚行乎。荅曰否。盡其在我。不輕視自絕罪端。天王必佑我免之。不盡其在我。而自納於險。天王乃棄遺我。自陷於罪。不亦宜乎

德默者。國王也。有兩寵臣。未既其心。令傳語其后。其一還王問曰。爾視后何若。對曰。傾城傾國。絕世獨立。其一還王問如前。對曰。王命臣傳語。弗命視也。徒聞其言。亦溫

惠矣。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目不貞。汝心亦爾矣。遽遣之

少年嘗淫于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遇之途。怪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也。而去之

賢者撒拔授徒甚衆。恒訓之。欲保心潔。滅淫念。必勿輕視一日偕門下一少年同行。遇一美女。撒拔欲試之。遽曰此女若不耻者。國色矣。門人曰。女故不耻。曰。爾未諦視耳。門人曰。我視最審。流眄特美焉。乃責之曰。爾未能禁目。安能保心。禁不使出戶者兩碁。使肆不輕視焉

夫視女人。動淫念。害貞德。況狎昵之哉。鹽以水出。沈水則消。男以女生。狎女則迷。兩與土。兩凈物。合則成汚泥。男女俱善。相近。則汚念穢行。俱易發焉

聖亞吾斯丁不肯與其妹同居。或怪問故。答曰。來訪我妹者。非我妹也。貞士非徒須斬淫行。亦須斬淫疑

袪服者傲之旗。淫之室也。非先輕心德。必不重爲身飾矣。故外飾明徵內傲。服美明徵心淫。美衣者。不止動我淫念。亦動視我者之淫念。不止令已犯罪。又誘視我者犯罪。人罪由我。不悉我負乎。故鮮衣盛飾者。聖經謂之鬼魔

人鮮衣盛飾。而問道于暗弟卧。不應。問故。答曰。爾問無與爾事。何應爲。又一少年鮮衣問道。答曰。我尚未知爾男邪。女邪。何用答爾。天主賞爾爾自賤。天主貴爾爾自賤。天主賜爾爲男子。爾自飾爲女人

西王物斯罷。則官一少年。入謝。彼服鮮華。加薰香之飾。王大怪詫之曰。曾不如葷臭遽奪其官曰。爾身甚飾。爾心必甚穢惡也。且柔弱如婦女。足當我任使邪

賢人多焉。見一女子。勞於修飾。曰天主若不念爾勞而報爾以地獄。眞負爾矣。爾飾身以大勞。顧而得地獄。肯用其半以修心。乃可得天國矣

貞德

貞者何。絕淫慾之願也。其級有三。下。則一夫一婦之貞也。夫婦特行正色。而不過節。身心言行。皆絕於非分之邪欲。是也。中。則鰥寡之貞也。一配既坳。其一守節。不復嫁娶。向後。身心言行。并無正欲。是也。上。則童身之貞也。從生迄死。時時刻刻。心潔于色。願形清於色行。是也。聖經列其功報曰。守一夫一婦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三十。守鰥寡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六十。守童身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百。

貞德之美。已試者難言。未試者難悟。蜜味之甘。未嘗者。豈

知之。然思婚媾之勞苦。聊可測貞之安樂也。經云。婚姻非不善。第婚姻者。必須膺肉身之大苦也。古賢有言。我儕愚矣。我未婚時。竊意婚姻縱無他樂。形軀必有其樂。既試之。乃更得形軀之多苦多慮。尚有何樂乎。人一娶。遂拘攣。不能爲自身之主。而爲妻子之僕役。賢婦最難遇。近之不遜。遠之則怨。中國聖人亦言之矣。當其生子時。母必屢膺大痛。子生母死。是失妻之憂。消得子之樂。子既得。則乏子之憂。已而得子之勞。始矣。養之護之。惟恐其遇病遇患。而復失之。于是乎有子之樂。與有子之苦。常參半焉。若其偶死。則數載劬勞。愈增憂痛矣。哉。子

女既多。患無資以衣食之。嫁娶之。或積得大財。又患無子以遺之。是此之願望。爲彼之苦患也。或得賢子。患其蚤死。或生不肖子。又患久生。隨婚娶之患。豈可盡計哉婚娶者。自目擊之。身負之。待我更僕數乎。夫人爲上帝爲道德負勞苦。勞苦之中。參有大樂。勞苦之後。又望得大報。故其苦輕焉。若夫勞苦爲身世。勞苦純全。又無所望報。不甚重邪。守貞者。所辭。則身穢且微娛也。所免。則身之大苦。心之大憂。既辭此微且穢之樂。又享心清之樂。貞德之安。且自得爲主貧。亦一身耳。易救。有患。一身耳。易任。而又有大報之望。斯其爲福孰大歟。故先嘗貞

樂而後娶嫁者鮮矣娶嫁而後憾其先失童貞者甚多其人也

凡蔽人之性靈令厭眞德之嚴修莫女色若也人上有天神人下有地獸人有靈心如神有形軀如獸吾居其中其所行動順靈神則類神順形欲則類獸矣形欲之中色慾尤穢賤鳥獸微蟲俱有之故人彌行慾彌謝人性之尊靈而彌近禽獸之蠢賤矣以是心也求明道德之理求悟大事如鴟鳥之目以視日光非獨邪淫正色亦然譬如忿怒不問合義與否其淆人靜心埒也色無論邪正其昏人靈心亦埒也是以婚姻正禮特令人可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而免犯淫。然慾情之火。以正色之行不能抑遏。將彌益其熾焉。雖行後暫伏。其再發尤猛矣。亞利斯多曰。向慾之心難熄。彌狗之。彌益之。迨其既衍。即懵昧理心。侵褫行善之力矣。故縱慾于正。自寖增力。而漸趨于邪也。此人人日所目見。何待論哉。守貞者。正邪色俱絕。是斬慾根。慾心偶動。不即狗。決不用此發重難熄。乃緣是益輕益易止焉。夫邪情之中。莫如慾情難勝。人既以貞勝之。求勝他情。有餘矣。諸情之垢既滌。內心乃燦然粹朗。故道德之精微。天事之奧妙。俱能洞照。瑩然蠲潔。此中爲一小天堂。天王最喜居之。聖經中貞福入端。其一曰心

淨者乃眞福。爲其已得見天主也。

婚姻者。心牽于多願。析于多慮。道德之事。俱不暇計。且厭之。貞者。心盡竣世樂世慮。一心以修德。事上帝。故易造聖賢之域。聖亞吾斯丁云。貞德令人辭多歸一。此一者則天主也。其美善無極。其福無涯。我今盡心力愛事之善莫大矣。後得見之。所享福樂萬以加焉。

聖益薄削曰。婚姻滿世界。童身滿天堂。生子者。增人之數。守貞者。增聖賢之數。其益於世果孰大乎。婚姻人事。貞德人上之事。非天主之祐。人力不能自造焉。賢者撒辣滿云。我自知。貞德非天王賜我。我自不能造之是故恒

祈求焉。聖亞斯丁云。愛讐心謙。及童身。此三德者。獨我天主眞教中有之。外此。徧閱諸國所稱聖稱賢之書。決無此蹤跡也。況其人哉。天主未降生面諭世人之前。世上人特知有婚。不知有貞。得子爲天祥。無子爲天殃。天主降生于世。以童身之母而生。已又守童身。且宣貞德之美。貞德始興于世。凡尊從天主聖教之地。守童身之男若女。遂多有之。其視貞德。重於身命也。若遇守貞而當失命。寧失命。必守貞矣。若舍天主聖教。而從他教之人。決無生平守心與身俱貞者也。勿論他徵。即此足證天主聖教之獨眞矣。

聖瑪爾丁與其徒同行野中。先過羣豕踐拍之土。次過畜牧羊牛之土。最後花草叢茂無物害土焉。聖人曰。豕拍者。比淫人。邪魔全奪之矣。畜牧者。比婚娶人。女婦消之矣。花草盛者。比童身人。所受於天主者。全存不傷。故全美焉。

聖經云。天堂無交婚。乃人既升天域之後。蠲潔如天神也。夫他人升明天而後得之。貞者在幽世而即已得之。居于肉室。而不染于肉慾。何異已出此世。而移居天域哉。居于汚世。負向慾之軀。視聽誘慾之事。恒當邪魔之慾惑。而心潔形清。與天神曷異耶。矧天神者。無形。其貞性

貞也。不足爲德。寓於明天。恒對天主。其貞無與爲敵讐。故不足爲功。夫貞人。必克本性。犯世俗。敵邪魔。貞德乃成焉。斯之爲功。不以大乎。但大功非大勞。不成。貞爲德最美。天帝。及天神。俱重之。邪魔俱畏之。然而難守焉。身貞。豈足爲貞德。心貞。耳目貞。言貌貞。衣貞。牀蓐貞。乃是爲貞德。缺其一。餘俱險矣。非恒祈之天主。讐視本身。攻邪念。窒邪欲。絕女人。遠淫人。時操益業。不使優閑。必不能久貞也。故貞德如玫瑰花。香味最美。而生棘中。欲享其味。勿避其刺。

貞雖難守。第人思天主所備酬貞之報。亦不難守矣。身命

雖長。必有限際。保延壽命之願。令世人辭慾守貞。而天上壽無彊之願。不能令修士絕慾守貞哉。經中天主謂貞者曰。爾勿言我枯樹矣。我定爾寶座於我城中。賜爾名甚美於有子者。是天上國。貞尊於婚。貞者報。大於婚者報矣。聖若盎天主曾令見天堂受福人。有近天主者。其懿美光耀。燦朗無比。聖人異之。問爲何人。忽聞荅曰。是者。童身不受女汚。恒從天主。夫貞士懿美光耀。天堂之域。聖神之中。煇然顯著矣。矧於暗冥之世。罪人之中哉。

貞德者既令靈神光昭於天。亦能令形軀死後馨香不朽

於地。我太西從天主聖教諸國所屢見焉。不獨死後數日。亦有數百千年不朽之童身耳。夫貞德不啻延身壽。保身之强。且令死軀馨香不朽。令心恒保淨樂。增功德益。天報。令人見愛於天主。親重於天神。尊敬於世人。爲報不亦重乎。而何得不以守貞之直易取之。

或云。人俱守貞。不婚人類不滅乎。曰。勸人娶一。猶費說詞。何煩過慮耶。倘世人俱守貞。而人類將滅。天主猶欲生之。必有以處之。且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之常也。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徒恐未可幾耳。貞人者。邪魔甚瞋恨之。此亦足徵貞德之至美。且大功也。

西有名士。自幼守貞。邪魔深忌焉。四十年攻伐。弗克勝之。後乃稍變。爾時有人入城。日暮就路傍廢宅宿。深夜有羣魔入中。一巨魔據高坐。覈諸從魔功績。賞罰之。或曰。我曾令某所人作亂相殺。或曰。我曾鼓烈風壞海舟。沈其人。或曰。曾誘人行盜竊刼掠。各陳所行惡狀。巨魔俱以爲懈怠。切責之。最後一魔曰。我曾以淫念誘某貞士。逮今四十餘年。不克。昨更竭愚計誘惑之。乃得視家中一童女。手拊其背也。巨魔踴躍大喜。奬其功。勸令盡力。事成有豐賞。宿者不勝怖懼。審畢。魔散。厥明。往見所謂貞士某。具告之。貞士乃深悔。更加精進。遂辭家。弗敢

與女人偕居焉。

則祭理亞。西國聖女也。少時矢志終保童身。既而、親命嫁焉。初婚之夕。謂其壻曰。我自幼誓存童身。天主賜我一天神嚴守之。爾欲壞我。必被戮矣。壻曰。我不見天神。不爾信也。聖女曰。爾欲見。當純誠奉敬天主。歸從聖教。滌除心慾。即見矣。夫悉如其言。天主賜見焉。異其懿美曰。天神之尊。天主遣令下世。以保護貞人。其重貞德甚矣。遂與婦共約終身守貞也。自後。天神恒以奇妙花爲冠冠之。終歲香不滅。色不槁。獨夫婦兩人能聞見之。他人莫聞見焉。

婚娶正議

或問余曰。貴國婚禮如何。曰敝鄉千國之俗。皆以伉儷爲止。上自國王。下至小民。一夫特配一婦。莫或敢違。婦沒。得更娶正妻。不得娶妾也。曰。禁娶妾必有明據。願聞其義曰。凡直物自爲已之繩也。猶尺度焉。兩端與中參相望。則直。否者。曲矣。若他物。絜之直尺。乃知其直曲焉。天主自正直無曲。萬物天主所造。皆如其本性。亦正直無曲焉。夫不靈之物。各存其性之本直。天恒旋。地恒靜。火恒燥。萬類盡然。故恒保其精美。獨我人否矣。天主表我于萬物之上。賜我理性。付我本心之權衡。令自能伏形

欲。循善。避惡。事上帝建功德。以蒙美報。乃反據其本性靈明。用以縱欲而犯命。即上帝所賜直性不悉悖乎。萬方萬古。一切賢聖教訓。帝王法令。無非制摒其曲。令歸本直也。即教訓法令。必也合天主生人之原規。乃善美。否。則醜惡矣。夫天主經典。悉載剏造天地萬物之眞說云。開闢之時。天主既造成萬物。乃造一男。名亞當。一女。名厄襪。爲人類宗祖。謂之曰爾夫婦二人一身。天主所配。人不分之。夫開闢時。人類之始。生育最急。何不以一夫配多婦。令速生。乃天主特以一夫配一婦者。明徵伉儷爲正禮。此即天主生人之直道。其外萬狀。悉皆邪淫

即人自生曲矣。故上帝甚惡之。夫人生之初。世界空虛天主且不使犯一夫一婦之正。今人充滿世界。而反以一夫配多婦爲不犯正。不大謬惑乎。

夫物生之性。自向於精。力不足。生者稍劣矣。人類男精於女。故論生人之性。男多於女。縱不多。必不少矣。今使一男配二女。必也三分生人之率。而男一女二。可也。過二以上。即男生當愈少。女生當愈多矣。苟爲不然。不將使世有曠夫。而無女可配乎。失一正配。即失多子女。是害人類也。且凡男。各望有子。又各有向色心。人人不異。不能得正配。必恣奸淫。恣奸淫。必生爭訟鬬亂。而犯刑僇。

夫令人恣奸淫。生爭訟鬬亂。而犯刑僇之道。可謂正乎。或曰。若每男各娶二女。則然。但今娶二女者。不過數人耳。何足大亂哉。曰。我豈論娶者多寡第論理之是否。苟一男娶多女。果不犯干理。衆人行之。一人行之。等耳。苟衆行而生亂。明徵犯理矣。犯理。一人行之。可乎。

夫女性易忿。易妬。多疑。多慾。爾既娶妻。又娶妾。若愛之勝於妻。妬爭計謀不息矣。縱不勝於妻。而妻愛以分故減愛減亦生妬。即妾。及妾之子。及爾。俱被妻憎焉。是令妻犯憎妬之罪。令妾及其子俱受妬妻之害。豈復雙之志也。妻恃尊。妾恃寵。兩不相下。其亂不已。兩婦爲雙。兩婦

之子。豈得相合。是一家犯罪。罪悉由爾。爾之負罪不已重乎。爾娶一妾。而父子。夫婦兄弟。三大倫俱廢。尚曲解爲不犯正道哉。

夫結夫婦。固密於結友。兩人結友。體貌不敵。不成爲友。矧夫婦哉。故曰妻者。齊也。明敵體也。欲妾則妾是婦非爾婦。乃爾婢。爾非其夫。乃其主也。不齊不敵亦已甚矣。天主經中有言。婦不爲自身之主。夫爲其主。夫亦不爲自身之主。婦爲其主。婦從非其夫。則悖婚配之禮。故犯奸罪。夫從非其婦。詎不亦悖婚配之禮。而犯奸罪哉。

夫天主令人結婚。欲夫婦得相眷顧之益也。其一病。其一

事之憂則慰之有子共養之教之夫積婦藏有子孫以遺之假使一夫而有多婦豈不睠顧分則必消婦各私聚以遺其子將必竊凡教孩幼太半由母衆婦之子教亦廢焉幼稚之心如新瓦器初盛之味或甘或苦一爲所入洗滌甚難爾子若女從幼至壯習耳習目更有何事父好惟色母爭惟色欲其貞心不亦難乎

凡牝不能自養子者必牡佐之皆以一配一而已試觀鳥生子一覆翼一求食更分其任焉惟牝自足養子者乃無定配耳夫人有子衣寒食饑備其用物教之義方疾則療之不肖督責之壯而家之室之皆父事也母不能

及此非獨子矣并妻之養亦待于夫是夫于子有父之責于妻有夫之責其配一之義視物類不尤切哉

夫女人嫉妬忿怒諸邪情其發最猛解之最難欲强其合理又難故曰與配悍婦寧配虎狼一女足亂一國矧多女一男哉古賢有言人一度海不足異再度異矣人一婚不足異再婚甚異矣故婦之險無異風波也加當賢人亦曰使女人可免則人之念慮動行可效天神矣故女人正爲難免之害一之謂甚而可再乎是以萬國聖賢明於道德爲世表儀者非存童身大約先與女絕其心清貞其見愛於天主最深其見道行德如神其動人

化人照臨萬世之功乃成焉

或曰人有子娶二婦滛罪不免矣若正妻無子將恐滅祀不孝爲求後而再娶似未悖也曰否夫死婦不復嫁雖無子國主旌之國人誦之婦雖無子夫不復娶人亦稱爲義夫焉有人因慕貞德欲存童身以清心修德事上帝將訾其不孝耶抑歎其能克己守貞耶歎其貞必矣夫真德萬端皆自相結和不得相反因守貞德而犯不孝之罪必無之理也今人不守貞豈爲求孝正惟德力不足守貞故竊孝名以飾滛心假不孝罪以辭恣慾之罪況人即得子未必是福因不肖子而陷於禍且覆宗

者何可勝數故經云與其遺不肖子無寧終而無子也
爾子賢不肖爾既不能豫定而何望之若是急急乎且
子之有無不徵爾之善惡亦非爾不能免之物也得子
猶得財得命世福而已以正道得之乃善美而爲我榮
也以邪道强得之正爲我辱焉語曰不可爲小惡以成
大善刎因得子之小益犯溺欲之大罪哉人無子豈必
皆由婦亦或由夫女人之性弱於男其望得子顧護之
深于男今因夫無子而婦欲嫁他夫必以爲怪因婦無
子而夫遂娶他婦獨不以爲怪乎一身而兩首一首而
兩身其爲怪何殊之有哉

古賢以是勸人。存妻去妾。其人曰。理雖正。妾我弗能免之

賢者曰。爾弗能免妾。天堂亦能免爾

或曰。此理實正。第妻齊妾接。我國古人多行之。我踐其故轍。亦可乎。余曰。中國所稱聖賢。縱有多娶者。亦非中國所聖賢。所以爲聖賢也。置其所由稱聖賢之德業。而特稱其多娶。斯果摹聖賢之行耶。抑餙爾恣欲之愆耶。中土所聖賢。而娶一婦者。亦多其人。盍視此之貞。以益爾貞而獨視彼之多。以增愆乎。我西國上古。聖人娶二妻者。亦有二三輩。緣爾時人少。天主欲興其家。蕃衍其子孫。以廣傳聖教於世。又知其德清且堅甚。必不因多而

淫故寛娶一之經使得娶二耳是古聖配多非經也權也其所以然之故亦至重不輕矣且非已私意乃奉天主命焉眞聖娶多妻皆以此今人無其德無其故無其命詎可行其權哉行之免得罪於上帝乎上古以後聖人更多皆尚貞德以是守已以是訓人其德比前人尤著人亦無不信從其訓焉至天主降生後四方萬國所出聖賢尤多其慕貞德尤深不獨守一夫一婦之正乃并不嫁娶終保童身故其清德茂勲不止於已又及於人不止一世一方乃曁及於萬世萬方焉

策怠小序

甚矣西士之好學也惜時有鐘誌刻有晷簇而將興有鐸以寤之宵而就寢有默以告之乃至朝祀晝考儼乎其若臨若翼也晦明禪復確乎其自規自證也如是進德如是修業眞有惟恐失之之心乎彼亦學吾孔子之學者耶何其似也曾亦好吾孔子之好者耶又何其類也嗟乎爲山掘井要於有成鼓之舞之使民不倦蓋自吾羲皇孔孟氏垂訓至今所以策天下後世之

怠者至矣盡矣乃龐子復引申而觸類言之緒可思而意可繹此非言之無補者也語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未有坐而至焉者果有良馬鞭影一息千里者乎即不煩策可矣如其蹇乎疲乎負乘而竊衡乎逐水草蹈禾稼而傷人物乎似此類者即操箠而時刻痛策之咄咄何傷哉

七克卷之七

西海耶穌會士龎迪我譔述
武林鄭圃居士楊廷筠較梓

策怠第七

怠如駑疲。以勤策之。作策怠。

怠者何。德行之厭憂也。恣諸欲。自諉不能。善無恒教。須暇閑遊。多寐。皆其支也。淫慾。饕餮。盜竊。妬嫉。戲言。浪笑。惡謀。訕誹。諸情。皆其流矣。

凡物。或無生無覺。如日。或有生無覺。如草木。或有生有覺而無靈。如鳥獸。或有靈而無德。如凡民。或有德如聖賢。

皆是策我怠。激我勤也。日。無生無覺。當開闢之初。天主命之。晝自東而西。夜自西而東。日終古不違不息也。今日盡日行。明日復然。聖亞吾斯丁謂修士曰。日已與爾尚寢寐。使日能言。必曰。昨者我勞疲於爾也。今我作。爾息耶。不媿歟。

有生無覺之物。如草木。草木者。初生微眇。竟致鴻鉅。或經寒暑摧折。風雨飄搖。或采掇華實。剝斷條幹。迨至其時。芽蘖華實。宛然如昔。且有加焉。未嘗怠于本事矣。覩其眇末。孰信鴻鉅。睹其孳藏。孰信鮮茂。然而不覺致然者。積漸故也。夫物固未有忽然底極者。凡大事嘉績。上帝

不欲忽成之必終之艱難事成彌艱人視之彌重守之彌謹矣亟成者弗良良者必弗亟成也獸逾大孕逾久成長逾遲致大者蔑弗小致安者蔑弗危怠者豈不願堅丕績成大美第并其欲且不欲之將不行而至不鬬而勝不滌而淨不造而成不求而得肯能就哉欲行德者必遇敵讐必遭窘難若爾勇者遇艱苦增膽力以勝之可也事惟初難稍習則易剖核之堅食仁之甘是以世間善事非中心優裕強毅者悉不能成之矧克己積德致天國最難事哉凡害成事者莫心亟若也語曰歲克一欲夙致心淨心亟者不能徐竢漸積尚未肇始輒

欲見終。亟造弗獲。自諉不能。因生怠棄。事全廢矣。

意西鐸。西國名聖也。少年好學。而資性魯鈍。以爲憂。俄視非幹堅石。綆跡甚深。自謂曰。石性甚堅綆甚細。以積漸能深之。而滴無力。密落鑿石。我性雖鈍。恃天主之祐。祛怠執勤。豈不能練精之。以此一念。痛自激發。漸致盛德大學。當世莫或勝之。

有覺無靈者。如蟻。經云。爾怠者。盍視蟻。盍思其道路。法其智慧。無王無師。無帥。夏時知歛藏。夏後之食。夫人情長老師稚幼。以爲辱。矧微蟲耶。聖經令師蟻者。何。蟻行悉足愧怠者。爲勤敏者儀也。夏時收藏。示不失營業之幾

也。先備異日之用。示遠慮豫備之智也。爲物微眇取義于謙。愈謙。愈智也。棄浮蔵。取精繫。稱其淨潔。粹精能剔實虛。棄取之也。群蟻相助。示其實行仁愛。非虛言也。往來不絶。示其恒毅。作業不息也。嚙穀之芽。俾不萌生朽壞。示能豫絶險幾。訓人克己去私。無滋蔓也。陰時匿穀。示無益之時。歛藏德美。以避失墜也。晴時曬曝。示有益時。顯明其善德。用以觀化衆人。令讃事上帝也。身負道任。示其慈愍。不辭勞罷也。共收共用。示其公共不貪不吝也。蟻行若此。全美矣。其行之也。無主帥可從。無師傅可習。無刑戮可畏。無賞賚可勸。我儕有本性之靈可用。

有上帝之默牖可據有先聖賢訓箴實行可聽從有地獄之永殃可畏有天堂之永報可望而頹然自廢坐失今世積德立功之幾不思將來之患不欲當目下暫時之微勞以免身後永世之苦不甚愚哉經云怠者爾寐何時止臥何時興暫卧暫寐而貧匱輒迄如郵置窮乏逮汝如嚴裝之士矣盍言怠者若內若外德財俱乏今世後世窮匱速至有速如郵置不能避之且復強至如嚴裝介士不能敵之

世之人勤敏於俗事亦甚足媿我之怠於天主事也世人勤名利圖安樂靡所弗至不惜勞苦不計歲月至其行

德政道。事上帝。遇微勞。輟之。遇他務。奪之。非甚暇不欲廢不能營他業之日不舍之。商賈梯航遍山海。蹈水火。走天際。逃貧趨富。求以護命。因而失命者甚衆。度海之舟。九沈一浮。彼九者不足懼沮之。此一者頑足誘動之。以大勞致微樂。以微樂又屢致末年之苦。殫竭既久得聚財。忽死。遂不獲暫享之。我儕以微勞能致永年之樂。費一而得萬。力微功鉅。勞暫享末。尚懶營之。彼就死而勤且樂。我就生而怠且厭。彼勤於損。我怠於益。不甚羞歟。聖亞吾斯丁云。吾能激發一切修士之心志。令愛重末存之命安。猶世人愛重暫且速過之命安。甚幸矣。人

之大情。與其失命。寧失其所由存命者。與其富而速死。誰不擇爲丐而且生。疇聞此時渡海可不死。而須暇之。疇語之欲不死。須營業造作。任勞歷苦。而不甘心爲之。天主所命尊行。以得天國。常命永安。其功力微。且易造。而我惰從其命。猶不謂怠乎。

古今聖賢德士。事上帝。建功積德之勤敏。勞苦。敵邪感之勇毅。甚足警我怠。勵我勤也。凡聖賢修德者。皆日敵邪魔之誘感。煽惑。忍小人之忌妬。謗誹。譙譏。當疾病匱乏之患。克性欲。不從己之勞苦。及天主之嘗試。輕世俗。食飲薄陋。少眠多醒。少笑多哭。痛自刻責。侂視其身。謝世

娛樂。輕身命。重道德。恒泣悔所犯過。羞媿所未行善。故實修之士。其勞苦無輟時。經云。凡欲以仁心事天主者必受苦難窘迫也

中西罷爾西國。有大臣。甚富。僕役千人。國王寵異之。但王甚信神佛。此臣甚信天主。不相入也。王強之背天主禮敬神佛。不從。曰。臣今日不忠天主。明日安能忠大王乎。王大怒。藉其財。褫其爵。置於溷室。使守鹿馳。奪其妻。嫁厮養卒。竟不爲動。爲天主安然忍受之。越數年。國王偶遇憐之。還其舊職榮福。倍昔也。王曰。我厚遇之。若爾必若我命矣。又強之如初。臣輒解其寶衣。捐之王前。曰。爲

此衣也以棄天主臣必不能臣還王衣王還臣鹿驢矣王益怒復廢之

上古有大王納部郭者實有傲德於京都中范黃金爲巳象定期日令都下士民萃於象設之地樂作皆伏抑投地稽顙一如彼國事天之禮此意直以天主自待恐國人不盡從也於旁作大穽熾火其中有不如命者遽投之國人莫敢不從獨達尼亞納亞雜三少年盛德之士弗聽也王召問故答曰我輩天地人物之主衆所宜最尊者惟上帝而巳大王爲此正僭其尊位罪大矣臣不敢從王之亂命王何惟焉王大怒曰我命投於火穽誰

復爾救耶。荅曰。恃天主。欲得承救。縱不我救。亦不敢從主于僭天主之命矣。王遽命投之。並入大火中。行立自如。身體衣服。悉無燬焉。王甚異之。自承其罪。遽毀其象設。歸依天主上帝。虔誠敬事。且命自今以後。屬國臣民。皆歸依奉敬之。聖賢敵難之勇。修善之勤。忠於天主道力堅固若此矣。與今稱修道德士者。遇微窘難。小阻險。遂廢然而怠於道德。違上帝。星淵哉。

生人至寶。無貴于時。凡物皆不可爲我物。獨時實爲我物也。怠能奪我時。豈細故。淺害哉。經云。我子。爾時勿付之酷仇。謂空費其時者。用之非義。無益心德之事。皆以其

時付予人仇之邪魔也。夫時爲重寶者何故。物少爲貴。時已過不可返。未來不可求。惟得目下此微息耳。不甚少乎。況物無有疾過迅行如時者。既過百年。一刻埒焉。將來之時在前人視之最長。既過而在後。必視之甚短矣。且雖百歲之壽。以死後無限年視之。尚未足一息。況爲長哉。物價貴賤宜憑識此物者。若聖賢德士。皆視時爲至寶矣。色。搨加曰。知時時近死。而以一日之時爲可論價者。豈智哉。昔賢每聽定時鍾聲。即反諸己曰。天主定我生期。今復過一時矣。以此念自策其怠。激於善行也。且勿論聖賢德士。惟論地獄中受難人。使可望得在

世時所妄費片時。以悔改其惡。求赦之。以免彼所受永苦。雖盡易諸世間珍寶盡受世間諸苦難。必以爲甚易大樂矣。今人所賤。莫過于時。不計時以營事。惟求事以消時。惟不悟罪惡須改。善德須行。天堂有大報。地獄有永殃耳。哀哉。色搦加云。縱年歲甚長。非甚當用之必不足營所當營之業。矧修費之以營悖德之事。無益之學哉。故當財小人之罪。當時君子之德也。

古賢自記云。一日默思死後之事。忽聞人聲最悲。問之爲誰。荅曰。地獄中受苦之靈神也。所負苦難甚衆。獨妄費生身之時至爲痛恨。此念苦我最甚矣。天主賜我時。以

行善。改惡建功。可並聖賢天神于天堂。可免此大苦於地獄。我悉空費浪用之。今欲得片時。萬萬不可得焉。嗚呼。彼輩望而不能得之。我輩得之。弗知重之。妄用之。盡畏異日欲用而不能得乎。得重寶。棄置如礫。既盡失。乃識之。不亦晚乎。經云。凡爾手所能爲。即爲之。爾所奔赴塋域。無功無智。無計也。

夫時悉天主惠爾。終身黽勉事之。尚不足酬。矧即用之以行非義。悖主命哉。聖百爾納曰。時刻慎勿輕費之虛言虛行。時蜚不還。上帝所賜以行善建功。虛費之。天主必嚴鞠致罰焉。職業。盡心力爲之。猶不足。矧怠於今日之

業須暇之并他日之職業並圖之反足乎人之命時刻而已失時者失命也生也者逝死之道年歲愈長道愈短盡用之事上帝行賞德學正道則以今世之命續身後之命命永永不既矣怠於善者身後之命不能享今又妄用其時故天主奪之如栽樹者久待不實必曰此久妨地矣不摧之爲薪乎是以怠人者今世與後世之命并失焉

夫成就萬事者恒毅心而已怠能奪之故事敗功滅前業悉廢矣海舟經歷險遠及岸而沈向者之勞全歸無益也人之功德善始未善也善終善也終身之榮不勝一

卒日之辱。一卒日之辱足勝終身之榮。終年之惡。足消于一末日之善。終年之善。足喪于一末日之惡。一生之業孰爲急。非終日之業乎。事不竟微。獨嗛德棄功耳。辱乃滋甚焉。爾掬室。工半而止。不令人譏曰。此夫能始之不竟之乎。經云。凡柔折於業者。與自毀其業者。兄弟也何也。柔者業未訖。先止。以與自毀業。曷異哉。怠者。行而不庭。種而不獲。戰而不勝。食而不飽。勞而無成。邪魔誘人於他惡。必或陳列實甘以爲餌。乃能鉤致之。怠者否。無繩而拘之。無鏑而扃之。途平無阻。視皆荆棘矣。獨以虛怖之影自局焉。無警而徒畏。莫逐而空走。故屢被克

於無有之敵也。

夫怠者之心。甚分。故其願慮事業。不能恒久如一也。覺御心有微勞。則遺之。隨欲肆游。無顧焉。譬如海舟。舟師寐而失舵。隨風行動。無刻可同。怠者之心業。欲和于一。猶膠破瓦器。不得堅固。隨復散焉。爾欲爲勤德士。先須遠惡就善。次縱事不惡。須離小就大。次縱事善。須離多務一。一者何。天主也。色搦加云。凡如意不如意事。皆以不平心遇之。則輕心之旗耳。終日一額。生平一面者。正智也。特務一而止者。甚美矣。非大智。疇能之。我儕無不怠故多變。昨日所識人。今日尚誰何之。兩日如一者鮮矣。

爾修道欲試實有所得。視爾合已與否。視今日之念。與昨日之念異同與否。安者不移。倏積倏毀者。倏改方爲圓改圓爲方者。明徵怠惰不固於善也。醫方云。始服有効。進用之。必瘳。日誓新善。不如守已誓之善。毅然進于所始之善。天主之惠也。日易方。正邪魔之計。奪心之恒毅。及德行之益耳。君子慎擇。擇而得。務握固恒守之勤修之士。豈惟定心於一業。亦宜定身於一所也。身不定於一所。心難定於一念。一願矣。怠者不能奮然克已以致心安。而易處求心安。正猶身疾者。易處而求愈。秖益疾耳。爾求安在易心。豈在易所。諸所自携。易所終在。何

益哉。今此所累爾者何。令爾舍彼所易此所者是也非謝心所居而安焉。豈能致爾樂邪。行方以消心任而心任以搖易更重也。譬舟中物。定在者爲累微。傾倚無常者。展轉積聚。使垂沈焉。爾所由易所者病故耳。以數易所頑增病。能除心之病。隨所皆安樂矣。木數移不茂。方石自安。誠德自靜。定身於一所。正實德。謐心之印證矣。是以欲知此人安樂與否。勿問其所何如。惟問其人何如既定身所。又宜謐肆獨居。色弱加日。爾問何當亟避。余曰。衆也。吾實知我性靈薄弱。出時所獲。旋時未或全存也。先所已靜。有所復淆。先所已克。有所復旋。當涯酷傲諸

情皆尤深。惟居於衆人中故耳。鮮德未固於道心。須別異之於流衆矣。人之情。苟衆所在。則超越而從之。視人之淫吝。皆大有所害。柔靡好燕樂之友。漸消我勇毅。富降煽我貪。縱令心埒。交一惡友。必染其惡。況衆所衝逆之心。又何如乎。爾非效法之。必憎怒之。兩者須并避焉。勿因其衆。而效之。亦勿因其異爾。而憎怒之也。走通衢者。必觸多人。或俾隕越。或尼其行。或點汚我衣。交于衆者。疑碍必多。或招尤。或虛我所望。或阻所之。或遲所得。事悉非如意也。

經云。治其地者。飽其食。狥其閑者。居其貧。又曰。怠者由于

而齕其肉。曰。與心苦而兩握盈。不如一噉而靖安也。怠者不欲以微勞求得所須自贍。而以饑渴消其肉。猶自食其肉耳。國有敵寇來攻。人寧恒鬬。不甘屈服。怠者無勇以敵邪魔之惑。遏欲爲苦。而以曲從邪魔之誘。感屈于諸欲爲靖安。豈非諸罪惡之奴哉。

夫閑暇。怠惰之窩侶。諸惡之母也。邪魔邪感穢欲之鴟也。鳥生以飛。人生以勞。造物之主。鳥傳之兩翼。人傳之兩手。一也。鳥飛弋人何慕焉。棲乃援弓射之矣。水沸。蠅夫之。温且寒。則就之。流水生嘉魚。潦水生蛙蛇。室曠易朽鐏。充於美液。惡者莫能入之。萬物盡然。人營業時。邪念

無所自入。故邪魔去之。暇時。乃就而煽惑焉。傷其心命。虛其功德。亡其天報矣。聖協落尼曰。使邪魔來時。恒遇爾營業古賢有言。務業者。特有忌勞一邪感而已。閑居者。邪感百種。并來攻之。瑣奪馬。中西國上古名城也。天主嘗降火。悉燼其人物。聖經解所致此大殃之緣。一爲飽飫。一爲閑暇。被阿小國王也。遇數人閑居。招之曰。爾儕無穀以種乎。無牛以耕乎。我寻汝勿肄閑也。或問故。答曰。以遏其邪心。何者。居多暇。恐有惡謀亂畧也。語曰。人無所造。則學造惡。故閑人。惡人。一也。辣則德國法。凡惡事。根究無主名。游閑者當之。一以令人勿閑。一以示

習閑暇者。諸罪皆可疑焉。

怠者好閑。又不耐閑。故以閑爲樂。復以閑爲憂。既樂且憂。遂蕩於萬欲。經云。怠者手不欲作業。故終日戀欲。目欲視虛事。口饕食飲。舌好多言。耳貪讒誹。體戀淫慾矣。夫閑者必致匱乏。慾欲必須厚費。詎能不流於貪婪竊盜哉。又必恣寢寐。其寐非作業致疲。乃閑厭飽飫自廢耳。故非勸者所憩之席。乃死者所藏之棺也。經云。營業無論食多寡。其寐必甘。富者之飽。不使寐矣。夫耳目口鼻皆節於聽視食饜。即寢寐亦節。其中念象亦清潔矣。怠者之耳目諸官。皆恣於行。其寐中之念慮形象能無穢

汚乎。

或曰。我事甚繁。無晷刻暇。而邪念穢欲。不獲衰止。何故。曰。世之煩勞。天主以爲甚閑。明目人。不見實理。謂之瞽。世之智慧。天主以爲愚。煩勞於世事之人。天主以爲至閑也。譬諸兒童。以竹爲馬。泥爲室。跨馬造室。自視甚勞。不獲閑。人視之。不甚閑乎。凡造作事業。非向于天主。及顯天主之榮名。及身後之永命。非益己德。乃益他人之德。雖世俗以爲大事急事。真智人視之。亦皆兒童跨竹之類耳。矧天主及天神乎。

人撰術。所須視者三。其一。善也。善品雖多。但以克人欲。修

正道事天主務豫備身後末年之事至爲急也其一有益也務閑事以除閑不甚可笑乎能消此日之憂致此日之樂未遽爲益業也業既畢必遺益於心德增我實學乃足爲敵閑之益業耳其一不奪心也內業者本業德士嘗精圖之其于外事借心不寄心即務外行無傷內心恒懷向天主向道德之真慮耳雖息於外務不已於善慮謂之靜謐弗謂閑暇也此則息於外務之爲至務矣聖亞吾斯丁云獨暇者能識上帝非懈怠之暇也靜謐之暇也智者知心力愈析愈微愈無專故恒圖減外業以增內業聖百爾納曰我獨居時乃最不獨何也

獨居則寂於外務。善慮道願。益密益純。我心恒偕天主。詎獨乎。

夫邪感猝至。扣我心門。此時敵之。其去甚易。更增功德。次則稍向樂之。未從也。此時未成大罪。不免爲過失矣。次則喜而從之。乃成大罪焉。勤者甚急於守心。邪感至門。輒閉不待。輒力敵之。邪欲如熛。偶爾一發。輒撲滅之。不及于熾。故我此心。反爭於邪慮邪欲也。怠者不守心門。心門恒闢。邪感一至。輒入。覺其險。乃始敵之。甚遲矣。勞苦既倍。勝負莫必。如敵至門。輒閉拒之。防守則易。竢既入門。圖欲敺之。其不尤難乎。巨石在巔。安置甚易。既始

崩隕。後欲止之。不尤難焉。是故怠者之心。大罪難免。縱或不犯。邪念穢欲。將必甚稠。過失甚多矣。

夫怠者之害。遲遲遷善其一也。經云。勿遲遲歸依天主。勿須暇。竢其怒輙至。行罰日壞爾矣。人壽之期。悉由天主。非人可爲。怠者須暇爲善。姑諉於異時。似彼年壽。天主悉託令典司之。聖百爾納云。愚人。未來之時。天主既不令爾自主之。何故豫妄分排。如屬爾物乎。所賜時。妄用之。以得罪於時主。而尚望其長。爾望不甚虛耶。盍尤畏其速絕乎。經記有人甚富。一日自謂其靈神云。我靈神業聚得大財。足多年之用。今靜矣。食矣。樂矣。或聞有聲

曰愚人哉。今夕取爾命。爾所備。誰得之。故經曰。爾不知爾主來時。爾恒便候之。不宜乎。色搦加亦曰。爾不知死刻何處候爾。爾處處候之。不甚寧耶。修士先竟其路。而片時竢死期至。則善矣。恒備以待死時。死時雖忽至。不爲不虞也。我曹生命。大半空消於須暇。是以當事業中。而忽屆死矣。

亞爾色。古名聖也。天主賜之宜觀世人之情。初見一人盛水于罌。此入彼出。纖悉不存。天神解之曰。是爲行善于此。造惡于彼者。善行所積功德。旋以惡行毀敗之。次見兩人橫抱一長大木。欲入天主殿也。而爭先莫肯後

進。並不能入焉。示傲人者皆不能入天堂也。次復見一人採薪。累積之。既積。欲負以行。覺力不及。姑置之。復採而益之。天神解曰。此則怠人之邪情。罪惡甚多。覺今難克。難改。姑待來年改之。而其間又益他罪。增他惡。後欲改。不愈難哉。故明日一言。正鬼魔之言也。爾有惡未改有善未行。立時肇業。成功甚易。須後更難也。何者。一罪之重。必垂心于他罪。今日不能。明日安能。久成若性。習貫自然。疾老難廖。惡舊難竄。溺罪彌深。帝祐彌絕。帝怒彌重。行善彌遲。疑碍彌多。罪惡注心。恒有所害。心力日衰。心明日昧。心欲日怠。心記日鈍。累年重結。非大勞不

釋積歲順欲非大苦不脫宿負能即償而須異日者明徵不肯償也事能即行而須暇者是明徵不欲行耳

夫善德之修特其初難其難也亦非德難之我性邪情難之也稍務克己邪情漸融德路日開德行日樂矣早年修詣者情欲之根尚爲未深擢之甚易爲善享樂尤永久焉壽命甚長愈宜善也爾藏酒愈多愈願其嘉不幸而敗愈多愈惜早年爲善事上帝則以爾最強美奉上帝帝益嘉之厚報之幼壯回邇老耄而後思善既廢于世始思循德則以清美奉世事魔以查滓奉事上帝語曰一往千里一返千里久離於道非久難還幼壯年之

行。悉背德違道。老耄不能行時。欲卽還之。曷能迄歟。壯年行惡。而行善推遺於老時。猶得珍器。將貯炙液。先且多年。用貯穢污。不甚愚乎。色摺加曰。修德宜如行路者出門遲。非疾行不詣也。夜臻旅館。諸便悉乏。夫移樹。矯幹。調馬。治疾。防敵。涉酒。諸凡及時須作之事。稍待他時。必廢之。小樹易移。細幹易直。待既成長。而後思移之。矯之。非妄耶。教老馬。藥痼疾。待敵入城。毆之。酒既酸而涉之。不甚遲乎。

涉大海者。知順風將至。又不知何時至。卽於未至時。豫備所用物。可也。待既至。揚帆捩舵。乃始備之。不晚耶。防敵

者。待敵既至。屬甲礪刃。得不受傷。將朝王。竢登座而製朝服。能及見王哉。備死後末年之事。生人至急矣。豫備者爲大智。死期已至。靈神欲行。邪魔來肆攻。上帝涖聽訊鞫。始求正道。行善備德。克惡悔罪。祈上帝。豈不甚難哉。善營事者。事急先之。事緩後之。心德及身後之事。最急矣。最後之可謂智乎。

近死之時。阻碍尤多。身之疾病楚痛。妻子之依戀。世事之別離。所犯罪惡之畏慮。死後訊鞫及末殃之怖懼。皆擾我心。最深臨終之時。邪魔之攻伐更堅。心慮更味。歸善敗惡之意。豈易至哉。況人隨所種。必以是收。生種罪惡

死時收靜慰。至難矣。生恣世樂。死後收安樂。必無之理也。生忘天主。死天主使忘已。生時簡忽天主。死時天主必簡忽之。經中天主自云。我招爾而爾逆我。輕忽我勸責。爾死我亦笑爾。災禍倏至。爾求而我不聽矣。是以自下期暫徇欲。享世樂。而後棄世。勤於修道。以得天堂者。譬猶猛暑際。行路者。逢樹蔭。赴就之。解囊暫憩。稍寐。當速行不覺迄晚。不寤此時奔走入城門。已闔矣。

敝國一商人。鳩聚數載積財甚豐。或問何法致之。荅曰非義之財。不使入我門。今日所能造。不待明日。自所能造。不委他人也。能用此三箴自修。必於暫時。可就大德矣。

今世人甚勤於俗事。甚怠於善德。其故有三。一則心無主可敬從。一無道可履蹈。一無罰可畏。無賞可望也。何謂無主。天地有宗主。人能識之敬事之。即善有所趨向。有所據依。故行大小善之根。悉在信識天壤中有主。虔誠奉尊之。萬世聖賢行道德之箴。以事萬物。真主爲本。欲行善而舍此真主。善無根本。似而實非。或則微耻。無報於天矣。心無主。如天無樞。舟無舵。進退無度。行動淆亂。無準焉。故不識真主。正爲諸惡之根原也。經曰。愚者何謂。道可履蹈。夫正道必出於天主。亦自趨向於天主云。於心中。天地無主。遂朽腐。甚爲可恨。無有一爲善者。

也弗知所從出所趨向安能知道乎夫生人之亟務莫
如求正道爾娶妻求賢女買田求沃土百凡世物世事
亡不求精良盡其靈智計畫不辭勞苦不惜時與費冀
得之獨求道即否無論善惡不辨正邪輙取之物有真
贋盡意求真道更有邪正何不盡意求正焉市贋物則
失微價循僞道則失上帝失真德失天報失功勳而終
必不免上帝之怒受末年之殃所失孰大乎

何謂無罰可畏無賞可望邪魔者我輩之劇寇也其計慮
所向全在喪人德淪人於罪惡其所用籌策至酷者在
令人誤信善德身後無應報罪惡死後無罰殃也聖協

落尼曰。我輩皆勤慎於小事。怠惰於大事。所以然者。惟不知實命實福所在也。聖經記世人言曰。人與獸。至竟如一。兩者之勢均矣。凡物絕息之理一也。人無加於獸。皆以土搏捖而成。卒歸於土。誰知亞當（天下宗祖之名）子之神上陟。而獸魂下降。世人誤信此言。故恣於萬罪。怠於諸善也。見罪人犯科。不見即受罰。故曰。天地無主。爲惡無損。不覺天主之待不亟罰。正爲其弘量大慈。不急行罰。待我悔改耳。非全不顧不罰也。夫德非大勞不修。人欲非大苦不克。應報之望。增力以勝苦勞。此爲修治進德之途也。除應報之望。更有何法以勵衆善。警衆惰乎。工

人負繩墨斧斤游行於市。問曷不作務。必曰莫我鳩矣。居貨物。問此物曷不售。必曰我待價也。人游閑不務德。怠於克己。惟誤謂作德克己有大勞。身後無報應之價。故沈溺怠荒。視忍受作德克己之苦勞者。頑爲狂愚也。世有智者。魔或不能令信德行無身後之應報。則又設一策誑之曰。行善而望天報。此非德乃利矣。爾行德。不冀天報。不尤精美乎。此言似高遠。引人進於至德。其實使人離於實德。誘人恣行諸惡者也。何者。行德爲德。此物此志。洵美矣。第非聖人。弗及此也。即聖人之行德也。其大意悉爲上帝。爲德美。亦何嘗不望於死後之報。況衆

人乎。非望益。安能策怠。當行德之苦。謝隨世之樂。非畏害。安能去惡克己哉。今信有主有報者。猶難勗于精修。況去主去報歟。是以德行所忌。惟世報之望而已。以德望報於世。德性遂虛。此真非德乃利矣。若天堂正爲衆人之本鄉。永命之所。天神及聖賢之境界。人昇之能見天主之本體。定於善。不能受害。凡人心所願美好。悉得于此所。上帝生人。令行善者冀望之。願得之。求就之。正大德耳。而反以爲利。真邪魔欲令人溺惡怠善之誣語耳。

夫邪魔陰網非一。使人或脫于彼。復絆于此。曰。死後天堂

應報。縱實有。我黽勉于善。必昇受之。今何必論有無。何必信望之。余曰。有天堂之報。真爲善者。勤心事天主者。必昇受之。但不實信果有而望受之。必不能事上帝爲直善矣。又何以能昇受之耶。邪魔知人之情。不堅信望死後之報。即善德必不能毅然保存。故雖似令人爲善。第令棄此信望。善德必并棄焉。夫死後無求報。天壤亦無主。若果有天地人物之主。身後必有善惡之求報矣。此則萬世聖賢共心語也。夫天地有上帝。爲萬物共主。全能至善。誰疑之。則死後有永年之應報。亦豈屬可疑之理哉。矧此信望。能策人怠慢。激人精進。又何故不誠

心信望之若曰必待死後既親見吾則信焉則先失天堂之永福墮地獄之永苦而後始信實有天堂地獄豈不甚晚信何益耶

夫天主所備善人之酬報非言可罄天主聖經云今世瞬息微眇之勞所致天堂之福樂無量數無期限矣又云目未見耳未聞心未思天主所備以酬愛之者或問一賢者天主何物賢者約締思一日對之既又約二日次求四日如是每倍之問故荅曰此事愈思愈覺甚超人力故難言也天堂之事亦若此矣但知一節之大可測一人之大諦思目下世事亦畧可測天堂樂之一也

聖亞吾斯丁云吾主爲我此賤軀與以多且大恩賜一至於此如天地氣海墉明寒暑霜雪雨露鳥獸魚鱉草木至備矣所備於天境聖賢面爾之所又何如圈牢中若此多且厚帝庭當何如涕谷若此大樂諸樂之境何如今所并賜仇者友者若此豐隆身後所特賜友者何如不信爾言不從爾道賜享天地間諸福若此所豫備以報信爾言者尊爾命者從爾道者豈不尤盛大無比乎智者遇世之樂不爲牽動但用以推思天上福也富賈賞錢入市或粥微賤物目下輒償其值矣若最貴物所賞錢不足約到家償之世人之善德耶小其直輕微

天主隨用世福酬之耳。誠心愛事上帝之德其直重大。總世福不足酬之德。士亦視爲簡賤。不願得之。其直則天主約死後全償於天堂焉。

或曰。向聞天堂地獄之說。竊謂此實至理。萬不可疑。又聞天主至言。極能策人於怠。廸人於善。弗敢不實信之。今世所由致疑者。爲其特聞天堂爲諸福樂所地獄爲諸苦難所。未知其福樂苦難之態云何。與世間福樂苦難是同是異。世又特知能覺苦樂者。爲有五官故。未知身內神靈。既離木形。不能視聽觸啖覺知。云何復能受苦受樂。又未知是身死後。尚能與神靈同歸福樂苦難之

境抑既降於地永久不能復作若開釋此理使人明悟其實信天堂地獄之賞罰因而行善改過棄異端事天主不甚易歟

余曰凡天主造物各有所爲爲者諸物所趨向所急願望得也得之即其本性之全福已獲矣試如農夫耕田何爲乎必曰爲欲令人飽也則其終歲勤動必趨於饜足而後已饜足斯耕之事畢矣天主所以造人何爲乎則使之今生據所賜理心善事天主而後歸於天境得見天主本體享其福樂以是得其性之全福焉

凡靈物所不慰樂者有願不遂有所欲得弗能得也既得

則慰樂得爾大樂爾廣。迨既全得其性所欲得。含容之量。絲毫悉滿。無望心。絲毫悉遂。斯爲全慰安全福樂矣。若所得福樂雖大。此外尚有美好福樂。可得可享。即覺所得尚有虧歉。欲兼得之。未獲滿足。所得安樂。不謂純全矣。

夫人有神靈。有形軀。兩相締結。成爲全體。惟神與形。體性既異。作用亦殊。所享福樂。各從其類。身以形用。不能覺知神物。其所福樂。皆形福樂。不必盡暢於神靈也。神者神用。其所福樂。亦神福樂。亦不必盡適於形矣。夫靈神者。一身之宗主。其作用則有明悟。愛欲此二能者。實爲

神靈之手足也明悟者審物理辨事宜別善惡之端使人知所趨避欣樂效動以求實理如水流行常運不已故稱神靈之足運動之謂也此爲生人最要之能最先之用故人性所願欲無急於明悟實理矣既已明悟願欲乃愜所明彌廣所樂彌大也愛欲者愛惡與望喜怒也既獲所欲獲則安靜慰樂享受之如山屹峙不復移易故稱神靈之手握固之謂也愛欲者本向于美好順便既獲之遂生慰樂所獲彌大樂亦彌深愛惡之用恒居明悟之後明悟者以爲美好順便愛欲者遂眷戀慕悅幾欲獲之如以爲穢惡鄙陋即增疾厭惡趨欲避之

二能既滿二願既足。加之綿亘不已則靈神所欲得者既全得矣吉福豈不完滿乎。

夫萬物之實理與其美好。咸有限際。而二能之期願寬廣明悟所能洞知實理。愛欲所能享抱美好。悉無窮竟何由全得圓滿不及該洞享受萬物以上無窮之實理美好即萬物之實理既該洞。美好盡享受。曷能壓足慰滿其無望容量之大哉。夫萬物不能慰滿者。獨萬物之主爲能慰滿焉。是以凡靈物之全福。非見享天主不全完矣。聖亞吾斯丁謂天主曰。我主爾造我心于爾。非及歸爾。不能安靖矣。聖經謂天主亦曰。識爾及爾所使耶穌

契利斯督。天主降生之名號 此則常生矣。蓋天主之聖性雖純一。而萬理精玅。萬物美好。既已該備無餘。其伸於萬物之上者。猶無窮焉。靈神既離下土。趨登天域。以神目照洞吾天主無窮之性體。智能以愛欲之。是爲享受吾天主無窮之美好。則其明實理。享美好之量悉盡。而凡其性所願明悟。所期美好者。既悉得該洞享受焉。人至于此。智福俱全。愁痛窮悲。種種禍災。種種邪情。悉得離遯。念慮願欲。悉若帝旨。故其見享天主無量時限。大定不易矣。其爲福樂安靖。不至極全備乎。

靈神既飽飫於真福。其光輝吉樂之末。因達於肉身。肉身

之福據其本性亦備足矣此非口舌可詳今姑以世所
謂福者畧喻之夫外身精神強固百疾不侵氣度舒和
體貌麗美內之神心靈明睿智事物萬理澄徹會通視
聽言動不爲物引兄積於德大定於善加以富厚尊貴
顯榮安樂此則世所謂身中身外吉祥善事者夫此種
種諸福在此塵世則暫福也居世之人又僅獲其纖毫
耳在天則永居天堂者正得其真與全矣蓋肉身一入
此境無受損害常生不死百體強固全備四肢相稱無
餘無虧發大光明七倍於日周旋六合不待俄頃透山
入石了無留礙非若今之肉身饑思食渴思飲寒思衣

勞思逸。必有待而然也。若其靈心親見天主無窮能性悉得洞曉無復疑碍。大定於善。無復更易。寓於靜天靜天之境。高峻盛麗。固非世主珍寶玩好。瓊宮瑤臺所可彷彿其萬一。與天神及萬世之聖神。相爲伴侶。相爲昆弟。相視相愛。如一身心。共是共非。共愛共惡。人所願。惟天主所願。分外之願。自不復容。自不復起。凡巨細願無或不遂。有所欲爲。賴天主之全能。無不能爲。此其富足安逸。尚矣。居天堂者。皆是天主鍾愛之子。天神契慕之交。尊與榮。又孰大焉。

凡人形軀既死。入棺入墓。腐朽無知。安能又受若此之

福耶。曰。血肉之軀。今雖速朽。歸復於土。亦有日復生。而與本神靈俱升於天堂。受慶福也。此則天主親言。不必他論。遽當實信。即以理論之。亦有確然義據。蓋靈神肉身。兩相締結。始成一人。凡二物相合。莫如靈神肉身。最爲親切也。當其結合。惟恐相離。迨既相離。甚欲復結以成全人矣。故靈神方孑然獨立。未合肉身之時。雖享天堂之榮福。然其性之自然。猶未悉得慰滿焉。天主許令一日諸神聖之神靈。與原身復結。滿其性願。受全性之榮福。不亦宜乎。凡謂善惡者。必曰人爲善惡。不僅曰靈神爲善惡也。故雖擇善蹈惡。原屬靈神自爲主持。方結

合時獨一靈神不能自作必藉肉身爲助故凡種種善行種種惡行莫非靈神肉身所共造作褒貶賞罰宜與受之故知肉身必有時復生而與靈神合爲全人然後或升明天蒙爲善之福榮或墮冥獄受行惡之殃咎也況靈神本自向善惟締結於血肉之身乃始誘役而甘其穢欲沉淪罪惡故肉身者微獨與靈神均惡而更爲煽惑之媒若使靈神受罰肉身蒙宥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必不出此矣

所謂復生之肉身非天主更爲造一肉身乃與神靈原結合之肉身也蓋人生時靈與身共爲善惡故天主約令

復生之日。共受其報。是受善惡之報者。則其爲善惡者也。本來肉身。與靈神同爲善惡。今受報者。必當以其原身。尚離于原身。更造一身。而加之以原身所爲善惡之報。此猶罰無罪。賞無功。棄有功。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是以目下形軀。雖或焚成灰燼。或朽成浮塵。化歸於土。天主自有全智全能。祢能于無中造成天地萬物。今亦能於無中造成衆人之靈神。後于復生之際。取灰燼浮塵。變成人之原身。何謂不能乎。夫火能焚人。使爲灰。土能蝕人。使爲塵。豈造物者。不能以灰塵復變爲原身耶。

夫肉身復生。向後之事。悉天主自造之事。事由天主自造者。莫不致精致備矣。於是今生所闕損。一切皆蒙補益。增減適中。氣力狀貌。全獲壯盛。端嚴美好。天主又以大能大德潤飾之。其最大者有四。一曰無損。謂一切病患。水火刀鋸。損人之物。不能傷之。六欲七情。絕無所攖。是故不能復死。一曰明光。所發光明照耀。日不能儷。一曰神速。肉身復生。非若今時重濁之體。無翼而飛。不行而至。靈神所欲。無論上下遐邇。肉身隨至。不待瞬息。一曰神透。一切堅實之物。悉能透達。無有滯礙。穿山入石。無之不可。聖經所記。大槩如此。其他天主所惠聖神之能

德恩施莫可數計

曰世人功德必有小大天報福樂宜有輕重受福者若各飫滿斟酌毫無缺欠曷分等級耶若曰有分則下者不足不如上者之足願望之情奚能悉謝曰聖神功德巨細不同天報因之但其功德愈宏容含愈大聖神受報各稱其容故品級雖殊無傷爲悉皆克滿也譬之巨室家有多子皆以寶錦爲其鮮衣短長寬窄合稱其體而裁製之長子之衣既長且寬其價必重然其衣止合長子之身若移于他子豈堪著哉亦必非他子所願望也若地獄與天堂正相反也天堂安於靜天九重天之上最

爲清朗。地獄置於地中最下之處。最汚暗也。其苦難之態。固非口舌可罄其萬一也。凡天主所自造之物。如天如地如海。皆甚大甚備。皆足顯無涯之智能也。地獄之苦。及甚盛義怒刑罰亦用呈其無量之能。即甚大甚備可想知已。地獄之苦多種。總歸於二。一謂覺苦。一謂失苦。覺苦者。寒火饑渴臭穢暗冥憂懣。與凡一切能致痛楚之刑。此類之苦。地獄甚備甚大。凡世間所謂苦者。以是苦視之。悉不爲苦。正如畫物與眞物也。是以天主屢使人暫視地獄之苦。其人後遇世之大苦。甚樂恐之。不謂苦矣。

失苦者。則失天主。及天堂諸慶福。永不復得之悲憂也。兩苦並大。失苦更深。譬之一人。今日盡勝服其敵。將立爲大國之王。不虞偶以微故。事勢忽易。敵立爲王。已又被敵束縛。加之大苦重刑。斯人之覺苦雖重。但其忽失大福之憂懣更深矣。夫世苦雖大。或有他慰。即無他慰。尚有有限之慰。地獄之苦。既猛且大。而又無限。入者知不能出。故悉無復脫之慰。而有永永不能脫之苦憂。地獄中人與鬼。使天主許之。一蟻每年食海水一口。待海水食盡。地獄之苦亦殫。此望雖甚遐。然亦有時而至。亦足輕減其苦。但此微望悉絕。其苦憂豈不甚大無比哉。同

苦者多。尚足微慰。獄苦獨否。同苦者。相狠惡視如寇仇。故彼之苦悲。皆增我憂。而愈多愈苦也。此處之掌戮。則鬼魔也。其惡劇大。甚強有力。酷虐無比。其恨我人類最深。無絲髮慈愍。凡所能加。惟力是視。其所加苦難。又孰尚乎。受世苦者。知或憐我。亦當微慰。地獄中受苦者無論天主無涯之慈。及天神與諸天堂之聖神。悉不復哀愍之。即諸神聖。視天主至義至當之永罰。甚爲樂矣。受苦者。復計前在世時。肯虛心求正道事天主。守其微戒。忍其暫勞。則能免此大難。復仰天堂。視在世所識人。以微苦致天堂無量之慶福安慰。更增其懶怠。是其苦難

憂懣至純無纖毫慰樂焉是其哀悲吁嗟恚懟上帝心言永永不間焉

曰地獄中受苦者其肉身亦復生否曰衆聖神之肉身復生時地獄之人亦同復其原身但聖神之肉身復生遂升天庭偕與本神靈同享福樂而聖神之福樂從是滿足惡人不然其身再作更與原神靈同受永罰其爲痛苦較前更甚神靈受苦既不能堪惟求亟滅而不可得加以肉身之苦實又更益之安可謂生耶生者動而自適之謂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謂之活水掘地而注更無改移謂死水矣聖神既在天域凡所欲爲無弗能爲

大小之欲無不必遂如是無量不計歲月謂之常生若夫不仁之人既入地獄束縛於萬苦之中曾無轉動自負痛楚懇求滅息又不可得願欲雖微無一能遂永永如是雖有形質不能滅亡實爲常死曷爲常生耶

論勤德

夫人心如地久不耕耘必生荆棘經云我經怠人之地荆棘克滿之是以克己之業須臾不可置稍置之則邪念及穢欲群芽叢生焉夫心之邪情方在世之時誰能言已盡克之悉拔之耶爾勿自欺絶者復芽退者復返滅者復熾曲者復伸淨者復汚寐者復醒一拔而已豈足

乎。必須恒拔矣。惡樹雖以美枝接之。第其根幹尚存原性。豈能不如其原性發芽乎。故修士之業。惟逆其性拔絕其芽。正其念慮。清其願欲。守其五官。此非甚易於善者。豈能就哉。

夫世間所謂慶福。無論富貴安樂。才智道德。必須人自求索。乃始得之。無有自能求索人者也。故必由勤勞致之。怠者憎勞避勤。已失所爲得慶福之因。何由得諸慶福邪。譬之一城。特有二門。彼爲諸福所入。此爲諸禍所入。汝恒閉彼闢此。不令滿城皆禍灾。狀若地獄。爲可恨可避之處乎。怠者好暇。是闢諸邪念回行所由入之門也。

憎勤惡勞。是闔諸慶福所由入之門故諸災禍悉隨之。諸慶福悉避之。

經云。爾見人勗於事業者。必當王而立。不小人位也。千歲之前。大西諸國未盡入天主聖教。有國主奉事神佛。而臣民多敬信天主者。有一王新即位。令曰。諸臣偕我事神佛者。官位如故。否。悉逐去。我特貴爾命。足矣。諸臣中有不背天主者。皆棄位去。有戀官位者。內信天主。外若王命。向神佛拜禮之。王遽命去者。悉還官之。其外順王命者。盡逐之。曰。爾曹不忠于天地大主。而忠我乎。今向微利。棄大主。遇利。豈不棄小主乎。

天主視一黽勉於善之人亦千倍重於善人而不黽勉者經云一罪人實悔痛其罪轉化爲善天上之樂大於九十九善人而無須痛悔者何故乎彼罪人自承爲罪人故切於痛悔急於悛改勤敏善行用贖前愆故上帝最重之善者或自謂善未或大犯不急於精進雖善帝視之猶輕焉譬有一卒先怯敵棄甲曳兵而走忽返而力戰勝敵又一卒焉不怖走亦未嘗力戰爾孰賞乎有地於此荆棘叢茂荆棘既拔復種五穀生産亦豐又有地焉不生荆棘而甚磽瘠生穀亦薄爾孰貴乎是以一時勤敏勝多年之善千百善人不務精進并力祈禱未感

主心。勤敏於善人。但一祈禱。即能感動。聽受開可焉。爾有百僕。其九十九者。慮主怒。畏主刑。弗敢犯大罪。但小過微疵。不務避之。大命不敢不行。但小命輕忽之。一者媚茲其主。雖小過弗敢故犯之。雖微命弗敢不尊之。自此之外。又伺主心所喜。雖大勞。悉務行之。使主智者。視此一僕。不重於九十九僕乎。此一僕者。有所祈請。其感動智主之心。不亦深且速於他諸僕乎。

善人而不勤敏于善。奚翅不能得所求。天主最深厭之。經中天主云。願爾或熱或寒。但溫不寒熱。始唾爾。熱謂勤敏於德。寒謂流溺於罪也。溫者不爲惡。又不勤於善行。

取譬於水。或寒或熱。皆可食。溫水不寒不熱。難食。今唾耳。但溫者有二。從熱向寒。從寒向熱。皆經于溫。一過之後。非向熱。必向寒。不久溫也。人不日進于所當爲之善。即所已爲之善。必且日消。若曰。吾眞止於此善。不進亦不退。無是理也。一失于進。遂始退矣。夫天主豈願人惡。不願人善乎。善人而怠于精進。必近於惡。從善墮惡。其復起於善。難於未嘗爲善者也。故天主甚厭之。若罪人自識其惡。知其險危。畏恐大罰。今日雖惡。尚冀悛改。黽勉善行。急於精進。故天主不之棄焉。經曰。怠使於使之者。如酸於齒。烟於目也。亡不艴然厭怒之。矧爾縱不

爲他惡。特怠於善。自足爲惡也。爾有一僕。不竊不詈。不淫不誑。諸罪不犯。第終日游閑。諸務悉廢。爾謂善僕乎。爾不責怒之乎。責以何罪。豈止營業已乎。故他罪不犯。獨怠於善。必能令上帝憐怒。大降不祥也。故僅不爲惡。不足稱善。先絕諸惡。復勉爲善。乃足稱善焉。

夫天主者。造我正主也。其智能仁慈。美好尊大。皆無限際。是以我儕所宜敬愛奉事之者。亦無限際也。我力既不克爲所宜爲。第竭力守其戒命。不怠於所能爲之微善。不亦可乎。矧我儕所得性及繼性之美好。與身內身外之福。悉皆天主惠賜。殫心力奉事。猶不能謝其萬一。況

怠於所能爲之微善哉。我儕罪過日多。且重。我功勳未足盡贖之。天主所設報罪惡之殃。亦極重大。策怠最善。以感動天主赦罪宥殃。詎可泄泄哉。天主所備爲善之天報。亦宏大無境。我功德不足當之。今怠於積功修德又安能承受之。天路遐遡。其中寇敵甚多。須克之邪感甚繁。須遏之。戒命須守之。窘難須忍之。人命適短。今日盡爲我有邪否邪。不可知。半途息肩而卧。罪惡之赦。與天堂之安。何由施及歟。升高山者。不得不疲。倘況升天堂。天堂者。天主所備以報功德。以報苦難之忍受。怠於功德。不忍受苦難。則不得其報。經云。天國受攻。惟強者

能邪之。怠者柔如脂膏。以微苦之火。輒傾融化消之又。安望悉力戰勝哉。

人勗于善。勤事上帝。應報之望。輒生于心。無論身苦樂。其心恒保樂焉。是則身後永報之味。今世已始嘗之。勤人之望。豈不貴于世人之得哉。是用不怖死。且願望之死期迄。無憾。且樂受之。知爲歸鄉。人所恒望永慶之門耳。怠者異是。無功德無天報可望之樂也。有口以造訟。故恒怖永殃。無刻可安。今世已始嘗死後永殃之苦矣。或曰。凡獸如馬牛羊。牽之則從。豕獨否。且大作悲聲。何故。曰。馬謂將我乘。牛謂將我耕。羊謂將剪我毳。皆有所用

之。故不疑受害耳。獨豕終日饜而游閑。不可乘。不可耕。無毳可衣。而牽之。不謂將我殺歟。故甚悲拘怒。欲脫矣。勤敏于善者。世福不望得之。故亦不畏失之。心抱功德懷身後永報之望。故險中甚安也。怠者終日狥欲。無功德可恃。有罪惡可怖。故樂中不樂。安中疑害。微疾畏死正不祥人耳

爾勤於德。遇勞勿止。天主令爾鬬。祐爾勝。輔爾弱。報爾勣。邪情攻爾。勿以目下德行之憂勞。比狥邪情之樂。惟以今行善之憂。比狥情罪後之憂。以今狥情之樂。比身後天堂之樂。乃知德樂大且永。狥情欲之樂小且短矣。爾

鬬勝。勿自安而釋兵。狃勝。屢生怠致負。既得一勝。必敵于礪。亦以復鬬。大海必多浪。此世必多邪。感矣鬬而被傷。勿失心。勿曳兵而走。須如勇士。被北之辱。與傷之痛。益力而復鬬。若以傷增勇。必逐逐爾者。必勝勝爾者。復鬬復傷。亦勿失心。善戰者。不在不受傷。正在不屈於敵。多受傷。不爲負。受傷失心而屈服于敵。斯爲負焉。誘感至。勿徒不狥而止。因而益德可也。邪慾饕誘爾。爾因稍減食飲正欲。吝貪攻爾。爾增捨施。若此者。以邪感益德。

第十二 克己

凡德行自有我情欲所致之難。勤心修之。諸難自消。經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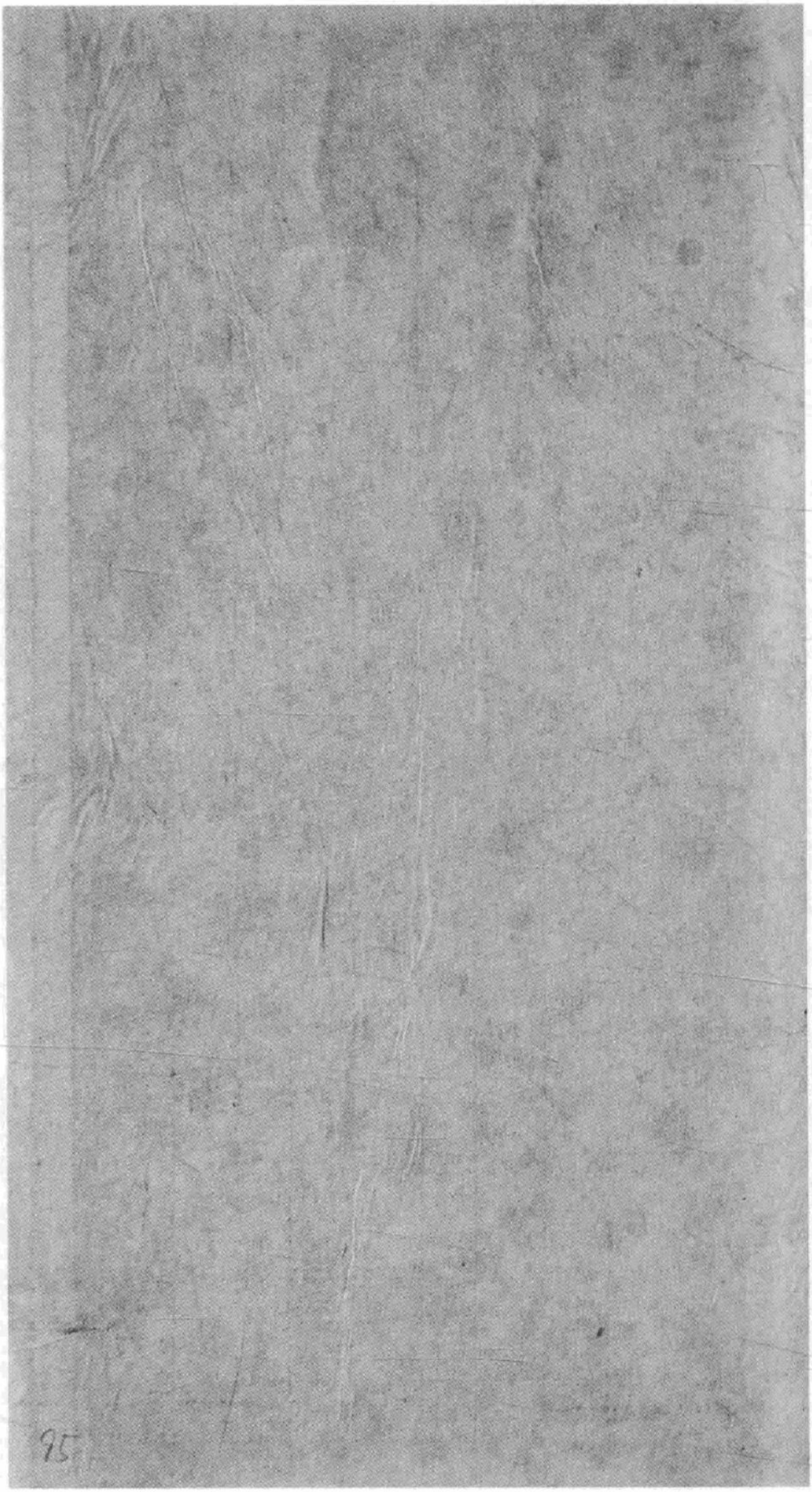
爾營業。務勤速。諸病不逢。爾是以修善如推車。不脂其牽。縱地夷。車輕。窮力不進。脂之。雖重載易前矣。難行之德。勤心易之。易行之事。怠心難之。

夫修士必遇艱阻。寇敵。故勤者欲護諸德。須內備勇德以勝之。勇德何也。不妄就險。不畏迍險。以平心愉色。忍大辱嫚。輕忽身命。及諸世之吉福。而重事上帝之德。及身後永年之事。不畏世禍。而特以詈訕過失爲可畏者。斯正勇德也。外勇力。人尚不及獸。豈足爲德。惟敵情欲。忍艱難。是則內勇。足爲德也。君子知無勇。功德難以保護。故恒備防怖之慮。消世患畏之義也。

色拐加勸一徒進德當置世變之虛怖曰我曹不知自備於邇者惟妄慮於遠者不然之慮上帝賜人類之大恩也人自轉用爲大害焉險逮前禽獸知避避而有益焉乃避之我曹已過者未來者併累焉過慮之極屢以福致害焉已過之苦心憶不忘未來之苦豫慮先致緣目前而爲無福者鮮矣怖我者多損我者寡疑心苦大實事苦小實者有度惟虛者無度其擾滋多凡我仇中最狠者誰緣我小心懼心致渠益力增膽矣事有憂之過當者有不當憂而憂者有非其時而先憂者須明揣所畏將至之兆實否無憑致畏不明辨不勇排空顫何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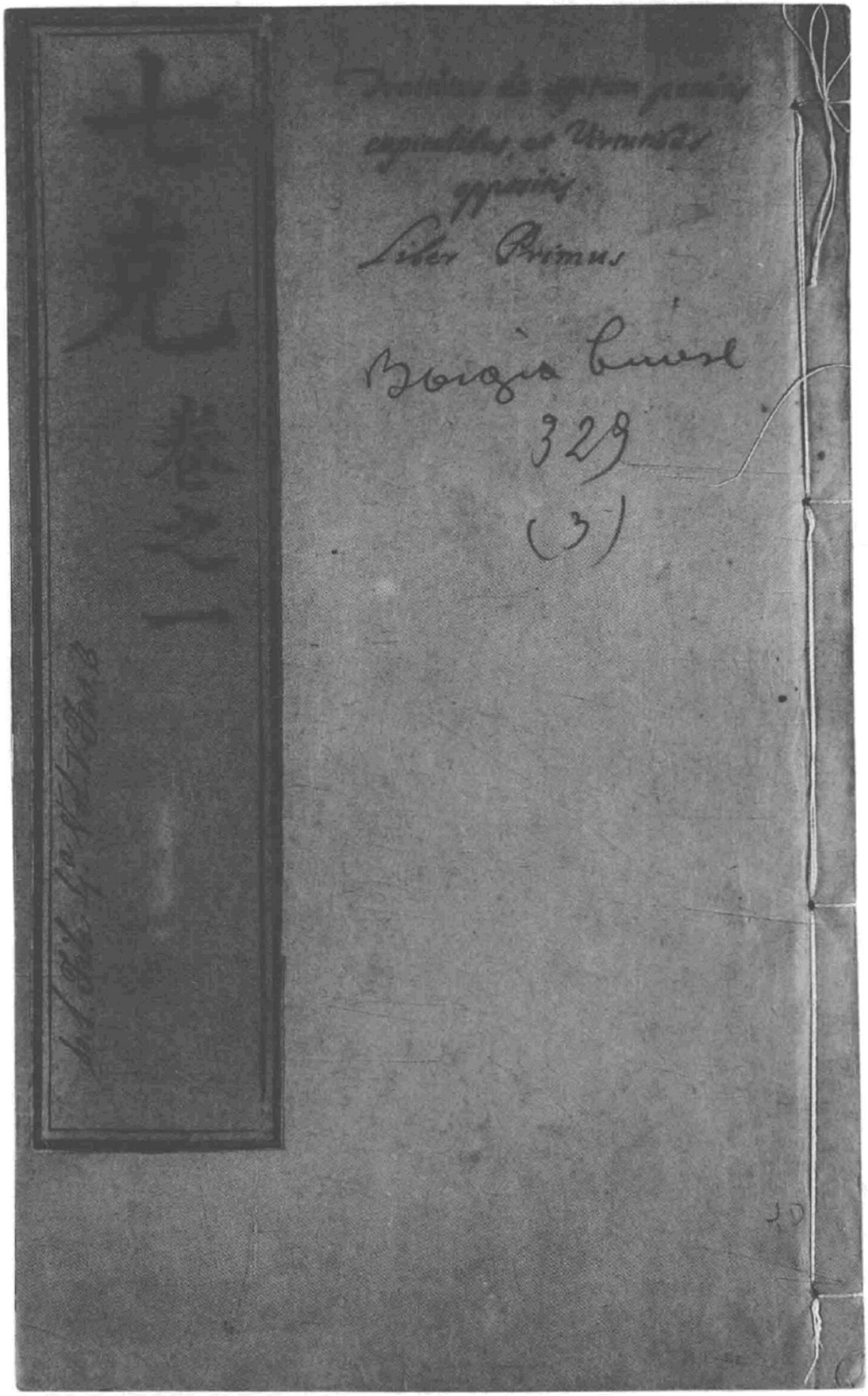
乎。爾所畏終不見至者。不甚多歟。縱必至矣。待既至而後迓之。亦不遲矣。且未必果爲灾也。安知不致我福。使我此暫苦。貽多年之樂乎。我曹須臾之後。不得不死。須臾之前。爲道德死。則因所不能免之患。致丕功宏報。不大幸乎。

七克卷之七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七五二


Liber Primus
Borgia Cuest
329
(3)

克序

自子思子發明性道原本天命後世言道術者準焉至謂天下之至聖德施洋溢及乎昭隱命曰配天殆未易揆測也今上在宥天下遠人來賓乃有泰西諱君子航海而來計其途八萬餘里閱三年始

中國有古越棠肅慎奇肱身毒厮未羅
涉者此亦畫乎照隧矣夫麟遊鳳至皆稱
聖瑞貴來遠也物之瑞孰與人為瑞乎洋
洋哉聖德配天淑我
皇上疇嘗諸君子觀光用賓失都邕備
自好其為人不詭時向其為學不蘇浮說

閑閑周華言譯其書教皆先聖微言也察其
燕私屋漏密備密證皆鑿鑿不皆所謂其
言語文字更僕未易詳而大指不越兩端
曰欽崇一真主萬物之上曰愛人如己夫欽崇
天主即吾儒昭事上帝也愛人如己即吾

儒民吾同胞也而又曰一曰上見主宰之權
主尊之對一切非鬼而祭皆屬不經即夫
子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其持論可謂
至矣至正而至實矣夫課靈崇玄洗洋無
際要動何難要以真實世諦使人可信可
解而果可易與為難雖再則畫師圖鬼物圖

物焉之說也又以泛而言敬天稽顙對越皆敬也必愛人乃為敬天寸真泛而之愛人怵惕嗚炬皆愛也必克己乃有愛人寸實故有所謂食饑者飲渴者衣裸者舍旅者醫病者及顧囹圄者贖虜者塟死者皆愛人事也而又有所謂扶憊熄忿解貪妨

遠如清飲食迷醒懈惰於為善之七克
克其心之罪根植其心之德種凡所施憂
純是道心道心即是天心步步鞭策著著
近裏此之為學又與吾儒闇然為己之旨
脗脉同符學者循此繕脩存順後寧柬吉
脩然改不徒生亦何異死也惟是七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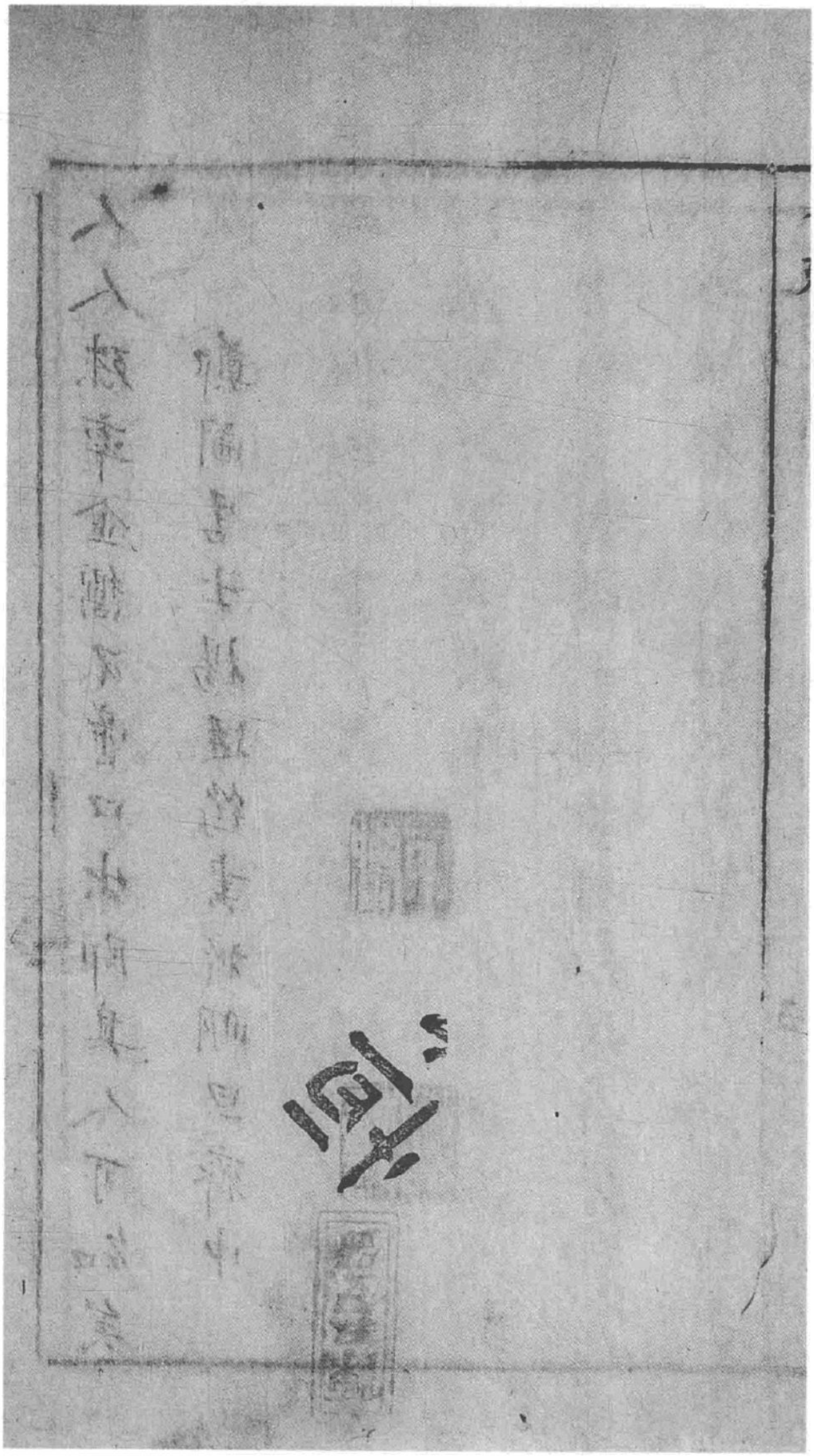
載太宰遠將論情於富貴藜藿為緻疣
贅疣苦楚驚福澤驟閱方覺可驗可異而
徐玩字名理妙趣醒心豁目未有只躍然
神解而卷末釋導者以書在蓋博士機
摯觸機見之自有神契其次則困衡之輩
推勘既窮於貧見家珍鳴深甘露更有津

律磴以雷惟一種世味濃郁嗜進無已
之憂府多滓雜而澱不免嚼蠟或
以方文字見解測之更泥不通則不終
焉而附以郴書罷也靡以號順陽子未
與諸遊諸題詩言
聖矣字斯禮遇名流多與遊諸題詩言
嘗下面謁其居張安大官授餐為
之

人人殊率企嚮不啻口出即其人可知矣

鄭圃居士楊逢鈞書於明旦齋中

五



七克序

昔者魯鄒之立訓知天知人之說蓋
屢言之學莫要於知天矣知天斯知
人知人者知其性也其戴一天共秉
一命共具一性可知也泰西距中華
萬里逖矣龎君順陽著七克各一
卷中華之士諷其精語為之解順此

何以故其性同也傲妬慳忿迷食色惰善七者情之所流上帝降衷之性所流者中華泰西之所不能異也謂傲妬之可長慳忿之可恃食色之可迷善之可惰豈天之降性爾殊哉乎且而懍然見君子言而快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然其憬然厭然快然者性為政情順
聽矣性如堂皇僕隸之所不得擾也
性不為主雜情熾堂皇無主僕吏登
矣性靈一覺雜情濯濯堂主一升群
僕寂寂故知人之性者可以盡人之
性矣盡人性者化其情者也化人之
情者自盡其性而已矣自盡其性者

自化其情者也化其情者率上帝而
已矣上天之載聲臭且無知天之人
纖欲俱絶詎令七者之潛伏之流溢
也乎哉而克之烏容以已於是龎君
梓其編索序於余漫書此以復之

晉人曹于汴撰

七克序

人處函蓋中典如人腹內有心則人之與動也俱來哉故墮地啞然而啼矣亡何天然而笑矣則順違之故也順違所起以認墮地之已爲已而不復知無已之已無已之已靜也順已成好違已成惡由是從殼漏子起見識與年長爲傲爲妬爲貪爲怨爲饕爲淫爲怠

大約撰為七種而究之不過啼笑之變然其性初豈有已哉常試辟之湛然者水乎波于風則跳如沫戲如鱗吼如雷水體非損也少焉而澄此湛然者又不從外得則已性原靜也故謂風動水則可謂水體爲風所壞則不可矣又試辟之土與人無愛憎也或埏為盂取則宋玉惆悵埏為隴簾則負薪者醜之矣

又或埏以爲鬼神遂走百家之祉其埏以爲
缾盂人得而器用之而不知卽前日之土使
解其埏則愛憎敬又亡矣世間一切可喜可
惡可恠可常之境皆揑土之類則物性亦靜
也故謂土有異埏則可謂有異質則本可與
惟于靜中執一私己于是熠熠鉤瑣膠固而
不能自脫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者吾之所爲啼笑也感于動而後有者也第不曰情之欲而曰性之欲明動之體原靜也不曰感物有知而曰物至知知明靜之用即動也好惡非性病也附于已則物至而人化物矣物至而人不化則以無好好無惡惡如嬰兒目嘎目笑尚不知有已何知有

順違只為墮地有己此己一生七欲並作譬
蟣之赴火以有蟣己故蚋之聚醯以有蚋己
故蚋不赴火以無蟣己故蟣不聚醯以無蚋
己故以至秦越相非肉素相嘲各以己故己
者欲之根也如賊帥然吾夫子曰克己復禮
克己者主靜之謂也主靜則己無泊處而欲
自克如太末蟲處處皆泊而不能緣于火燄

之上以火能克之也凡師之勝敵曰克摧堅
陷陣者果也廓清剪除者毅也伐謀銷患者
豫也顧帥不靜則敵不可得而克矣即求賊
所在而撲之可名曰戰而不名克此克伐怨
欲不行而非仁也雖然弓矢弢則與枯株無
異弢弓矢不若弢空虛者之無觸也乃天下
不少矢之殺人者求其為枯株亦何可得哉

順陽龐子哀世人之多欲作七克以覺之曰伏傲曰平妬曰解貪曰熄忿曰塞饕曰防婬曰策怠讀之若立射候之下不覺令人恭可以折慢憧若鶴鷃之愈懊青棠之蠲怒饕餮之懲貪敝笥之刺淫至策怠一篇又可以為窳夫之枉策一寓目鮮有不憬然悟者苟可以殺弓矢而止其殺人之用于世教不無大

補也春秋抑相之會而進黃池嘉其冠端而
藉乎成周為得尊王之體耳夫吳王夫差曰
好冠來好冠來慕中國之冠尚猶予之況慕
義而來藉聖人之言者耶雖不知有當于主
靜與否亦可謂善藉矣故不穀樂為之弁其
端

上饒鄭以偉撰

七克引

西極之國有疇人來最先西泰利氏次順陽龐氏有綱熊氏偕徒友十數絶海九萬里觀光中國斯亦勤已所携圖畫巧作及陳說海外謠俗風聲異哉所聞如漢博望鑿空第云天馬節竹特稗師之街談耳諸公大雅宏達殫見洽聞精

七克引

天官日曆算數之學而猶喜言名理以事天帝爲宗傳華語學華文字簪燈攻苦無異儒生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耶七克一書順陽所著大抵遏欲存理歸本事天澹而不浮質而不俚華而不穢至稱引西方聖賢言行有鴻寶論衡之新無鄭圃漆園之誕薦紳先生家戶傳之

即耕父販夫耳所謂天門火宅亦凛乎
如也同文之
朝大牧篇籍詎可令沉冥五都之市哉
孔子論仁於視聽言動之四目而以禮
克孟子論性於口鼻耳目四肢之五官
而以命克鄒魯相傳所以著道之微安
人之危千古如日月經天不意西方之

士亦我素王功臣也

南州熊明遇題

七克篇序

曩余年方弱髫即於天主耶穌之教竊有聞也蓋吾鄉之舶於海者與大西人遊歸為余言天主耶穌之教必事天地之主為主以仁愛信望天主為宗以愛養教化人為功用以悔罪歸誠為入門以生死大事有備無患

七克　序

為究竟余聞其說而心嚮焉其後二十餘年以待次都門得交西泰利君持所聞質之利君輒大詫因得畢聞其說所謂天主實義畸人十篇者每閱卒篇余亦復大詫謂與周孔教合其後復因西泰以交順陽龐君一龍而稱莫逆一日龐君過余曰東方之

士才智絶倫從事於學者非之也獨本領迷耳夫學不稟於天而惟心是師辟泛舟洪洋而失其舵也其弊方且認賊為子認邪魔而為天神也嗚呼殆哉余曰唯唯否否夫戒慎恐懼以率其天命之性而達於上天之載此吾儒真本領真學問也但恐愚俗

不知天為何物而以為在於蒼茫窮
冥之表故權而詔之曰天即在吾心
是也而後之學者遂認心為天以為
横行直撞真機旁皇擺落規條快樂
自在而卒流為無忌憚之小人是豈
周孔之教則然哉麗君殊孽節余說
因持其所論著七克篇示余余卒業

焉其書精實切近多吾儒所雅稱至其語語字字刺骨透心則儒門皷吹也其欲念念息息皈依上帝以冀享天報而永免沉淪則儒門羽翼也且夫克之為義孔顏稱之矣一日克己天下歸仁並育並行聖神極事而其工夫惟曰非禮勿視聽與言動而已

無高詞無侈說真積既久上與天通
是故孔門之教期於達天顏子之學
謂之乾道故四勿也七克也其義一
也或曰學貴達天固也柰之何其覬
天報為也余曰否否稼不圖熟乎工
不圖良乎鹵莽而稱熟器苦窳而稱
良其可乎所惡於覬者謂人世之報

耳天德無際天報之報俛
焉日有孳孳惟日不足此文所以純
亦不已而孔所以不知老至也柰之
何其諱言報也周孔黜人世之報以
盧其心大西希坐天之報以實其証
東西南北聖聖一揆豈非然哉麗君
以序屬余余不文特次第其語而為

序

之序

賜進士第出身

欽差整飭武德兵備山東按察司副

使陳亮采撰

七克自序

人生百務不離消積兩端凡所爲修者消舊積新之謂也聖賢規訓萬端總爲消惡積德之藉凡惡乘乎欲然欲本非惡乃　上帝賜人存護此身輔佐靈神公義公理之密伴人惟泪之以私乃始罪俱萬狀諸惡根焉此根潛伏于心扌而欲富欲貴欲逸樂三巨幹勃發於外幹又生枝欲富生貪欲貴生傲欲逸生饕生淫生怠其或以富貴逸樂勝我即生妬奪我即生忿是故私欲一根也欲富欲貴欲逸樂幹也而生傲生貪生饕生淫生怠及妬忿枝也種種罪詭非義之念慮言動七枝之結爲實披爲葉也地獄之

火此樹薪之故曰去私欲而獄火自無矣世間疾憂患亂身心不寧皆由食此樹之實而作者拔此樹于世而人皆天神也視人如巳視死如歸天堂境界豈遠乎哉然而克欲修德終日論之畢世務之而傲妬忿淫諸欲卒不見消謙仁貞忍諸德卒不見積其故云何有三蔽焉一曰不念本原二曰不清志嚮三曰不循節次夫世之傲然自是者咸謂修德克欲之力量我自能之不知自有生來但有一念提醒莫非　天主上帝賜我者富貴壽安微暫之福有一隙之明者皆知出于　上帝而克欲修德最難劇務妄自認爲巳能謬孰甚歟如知力量悉從　上帝而出其於

金事祈隲自不容已迨德成欲克皆認　帝賜也彼謂我
自能之不緣　帝力乃由傲魔所中忘却本原冥悖自是
闢諛則沾沾自喜稍拂則謂非所應遇而怨尤不已此其
所修何德哉凡人善惡係於所志有善業而無善志猶人
形而無靈神非人徒人形耳輕舟利車濟人於難而人不
賞其功何者舟車有功而無濟人之志耳修德克欲者惟
是蠲潔其一心以媚茲　上帝其志足貴也次則志羨天
德之美也次則志在乎生享淨心之樂而身後獲見　天
帝與神聖耦也若修德而雜之以富貴榮名世福之望則
所修非德乃修他欲而襲德貌耳非以德攻欲乃以欲攻

欲耳舊欲未去新欲且增蟄焉夫德所至忌世福之羨也
祛欲者所攻正攻此羨世福之俗腸有所攻以積德又操
所忌以毀之德烏乎成故志嚮不可不清也凡有志修德
者必曰吾必使無絲毫人欲之私語甚美矣第言之易也
行之難也一言而盡百年不能迄攻一欲難於勝一國矧
併攻諸欲乎且德之初修也甚微甚弱而欲之初受攻也
方鉅方强以微弱之德攻鉅强之欲意徒銳而欲彌增旋
廢業而反受其害夫克私欲如拆舊屋也先拆址着室覆
材破人受壓焉先拆甍簷漸至於柱礎則林木人不傷而
功易奏是以克欲者須一一別攻之始于易懲侯德力滋

鉅矣乃始漸進於難且大者以漸滋致精道路更穩如過
于亟易于碍墜故曰進德如升梯謹行勿奔奔必隕不控
于地不已矣亟修而無度非自恃而凌躐即速勸而委頓
耳此不循節次之咎也迪我八萬里外異國之旅蚤荷
天主靈慈悟此世福至暫至微匪堅匪駐轉思身後實具
永年禔福爰從耶穌會教習聞豪傑光闡之旨正己化俗
憫夫邪說充塞不知　天主爲人物真主不思天堂有真
修捷路乃偕數友東來九死一生涉海三載而抵中華中
華語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習學復似童蒙近稍曉其大
略得接講論竊見有志儒賢多務修德克己之功同方合

志萬里非懸弟緣三者之蔽隔藩未一因繹所聞及所管
闕一二以資即可夫人心之病有七而瘳心之藥亦有七
要其大旨總不過消舊而積新積之之極以積永樂永慶
消之之極以消永苦永殃焉諄諄箴勗良費辭說蓋緣人
心如口也口各喜其味故饌各投其喜德一而已衆言錯
陳固析俎之不一鑾也惟嗜者之所染指如曰支離其辭
以支離其德則迪我烏乎敢焉
萬曆甲寅孟冬望日龐迪我題